THE TRIPLE AGENT

三重间谍

打入中情局的“基地”鼹鼠

普利策奖得主 [美] 乔比·沃里克（Joby Warrick）◎著 王祖宁 ◎译

亚马逊国际关系、中东反恐题材超级畅销书

后“9·11”时代有关反恐的最佳图书

一段段珍闻秘史带你踏上

一次惊心动魄而又扣人心弦的反恐之旅……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是什么让美国、约旦和“基地”的三重间谍走上了人弹绝路？

又是什么让中情局遭受了62年以来最惨重的悲剧？

2009年12月，美国中情局负责追捕恐怖分子的一群高官齐聚阿富汗的一个秘密基地，准备迎接一位近来声名鹊起的超级特工——打入“基地”组织高层的约旦籍双面间谍胡马姆·巴拉维。几个月来，巴拉维深入恐怖组织内部，透露出不少惊人内幕。这一次，他承诺要将中情局带往美国头号敌人本·拉登的藏身之处。然而，刚刚跨出车门，巴拉维立刻引爆了身上重达30磅的炸弹，致使7名特工当场遇难，造成了中情局62年来最惨重的一次人员伤亡。

在《三重间谍》中，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乔比·沃里克将我们带入了中情局与“基地”组织之间的暗中对决。在这场战争中，无人驾驶飞机和激光制导导弹面对的是敌人在美国城市中大开杀戒的阴险企图。然而年轻的巴拉维却左右逢源，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这两方之间，无论是冷酷无情的恐怖分子，还是老谋深算的情报高官，都对他深信不疑。

从约旦贫民窟到弗吉尼亚州中情局总部，从巴基斯坦荒山野岭间“基地”组织训练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庄严肃穆的排排青冢，从仁慈的医者到疯狂的人体炸弹，全书悬念迭起，一段段珍闻秘史仿佛让我们踏上了一次扣人心弦的惊险之旅。正是因为“9·11”后中情局雪耻心切，才导致了这次重大失策，也使2009年成为中情局打击恐怖主义暗战历史上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充满了悲情和救赎色彩的一年，而作者对其间许多人物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

中资海派出品
为精英阅读而努力

中资海派·出品
GRAND CHINA HAPPY BUSINESS MANAGEMENT LTD.
http://blog.sina.com.cn/zzhpsz szmiss@126.com
Tel: 0755-25970306 Fax: 0755-25970309
随时为您热线服务：18926056206 18926056062

三重间谍

打入中情局的“基地”鼹鼠

[美]乔比·沃里克（Joby Warrick） ◎著　王祖宁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重间谍 /（美）乔比·沃里克著；王祖宁译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7-218-08432-9

Ⅰ . ①三… Ⅱ . ①乔… ②王… Ⅲ . ①纪实小说—美国—现代 Ⅳ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470 号

The Triple Agent: the Al-Qaeda Mole Who Infiltrated the CIA by Joby Warrick
Copyright © 2011 by Joby Warrick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Sanchong jiandie
三重间谍
[美] 乔比·沃里克 著　王祖宁 译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肖风华　梁　茵
特约编辑：梁桂芳
版式设计：张　英
封面设计：张　英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 gdpph. com
印　　刷：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8432-9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36 千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020) 83781421

致中国读者信

To readers and friends in China:

More than ever, our two countries share similar burdens, including the common duty to work against radicalism and the terrorist acts that arise from it. I hope this book leads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 we face, and the human costs borne by all sides.. With all best wishes,

John Warrick

致我亲爱的中国读者朋友：

当今世界，狭隘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甚嚣尘上，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威胁。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责任来一起抗击这种反人类的行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们理解现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人们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乔比·沃里克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218084329

反恐超级“无间道”

马晓霖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
中央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博联社创始人、总裁

从未有一部纪实作品如此让我产生幻觉，一会儿置身其中，一会儿抽离其外。《三重间谍》就是这样一部超级“无间道”的精彩演绎，它吸引着我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读完以后，思绪还纠结在本书诸多主人公、奇异场景和神秘气氛构成的大网里。

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特别是以中东争端为背景的国际恐怖主义博弈是我长期跟踪、研究、分析的重点课题之一，也是10年来我陆续在电视、电台、网络媒体做兼职新闻评论员频繁涉及的热门话题，《三重间谍》所涉猎的诸多人物和事件，以及他们活动的空间都是我耳熟能详的，比如“基地”组织两代领导人本·拉登，艾曼·扎瓦赫里，及其地区先锋马斯里、扎卡维，还有马哈苏德和哈基姆拉·马哈苏德等等。一些重大相关新闻事件，我都是第一时间向媒体做出过分析和评论的，如本·拉登多次露面及被击毙，扎卡维、马哈苏德丧命，以及这本书重点描述的核心事件——中情局在阿富汗遭遇死亡陷阱。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限于客观条件，其中的真实细节、曲折过程、机

缘巧合等等，我当时都未能完全掌握，甚至事后看来，与事实尚有一定出入，而本书却将这些谜团、疑点一一给予解答。

《三重间谍》一如其他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一样，通过大量的一手调查资料、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利用符合逻辑的情景还原方式，辅助以精彩的景物描写、情绪铺垫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刻画，向读者展示美国、中东、中亚三个国际政治博弈空间内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宏大图景，披露美国、约旦和巴基斯坦三国反恐部门的架构、分工和操作方式，介绍从布什到奥巴马两代美国总统和麾下两任中情局局长反恐思路和行事风格，并集中笔墨穿插描述生死博弈一线的三个中心人物：

以自杀爆炸重创中情局的卧底特工“豺狼”巴拉维；

低调干练的约旦国王堂弟警探扎伊德；

渴望到一线挑战男权世界的中情局阿富汗站点负责人马修斯。

他们的爱恨情仇与献身信仰，被在作者的笔下体现得朴素、自然，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本书男一号胡马姆·巴拉维，先被约旦情报局发展为卧底派往巴基斯坦边陲并成功潜入“基地”盟友巴基斯坦塔利班大本营，但又甘心为“巴塔”及“基地”驱使，成为诱惑约旦和美国情报局上钩的大鱼，最终只身进入中情局阿富汗前沿基地，以自杀方式干掉7名中情局特工，以及他的约旦上线和职业领路人。

巴拉维白天曾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悬壶济世者，夜晚却化名成为狂热的好战网友和专栏作家，其分裂人格代表了当今文明世界的某一类极端主义者，他们走火入魔的处世方式很难让平常人理解，但他们又是和平世界、世俗政权和普罗大众最可怕、最难防范的致命杀手。这是此书最终让我感到纠结，想必也一定是持久拴住读者思绪的地方。

权威推荐

马鼎盛　著名香港军事评论员　报刊资深军事专栏作家

乔比·沃里克的纪实小说《三重间谍》真实地反应了反恐战争的复杂、特殊和血腥。奥巴马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一张王牌，是他消灭了本·拉登，报了“9·11”袭击的血海深仇。而擒斩本·拉登的中情局长帕内塔，一个月后荣升国防部长，这些都说明美国把反恐战争当作国家安全的首任。

岳　刚　著名军事评论员　反恐专家　前总参谋部上校

阿富汗悲剧性的一爆，中情局败笔代价不菲，其白头海雕局徽代表的机警、灵敏和冷酷风格不见。致命失措值得深思：一是求胜心切，“9·11”事件使神通广大的中情局大丢其脸。有本·拉登线索的三重间谍身价百倍，尊贵挤开了安检，建功抛去了谨慎。二是人才储备不足，精通敌人所在国家语言的特工少之又少，反间谍的看家本领渐行渐弱。三是整合低能，每天截获信息近17亿条，整合入70个互不相连的数据库，每年撰写的近5万份情报报告，多数缺乏创见。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极其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纪实小说！《三重间谍》又是一

部反映美国当代反恐的佳作。在作者的沉重笔触下，世界顶级情报机构屡屡违章铸成官员重大伤亡不仅令人叹息，更使人开始反思这场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彼此仇杀该何时终了。

美联社

《三重间谍》是一本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佳作，是反恐和间谍题材爱好者的必读之作。

《华盛顿邮报》

引人入胜，同时又让人痛彻心扉的故事。

《出版商周刊》

这本书一开篇就向读者展示了高度紧张的故事情节……沃里克的《三重间谍》就像007电影一样，把重重铺陈的悬念、形象丰满鲜明的人物和大量详细纠结的心理描写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费城问询报》

沃里克真实而详尽地描写了一个节奏紧凑并且极其吸引眼球的故事，读起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剧本。同时，他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角度，让人们得以了解CIA官员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包括在本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女性官员……这些都让人很好奇。

《经济学人》

沃里克运用生动的语言技巧和细节性的表现手法，向读者再现了2009年12月在阿富汗发生的基地间谍巴拉维用“自杀式爆炸”杀害7名中情局特工的骇人场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华盛顿时报》

很棒的故事，有见地并且引人入胜……沃里克通过详细的调查资料，添加了很多细节，让这则真实的间谍袭击事件读起来就像最精彩的间谍小说一样。

鲍勃·伍德沃德 《奥巴马的战争》作者

《三重间谍》绝对是一部一流的、突破性的作品。

德洛金 《洛杉矶时报》著名记者

乔比·沃里克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三重间谍》是我多年来读到的最精彩、最真实的间谍故事！

戴维·E. 霍夫曼 普利策奖得主 《死手》作者

作者对中情局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中的冒险精神、背叛行为和灾难事件的描写令人心惊胆战、过目难忘。在这个情节生动、节奏紧张的故事里，交织着无人机的致命低吼、自杀式炸弹客的极端狂热以及霍斯特情报特工的绝望之情。

拉吉夫·钱德拉斯卡兰 《绿区：翡翠城的皇家生活》作者

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三重间谍》这样将情报工作的惨败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书中充斥着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作者对中情局在阿富汗黑暗岁月的内幕描写不仅引人入胜，而且令人痛心疾首。

戴维·伊格内修斯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血钱》作者

《三重间谍》体现了高超的报道和写作技巧。乔比·沃里克带领读者深入中情局、约旦情报机构和“基地”组织内部。他对情报官员和恐怖分子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令人难以忘怀。这是我读过关于间谍的最精彩的真实故事之一。

詹姆斯·班福德 《迷宫》、《秘密机构》和《影子工厂》作者

《三重间谍》读来不仅怵目惊心，而且令人欲罢不能。从瓦济里斯坦肮脏的背街小巷到兰利奢华的办公大楼，乔比·沃里克在这部惊险刺激的小说中为读者讲述了中情局自“9·11”事件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场灾难。

《三重间谍》主要人物列表（按出场顺序）

美国、约旦阵营

马修斯（詹妮弗·马修斯）：40岁，霍斯特基地负责人，中情局高级指挥官，因擅于追捕恐怖分子而被称之为“女猎手”。曾先后在华盛顿和伦敦搜捕“基地”恐怖分子，并于2009年初首次赴战区工作。巴拉维一案负责人。

帕里西（戴恩·帕里西）：46岁，绰号“胡狼”，黑水公司高级保安人员，前“绿色贝雷帽”成员，曾在阿富汗东部捣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一队武装人员，并因此荣获青铜勋章。他为中情局提供保安服务，以赚取退休金。

怀斯（杰里米·怀斯）：35岁，黑水公司高级保安人员，前海豹突击队员。曾在伊拉克作战，2009年退役后加盟黑水公司。受雇中情局为其提供保安服务。

布朗（小哈罗德·D.布朗）：37岁，前陆军情报官，中情局驻霍斯特基地高级情报官。

罗伯森（斯科特·罗伯森）：37岁，中情局驻霍斯特基地安全分队队长。曾是亚特兰大州一名缉毒侦探，现负责保护在伊拉克战区的美国政界要人。

扎伊德（阿里·本·扎伊德）：34岁，约旦情报局上尉，约旦国王的堂弟，身份尊崇，绰号“王子”，巴拉维的直接上线。

拉邦特（达伦·拉邦特）：34岁，美国人，绰号“斯巴达人”，中情局驻安曼站情报官员，“王子”扎伊德的好友。

汉森（伊丽莎白·汉森）：29岁，中情局恐怖分子定点搜寻专家。2009年被派往喀布尔，追踪“基地”高级首领的下落，并且协助中情局的无人机“捕食者”在巴基斯坦对塔利班和“基地”领导人展开追捕。

阿格哈凡：阿富汗人，霍斯特阿富汗安全分队负责人，深得中情局信任，巴拉维案中接头司机。

海登（迈克尔·V·海登）：63岁，小布什任内中情局局长，退休的四星将军，下属尊称其为“老将”。为人坚毅果敢，深谋远虑。在其任内率领中情局将恐怖分子多处藏身点和训练营夷为平地，重创“基地”。临离职之际，仍在最短时间内连续击杀“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指挥官基尼及中层头目斯维丹。

捕食者：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美军无法涉足的地方，中情局需要依靠“捕食者”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这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够在空中悬停数小时进行监视，并且极为精确地对目标发射激光制导导弹。自2008年以来，“捕食者”在巴基斯坦击毙了数百名恐怖分子嫌疑人。

帕内塔（利昂·帕内塔）：约70岁，奥巴马任内中情局局长，人称“尖刀”，在其任内带领中情局击毙本·拉登。

布尔贾克（阿里·布尔贾克）：年龄不详，绰号“红色魔头”，约旦情报局反恐首长，“王子”扎伊德的上级。

“基地”、塔利班阵营

巴拉维（胡马姆·哈利勒·巴拉维）：32岁，约旦人，儿科医生，博客作家，霍斯特血案制造者，外号“豺狼”。

扎瓦赫里（艾曼·扎瓦赫里）：“基地”站着的老大，本·拉登的副手。

基尼（奥萨马·基尼）：肯尼亚人，绰号“足球员”，“基地”在巴基斯坦的高级指挥官。为人争强好胜，极具感召力，在年轻斗士中颇受拥戴。曾参与刺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并先后对多处警察局和军营实施炸弹和自杀式袭击。

本·拉登（奥萨马·本·拉登）：“基地”创始人及首领。

斯维丹（谢赫·阿哈穆德·萨利姆·斯维丹）：奥萨马·基尼得力助手，人称“副手”，是“基地”中层头目。他被指控参与了1998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的爆炸案。

马斯里（谢赫·萨伊德·马斯里）：埃及人，“基地”财政大臣，逐渐接管了该恐怖组织的日常行动。巴拉维案幕后元凶。

霍拉桑尼（阿布·杜加纳·霍拉桑尼）：巴拉维的化名。

马哈苏德（贝图拉·马哈苏德）：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袖，号称比本·拉登更危险的人物。策划了包括暗杀巴前总理贝·布托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案，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他。

扎卡维（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已故，约旦人，“基地”在伊拉克区首领。

哈基穆拉（哈基穆拉·马哈苏德）：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2号首领，马哈苏德的堂弟。在堂兄马哈苏德死后，成为巴塔新首领，带领残部投靠“基地”，成为“基地”的影子军团。

利比（阿卜杜拉·萨伊德·利比）：塔利班残部高级头目，同时也是“基地”“影子军团”在巴基斯坦的首领。

拉赫曼（阿提亚·阿布德·拉赫曼）：利比亚人，本·拉登的副官，“基地”爆炸专家和宗教顾问。

阿布·祖巴耶达赫：已故，约旦人，“基地”后勤管家，中情局在“9·11”袭击后俘虏的第一个“基地”高级头目。

哈卡尼组织：跟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密切的极端武装组织，因创建者贾拉勒丁·哈卡尼而得名。活跃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与巴基斯坦交界接壤的部落地区一些省份。该组织2011年发动了一系

列高调的袭击行为，包括袭击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员，攻击美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2012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将其列入美国恐怖组织名单。

哈卡尼（贾拉勒丁·哈卡尼）：哈卡尼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好友。

其　他

老巴拉维（哈利勒·巴拉维）：约 70 岁，退休大学教师，巴拉维的父亲，深爱儿女。

德芙妮（德芙妮·贝拉克）：约 30 岁，胡马姆的妻子。

谨将此书献给
这次行动中罹难者的家属以及我的家人。

目　录

序　言　打破铁则：会见非“常”间谍　1

为了防止泄露某个间谍的身份，接头上线的人数当然是越少越好。因此中情局精英尽出，集体会见“豺狼”的局面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这个“豺狼”到底是何方神圣？

预演“豺狼”情报汇报会　2
非“常”会面：CIA 精英尽出　5
神秘“豺狼”现身　9

第 1 章　死神再临：“基地”重现　13

面对来势汹汹的“基地”组织，奥巴马总统竟然扶持一个外行人出任新任中情局局长！？他能否肩负起率领中情局击杀本·拉登、摧毁“基地”之重任？

“基地”死灰复燃，扬言血洗美国　14
“老将”最后的礼物　18
CIA 迎来“外行局长”帕内塔？！　22

第 2 章　“9·11”噩梦挥之不去　25

人生春风得意之际，她却突然放弃舒服的工作岗位，执意前往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阿富汗。这背后，是为了赎罪，还是“升官发财”？还是想挑战这个男权的世界？

酿成“9·11”惨剧的罪人　26
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30
挑战男权世界　32

第3章 谜一样的双面医生 35

白天，他是个温文尔雅、技术精湛的医生；到了晚上，他却化身狂热斗士，极力主张血洗西方国家。这极端的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48小时内成为最危险的恐怖分子？ 36
是济世仁医还是嗜血狂人？ 39
约旦王子亲自调查 42
激进分子竟是“三高”精英？ 44
一脚踏上不归路 47

第4章 信徒的困境 51

整天誓言要报复美国的巴拉维却连一天的审讯都扛不住！？也许对一个信徒而言，确实没有什么难题能比得上“信仰、家人和前途只能择其一”了。

遭受灵与肉的双重折磨 52
情可悯，法却难容 56
无法摆脱的家族诅咒 58

第5章 成为非“常”线人 61

巴拉维既不是低级的告密者，也不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双面间谍，而仅仅是威逼利诱的产物。他的倒戈，会为约旦情报局带来什么？

双面医生的危险关系 62
扎伊德：真正的特工王子 65
成为秘密线人 68

第6章 中情局的“秘密武器” 73

这些办案人员居然是清一色的女性，而且是一群年轻、美丽又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女，她们缘何选择到世界最危险的前哨工作？！

塔利班掌握了核武器?! 74
死神局长帕内塔 76
像邻家女孩一样的特工 78
谁把脏弹送给了塔利班? 82
定点清除行动 84

第 7 章 新恐怖大亨马哈苏德之死 87

混进塔利班的巴拉维突然发现曾经的偶像马苏哈德既非革命领袖，也不是宗教先知，而只是个暴徒、是个喜欢残杀同伴的刽子手时，他开始迷茫了……

顺利潜入塔利班 88
三岔路前的挣扎：该何去何从? 91
约旦情报局的赫赫战绩 93
主动请缨 95
比本·拉登更危险的人物 97
猎杀马哈苏德 99

第 8 章 反恐战争，任重而道远 103

恐怖组织的首领被击毙后，很快会有人取而代之，新首领往往更年轻和激进，也更具野心。中情局不遗余力地反恐，却忽略了关键问题：为何恐怖分子很难根绝?

塔利班内斗升级，“基地”坐收渔利 104
帕内塔的反恐新战略 106
搜寻“基地”大人物屡遭惨败 108
谁将成为恐怖大亨终结者? 110

第 9 章 恐怖组织遗祸谁之过? 113

前有极力培养的抗苏勇士本·拉登酿成“基地”之祸，现有中情局女高官刚到霍斯特就遭“哈卡尼组织”袭击。令人惊讶的是，该组织的崛起居然也得益于美国的扶持!

最血腥的见面礼 114
雄心勃勃的女主管 119
大放异彩：抓获第一个“基地”头目 121
鲜血铸就的霍斯特基地 124
曾经心腹竟成今日大敌？ 126
反恐体系的秘密 129

第 10 章 最出色的双面间谍 131

利用秘密线人瓦解恐怖组织是中情局的惯用招数。巴拉维打入“基地”内部之后，中情局上下陷入一片疯狂——8 年来，美国从没如此接近“基地”。在欲望与绝对安全的潜意识交织之下，那一丝丝的不和谐被忽略了……

一份令人匪夷所思的礼物 132
质疑与希冀并存 134
狼烟下的兄弟情 136
“斯巴达人”拉邦特 139
“基地”再袭已不可避免 142

第 11 章 一个危险的决定 143

巴拉维种种不寻常的举动局外人看得清清楚楚，怎奈中情局就是不上心。想到夙愿即将实现，即使是最老牌的情报机构，也早就把小心谨慎抛到了脑后。

“豺狼”再度传来好消息 144
扎瓦赫里：“基地”站着的老大 145
CIA 必须亲自操控“豺狼” 149
约旦情报局发出警告 152

第 12 章 是“纸老虎”还是“铁打蝴蝶”？ 157

精英马修斯为何这次表现大失水准？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懵然不知，处事方式不被同事待见，是性格使然，还

是男性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真的无法成为“铁打蝴蝶”？

我的地盘我做主　158
完美无缺的会面计划　160
集体会见线人？　162
冥冥中的告别　165

第 13 章　“基地”布下死亡圈套　169

巴拉维怎能瞒得过了解美国对手的“基地”首领？更何况前者还一度想报复美国。高度配合的诱饵，再加上“基地”精心布下的圈套，复仇心切的中情局怎能不上钩？

赶制炸弹背心　170
特殊价值惹来“基地”关注　172
投敌所好：“基地”巧设圈套　175
文弱医生走上人弹绝路　179

第 14 章　不甘心的人体炸弹　183

巴拉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人弹，面对死亡，他还是生出了深深的恐惧：自己能否经受住痛苦？家人以后要怎么办？这种自杀袭击价值何在？

危险正在迫近　184
拿命换钱的雇佣兵　186
领路司机是阿富汗人？　188
自愿执行殉教任务？　192

第 15 章　线人的反噬　197

他设下圈套、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杀害了他的中情局上线。老牌情报机构反遭线人暗算，错愕之余人们不禁想问：在恐怖主义世界里，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线人的反噬　198
回天乏术：汉森与马修斯殉难　200

第 16 章　罹难者家属　203

得知巴拉维与七名中情局高官同归于尽后，老巴拉维不断接到亲友们打来的祝贺电话，而不是悼念和安慰！痛失爱儿的老人陷入了更深的痛苦：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噩耗震惊美国高层　204
最艰难的任务：通知罹难者家属　207
陌生人打来报“喜”电话　210

第 17 章　坚不可摧　213

线人的反噬掀起了白宫与中情局的滔天怒火。捕食者对“基地”所在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阿富汗地区哀鸿片野……

小人得志，语无伦次　214
恼羞成怒，大开杀戒　215
25 场葬礼和悼念会　218
反恐信念坚不可摧　221

第 18 章　阵亡将士纪念日　223

评估与操控线人是最基本的间谍规则，中情局为何把这些安身立命的本领给弄丢了，以至于酿成了这次血案？陷于困境的它，又能否重新振作起来，再现“世界间谍老大”之风采？

找到幕后元凶了　224
追寻血案起因　226
“基地”老三被击毙　229

后　记　本·拉登之死　233

巴拉维案过后一年多，本·拉登死在了海豹突击队员的枪下，“9·11”大仇终得报。然而，在“基地”成员的咬牙切齿中，新一轮恐怖报复又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一场恐与反恐的战争，终点到底在哪里？

信使牵出本·拉登　234
雪耻“9·11”：击毙本·拉登　237

“9·11”以来全球特大恐怖袭击事件簿　241

致　谢　246

序 言

打破铁则：会见非“常”间谍

间谍铁则：为了防止泄露某个间谍的身份，与其会面的官员必须控制在两到三名。因此中情局在中东会见线人“豺狼”时精英尽出的局面令人大跌眼镜。那么，这个令中情局冒险打破常规的间谍“豺狼”究竟是何方神圣？

Khost, Afghanistan—December30, 2009

2009年12月30日 阿富汗 霍斯特

预演“豺狼”情报汇报会

10天来，美国中情局的一队人马一直在等着那位神秘的约旦人露面。从12月中旬到圣诞节前夕，屋外冰天雪地，屋内的中情局官员们只能裹在毯子里瑟瑟发抖，重复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劣质咖啡，或者就着塑料杯呷几口白酒。他们计算着远处迫击炮进攻的次数，一边研究轰炸伤亡的报告，一边倾听运送伤兵的黑鹰直升机发出的沉闷轰鸣。能做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圣诞节的早晨，一阵凛冽的寒风不期而至，这里仍然不见丝毫动静。一名官员树起一尊耶稣诞生的陶瓷雕像充当圣诞树，从家中寄来的包裹里装着的姜饼已经变成了碎屑。他们直直地望着这尊雕像，分食了姜饼。

12月30日，也就是他们守在这里的第10天，眼看一年将尽，终于有消息传来——那名约旦特工已经上路了。他身穿着当地的部族服装，戴着深色的墨镜，驾驶一辆汽车，避开塔利班的巡逻人员，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崎岖不平的山区，沿着通向阿富汗边境地势险要的公路，一路西行而来。

迄今为止，没有一名美国官员见过这个绰号“豺狼”、如幽灵般的线人，据说他的真实姓名只有十几个人知道。这名神秘的特工曾经打入“基地”组织，所窃取的秘密信息就像黑夜里的一道闪电，让中情局总部的高官眼前一亮。根据约定，阿富汗时间当天下午3点，巴拉维将走

出阴影，来到中情局在霍斯特的秘密基地，一栋用加固混凝土建造起来的灰色建筑。

在得知巴拉维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分析人员立即开始进行最后的准备。刚刚上任的霍斯特基地负责人马修斯来到阿富汗尚不足 3 个月，几天以来，她一直为这次行动备感焦虑。马修斯派出几名助理，对录像设备和有线装置进行检查，并预演即将持续到深夜的情报汇报会。

马修斯亲自监督他们的工作，虽然精神高度紧张，但她却十分自信。她今年 45 岁，一头棕色的短发从中间分开，显得精明干练。作为中情局反恐资深人士，对于“基地”组织及其狂热信徒，她也许比中情局的任何人都更加熟稔。事实上，她对这些人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了解，而弗雷德里克斯堡正是她孩子上学的地方。

马修斯性格倔强，不苟言笑。她就像中情局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深受上级赏识。当她决定放弃安逸的生活，离开自己的家人，接受这项危险任务时，就连她最亲密的朋友也认为她一定是疯了。尽管很多人都不理解她，她还是坚持己见。无可否认，马修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在此之前，马修斯从未在战区任职，更不用说应付像约旦双面特工这样的复杂局面了。但她不仅聪明过人、足智多谋，而且得到了中情局高层的大力支持。这些高级官员正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总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迄今为止，他们的建议只有一个：要像迎接贵宾那样迎接巴拉维的到来。虽然保安队伍中的一些特种部队老兵对安全方案颇有微辞，但马修斯还是签署了这项方案。她最担心的不是如何保障这名双面间谍的人身安全，这件事情自有那些荷枪实弹的卫兵负责，而是如何保证他的秘密身份不泄露出去。除了已经前去迎接巴拉维的司机，霍斯特基地的工作人员中还有几十名阿富汗人，如果被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看到了这名间谍，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连在前门把守的卫兵也接到命令转过脸去，以免看到巴拉维。

马修斯为这次会面挑选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位于霍斯特的秘密基地。

这栋灰色的混凝土建筑是中情局内部秘密基地的一部分，四周不仅有高墙阻隔，还有配备突击步枪的职业保安把守。这栋建筑是专门为会见线人设计的，一侧还搭起了大型天篷，以便有人员进出时遮挡外界的视线。这里被中情局的官员层层封锁，“基地”组织的间谍绝不可能伺机窥探。届时，有关人员将对这名约旦来客进行搜查，确保他身上没有隐藏着武器或窃听器，以及任何其他可疑的蛛丝马迹。随后，巴拉维将详细陈述自己匪夷所思的经历。如果他不是已经向中情局提供了令人瞠目的证据，没有人会相信他将要讲述的故事。在一段录像中，巴拉维经出现在“基地”组织 2 号人物、神秘莫测的埃及医生艾曼·扎瓦赫里的身旁，而后者正是包括 2001 年“9·11”袭击事件在内的数十起恐怖阴谋的策划者之一。现在，巴拉维即将带领中情局深入扎瓦赫里的巢穴。

情况汇报结束后，一名医生将会检查巴拉维的健康状况，然后由技术人员为他配备相关设施，以便执行接下来的危险任务。直到那时，所有人才能松一口气，吃点东西，甚至喝上几杯酒。

此外，巴拉维还将收到一份出人意料的礼物——一个生日蛋糕。

马修斯得意地发现，这名约旦人在圣诞节当天刚满 32 岁。事实上，巴拉维的父母本来准备为他取名为“艾萨”，也就是阿拉伯语的“耶酥”，但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决定将他命名为“巴拉维”（巴拉维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巴拉维”的意思是“勇士”。此时，巴拉维正朝着霍斯特方向疾速而来，而他将成为中情局数年来收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份圣诞礼物。由于这次行动可能为情报工作带来重大突破，因此中情局已经事先就此事向总统作了汇报。

在等待这名约旦特工的同时，马修斯的脑海中接二连三地冒出了许多疑问：这个人究竟是谁？扎瓦赫里不仅离群索居，而且周围警备森严，他怎么可能接近这名“基地”组织的头目？虽然巴拉维身上有太多令人疑窦丛生的地方，但是马修斯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她既不能退缩，也不能失败。

巴拉维将受到相当高规格的礼遇。由于这座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前线

基地条件极为恶劣，他们竟然找不到一根生日蜡烛。但是，巴拉维仍将得到属于他的生日蛋糕。

前提是，他必须在这里出现。

非“常”会面：CIA 精英尽出

下午 3 点 30 分，在审讯楼外，中情局的整个团队都在翘首等候。30 分钟过去了，这名约旦人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一个小时过去了。很快，太阳就从霍斯特西侧的山巅坠落下去，温度也骤然降低。神经紧绷的人们开始变得焦虑不安。

难道出了什么事情？难道巴拉维改变了主意？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答案。人们能做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金属棚下已经聚集了 14 个人。如此大张旗鼓地约见线人，不能不令人称奇。在正常情况下，按照规定，为了防止泄露某个间谍的身份，与其会面的官员必须控制在两到三名。但人们很快就清楚——在巴拉维一案中，没有任何正常可言。一名经历过这起事件的中情局官员后来回忆说，当时人们有一种使命感，仿佛他们即将创造历史，因此“所有人都想参与其中”。

这群官员逐渐三五成群地分了开来。其中，安全分队由中情局的两名雇员和来自安全承包商 Xe 服务有限公司，即众所周知的“黑水公司”的两名保安组成。他们背着 M4 卡宾枪，站在大门口低声交谈。

这四个人的关系已经十分亲近，其中三个都是军人出身。46 岁的帕里西，前“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是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在加入黑水公司之前，他曾被派往多处极为恶劣的地方，其中包括阿富汗，并因在作战中表现英勇而获得过青铜星章。伊拉克老兵怀斯，现年 35 岁，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他的笑容极富感染力。为了能够支付账单，在从部队退役后，他来到了黑水公司。至于在接下来的人生里应该做些什么，他还没有想好。前陆军情报军官布朗则是中情局驻霍斯特

基地的高级情报官。他热爱自己的家庭，曾经在弗吉尼亚州传授天主教教义，还当过幼童童子军的领导者。37 岁的罗伯森曾经是亚特兰大州的一名缉毒侦探，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将成为一名父亲。

杰里米·怀斯，35 岁，前海豹突击队员，黑水公司高级保安人员。曾在伊拉克作战，2009 年退役后加入黑水公司。同年 12 月中旬，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为当地的中情局工作人员提供保护。（达纳·怀斯提供）

小哈罗德·D. 布朗，37 岁，前陆军情报官，现为中情局驻霍斯特基地高级情报官。（珍妮特·布朗提供）

斯科特·罗伯森，38 岁，霍斯特安全分队队长。曾是亚特兰大州一名缉毒侦探，现在负责在伊拉克战区保护美国的政界要人。（罗伯森家属提供）

在大楼的附近，有两个身穿平民服装的人正在密切交谈，他们是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两人受邀从约旦飞来阿富汗，来到霍斯特参加与巴拉维的见面会。个子高一些的来自约旦情报部门，名叫扎伊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堂弟。在这群人中，只有他亲眼见过巴拉维。另一个人叫拉邦特，他体格健壮，是前陆军突击队成员。拉邦特来自中情局，被派往安曼站工作。他带着一顶棒球帽，下颚留着显眼的胡须。这两人经常合作，因此关系十分要好，有时候他们还会带着各自的妻子一起度假。他们急切地想与巴拉维会面。此前一天，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他们找来了一辆三轮车，一边拍摄照片，一边四处闲逛。

在巴拉维抵达霍斯特的前一天，中情局的达伦·拉邦特（左）和约旦情报局的扎伊德合影留念。两人曾多次合作开展反恐调查，在巴拉维一案发生前，他们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拉邦特家属提供）

此时，马修斯的身旁围着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名相貌姣好的金发女子，她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由于出色的专业技能，受命从中情局的喀布尔站来到这里。她的名字叫汉森，是中情局最杰出的定点搜寻专家，

她的任务是找出恐怖分子头目的藏身之处，并对其进行跟踪，直至中情局的刺杀队伍抵达。汉森年方而立，但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现在，为了抵御 12 月的严寒，她把自己裹在大号的法兰绒衬衫和夹克里。

风越来越大。随着傍晚将至，柏油路上投下了一道道藤蔓般弯弯曲曲的影子。也许是出于无聊，这群沮丧的人纷纷开始摆弄自己的手机。

帕里西放下手中的武器，给妻子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此时，正值假期结束，他的妻子明迪正在飞机上，与最小的女儿一起从俄亥俄州飞回西雅图。就像往常一样，帕里西会给妻子发送一封邮件，这样她一下飞机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留言。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妻子知道，自己一切都好。

“到家以后给我发邮件，”他写道，“我爱你们。”

怀斯从人群中走开几步，想要打个电话。这名在阿肯色州土生土长的保安显得格外焦虑，他开始怀疑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他拨打了家中的座机，电话接通以后，他的声音中明显充满了沮丧，“我的状况不太好，”他语速缓慢地说道，迟疑了一下，他接着说，“告诉伊森，我爱他。”

扎伊德是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联系到巴拉维的人，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手机始终毫无动静。此时，这名大个子正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宽厚的手掌中紧握着手机。巴拉维是扎伊德招募的间谍，因此他负责与前者取得联系。现在，眼看事情有可能功亏一篑，他的胸口仿佛压着一块巨石。最为重要的是，出于私人原因，无论是扎伊德还是他在中情局的好友拉邦特都希望能够尽快离开阿富汗。拉邦特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正在意大利一幢租来的别墅中等着和他一起度假。扎伊德新婚燕尔，计划与新婚妻子在新年前夜一起回到安曼。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原来是妻子菲达发来的短信。菲达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她问丈夫第二天晚上是否一定能够返回家中。扎伊德的回复十分简短。“不一定。”他写道。

神秘“豺狼”现身

下午 4 点 40 分，扎伊德的手机终于响了起来，来电号码显示是阿格哈凡。阿格哈凡是一名阿富汗籍司机，被派往边境地区迎候巴拉维。接着，电话中就传来了巴拉维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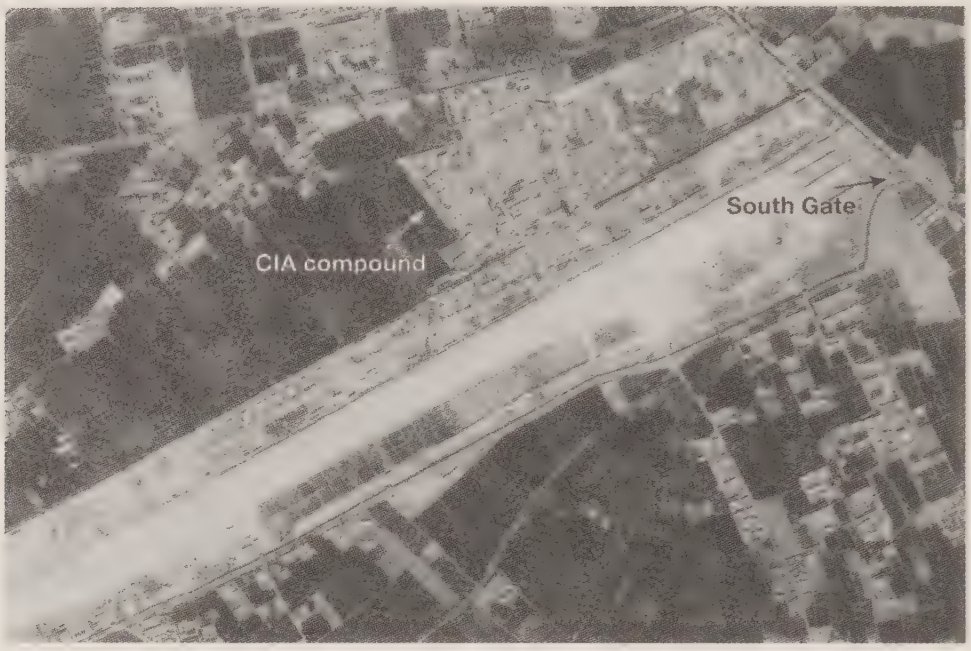
这名间谍为自己的姗姗来迟表示了歉意。他的一条腿在一次事故中负伤，所以才耽搁了时间。对于第一次与美国人见面，巴拉维感到十分紧张。他再次问起大门口的安检程序，“我可不想被人推推搡搡。”他反复说道。

“你们会像对待朋友那样对我，是吗？”他问。

此时从瞭望塔上已经能够看到，阿格哈凡的红色“傲虎”汽车扬起了一股冲天的灰尘。为了避免路上的狙击手发现这辆无人护送的平民车辆正在赶往美国的军事基地，司机一路疾驰而来。中情局指示，不必在正门进行盘问或搜身。而这，正好符合巴拉维的愿望。前门的阿富汗卫兵立即拉开路障，刚好能够让阿格哈凡的傲虎呼啸而过。这名阿富汗司机猛地向左急转，沿着小型机场旁边的一条柏油路来到第二道门口，卫兵再次挥手放行。

约旦间谍巴拉维在来到这座中情局基地的正门时，没有经过任何检查，立即被挥手放行。中情局向来坚持认为，不能让他们的高级线人与基地的阿富汗卫兵接触，以免暴露前者的身份。（美国政府资料）

马修斯看到，傲虎已经进入了院内。马修斯曾经告诉扎伊德和拉邦特，由他们负责迎接巴拉维。出于礼貌，她和其他官员将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在遮阳篷下一字排开迎候这名间谍。马修斯来到队伍的前头，一边走一边拽了拽自己的上衣。



中情局霍斯特基地院内，与巴拉维的会面地点。司机带领巴拉维穿过3座警卫站，然后在一栋大楼前停了下来，包括本·扎伊德在内的16名情报人员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候。(图片中上：中情局大院，图片右上：南门)

安全分队的队长罗伯森和黑水公司的两名保安取下身上的步枪，穿过碎石铺成的空地，但是那辆傲虎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汽车猛地停了下来，驾驶门的一侧刚好朝着马修斯所在的位置。前排座位上只有阿格哈凡一人，由于挡风玻璃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因此他的面庞看起来显得十分模糊。阿格哈凡的身后坐着一个人，身体略微前倾。马修斯竭力想要分辨这张面孔，但显然失败了。发动机停止了轰鸣，罗伯森立刻打开了巴拉维旁边的汽车后门。

巴拉维踌躇了一下，好像是在审视保安手中的武器。接着，他极为迟缓地挪到旁边的车座上，从这些美国人的另一侧下了车。

站在院子中的这个人个头不高，体型偏瘦但十分结实，年纪在30岁上下，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包头巾下露出了几绺乱蓬蓬的卷发。他穿着一件浅褐色的宽松克米兹，是巴基斯坦传统的部落服装。外面还罩着一件羊毛背心，所以腰部看起来有些粗壮。他的肩头搭着一条长长的灰色披巾，盖住了下颌和部分胡须。这名男子把手伸进车中，抓起一根金属拐杖。此时，他的披巾突然落了下来，露出了稀疏的胡子和毫无表情的面孔。

当其他人满腹疑惑地看着这一切时，这名男子弯着腰、步履笨拙地来到了汽车的前面，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他开始喃喃自语。

扎伊德向巴拉维挥了挥手，但是后者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于是他大声说道：

“你好，我的兄弟，”扎伊德说道，“这里一切正常！”

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巴拉维不愿从汽车左侧下车时，黑水公司的保安帕里西和怀斯本能地举起了步枪。前“绿色贝雷帽”特种兵帕里西看到，巴拉维步履蹒跚地绕过汽车，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藏在披巾下面。帕里西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心生警惕。出于在几十次枪战和近距离冲突中培养起来的直觉，他紧扣扳机，死死盯着巴拉维的披巾。只要一枪，就可以撂倒这名男子。但假如他是错的，假如这个人的身上根本没有炸弹，这一枪将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误。帕里西绕过汽车，以确保缓缓走近的巴拉维处于自己的射程之内。要沉着，再等等。但是，他的另一只手呢？

帕里西和怀斯举起枪，几乎异口同声地喝道：

“举起手来！把手从衣服里拿出来！”

巴拉维突然提高了嗓门。他正在用阿拉伯语祈祷。

“La ilaha illa Allah！”他说。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扎伊德听到了这句话，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它的含义。

第1章
死神再临："基地"重现

中情局是世界最大情报机构，原则上其局长应深谙情报、间谍艺术。但是，面对来势汹汹、欲再度重演"9·11"的"基地"，奥巴马总统竟然无视原则，转而扶持外行人帕内塔出任新任中情局局长！？后者能否肩负起率领中情局击杀本·拉登、摧毁"基地"之重任？

Mclean, Virginia—The end of 2008

2008年底 弗吉尼亚州 麦克莱恩市

“基地”死灰复燃，扬言血洗美国

近3年来，本·拉登及其高级头目的下落让海登每天都忧心忡忡。每到夜里，只要他还没有睡着，偏头痛就会如期而至。现在已经是他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最后一个月了，但让他寝食难安的还有另一个奥萨马。在元旦结束之前，他必须就这个人的生死作出最终决定。

这个人就是基尼（奥萨马·基尼），人称“足球员”，也是近年来中情局疯狂搜寻的对象之一。这个面带稚气的恐怖分子来自肯尼亚，从前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凭借自己过人的资质，逐渐从一名卡车司机升迁为“基地”组织的高级行动策划人之一。当他正在准备部署对西欧发起下一轮袭击的计划时，中情局开始时来运转。

12月底，有特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某镇发现了基尼一个得力助手的踪迹，于是立刻动用地面力量和高空暗中盘旋的无人驾驶机对其进行追踪。摄像头拍到他走进一个集市，坐下来喝茶，然后沿着崎岖不平的街道来到高处一所废弃的女子学校，有时候他会在那里待上一整晚。特工们不分昼夜地对他进行监视，想要弄清究竟是谁要来这里与他会面。当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的夜班工作人员鸣钟迎来2009年新的一天时，守在监视器旁的特工也感到他们终于胜利在望了。

在新年当天，“老将”海登本打算忙里偷闲休息一天，和家人一起放松一下，甚至参加一两场足球比赛，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不得不

重新回到岗位上追踪恐怖分子。在他的地下办公室里，有一条昼夜畅通的保密线路直达总部，以便随时了解有关情况。海登反复思索着来自巴基斯坦的情报。

“继续监视。”他下令道。

直到深夜，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于是海登决定上床休息。他打开电视，坐到床上。电视里正在播放迈阿密“桔子杯”的季后赛，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队把辛辛那提队打得落花流水。他躺了下来，尽量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

今年 63 岁的海登怎么看都不像杀手。这位退休的四星将军曾经是空军部门的一名职业情报人员，而后升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掌管着美国庞大的海外窃听网络。2006 年，乔治·W. 布什总统亲自挑选他担任两年来中情局的第三任局长——这个士气低落的情报机构亟需一位深谋远虑的长者来收拾残局，并且带领大家走出困境。一言以蔽之，在一系列有关中情局绑架和折磨恐怖分子嫌疑人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后，海登的任务就是尽快恢复局里的稳定局面，甚至还包括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他雄心勃勃地表示，要让中情局不再成为报纸的头条。“无论是消息来源还是报道主题，中情局都要置身于新闻之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他对记者说。

海登出生于匹兹堡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并且终生与这座工业城市保持着紧密联系。每逢秋季的周末，他就会回到杜基斯尼大学，为自己母校的“钢人队”加油助威。海登在进行比喻时喜欢使用体育词汇，虽然身为中情局局长，但他总是乐于在餐厅里与那些年轻的分析师们打成一片。在那些底层工作人员眼里，头顶稀疏、笑容可掬的海登毫无咄咄逼人之势，反而相当和蔼可亲。因此，发现和消除具体恐怖威胁的职责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海登的副手卡佩斯的肩上，此人乃是曾经在莫斯科与前苏联克格勃斗智斗勇的传奇人物。

而现在，已经是海登走马上任的第三个年头了，他需要应对的是中情局有史以来最残酷最血腥的一场战役。“9·11”恐怖袭击过后，中情

局开始全力以赴追捕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以期将其生擒活捉并监禁审问，而现在的目的已和当初大不相同：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现恐怖分子及其扈从，都格杀勿论。中情局也逐渐建立起一支无人驾驶战机——“捕食者”组成的机群，并且可以通过遥控操作其发射导弹。2008 年夏，随着布什政府的任期进入最后几个月，中情局出动了大批无人驾驶机，对“基地”组织发起了全方位的进攻。数周之内，恐怖分子的多处藏身点和训练营被导弹夷为平地，而这些行动的幕后指挥者正是海登。

海登，63 岁，乔治·W. 布什任内中情局局长，退休的四星将军，下属敬称其为“老将”。为人坚毅果敢，深谋远虑。在其任内率领中情局将恐怖分子多处藏身点和训练营夷为平地，重创“基地”。临离职之际，仍在最短时间内连续击杀“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指挥官奥萨马·基尼及中层头目斯维丹。（由《华盛顿邮报》尼基·科罕提供）

这一转变经历了数年。在第二届任期内，布什政府把大批兵力和物资都倾注在伊拉克战场上，因而“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获得了卷土重来的机会。2001 年底，一蹶不振的阿拉伯散兵游勇大都从阿富汗销声匿迹，如今却重新聚集到了他们昔日主子本·拉登及其首席战略家艾曼·扎瓦赫里的麾下，那些被俘被杀的头目也早已被野心勃勃的新一代取而代之。他们悄无声息地在位于两国交界处地形复杂的真空地带建立起庇护所，开始筹措资金、招兵买马，阴谋策划对美国和西欧进

行新一轮袭击。中情局的窃听系统截获了一段嘈杂含混、语气不祥的对话，大意是他们准备以民航客机、购物中心、旅游胜地和大型宾馆为袭击目标进行监视和演习，而这是大多数美国人都难以察觉的巨大威胁。

截至 2007 年，“基地”组织制造破坏的能力几乎能够与 2002 年以前的巅峰时期相媲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破坏能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基地”组织在联合了巴基斯坦的部分极端组织之后，开始在北非、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建立分支机构。“基地”组织的鼓吹者利用互联网的巨大力量，通过网站和聊天室向数百万穆斯林传播他们的仇恨种子。大量资金和人员开始涌入巴基斯坦西北部，以及从也门到东南亚地区的分支机构。杰哈德刚刚招募到的很多新人都持有西方国家的护照，他们能够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潜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首都。有些人甚至长着金黄的头发，肤色也很浅。

2008 年初，当海登对世界局势进行评估时，这一情景着实让他心惊肉跳。在白宫每周的情报汇报会上，他开始向乔治·W. 布什总统敲响了警钟。

“现在，这已经对本土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海登在一次造访椭圆办公室时告诉总统，“另一起类似‘9·11’事件的恐怖袭击已经不可避免，而这起袭击将来自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

海登指出：“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必须主动出击。”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在“基地”组织的家门口巴基斯坦扰乱他们的通讯，剿灭他们的首领和战地指挥，捣毁他们的巢穴。根据法律规定，只有中情局才有权对巴基斯坦内地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他们也已经掌握了开展这场战役的利器——“捕食者”。现在正是中情局这种无人驾驶捕猎飞机冲出樊笼、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

对于海登的观点，布什及其顾问表示理解。众所周知，问题就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虽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之一，但却公开宣布，无论袭击目标是什么，都反对外国导弹对其本土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官员认为，美国的空袭只会加剧恐怖主义问题，让普通的巴基斯坦人变得更加

激进，迫使他们加入极端势力。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一些反恐专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曾在私下场合指责美国人对两件事情过于执迷，从而引发了巨大的危险。这两件事情一是过分依赖代价高昂的技术设施，二是过度关注本·拉登，而后者显然是一种荒谬的做法。

“‘基地’组织并不是非常强大，但你们却把它变成了一个 3 米高的巨人，”当布什政府代表团来访时，巴基斯坦的一名政界高官曾经这样说道，“一小撮‘基地’组织的主要头目怎么可能对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造成威胁？”

最终，巴基斯坦领导人还是同意让“捕食者”发动数量有限的攻击。至于在什么时候发动攻击，几个月来，华盛顿和伊斯兰堡却始终争执不下。原则上，如果中情局发现了一个潜在的目标，只有经过两国政府同时批准，有关人员才能采取行动。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曾经参与此事的一名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道：“如果你要请求批准，得到的回答只有三种：‘不行’、‘让我们考虑考虑’或者‘哎呀，目标怎么不见了？’”整整一年过去了，在巴基斯坦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海登向白宫抱怨说：“2007 年我们一无所获。”

“老将”最后的礼物

经过几个月的辩论，直到 2008 年 7 月，布什决定给予中情局他们想要的东西。后来，有新闻报道将这一政策变化称作美国与巴基斯坦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即允许美国在巴基斯坦偏远的部落地区发动更多空袭，而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伊斯兰堡的控制。简而言之，这一变化就是，中情局行动不需要再请求任何人的批准。当月，美国与巴基斯坦官员召开会议进行了磋商。根据新政策规定，在发动袭击时，中情局只需要“同时告知”巴基斯坦。

在随后的 6 个月中，“捕食者”一共对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发动了 30 次打击，比此前 4 年总数的 3 倍还多。

2008 年 11 月的美国大选结束了共和党对白宫的掌控，而海登作为中情局局长的职务也很可能就此终结。但是在最后几周内，随着布什的执政逐渐接近尾声，“捕食者”袭击的次数却骤然增加。在中情局内部，人们纷纷开始猜测，作为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最后一次报复，海登是否会将本·拉登逼出老巢。2008 年底，中情局仓促地对一些重要目标开展了行动。就在这时，在中情局截获的电话中，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浮出水面。

这个人就是东非的斯维丹，他是“基地”组织的一名中层头目，与多起恐怖主义爆炸案有关。此人之所以会引起中情局的注意，是因为他曾经为前足球运动员基尼工作，而后者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指挥官。在过去的两年中，这两人在巴基斯坦的多座城市发动了一系列血腥的恐怖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2009 年 1 月 1 日，他们准备再次大开杀戒。

斯维丹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袭击目标，他无意中落入了中情局的监视网络。当时，他不仅是中情局和 FBI 的通缉要犯，还被指控参与了 1998 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的爆炸案。2008 年，斯维丹藏匿在卡里科特村外一所废弃的女子学校中，这个地点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有线人指认，这幢建筑是“基地”组织制造炸弹的培训场所。

经过反复权衡，海登决定伺机而动。斯维丹固然十分重要，但他只不过是个副手，而且也不会立即消失。1 月 1 日清晨，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的不仅有中情局的地面操作人员，还有在该村上空盘旋的两架“捕食者”。斯维丹早晚会联系他们的头领，到时候海登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十几年来，中情局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就像斯维丹一样，基尼也与 1998 年非洲的炸弹袭击脱不了干系，并被悬赏 500 万美元通缉。他身材颀长，体型健壮，长着一头浓密的卷发，从一开始就是本·拉登的扈从之一，并很快晋升为“基地”组织的行动策划人。2007 年，他已经成为该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地区指挥官，并且十分擅长自己的工作。他的手下曾协助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刺杀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并先

后对多处警察局和军营、一座民事法庭和一所海军学院实施了炸弹和自杀式袭击。2008 年 9 月，他再次野心勃勃地对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发动了大规模的汽车炸弹袭击，导致 50 余名工人和宾客丧生，200 多人受伤，而这次爆炸案也一跃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在努力跻身“基地”组织高级首领之中的同时，基尼也在该组织打下了个人的烙印。他争强好胜，极具感召力，在年轻斗士中颇受拥戴，因此对“基地”组织里那些经验更加丰富的头目造成了威胁，尤其是对一个名叫马斯里的指挥官。马斯里是埃及人，生性冷酷残暴，控制着“基地”组织的财源，在“基地”组织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仅次于扎瓦赫里。

基尼准备在世界各地开展行动，并将手下的一些高级人员派往西欧。这显然是一种不祥之兆。中情局的官员认为，这名肯尼亚人妄图在欧洲各国建立恐怖网络，通过对大型酒店和其他地标性建筑进行侦查，收集详细信息，以便将来发动袭击。

1 月 1 日，海登一边等待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消息，一边对这一威胁感到忧心忡忡。晚上 10 点 30 分，当电话铃声响起时，这位中情局局长尚未入睡。他立即翻身下床，直奔地下室的办公室，通过电话了解这次行动的最新情况。

当时，巴基斯坦已经是黎明。斯维丹一早就离开了女子学校，浑然不知中情局的两架“捕食者”正在他的附近盘旋。中情局的有关人员看到，斯维丹很快就与一名男子接上了头，两人看起来很熟，随后一同返回了那所女子学校。这名男子的面孔十分模糊，但其外形却与中情局正在搜寻的一名恐怖分子指挥官相吻合。反恐中心的执勤人员立即打电话给海登，并请求他的指示：“是否要发动袭击？”

对于这种情形，根据规定，海登需要问几个问题，而他也这么做了。

“你们对这个地方已经监视了多长时间？”

“这个地方过去是干什么的，你们一共检查了几次？”

“这个院子里是否曾经出现过任何妇女和儿童？”

此时，领头的“捕食者”正在距离这座村庄约有 800 米的上空追踪这两名男子，并将图像跟踪系统的目标锁定在那所女子学校，同时等候海登的进一步指示。这架“捕食者”机身狭窄、翼幅纤长、外观奇特，在该村上空缓缓地兜着圈子，速度比公路上的汽车快不了多少。在加满油的情况下，这种飞机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导弹连续盘旋 14 个小时。但是，由于发动机的俯仰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为了对准下方的建筑物，这架“捕食者”扩大了飞行的弧度。在兰利，操作中心的两台平面电视上闪烁着实时图像，另一栋建筑里的两名驾驶员正通过操纵杆和电脑鼠标调整飞机的运行。

海登陷入了沉思。可以肯定，斯维丹就在这栋建筑里，而与他在一起的另一名男子无疑是其同伙，很可能就是基尼本人。而且这栋建筑是“基地”组织的训练场所，里面很可能藏有炸药。由于这座女子学校与村庄距离较远，所以不会造成无辜人员伤亡。三枚导弹换一条人命，海登心想。“捕食者”上的一枚或两枚“地狱之火”导弹也许就能命中目标，但是海登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使用 GBU。”他下令。按照他的指示，“捕食者”的机组成员绕开了飞机上约 6 千克重的“地狱之火”导弹，转向了炸弹舱中的大型武器，即约 225 千克的激光制导 GBU-12“铺路”导弹。负责武器的操作人员对制导系统进行了检查和最后调试，然后按下按钮。随着导弹以略高于音速的速度向村庄飞驰而去，他开始倒数。“3，2，1，”操作员喊道，“命中目标。”

黑白屏幕上的这栋建筑顿时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捕食者”继续在这里盘旋了几个小时，以拍摄这两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当地一名塔利班官员确认了这两人的死讯，并将他们称为外国斗士和“亲密的朋友”。

截至此时，无人机的指挥员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准备开车回家。由于时值假期，华盛顿的交通状况良好，因此这趟旅程相对容易，还很令人振奋。

海登坐在床上，一直看完了足球比赛才沉沉睡去。次日清晨，从巴基斯坦截获的一通电话证实，基尼已经在袭击中身亡。他是布什政府下令刺杀的最后一名“基地”组织高级头目。

CIA 迎来“外行局长”帕内塔?!

然而，另一个奥萨马的下落却无人知晓。

数周以后，海登正式离职。刚刚当选的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决定另起炉灶，并提名华盛顿的一名政治老手利昂·帕内塔出任中情局局长。事实证明，帕内塔虽然没有从事重大情报工作的经验，却也不乏干练之才。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曾经担任白宫的幕僚长。由于海登的副手史蒂芬·卡佩斯深得人心，上任伊始，帕内塔就决定保留卡佩斯作为中情局副局长的职务，而整个反恐队伍也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海登与其继任者的首次会面虽然有些尴尬，但仍然十分坦诚。帕内塔曾经公开指责中情局粗暴对待“基地”组织的囚犯，如将其中一些人关进秘密监狱接受水刑。水刑是一种刑讯手段，是为了让囚犯体验溺水时的感受。这让海登从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在他的任职听证会上，帕内塔公开宣称，他认为这种手段无异于拷打折磨，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

对于帕内塔的说法，海登直言不讳地进行了驳斥：“你不应当在某一段话里同时使用‘折磨’和‘中情局’这两个词语。”他冷冷地向帕内塔提出忠告。但是，这位退休的将军担忧的却是其他事情。他在一张检索卡片上写下了几行字，提醒帕内塔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从而低估“基地”组织的实力。尽管“捕食者”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动的突袭对“基地”组织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该组织仍然有能力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灾难性袭击。就在三个月前，巴基斯坦的一个亲塔利班恐怖组织曾在孟买发动突袭，利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对当地的酒店和火车站进行扫射，导致 170 余人丧生。

海登目不斜视地看着帕内塔，这才是他要说的重点。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但是在这场反恐斗争中，你就是美国的作战司令，”他说，“负责在海外追剿恐怖分子并阻止他们发动袭击的，”海登继续说道，“不是五角大楼，不是联邦调查局，也不是其他任何部门，而是中情局。”在过去的年代里，其他中情局局长曾经开展过类似的行动，但是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大相径庭，“阻止”恶人就意味着将其置之死地，而这对中情局来说可谓史无前例。

“你将要作出许多决定，”海登说道，“这些决定绝对会出乎你的意料。”

帕内塔安静地听完了他的谈话，海登的最后一句话让他感到十分突兀。在军界，走马换将往往伴随着夸张的仪式——列队迎接、立正敬礼和一连串的溢美之词。直到数周以后，帕内塔才彻底明白了海登这番话的含义。

离开中情局后，海登来到白宫，最后一次谒见新任总统。在椭圆办公室的情况汇报会上，这位将军向贝拉克·奥巴马提到了中情局正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监视的两个目标。海登告诉总统，他已经批准对其实施打击，而中情局的队伍正在等待最佳时机。

时近中午，这次会议转入了白宫的局势研究室，总统向海登问起巴基斯坦的行动，“那两个目标怎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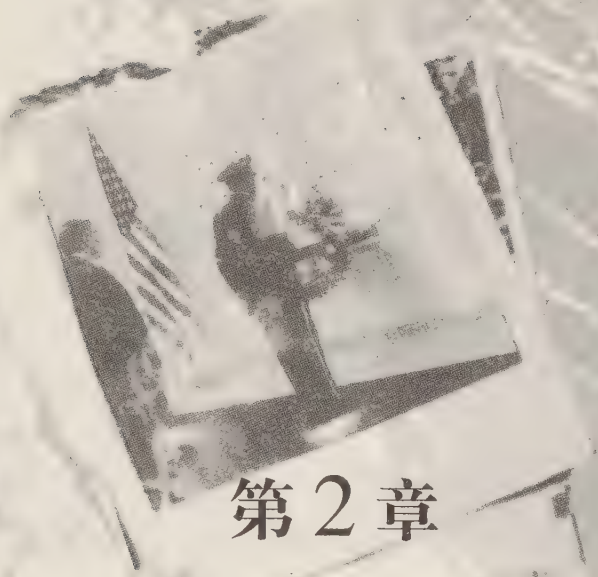
海登立即通过安全线路拨通了一个电话。

“要检查，”他说，“再检查。”

几分钟后，在众人赞赏的微笑中，海登与他们分别握手，然后走出了会场。

海登心想：他们似乎对此非常支持。他对这位年轻的总统及其安全团队表示了谨慎的嘉许。

他已经正式交出了接力棒，现在该轮到他们上场了。



第2章
“9·11”噩梦挥之不去

马修斯是中情局驻英国最出色的反恐指挥官，连续侦破大案，赢来无数鲜花与掌声。在人生春风得意之际，她却突然放弃舒服的工作岗位，执意前往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阿富汗。这背后，是为了赎罪，还是“升官发财”？又或者只是要证明，她足以挑战这个男权的世界？

London, England —January 19, 2009

2009年1月19日 英国 伦敦

酿成“9·11”惨剧的罪人

一场狂风暴雨猛烈地抽打着格罗夫纳广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披着斗篷的雕像，游客四散离去，地上到处散落着报纸。马修斯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向外张望，天空阴沉沉的，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在伦敦，这是又一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一。作为中情局驻英国的首席反恐联络官，马修斯即将结束自己4年的任期。随后，她要么返回弗吉尼亚州，要么前往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是阿富汗。前途未卜，马修斯忧心忡忡。当天早上的电报中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得知，索马里的恐怖分子有可能在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就职阅兵典礼上发动炸弹袭击，而现在距离典礼只剩不到24小时了。此外，在阿富汗霍斯特的中情局秘密基地之外，还发生了一起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当时，一些妇女和儿童正在门外排队等候看病，一辆小型货车突然在门前爆炸，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就在保安和士兵忙着抢救伤员时，另一辆卡车载着一枚沉重的巨型炸弹疾驰而来。一名阿富汗士兵立即举枪开火，击毙了卡车司机，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马修斯仔细地看这封电报，习惯性地抚弄着散落在前额的褐色头发。难道这就是她要去的地方？马修斯今年44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由于长年奔波在外，所以身体显得很瘦削。虽然现在还不到退休年龄，但她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整整20年，所以

何去何从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么继续留在海外工作意味着退休时能领到更多的养老金。

珍妮弗·马修斯，40 岁，霍斯特基地负责人，中情局高级指挥官。因擅于追捕恐怖分子而被称之为“女猎手”，2009 年初首次赴战区工作，3 个月后负责巴拉维一案。（戴维·马修斯提供）

马修斯坐回椅子里，凝视着窗外阴暗的景象。一些工作人员正撑着伞，在暴雨中艰难地跋涉。等到晚上，他们就会去某个酒馆，庆祝乔治·W. 布什总统任期的结束。马修斯看到布什安全团队中的几名成员已经离开了华盛顿，她觉得很高兴，但并不打算为此庆祝。她十分蔑视布什政府的前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马修斯看来，正是因为他和其他几个人，才让被中情局瞄准了的本·拉登逃之夭夭的。然而，在中情局的反恐中心，她的一些同事对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同样不乐观。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经谴责中情局动用水刑，并将其称之为“折磨”。这就是说，针对中情局的立案调查、公开听证甚至刑事指控将会接踵而至。

马修斯知道水刑的事情。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她就在阿布·祖巴耶达赫的旁边，而后者是第一个在中情局一座备受争议的海外秘密监狱里接受水刑的“基地”组织高级囚徒。作为中情局的主要“基地”组织专家之一，当审讯人员进行审问时，马修斯负责为他们提供问题。当时，

马修斯已经身怀六甲，并且极为不适，医生甚至担心，她尚未出生的婴儿是否会安然无恙。

但是，与这起刑讯折磨的案件相比，让她感到更不安的是另一个更深的秘密。这个秘密已经在她心中噬啮了 4 年之久。2005 年，当她成为中情局的联络官时，这个秘密跟随她来到了伦敦。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距离兰利约数千公里。马修斯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所以导致身心俱疲。然而，当她在中情局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位律师朋友来访时，马修斯发现，这种痛苦仍然挥之不去。

“我无法把它们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马修斯告诉他，并竭力忍住眼中的泪水。她跟这位朋友谈起过事情的细节，后者很想安慰她，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情让她深受困扰。”他后来说道。

在中情局内部，很多人都了解马修斯的苦恼。像她一样，还有 20 多人承受着同样的心理负担。“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情局的内部检察机构——检察长办公室，为了弄清该局为什么未能及时揭露“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 4 架民航客机撞毁大楼的阴谋，而开展了广泛调查。虽然这次袭击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但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还是将原因主要归诸于中情局的失误上，因为在 19 名劫机犯当中，有两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进入了美国。

这次调查的负责人是中情局一个名叫赫尔格森的职业分析师。他曾经是一名性格温和、为人亲切的大学教授，而现在却成了中情局历史上最咄咄逼人和最毫不留情的独立检察长之一。赫尔格森在报告中总结指出，2000 年，中情局的反恐中心未能对有关电报中的一系列预警作出回应，其中两名“基地”组织成员后来参与了“9·11”阴谋。第一次预警发生在当年 1 月，有人发现，名叫哈兹米和米达尔的两名间谍在马来西亚参加了恐怖分子嫌疑人召开的会议。中情局很快得知，其中一人持有美国护照，而另一人已经潜入了美国。中情局约有 60 多名工作人员读到了这封电报，但没有人将这两名间谍的名字通知联邦调查局，以便后者派出特工对其进行追踪；也没有人通知国务院，从而让后者将他们列

入重点监视名单。从理论上讲，无论逮捕这两名间谍中的哪一个人，都有可能导致有关部门对其他劫机犯开展调查，并且最终揭开“9·11”阴谋。

分析师赫尔格森在报告中称，对于中情局未能将这些关键信息传递给联邦调查局，个别负责人需要承担重大责任。在这份没有完全公开的报告中，赫尔格森建议对其中一些人员进行复审，并予以惩罚。

马修斯的名字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这份报告在中情局引起了一片抗议之声，总部的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赫尔格森要求追究个人责任的建议。赫尔格森的批评者认为，将这次集体行动的失败归咎于少数负责人，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时任中情局局长的波特·戈斯正式拒绝进行惩戒性复审，并下令将赫尔格森开出的这份名单列为机密。

名单上的人员如释重负，集体松了一口气，但马修斯并没有感到宽慰。在 2001 年前，她是中情局仅有的几名“基地”组织专家之一，而且向来兢兢业业，但现在却有人指责她没有重视这个恐怖组织，马修斯对此感到五味杂陈。她的看法恰恰相反：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她就已经意识到本·拉登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就像中情局“基地”组织分队中的其他成员一样，马修斯认为，正是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一次又一次错失了刺杀或俘虏这名沙特阿拉伯恐怖大亨的良机。

马修斯无法想象将她的名字永远与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情报失败联系在一起。数年以后，当她来到伦敦时，尽管公众早已无意继续追究中情局在“9·11”事件发生前的失误，但在她的心中，这种痛苦的感觉仍然不可遏抑。

现在，马修斯坐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俯瞰着下面的格罗夫纳广场。她似乎亲眼看到，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有人会向外界透露，她是中情局应当受到谴责的官员之一。届时，媒体会一片哗然，而她的前途也将毁于一旦。她无法想象，如果这些内幕都尽人皆知了，那她会有多痛苦。

“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曾经前往伦敦看望马修斯的那名律师说，“她的名声会遭到玷污，并且永远与‘9·11’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当时，马修斯非常需要稍事喘息，而伦敦的岗位为她和家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每逢周末和假期，她就会和家人一起到欧洲各国旅游。在伦敦任职期间，她不厌其烦地欣赏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并且买回整箱整箱的法国红酒，导致家中的酒窖越来越满。来到伦敦以后，马修斯刚好赶上英国对国内几起恐怖主义阴谋进行调查，其中包括 2006 年“基地”组织策划用液体炸药炸毁商务班机的案件。马修斯对这项工作了若指掌，因此她的英国同僚们不仅十分尊重她的看法，而且很快便习惯了她强硬的作风。“想知道哪位同事见过马修斯很容易，”一名英国情报官员后来回忆道，“只需要看看办公室里谁最忙碌就知道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接下来该怎么办，马修斯感到异常苦恼。对于那些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回到兰利的办公室，但马修斯不想这么做。以仕途而论，她已经是政府部门平民雇员中薪水最高的职员，但却缺少在重点地区工作的经验，而这是晋升为高级管理层所必需的。如果能够成为一名高官，她的年薪最低也有 111000 美元。

在造访华盛顿时，马修斯曾经来到中情局七楼的行政部门向有关人士寻求建议。这些人给她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履历中存在一处空白，而要想继续升职，就必须填补这个空白。无可否认，马修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反恐专家。在伦敦和兰利任职期间，她表现出出色的领导才能。但是在长达 20 年的反恐工作中，她从未到过喀布尔或巴格达等地，而这些地点关乎中情局的许多重大任务。如果马修斯真的想要晋升，她就必须前往战区。

但马修斯发现，同样是战区，工作却不尽相同。如果选择巴格达的“绿

区”，就意味着要离开家人，从事 3 年辛苦的工作。还有一种战区，就是中情局中存在的一些危险岗位，这些岗位环境更加严酷、条件更加艰苦，但在其中工作 1 年的经验会相当于其他地方 3 年的。

有人告诉马修斯，当年秋初，中情局的一座基地会出现这样的空缺。该基地位于阿富汗东部的荒野，距离托拉博拉山区不远。从历史上看，这里一直是阿富汗最恶劣、最危险的地带。此外，这座基地还紧邻巴基斯坦的两个省，而后者正是塔利班的活跃地带，中情局已经确认，本·拉登最后一次现身就是在这个地方。

马修斯知道，这座基地就是霍斯特。

虽然竞争这个岗位的人不在少数，但马修斯很快便占据了有利地位。中情局的几名最高级官员对她出任此职表示支持。他们告诉马修斯，如果她能够在那里待上一年，不仅有利于中情局的工作，而且有利于她的个人前途。

至于马修斯是否适合这个职位，她的一些好友和导师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担心，这个岗位职责重大，因此马修斯的决定显得过于仓促。她既没有在战区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也极少涉及有关卧底特工的事情。在中情局，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经过专门训练，而且还要掌握特殊的技巧。要想在霍斯特与巴基斯坦人打交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离不开卧底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个性方面的因素。凡是与马修斯共事过的人都知道，她为人热忱、性格直率，但缺乏耐心，个性上还有些顽固不化。

“她不喜欢别人问她问题，当别人问她时，她总是毫无耐心，”一名定期在兰利与马修斯碰头的前卧底人员回忆道，“遇到这种情况，她常常长叹一声，仿佛在说：‘我知道这一点，你怎么会不知道？’”

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能说她没有经验。在过去的近 15 年里，马修斯一直在华盛顿和伦敦开展打击“基地”组织的活动，而她在追捕阿布·祖巴耶达赫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有口皆碑。在她的协助下，中情局对这名“基地”组织的后勤负责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追捕，最终

在巴基斯坦的费萨拉巴德发现了他的踪迹。随后，数十名巴基斯坦突击队员和中情局准军事官员将其团团包围，并生擒活捉。

在与“基地”组织日渐升级的斗争中，中情局高层看重的也正是马修斯的这些特点：善于领导，意志力顽强，满腔热情而又雄心勃勃。不可否认，她对反恐工作十分精通。因此，她的一位上司曾经戏称她为STRAC（即“Standing Tall，Ready Around the Clock”，是过去的海军术语，意思是“无所畏惧，不知疲倦”。——译者注）。显然，中情局对马修斯抱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才会派遣她前往阿富汗，以助她获得更多的经验，而这也正是马修斯所需要的。数年来，中情局已经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了大量人力，因此要想从这些志愿者中找出一位足以胜任的负责人并非易事。在对马修斯的职业能力进行评估时，中情局的一位退休高级官员说，这名候选人显然具备上述重要的特征。

“她处事精明，为人谨慎，”这位官员说道，“最佳人选就是最佳人选，一名优秀的办案人员同时也可以是一名优秀的分析师，反之亦然。”

对于这个岗位究竟是否适合自己，马修斯并没有太多顾虑，因为霍斯特为她提供了她想要的一切：一条能够得到升迁的出路和一种能够赎罪的方式。马修斯的朋友们说，其他人越是对她的能力表示质疑，她的决心就会越发坚定。

挑战男权世界

最后，马修斯找到了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中情局退休官员，想要听听他的意见。这名官员不仅对整个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她向来直言不讳。这次他对马修斯作出的决定提出了反对意见。整个下午，两人一直坐在退休官员家的走廊上，遥望着弗吉尼亚州的群山。随后，他们取出电脑，在“谷歌地图”上查看当地的卫星图片。中情局在霍斯特的基地位于一座小型机场上，机场的旁边还有一条夯实的跑道，这些在卫星图片上清晰可辨。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人对这里进行了扩建，以

加强对藏匿在山区的阿富汗叛军的轰炸行动。这座基地的东边是古拉姆汗，即通往巴基斯坦要塞的关口。这些要塞控制在一些臭名昭著的军阀和激进分子手中，其中包括贾拉勒丁·哈卡尼和马哈苏德，很可能还有本·拉登。

这位退休官员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向马修斯提出了忠告，以免引起她本能的抵触。他说：“为了中情局的利益，也是为了你自身的利益，霍斯特是你最不应该前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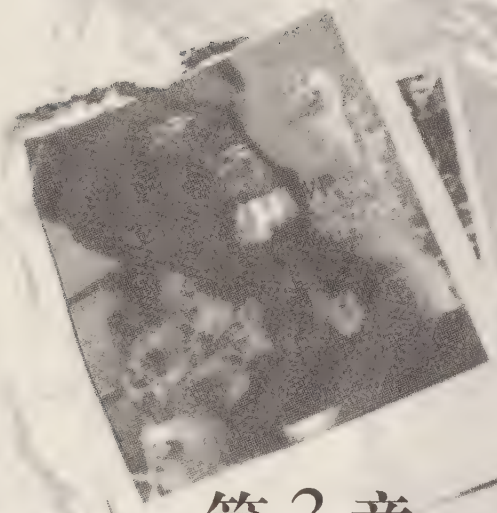
“我理解你想要去那里的动机，”这位官员是这样告诉马修斯的，“但你的思维不够清醒，这是一个准军事地区，而你没有类似经验。”

此外，他还提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顾虑：霍斯特有很多卧底特工，但马修斯对此知之甚少；她曾经协助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不仅会危及无辜的平民，而且会让她陷入法律困境；更有甚者，她的性别也不利于这份工作——阿富汗的部落成员绝不愿意以平等的身份与女性进行谈判，尤其是一位穿着军装裤和 T 恤衫的女性。

他显然是在暗示，作为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不利条件，这令马修斯不高兴了。两人的谈话立刻变得激烈起来，而他们争论的时间越长，马修斯的态度就变得愈发坚决。

“她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去阿富汗，”这名为他出谋划策的官员后来说道，“我想要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但她听不进去。她认为，我的意思是她不能胜任。”

由于无法劝阻马修斯，这位退休官员只能祝她好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第3章
谜一样的双面医生

很多人都有两面性格，但“一般魔鬼，一般天使”这样的极端似乎只出现在小说里。可巴拉维却证明了“艺术确实来源于生活”。白天，他是个温文尔雅、技术精湛的医生；但到了晚上，他却化身狂热斗士，极力主张血洗西方国家。这极端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Amman, Jordan—January 19, 2009

2009年1月19日 约旦 安曼

48小时内成为最危险的恐怖分子?

晚上11点前，一支突袭小分队在一条街上会合。就像往常一样，他们正在等待卧室里电视机画面的消失和灯光的熄灭。对于令约旦人闻之色变的约旦情报局特工来说，黑暗就意味着不易被人发现，以便他们迅速开展行动。他们既不会敲门，也不会宣读命令，而是猛地撞开房门，在相互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嫌疑犯从床上拖到等候在路边的汽车后座上。

2009年1月一个阴冷的夜晚，他们的目标是沃德大街上的一栋四层楼房。这条狭窄的小巷是一个巴勒斯坦移民区，街道两旁是墙面整洁的石屋，石屋的颜色就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时近午夜，两辆黑色轿车离开停车场，熄灭前灯来到了这条小巷。第三辆轿车停在街道的中央，挡住了来往的去路。身着黑色服装的警察和约旦情报局特工在院子前后分散开来，一支突击小组来到前门等候信号。其中一个身材粗壮的人是这支特工队伍的队长，他穿着黑色的突击队服，手中攥着一张搜查令，准备逮捕一个名叫巴拉维的年轻医生。这名医生今年31岁，除了一次交通违规以外，没有受到过任何指控。但是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巴拉维将成为一名最危险恐怖分子。

就在突袭行动即将开始前，几名约旦情报局的官员和一群年轻人发生了冲突。这些年轻人刚刚从聚会上归来，发现一辆奇怪的汽车挡住了

去路，于是他们围住这辆汽车，开始怒骂堵塞交通的司机。另一名身着便衣的特工随即赶来，很快他们便开始吵吵嚷嚷，并扭打在一起。

其中一个人喊道："我要叫警察了。"

街道上发生的骚乱惊动了房间里嫌疑人的父亲老巴拉维。当时，这位 61 岁的退休小学教师正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打盹儿，突然被窗外一阵愤怒的吵闹声惊醒。这位满脸胡须的老者躲在窗帘后偷偷张望，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于是他系上睡袍，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他刚打开一条门缝，房门突然砰地一声开了，把他推了一个趔趄。3 个身穿皮衣的人一言不发地将他掼到一边，第 4 个人来到老者的面前，好像要堵住他的去路。

一头雾水的老巴拉维猜测，这些人之所以破门而入，大概是为了躲开街上的混战。但那 3 个人却一跃跳上楼梯，走向巴拉维和孩子们的房间。他开始大声抗议，但是一个穿着黑色突击队服的大块头却伸出手来，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肩膀。

"约旦情报局，"这个人面无表情地说道，把一份皱巴巴的文件递了过去，"我们是来抓巴拉维的。"

老巴拉维顿时吓得双膝发软。他是在做梦吗？楼上突然传来了一阵绝望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孩子在惊声尖叫，接着便是猛烈的撞击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他听到儿媳先是叫喊，哀求，然后开始失声痛哭。老巴拉维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要找的一定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巴拉维。他的儿子是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而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罪犯。

"不管你们在找什么，这里根本就没有！"他期期艾艾地向那名队长说道，"我们没有枪支，也没有毒品。我们不会藏有任何违禁物品！"

这名队长浅褐色的眼中闪过一丝同情，但他什么也没有说。老巴拉维的脑子开始疾速运转。巴拉维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他会不会从诊所偷走了什么东西？不，这绝不可能，他想。巴拉维是一个居家男人，从不乱花钱。他没有去过市区酒店里的夜总会，甚至很少离开自己的住处。

一阵哭喊声和脚步声过后，只见两名官员迅速跑下楼梯。老巴拉维一眼认出，他们手中拿着的正是儿子的东西。其中一个人提着一部台式电脑，另一个吃力地搬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文件和光盘。第一个人放下手中的电脑，递给老巴拉维一份手写的清单，这份清单开头写着“违禁物品”。他们将抄没这些电子设备和文件记录作为证据。

“在这里签字，确认我们没有弄坏任何东西。”这名官员下令。

此时，老巴拉维已经完全清醒了。红色的胡须下，他的脸孔涨得通红。“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紧紧追问。

“明天你可以去约旦情报局，”这名官员回答，“亲自问一问他本人。”

老巴拉维盯着被人塞进手中的钢笔，猛地抬头，看到儿子正被一名官员带下楼梯。巴拉维穿着及膝长衫和睡裤，低着头缓步走了下来。他身高约 1.83 米，比父亲略高一些，但是肩部和腰部却显得更瘦。他的肤色惨白，显然整日与书籍和电脑做伴。由于刚从睡梦中醒来，他褐色的卷发和稀疏的胡须都是乱蓬蓬的，看起来更像是个骨瘦如柴的少年，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事业有成的医生和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们一前一后走下楼梯，然后停了下来。让老巴拉维感到不解的是，他的儿子巴拉维一脸漠然，仿佛是在梦游一般。接着，他和巴拉维对视了一眼。他发现，儿子的眼睛大得出奇，褐色的瞳孔柔和得就像一头雌鹿。在过去，这双眼睛不会隐藏恐惧、愤怒以及其他任何情绪。但是现在，它们却闪耀着老人一时无法理解的某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紧张，甚至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类似轻蔑的神情，那一刻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位一不留神挨了别人一拳的拳击冠军。

“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不恭，”老巴拉维在事后说道，“我了解这种眼神，这就是巴拉维。”

父子两人谁也没有开口。那些官员推推搡搡地把巴拉维带到门口。老巴拉维看见儿子被塞进一辆汽车的后座。巴拉维博士曾经是一名天资聪颖的学者和一位出色的儿科医师，并且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到美国行医，现在他却要永远消失在那深色的玻璃窗之后，随之逝去的还有他良好的

声誉和过去的人生。此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身上将永远被打上约旦情报局的烙印。

谁也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巴拉维可以选择反抗，这样他的前途将会毁于一旦，家族的名誉将遭到玷污，孩子们将生活在贫困之中。或者，他也可以选择合作，忍受作为一名政府部门线人的耻辱。一些选择了后者的约旦人在众叛亲离中逐渐精神失常，另一些人最终逃离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人甚至消失在约旦情报局壁垒森严的高墙之后，从此再也没有人听过他们的消息。

老巴拉维穿着单薄的长袍站在门口，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的生活被慢慢毁灭，而他安度晚年的希望也随之消失殆尽。他竭力向远处望去，想要再看儿子最后一眼，但黑色轿车的窗户把儿子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载着巴拉维的那辆汽车沿着角落一个急转，顷刻之间便离开了这条小巷。

是济世仁医还是嗜血狂人？

2007 年 6 月，也就是巴拉维被捕的 19 个月前，他飞快地敲击着键盘，屏幕上显示出这样一行阿拉伯文字：

“你们的手铐将会成为闪亮的钏镯，刽子手的绞索将会成为光荣的勋章。”

他尽量轻手轻脚，以免惊醒正在隔壁熟睡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再过几个小时，天色就会放亮，他就要前往儿科诊所，为那些胃疼和发烧的病人开出处方。但此时，在家中寂然无声的厨房里，他俨然是一个鞭挞美国及其阿拉伯走卒的伊斯兰网络英雄——霍拉桑尼·霍拉桑尼。

“兄弟们，赶快下载这些视频，如果不是网线过热就不要停下。要知道，这些视频片段有多么火爆。”巴拉维写道。随后，他又在文中插入了一段代码，以便读者能够浏览伊拉克叛军袭击美国军队的镜头。在这些画面上，一辆辆悍马在烈焰、浓烟和弹片中轰然爆炸。“就像在电

子游戏里一样，看看这些美国人是怎样一命呜呼的。”

巴拉维读了读这些句子，觉得很满意，于是就点击提交。几秒钟后，他的专栏文章就出现在赫斯巴（Al-Hesbah）网站上的公告牌里。

“阿布·杜加纳·霍拉桑尼（下称霍拉桑尼）”只是一个化名，巴拉维最初就是用这个名字在聊天室里发表个人观点的，化名可以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被逮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字渐渐融入了他的个性。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医师，他沉默寡言、备受尊敬；但是作为霍拉桑尼，他却咄咄逼人、肆无忌惮、辛辣刻薄，甚至不乏恶毒的幽默。他几乎是一炮走红。在赫斯巴网站上，浏览量最大、评论数最多的总是霍拉桑尼发表的帖子。很快，巴拉维就受邀成为该网站讨论群的版主，负责他们每天的在线交流，同时借机展示自己的专栏文章。

霍拉桑尼就这样成了恐怖分子作家和评论员之一，在网络世界里拥有大量读者，但却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身份。据网上一些狂热的支持者推测，他来自沙特阿拉伯，很可能是“基地”组织内部的一名高级首领。然而事实上，即使是邀请霍拉桑尼担任版主的赫斯巴网站管理员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国籍。

他的转变是从家中开始的。每逢夜深人静或者周末，在不需要到诊所上班的时间里，巴拉维经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台式电脑前，直到双眼都熬得通红。他的妻子德芙妮开始感到担忧。而他的父亲和兄弟则经常半开玩笑地说，他一定是爱上了电脑。然而，对于巴拉维在这个蓝色屏幕上所开展的隐秘生活，他们毫不知情。人们很快发现，巴拉维喜欢离群索居，极少和朋友一起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就连每周五也不去清真寺做祷告。对于妻子德芙妮的疑问，巴拉维狡辩，称自己需要开展研究。但每当德芙妮走进房间，就会发现所有的书籍都被扔在一边，而丈夫总是坐在椅子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随着霍拉桑尼变得越来越有名，巴拉维及其过去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他已经沉迷其中，”德芙妮后来说道，“他生活在另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2007 年，巴拉维一跃成为知名的网络杂文作家，但是在“阿布·杜加纳·霍拉桑尼”这个名字问世之前，巴拉维曾经用过多个化名在网上撰写专栏文章。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一眼就会认出，“阿布·杜加纳·霍拉桑尼”这个笔名化用了诸多历史人物的姓名。“霍拉桑尼”的意思是“来自霍拉桑的人”。

在古语中，“霍拉桑”是指从波斯帝国到兴都库什山脉之间广阔的穆斯林地区，包括了今天阿富汗的大部分领土；而“霍拉桑尼”则是 7 世纪的一位阿拉伯勇士，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喜欢的一个人物。这名剑客喜欢赤手空拳进行搏斗，他不仅傲慢自大，而且爱出风头。在开战之前，他总是扎上一根红色的发带，趾高气扬地在敌军的队列前经过，以嘲弄自己的对手。

像他一样，网络作家霍拉桑尼也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但是更倾向于进行口诛笔伐。他的第一批文章不胫而走，在激进的伊斯兰网络社区中，他很快便以文采斐然和饶有风趣而声名鹊起。他的攻击目标仍是老一套，即以色列、西方世界以及对美国表示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他的文章也反映了对西方文化的某种理解，因而吸引了那些从小在即时通讯和社交网站中长大的年轻人。

此外，为了吸引读者，他经常在网站上刊登一些战场上的屠杀照片。随后，他还会幸灾乐祸地对这些照片作出残酷的评论，而这已经成了霍拉桑尼的独特风格。

“欢迎来到赫斯巴咖啡厅，”有一次，他在登录互联网后写道，“你可以从菜单上选择今天的菜肴：

烧烤悍马，配人体残骸沙司；

自制炸弹爆炒坦克，无人幸存；

美国人脑面，材料取自狙击手的子弹。

在看到这些语录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访问了赫斯巴网站，以阅读

霍拉桑尼的文章。然后，他的言论会变得更加激进。在人们眼中，无论霍拉桑尼是何方神圣，他都已经声名鹊起了。

他的行动必须到此为止。

约旦王子亲自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总部中，有一台计算机的搜索引擎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搜索引擎都不大相同。这个代号为“湍流”的网络搜索引擎每年耗资达 5 亿美元，不断吸取来自互联网的数万亿字节的数据，并搜索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在确认具体的目标后，譬如一个新建的网站或者一个未知的军事组织，“湍流”就会悄悄潜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某台计算机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装上窃听软件。随后，当地特工会利用极为敏感的便携监视设备，在 30 多米开外侦测这台计算机上每一次敲击键盘的记录。

在 2008 年底，国家安全局采取同样的手段对霍拉桑尼进行了追捕。在对世界各地迷宫般的服务器和网络进行追踪后，美国官员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一栋住宅里，此宅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一个名为“努兹哈山”的工人社区。

在得知霍拉桑尼的真实身份后，无论是美国官员还是约旦约旦情报局的情报人员都大为震惊。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竟然就生活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居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儿科医生。

接下来怎么做要取决于约旦情报局。虽然中情局经常与外国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对恐怖分子所建的网站进行监视甚至予以取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喜欢不动声色地对其进行观察研究，以了解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演变。

约旦情报局需要清楚知道“霍拉桑尼”这个虚构的人物是否对约旦和其他国家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必须对“霍拉桑尼”，即巴拉维进行研究。研究的负责人是约旦情报局的一名中级官员，他对互联网上恐

怖活动的了解不亚于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任何一名成员。他就是扎伊德，由于出身王室，被人们尊称为谢里夫·阿里。扎伊德是约旦第一位君主阿卜杜拉一世的直系后裔，也是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堂弟。

本·扎伊德，34 岁，约旦国王的堂弟，外号“王子”，约旦情报局上尉。他是巴拉维直接上线，并认为巴拉维有可能成为西方的双面间谍。图为他为了缓解反恐压力驾车出外旅行。

年仅 34 岁的扎伊德已经在情报机构工作了 10 年，曾经获得过多枚勋章，屡次受到嘉奖，还得到了中情局的褒扬。他不想让人们认为王室血统为他带来了特权，所以工作十分努力，经常加班加点。但是如果血统能够为整个集体带来便利，他也会提到自己与王室的血缘关系。比如有一次，当他们在沙漠地区进行训练时，为了给营地的每一个人赢得一份特别的午餐——麦当劳“巨无霸”和炸薯条，他才亮出自己的身份。

扎伊德处事严谨，为人热诚，常佩戴一把口径为 0.44 的马格南左轮手枪。他认为，作为国王的后裔，万一有刺客盯上自己，这把“沙漠之鹰”也许会派得上用场。

扎伊德个头不高，但身材健壮结实。跟大部分同事相比，他也许更加西化。他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实习期间曾经担任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克里的助手。他能讲一口纯正的美国东岸英语，而且与中情

局安曼站的美国官员关系融洽，尤其是与一个名叫拉邦特的前陆军突击队员相交甚笃。当约旦情报局与中情局在反恐案件上进行合作时，他们经常一同出任务，足迹遍及欧洲东部到远东地区。这两人都刚刚结婚，每逢周末，他们经常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在红海亚喀巴湾附近扎伊德的游船上一同度假。

这个时候，扎伊德和拉邦特就会一起讨论那些棘手的案件，而最让两人感到困惑的就是他们负责监视的这个名叫巴拉维的神秘医生。约旦情报局已经搜集了有关巴拉维的大量资料，并且跟踪他长达数周。据观察，此人的行程总是千篇一律，每天从安曼中部出发，来到联合国母亲与儿童救助中心的马尔卡难民营工作。在读完巴拉维的档案和每天的报告以后，扎伊德会暂时把它们放到一边进行思索，然后再次翻阅这些资料。

“这个人究竟是谁？”扎伊德忍不住问他的同事。

激进分子竟是“三高”精英？

巴拉维一点都不符合恐怖分子或者非法组织成员的特征。他既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过摩擦，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甚至从未与激进组织的成员来往。

巴拉维，32岁，约旦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有志从事医学。这是他在高中高年级时拍摄的照片。

反之，这名年轻人给人的印象是医术精湛、事业有成。巴拉维的家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生活稳定，没有出现过任何丑闻。巴拉维本人更是忠于自己的妻子，对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呵护备至。虽然身边的人们都知道，巴拉维提倡进行社会改良，但是没有任何外在迹象显示他是一名激进的恐怖分子。

他的在校记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巴拉维以 97 分的平均成绩从安曼高中毕业，多次受到褒奖。此外，他还获得了约旦政府提供的大学奖学金，并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高中毕业后，他完全有望进入约旦大学研究生物科学，但他却选择了到国外学习医学。虽然巴拉维对土耳其语一窍不通，却依然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接下来的 6 年里，他先后获得了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巴拉维带着自己的土耳其籍妻子德芙妮返回约旦，在父亲的家中安顿下来。德芙妮同样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新闻记者。在职业上，巴拉维当时有很多选择，但他却拒绝在一家著名医院任职，反而选择了一个并不怎么令人向往的医疗岗位，即在杂乱无章的马尔卡难民营救助那些流离失所的孤儿寡母。1967 年阿以战争后，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部落难民来到了这里。难民营里的居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态度和蔼的医生，因为他对孩子们十分亲切。但他也有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那就是相比普通的年轻人，巴拉维显得有些过于严肃。

德芙妮，32 岁，土耳其人，巴拉维的妻子。在伊斯坦布尔一家保守的报社担任新闻记者。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并且将本·拉登的传记翻译成了土耳其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供）

巴拉维的工作地点，是安曼郊区巴基斯坦难民营中的一个联合国的医疗所。（乔比·沃里克提供）

“他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轻浮，”难民营里一位经常到巴拉维那里看病的单身母亲说道，“他看起来十分害羞，而且很少开玩笑。”

从这些情况来看，巴拉维性格内向，生活俭朴，除了工作以外，很少去其他地方。他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福特“护卫者”，还经常免费搭载左邻右舍或者其他需要乘车的病人。约旦情报局间谍发现的事情根本无法证明巴拉维有可能在暗中勾结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或其他激进组织，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

然而，霍拉桑尼仍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巴拉维在网上的秘密嗜好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扎伊德的预期。令人不安的是，他的文章显示，他很可能与“基地”组织存在某种暗中联系。霍拉桑尼对该恐怖组织及其创始人本·拉登一向奉若神明，最近甚至开始为他们辩护。只要“基地”组织的2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发布新的声明或者视频信息，霍拉桑尼就会立即对其生硬的阿拉伯语进行分析、注解和诠释。他在文章中对“基地”组织采取的战术表示支持，而他的言论也与扎瓦赫里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有人甚至认为，这些文章有可能出自扎瓦赫里之手。无论是否受到“基地”组织的指使，霍拉桑尼已经成了这个恐怖组织的代言人和拥护者。

更加糟糕的是，霍拉桑尼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极端。他发表了一篇个人檄文，呼吁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首领、约旦的恐怖分子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恢复名誉。这名凶残的恐怖分子可谓劣迹斑斑：他曾亲自拍下将美国人质斩首的录像；此外，在 2005 年，他还对安曼的几座酒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导致 60 人丧生，其中大都是参加婚礼宴会的妇女和儿童。事件发生后，大批约旦人纷纷涌上街头，对扎卡维表示谴责。但是霍拉桑尼却把他喻为“猛虎”，认为他代表着一种积极坚定的信仰，而这应当是真正的穆斯林所渴望的东西。

2007 年 12 月 27 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袭击后，霍拉桑尼开始暗示，“基地”组织应当采取实际行动。“我的言辞什么时候才能够变成刀光血影？”他写道。虽然巴拉维医生还像以往一样步履从容，但霍拉桑尼却冲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开始煽动他人采取暴力，而且扬言要加入其中。

2009 年 1 月中旬，扎伊德及其上司终于下定决心：霍拉桑尼必须消失，中情局和约旦情报局必须采取行动了。

一脚踏上不归路

夜幕降临后，安曼西部约旦情报局的总部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石灰石的高墙历经风雨，上面布满了斑驳的红色污渍。这片建筑群中最古老的部分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中东监狱，其中迷宫一般的石头囚室是用来关押恐怖分子嫌疑人和政敌的，能够从这里侥幸生还的人寥寥无几。这座监狱中暗无天日的通道、用打结电线做成的鞭子以及深更半夜从审讯室里传来的尖叫常常令约旦人毛骨悚然。他们甚至为这座建筑取了一个阴森森的绰号——“指甲工厂”。

但时至今日，事情已经大为改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不仅擅长与媒体打交道，而且是一位亲西方国家的君主。对于人权组织有关本国情报机构折磨囚犯的报告，他感到十分厌

恶，于是下令拆除了这座旧日的监狱。2005 年，他还解除了约旦情报局局长萨阿德·凯尔的职务。后者精明强干，一副英国绅士温文尔雅的作派，但残忍无情，冷酷得就像一条响尾蛇。

虽然给予囚犯应有权利和履行法定诉讼程序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是约旦情报局绝不会被人视作软弱可欺。约旦是一个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人口仅有 600 万。它不仅与美国结盟，而且与以色列达成了正式和解。然而，上述政策也导致约旦成为该地区大多数恐怖组织以及伊朗的袭击目标，而后者曾经为很多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援助。长期以来，约旦一直是伊拉克犯罪团伙、伊朗奸细、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栖身之地，曾经多次受到“基地”组织的野蛮袭击，其中包括 2005 年扎卡维开展的大肆杀戮，数枚自杀式炸弹在安曼的 3 座酒店中同时爆炸。20 世纪 90 年代，扎卡维在约旦情报局的监狱中度过了 5 年铁窗生涯，为了进行报复，他扬言要摧毁约旦情报局。2004 年，扎卡维对约旦情报局发动了袭击，两辆汽车炸弹朝总部疾驰而去，上面的炸药和毒气足以导致数万人丧生。最终，约旦情报局的一名线人，也就是扎卡维手下一个受到约旦政府监控的小卒供出了扎卡维的藏身位置。2006 年 6 月 7 日，美国出动两架歼击机，向该地投下了两枚约 225 千克的炸弹，导致扎卡维和妻子、孩子以及其他 4 人当场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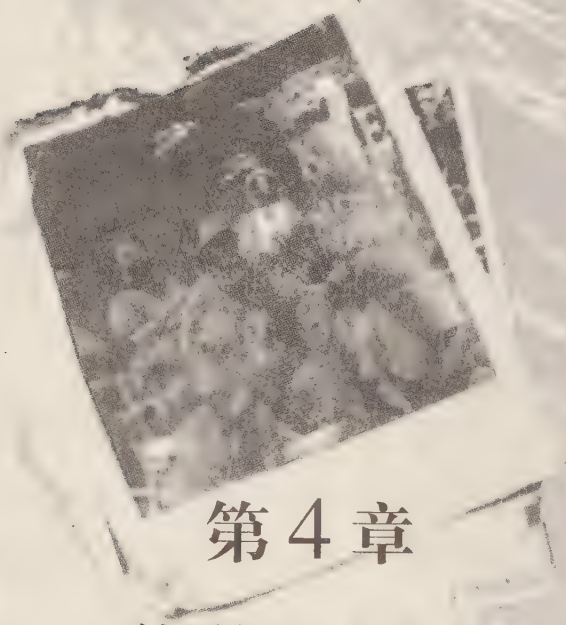
镜头转至巴拉维被捕上车。没有人知道，巴拉维是否了解约旦情报局以及人们的传言。然而，无论是在巴拉维的家中，还是在约旦情报局的总部，霍拉桑尼这个名字和他的愤怒咆哮都将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巴拉维戴着手铐，被两名约旦情报局特工挤在汽车座位的中间。其中一个人转过身来，粗暴地给他套上一个面罩，然后收紧了系绳。

面罩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什么也看不见，甚至难以呼吸。金属手铐深深地陷入他的手腕，他不得不在座位上弯下了腰。

遍地黄沙的街道上，车队快速穿过巴拉维从孩提时代就在那里祷告的清真寺、空无一人的集市和一所小学水泥操场的旁边。在转入通向安曼中部的公路后，汽车的速度慢了下来。他们驶过一座座商场、纤尘不

染的宾馆、霓虹灯闪烁的酒吧和豪华的健身房。据说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可以同处一室，穿着超短裤、运动文胸和无袖健美衫，花钱在空调房里挥汗如雨。

车队调头向北，来到镇上的瓦迪艾希尔区。在宽阔的街道上，有一幢高大的石灰石建筑，建筑四周有卫兵把守，但是没有任何标志显示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巴拉维感到汽车两次停下来接受安全检查，然后进入一道大门。接着，汽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相互连接的院落，在一栋高大的石头建筑旁停了下来。这里就是约旦情报局“真理骑士”，也就是精英反恐分队的总部所在地。巴拉维戴着面罩，所以看不见两位约旦国王的大幅肖像，也看不见约旦情报局的黑色旗帜，上面的一句阿拉伯语箴言赫然入目，“正义已经降临”。



第4章
信徒的困境

根据约旦情报局以往的经验：恐怖分子面对审讯异常顽固，很难撬动他们的嘴，但整天誓言要报复美国的巴拉维却连一天的审讯都扛不住！？也许对一个信徒而言，确实没有什么难题能比得上“信仰、家人和前途只能择其一”了。

Amman, Jordan—January 20, 2009

2009年1月20日 约旦 安曼

遭受灵与肉的双重折磨

“霍拉桑尼是什么人？”

巴拉维恍恍惚惚地听到了一个问题，正当他在考虑如何回答时，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原来被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坐在木凳上，面罩已经不见了。他四下打量，发现这是一间狭小的牢房，白色的墙壁异常坚固，牢房里仅有的陈设是一张破旧不堪的桌子、一盏荧光灯和一根用来固定脚镣的铁桩。巴拉维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向后退了一步，好像准备再次揍他。

“霍拉桑尼是什么人？”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我。”巴拉维筋疲力尽地回答。

清晨刚过，巴拉维已经接受了4轮审讯。约旦情报局的特工想要耗尽他的体力，显然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在审讯室里接受了一个小时的盘问后，他被关进了牢房。两个小时后，他再次来到闪着荧光的审讯室，不过审讯者已经换成了另一批人。回到牢房后，他极力想要睡上一会儿，但是每当他闭上眼睛，卫兵就会返回这里，大声咒骂。然后，巴拉维就会再次被押往审讯室，问题就像雨点一样劈头盖脸地向他砸来。

“谁控制着赫斯巴网站？这个网站的写手都有哪些？他们住在哪里？你的联络人是谁？”

由于这些盘问一无所获，约旦情报局的特工开始打探巴拉维的个人

生活、家族历史、兄弟姐妹、妻子的家人以及他的留学生涯。审讯者的问题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将它们改头换面后反复盘问。有时候，他们还会暗中发出警告，提醒巴拉维，约旦情报局完全有能力伤害他的家人。

“你是在哪里获得行医执照的？你是否肯定你的执照仍然有效？”

“你的父亲不是约旦人，对吗？他的证件最近审验了吗？”

“你的妻子是不是土耳其人？你们的孩子也是土耳其人，对吗？”

巴拉维知道，他们绝不是在虚言恫吓。1948 年第一次阿以战争（从 1948 年 5 月 15 日凌晨开始，为争夺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阿以战争，也称中东战争。——译者注）后，约旦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大约 100 万巴勒斯坦难民，而他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作为外籍难民，一旦跨越了某些无形的界限，就意味着可能丧失约旦护照或者居住权。即使仅仅是受到怀疑，他的工作许可，包括行医执照也会因此作废。如今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显而易见：要么合作，要么失去一切。

现在，巴拉维已经能够辨认出他的几名审讯者。布尔贾克是这些人的队长，很多约旦人对他闻之色变，囚犯们称他为“红色魔头”。布尔贾克是约旦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有一半土耳其血统，个子不高，身躯肥胖，

哈利勒·巴拉维，约 70 岁，退休大学教师，胡马姆·巴拉维的父亲，深爱儿女。少年时代，他和家人居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1948 年巴以分治后被迫背井离乡到约旦定居，成为当地近 200 万巴勒斯坦难民中的一个。（乔比·沃里克提供）

长着一头红色的短发，曾经成功地审讯过约旦最顽固的罪犯和恐怖分子。他的性格暴躁，经常与一些记者、反对派人士和对国家心怀不满的人发生争执。很多人传言，布尔贾克特别喜欢羞辱自己的囚犯，有时候甚至莫名其妙地强迫他们承认犯下了乱伦罪或者其他性犯罪。

与布尔贾克一起工作的几名反恐专家来自“真理骑士”。这些人被视作约旦情报局的精英，既是因为他们经常与外国情报机构展开密切合作，也是因为他们几乎无所不为，从监视窃听到拦截通话，从实施逮捕到审讯囚犯。这支队伍听命于布尔贾克及其副官哈比斯，但现在，引起巴拉维注意的却是另一名官员。这名官员身材粗壮，长着一双浅褐色的眼睛，逮捕巴拉维时他也在场。他性格温和，态度友善，虽然只是一名上尉，但是他的同事似乎对他十分尊敬。这个人就是扎伊德。

约旦情报局特工对巴拉维的审讯结束以后，后者就被押往一间新建的牢房。这间牢房十分狭小，长 2.7 米，宽 1.8 米，里面只有一张小床、一条毛毯、一面双向玻璃镜、一个金属马桶和一个水池。有人拉上他的面罩，然后猛地关上铁门，巴拉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他摸索着来到床前坐下，接着便是漫长的等待。几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也许是两个小时？牢房里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无法分辨白天和夜晚。

佩戴面罩是约旦情报局的例行程序，目的是为了在今后的审讯中软化囚犯的意志，而单独监禁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几乎所有的囚犯都被蒙过眼睛，有时候一天会有几次。由于无法看到任何东西，只能透过囚室的铁门隐隐听到一些沉闷的声音，他们很快就会变得精神恍惚，丧失了对时间的感觉。有关医疗研究显示，当志愿者被剥夺感觉 15 分钟后，他们就会开始出现幻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会出现极度焦虑和绝望无助的情绪。英国科学家在一项实验中发现，如果在类似的条件下持续了 48 小时，之后仅仅通过暗示就能让人产生任何错觉。即使被试者处在舒适干爽的房间里，也会突然有寒风刺骨、被水淹没或者到处都是毒蛇的错觉。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巴拉维开始默默祷告。但他后来承认，对于正

在发生的事情和即将面临的危险，他感到心惊胆战。他想他肯定会遭到殴打，也许情况会更糟。他是否能够忍辱负重？他是否会精神崩溃，并且透露联系人的姓名？如果他们威胁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怎么办？如果他们把他的父亲当作目标怎么办？巴拉维一边等待，一边倾听门外传来的任何响动——沉闷的脚步声、刺耳的钥匙声以及卫兵经过走廊时警棍在空心砖上的敲击声。

不知什么时候起，巴拉维忽想起了自己过去的梦想。数周以前，他曾经幻想能够见到扎卡维。2006 年，当这名被他理想化了的约旦恐怖分子被美军导弹击毙时，巴拉维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失声痛哭。但是，在他的梦里，扎卡维起死回生了，还来到了他父亲的家中。

“你不是死了吗？”巴拉维问。月光下，扎卡维看起来容光焕发。他正忙着准备什么事情。巴拉维想，他一定是打算发动炸弹袭击。

“我的确死过了，但是就像你现在看到的那样，我仍然活着。”扎卡维答道。

过去，巴拉维曾经在互联网上无数次观看他的录像，现在见到他本人了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扎卡维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吗？巴拉维能不能贡献出自己的汽车？他们能不能一起殉教？

扎卡维什么也没有说，而巴拉维的梦境也突然中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感到心烦意乱，并向几位朋友谈起了这个奇怪的梦。他的这场梦到底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梦是预兆。一位朋友告诉巴拉维，这一场景无疑是一种警告，预示着他即将遭到逮捕。但另一位朋友却表示，这代表了扎卡维对他的祝福。

被捕 24 小时后，由于一夜未眠，巴拉维变得神经紧绷。他喑哑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但他的眼中已经丧失了斗志。在桌子的对面，约旦情报局的特工才刚刚开始审讯。

“阿布·沙迪耶是谁？亚曼·穆卡达布是什么人？”

这次审讯巴拉维的是扎伊德和一名年轻的官员，他们盘问的话题转向了与霍拉桑尼同在一个网站上的其他博客写手和评论员的真实身份。巴

拉维回答说自己对他们一无所知，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就像巴拉维一样，所有作者使用的都是化名，因此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们的身份和住址。据巴拉维所知，其他一些博客写手有可能是美国特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审讯官员接着问道："说一说你有关殉教行动的计划。"

巴拉维沉默不语。

那名年轻的审讯者从巴拉维的档案中抽出一页文件，开始大声念起来。巴拉维当然记得，这是他在看过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的新闻后写下的一篇文章。电视新闻的片段显示，以色列的妇女和儿童坐在房顶，亲眼看着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对加沙的目标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这些妇女一边轮流用望远镜观看，一边有说有笑，好像她们看的只是一场马球比赛一样。

笑吧！巴拉维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感席卷全身，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憎恶，然而更让他感到深恶痛绝的还是自己懦弱的本性。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两周以前，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巴拉维索性一言不发。

"我的言辞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刀光血影？"年轻的审讯者拿着文件继续念道，"我感到，我的言辞已经毫无作用。对于那些宣扬恐怖主义的人们，我奉劝你们不要像我一样陷入困境和噩梦之中。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在自己的床上死去。"

情可悯，法却难容

扎伊德关注这名囚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写的这篇文章措辞强硬，但他显然不是扎卡维。

扎伊德曾经与很多真正的恐怖分子打过交道，那些人都很嘴硬，无论约旦情报局采取什么措施，他们都不会轻易吐露实情，但巴拉维在接受审讯的第一天就变得筋疲力竭。他的言论也许咄咄逼人，但是下垂的双目却暴露出他的软弱无力。

他看起来是那样熟悉，就像扎伊德学生时代的同窗一样。他们年纪相当，大学毕业后都曾经在国外生活。他们的祖先都是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成员，而他们也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子孙。他们的家人都喜欢四处旅行，去了解约旦以外的世界。巴拉维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而扎伊德新婚燕尔，很快就会拥有自己的孩子。

从某个角度来看，扎伊德甚至能够理解巴拉维在网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心中深深的怨恨。尽管约旦政府奉行的政策是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是每天清晨，当扎伊德坐在走廊上，遥瞰曾经属于阿拉伯人的死海以及北部和西部肥沃的平原时，他的心中常隐隐作痛。当年 12 月底，以色列的坦克驶入加沙地带，杀死了 500 余名哈马斯成员和平民，几乎所有的约旦人都感到怒不可遏，这无疑是对巴勒斯坦发动火箭袭击的疯狂报复。

扎伊德及其同事推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巴拉维开始走火入魔。他丧失了理智，赔上自身的利益，走上了一条充满敌意的道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约旦步履维艰地走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而巴拉维的敌意会让他们辛苦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

为了对 3 200 公里外穴居野处的极端分子表示支持，巴拉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让自己的家人置身险境。巴拉维曾经是一个天资聪颖、见多识广的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霍拉桑尼必须从此消失，而巴拉维的人生也将随之发生彻底的改变。从这一刻起，这名医生的命运将永远和约旦情报局联系在一起。今后，巴拉维是否能够继续工作、旅行、拥有自己的住宅以及为孩子提供衣食都将取决于这个情报机构的恩赐以及巴拉维的表现。一旦约旦情报局有需要，无论这件事情是否重要，巴拉维只能选择服从。

此时，坐在囚椅上的这个人还没有完全认清现实，但是他别无选择。从他的表情来看，意识到这一点用不了多久。

无法摆脱的家族诅咒

在巴拉维入狱的第 3 天，他的父亲老巴拉维和兄长穆罕默德乘坐出租车，穿过瓦迪希尔区，来到约旦情报局的总部。一名配戴 M4 卡宾枪的约旦士兵示意汽车停在距离主大门十几码的地方，强迫老巴拉维走到门口，并命令他的长子在车中等候。一周以来，这里都十分寒冷，天空也一直是灰蒙蒙的。一阵东北风刮过，老巴拉维的白色头巾被掀了起来。他穿过停车场，来到一栋小型建筑接受检查，以防止他携带武器和炸弹。

在检查站，老巴拉维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并请求与事先约好的约旦情报局官员法瓦斯通话。

“我是来接我的儿子的。”他说。

有人递给他一张写有号码的纸片，然后把他带到一间等候室。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地面上铺着白色的大理石，里面还放着几张真皮椅子。他的头顶悬挂着阿卜杜拉二世的巨幅肖像，只见画框里国王身着戎装，挂满了绶带和勋章，面无表情地俯瞰着这里的一切。

“我一生都在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老巴拉维想，“但今天还是来到了这种地方。”

现在，他们已经大致推测出了巴拉维被捕的原因。政府部门的特工查抄了他的电脑，而德芙妮也告诉家人，丈夫曾经上网。在退休之前，老巴拉维是一名阿拉伯文学和宗教老师，对互联网所知甚少。但是，约旦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告诉他，他的儿子十分合作，并且将于星期四，也就是穆斯林的周末前释放。

在此之前，这位老人心急如焚，夜不成寐。他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开始迅速回忆。他还记得巴拉维小时候的样子：聪明过人，性格倔犟，有着永远都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他是 10 个孩子当中最像自己的一个。

“爸爸，真主为什么要创造人类？”

“这有什么可问的，巴拉维，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敬奉造物主。”

一阵沉默。

“爸爸，真主为什么要创造蚂蚁？”

……

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是两个小时。其他号码几乎已经全部被叫到，等候室里变得空荡荡的。老巴拉维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蹒跚地走回检查站。这位身体虚弱的老人极为客气地恳求一名官员打探一下消息。这名官员好心地拨通了电话，很快便弄清了情况。

“对不起，巴拉维老先生，你的儿子已经不在这里了。”这名官员说道。

“他在哪里？”

“当然是在家了，”这名官员答道，“一个小时前，他就被释放了。”

老巴拉维顿时老泪纵横。时间已经是下午，尽管正值安曼交通繁忙时刻，但他们还是设法尽快赶回了家。一路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老人与穆罕默德谈起了可能的原因。巴拉维受伤了吗？也许是伤势严重？要不然约旦情报局的人怎么会如此好心，竟然把一名囚犯送回家中？

随着他们穿过安曼中部，来到这座城市的贫民区，老巴拉维陷入了沉思。巴拉维家族似乎受到了诅咒。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如今再次发生在他儿子身上。

老巴拉维一生命途多舛。1943 年，他出生于贝尔谢巴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现在已经属于以色列。年仅 5 岁时，他和家人就经历了大屠杀和一连串的血腥报复。随后，一场战争更是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成千上万阿拉伯人被迫踏上了流亡的旅程，其中包括巴拉维家族。他年幼时玩耍的空地现在已经被一个犹太财团用来种植棉花，再也不属于巴拉维的家人。

他的父亲不辞辛苦，终于在约旦安顿了下来。老巴拉维天资聪颖、成绩优异，拿到了大学学位，因此成了巴拉维一家人的骄傲，而他们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起色。由于约旦的工作机会少得可怜，老巴拉维和新娘一起搬到科威特，接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并很快晋升为系主任。这里盛产石油、经济富足、政策温和，对于自己安定而又朴实的生活，老巴拉维感到十分满足。随后，1990 年 8 月，萨达姆·侯赛因的共和国卫队

兵临科威特城，开始了长达 6 个月的军事占领、掠夺和战争。在双方发生冲突期间，约旦曾对伊拉克表示支持，因此 1991 年伊拉克被美国率领的联军打败后，科威特立即将该国的 30 多万约旦居民驱逐出境。老巴拉维设法携带了家中的部分财物，但在占领和驱逐期间还是全部丢失。

他们再次返回约旦，老巴拉维想方设法把孩子们送进了大学，希望将来能够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但是，现在他心中的悲痛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动荡和不幸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汽车在乌尔瓦·本·沃德大街停了下来，老巴拉维立刻跳下车来，赶在长子的前面走进家中。在起居室内，一张黑色的沙发上到处散落着他的书籍，巴拉维就坐在这些书籍的中间。

“你好，巴拉维，”老者说道，“愿你一切平安。”

巴拉维沉默不语，他甚至无法正视父亲的眼睛。

两人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最后，巴拉维终于开了口，但仍然低着头。

“我已经洗清了家族的名誉，父亲。”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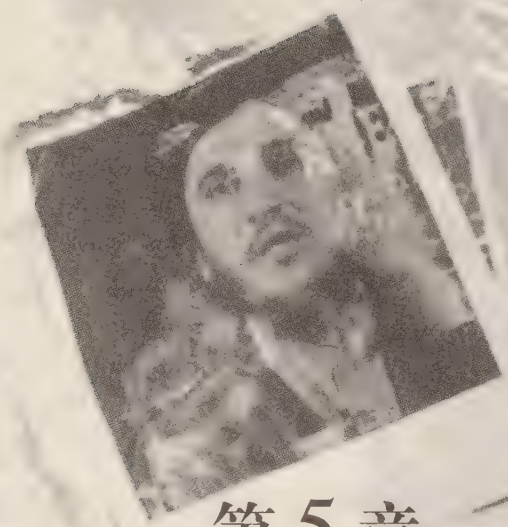
“巴拉维，你什么也不用做，”老人回答，“我们家族的名誉本来就是清白的。”

几天过去了，对于在约旦情报局发生的事情，巴拉维一个字也没有对家人提起。他的父亲相信，儿子早晚会告诉自己，所以不用勉强。5 天过去了，接着是一个星期。一天，当这两人再次单独坐在起居室时，老巴拉维再也忍不住了。

“他们打你了吗？”他柔声问道。

巴拉维终于鼓足勇气抬起头，望着父亲的眼睛。他的双颊涨得通红，但是当他用阿拉伯语回答时，他的声音却低不可闻。

“没有，”他说，“但他们羞辱了我。”



第5章
成为非“常”线人

线人通常有两种：低层次的告密者，拉拢容易但并不可靠；优秀的双面间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且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卧底。被策反的约旦新线人巴拉维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他仅仅是威逼利诱的产物。他的倒戈，将为约旦情报局带来什么？

Amman, Jordan—February 8, 2009

2009年2月8日 约旦 安曼

双面医生的危险关系

扎伊德把自己庞大的身躯挤进办公椅，然后对着电脑屏幕愁眉不展。屏幕上打开的是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报告文件，只完成了一半，还缺少最后的结论。报告的副标题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对巴拉维的评估”。这只不过是例行程序，可难就难在最后一部分，即这份报告的结尾。

这件事情会出现哪些潜在的可能？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扎伊德十分疲倦，约旦情报局毫无规律的工作时间和众多棘手案件的压力让他神经紧张，其中包括巴拉维的案件。这件事情让他心烦意乱，甚至没有时间陪妻子吃一顿像样的晚饭，更不用说兑现他一年多前承诺的蜜月之旅了。时值冬末，太阳刚好照进他在四楼的办公室，金色的阳光太耀眼了以至于让他看不清屏幕上的文字，屋里也变得闷热起来。扎伊德转过头去，再次拿起放在桌上的巴拉维的档案读了起来。

来到约旦情报局的第 3 天，巴拉维终于被撬开了嘴巴。

在随后的几次秘密审讯中，这名医生供出了赫斯巴和其他宣扬恐怖主义网站的人员姓名，并且吐露了这些博客写手的网上联系方式和资金来源。在去掉了手铐和脚镣以后，他变得坦率起来，而这场审讯也变成了随意的交谈。谈话结束后，他会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把头埋在双手间，沉浸在某种难以言表的感情之中。

巴拉维对他的审讯者发誓，他从心底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这

一誓言似乎与他过去的立场截然相反，翻看他过去的一些帖子，可以看出他曾经对臭名昭著的杀人狂扎卡维赞不绝口。

“诚然，我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有一次巴拉维说道，“但是我反对暴力，其中包括任何军事行动。我们的信仰不允许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巴拉维仔细观察了一下身边审讯人员的神色，发现他们个个满脸怀疑。“那不是真正的我，”他辩解道，“那些博客、虚构的身份以及血腥的呐喊，全都不是真的。”

“那只是一种嗜好。”他说。

在巴拉维被释放后，约旦情报局的特工开始四处查探，以证实他所提供的信息。此外，他们还加强了对巴拉维的监视，窃听他的电话，跟踪他的行动，甚至从约旦以外的国家寻找他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约旦情报局委派扎伊德负责巴拉维的案件，并将此案的重要情况通知了中情局。随后，在安曼郊外一栋大楼的反恐中心里，中情局的官员开始与约旦特工通力合作。他们希望在中情局的数据库中对巴拉维提供的姓名进行核实。

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巴拉维的秘密生活变得越来越阴暗和危险。有关人员发现，尽管巴拉维一再声称自己反对暴力，但他至少有两次试图加入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逊尼派叛军。至于他为什么没成功，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临时打起了退堂鼓；也许是因为抛家弃子而感到负疚；也许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无畏的勇气和军事训练，所以不适合参加游击战争。作为替代，他开始四处游说亲朋好友，为叛军筹措资金，但是仅募集到 14 000 美元，于是放弃了这一努力。2008 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后，他自愿担任哈马斯的医生，救治巴勒斯坦的受伤人员。

中情局得知，巴拉维还与土耳其一个甚至更多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存在瓜葛。在伊斯坦布尔求学时，他曾经参加过“大东方伊斯兰突击队战线”的会议。该组织宣称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并鼓吹推翻从安卡拉、安曼到开罗的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

土耳其方面的消息显示，巴拉维对该恐怖组织的兴趣与另一名土耳

其女子德芙妮如出一辙，而两人最终结为连理。2001 年，他们通过互联网上年轻穆斯林活跃的一个聊天室结识。当两人开始约会后，他们经常与其他情侣一起出现在大东方伊斯兰突击队战线招募人员的社交活动上，其中包括参加小型演讲以及为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筹集资金。

德芙妮身材纤长，动作灵巧，长着一张瓷娃娃般精致的面孔。据德芙妮回忆，她不仅对巴拉维的聪明才智倾慕不已，而且对他保守的政治观点表示赞同。当时，她和父母一起住在伊斯坦布尔，一边担任新闻记者，一边从事阿拉伯语研究。随后，这名来自约旦医学院的学生突然闯入了她的生活。3 个月后，他们开始计划举行婚礼。

“我喜欢他独特的性格、虔诚的态度和对教义的恪守。”她说。

在恋爱期间，这两人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虔诚信徒。德芙妮虽然在公开场合佩戴头巾，但土耳其的大部分成年女性都会这样做，也没什么特别的；而巴拉维虽然从儿时起就能够背诵《古兰经》的大部分内容，但他经常不去清真寺参加祈祷，并且常嘲讽地把自己的祖国约旦称为“那个伊斯兰国家”。在两人结识以后，巴拉维和德芙妮开始接受新的教义，这种教义在土耳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分子中广为流传，其主要信条就是对西方的非伊斯兰国家进行声讨。这种积怨不仅来自数百万穆斯林，而且来自那些和“基地”组织一起成长的年轻人。在他们看来，“9·11”恐怖袭击只不过是中情局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制造的阴谋。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加沙地带和阿富汗，是为了摧毁伊斯兰国家和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这些军事行动已经导致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丧生。

巴拉维和德芙妮这种新的宗教热情与他们的家族遭遇与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作为一名巴勒斯坦难民的儿子，巴拉维也被视作一名难民儿童；而德芙妮为一家保守的土耳其报社工作，负责翻译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阿拉伯语新闻报道。

德芙妮的一些朋友认为，在这两人当中，她的立场显然更加强硬。此外，德芙妮还翻译过对“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和前伊拉克领导

人萨达姆·侯赛因大加褒扬的书籍。

巴拉维和德芙妮发现，对方的政治观点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自己的信念。后来，在结婚生子以后，他们甚至用孩子的名字来表明自己的信仰。

这对夫妇根据巴勒斯坦妇女莱拉·哈立德的名字为他们的长女命名。1969 年，哈立德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随后被关进英国监狱；而他们次女的名字来自瑞典籍巴勒斯坦制片人莉娜·马克布尔，而此人最著名的电影是一部名为《劫机犯莱拉·哈立德》的纪录片。

扎伊德：真正的特工王子

每当需要思考时，扎伊德就会这样做。在一架波音 737 客机的机舱里，他坐在高高的驾驶座上，首先检查副翼，放松油门，然后猛地拉动操纵杆，脚下的跑道开始像小溪般疾速掠过。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越过树木和群山直插云霄，飞向无边无际的蔚蓝色天空。

扎伊德取下耳机，靠在椅背上，紧盯着电脑屏幕。事实上，他仍然在约旦的家中，从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远处的死海。扎伊德特意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一台飞行模拟器，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机舱，不仅有控制台和踏板，还有真实的发动机音效。为了与自己驾驶的飞机型号相匹配，他专门从网上下载了这些声音。他会把目标设定为一座遥远的城市。当飞机腾空而起，穿越浩瀚的海洋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他会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他的家人对这个嗜好感到一头雾水，但是扎伊德却声称这种做法卓有成效。

“这能够帮助我进行思考。”他说。

“这就是你的问题，”人们一般会这样回答，“你总是考虑得太多。”

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扎伊德就会渴望飞上天空。如果有一天的空闲时间，他会带上自己的两条狗，开着一辆路虎，和妻子菲达一起去红海南岸。然后，他们会驾驶一艘小船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湾。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似乎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只见他经常穿着短裤，戴着

一顶软沿迷彩帽，坐在一把沙滩椅上，目光盯着遥远的海平线。

扎伊德很喜欢美国，因为那里拥有无穷无尽的风景。在爱默生学院读书时，每逢假期或周末，他就会驾车外出，有时候是独自一人，有时候和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的哥哥哈桑一起。如果时间没那么充足，他就会前往鳕鱼角，在海滩上漫步，或者来到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芬威公园，一边观看美式棒球，一边品尝法兰克福香肠。如果假期很长，他就会独自驾车来到冰天雪地的蒙特利尔，或者是弗吉尼亚蓝岭的群山中一处与世隔绝的湖泊去沉思。

他喜欢到处漫游，这让他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因而成了约旦情报总局中的一个怪人。中情局的熟人经常对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的扎伊德开玩笑说，他是“王室中最缺乏王室派头的人”。但是，他的约旦同僚却很难对他的王家血统和西式生活视而不见。他的上级担心，这种裙带关系最终会让扎伊德迅速跻身顶层，而将那些资深人士排挤到一边，从而确保王室牢牢掌控约旦的情报机构。人们虽然很喜欢这位精力充沛的同事，但与此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扎伊德曾经在波士顿接受过教育，他和弟弟在亚喀巴湾还有一艘小型的伯特伦游艇，然而这种隔阂却并不只是与金钱和地位有关。扎伊德的生活方式与大多数约旦的同龄人截然不同。他是一个穆斯林，但他的妻子、黑色头发的菲达却信仰基督教，这在约旦极为罕见。在伊斯兰文化中，狗被视作一种不洁净的动物，但是扎伊德却对他的德国牧羊犬杰基和它的幼崽赫斯基十分钟爱，并且毫不掩饰。在杰基刚刚出生时，扎伊德就收养了它。他经常驾驶卡车，带着杰基和赫斯基在安曼闲逛，好像它们是怀俄明州牧场上的两只牧牛犬。

扎伊德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宠物说三道四，但非常厌恶人们因为他的王室血统而对他另眼相待。虽然他的同事坚持称他为谢里夫·阿里，但在向附近的小店老板介绍自己时，他总是声称自己只是一名上尉，名字叫阿里。扎伊德经常光顾当地的一家电脑修理店，坐在那里谈论当天的新闻，有时候还会带来一张比萨饼与技术人员分享，因此店主很喜欢

这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直到几年以后，他才得知，这个穿着牛仔裤、为人低调的阿里不仅是约旦情报局的官员，还是国王的堂弟。

在工作中，扎伊德一向严肃认真。年纪尚幼时，他就写文章表示，他准备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祖国，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大学毕业后，他加入约旦情报局，很快便投入繁忙的工作中。此外，他还参与了该机构对一些重大反恐案件的调查，其中包括 2005 年扎卡维对安曼策划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成了约旦情报局和中情局之间一架不可或缺的桥梁。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这两个情报机构就开始密切合作。截至 2001 年，约旦情报局的大部分预算都是由资金充裕的合作者美国所承担。从兰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因为约旦情报总局不仅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且其特工的能力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扎伊德担任着独特的角色。在约旦情报局，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美国人及其语言，因此每当两个机构需要开展联合调查时，中情局总是指名要求他出面。如果双方在策略上产生了冲突，扎伊德就要充当调停者，发挥桥梁作用。

巴拉维的案件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被捕两周后，对约旦情报局来说，巴拉维仍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诚然，他已经供出了不少博客写手的姓名，但经过仔细核实后，约旦情报局的官员发现，他的供词并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所指认的作者不是无名小卒，就是身份已经公开的知名人物。离开约旦情报局后，巴拉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也不再继续撰写专栏文章。扎伊德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巴拉维发生了思想转变或者值得他们信赖。

然而，无论是中情局还是约旦情报局对这名医生的兴趣都变得愈发浓厚。霍拉桑尼是激进的伊斯兰世界中一个初露锋芒的思想领袖，而这个角色背后的人物现在成了约旦情报局的一笔宝贵财富。如果巴拉维能够倒戈为他们工作，他将会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

约旦政府已经雇用了数百名线人，其中主要包括两类：低层次的告

密者，这些人往往并不可靠；优秀的双面间谍，他们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并且花费数年时间担任卧底。巴拉维虽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物，而现在要由扎伊德来决定他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先成为巴拉维的好友。

来自上级的压力让事情更加复杂。培养线人需要时间，但是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就作出承诺，要对美国的反恐任务进行重新规划，并一举抓获本·拉登及其副手艾曼·扎瓦赫里。因此，中情局急需在中东地区和世界各国招募并部署几十名新的线人和特工。在约旦，约旦情报局官员很快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对一些有可能提供消息的联系人及其潜在的能力作出评估。

扎伊德开始为巴拉维撰写评估报告，他不无忧虑地向自己的同事表示，过高的期望只会导致失望和错误。

一天晚上下班后，扎伊德暂时把手中的案子放到一边，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一起看电影。这部电影叫《谎言之躯》，是好莱坞拍摄的一部间谍惊悚片，由罗素·克劳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故事发生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的约旦，克劳在电影中扮演了一名缺乏道德观念的中情局官员，他的决策失误屡屡让下属和交火中的阿拉伯人身陷险境。美国和约旦特工与中东恐怖分子之间的殊死搏斗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让扎伊德看得津津有味。

当影片结束后，朋友问扎伊德有何感想。对于其中令人费解的重重阴谋，两人不由捧腹大笑。随后，扎伊德的语气变得严肃了起来。

“这部影片的真实之处在于，”他说，“它反映了美国人急于求成。他们总是希望一切计划都能马上实现。”

成为秘密线人

当年2月底，安曼气候寒冷、雨雪不断，连续几天气温都徘徊在0℃左右。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在人行道上艰难跋涉的行人全

都变成了雪人。在寒流过境时，巴拉维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家中，但是有一天下午他赴约回来，带回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他卖掉了自己的汽车。

巴拉维的父母和兄弟顿时感到目瞪口呆。巴拉维的小型福特坚固耐用，不仅是他最有价值的财物之一，也是他前往遥远的马尔卡诊所上班唯一的交通工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忍不住问道。

巴拉维耸了耸肩。“很多地方都需要维修，”他说，“我已经厌倦了对它进行养护。”

但从巴拉维的表情来看，他不仅是厌倦而已。这些天里，他很少开口。约旦情报局已经把电脑归还给他。即使在家中时，他也总是枯坐在电脑前，或者独自沉思。有时候，他一连几个小时都不见人。如果有人问起，他就会敷衍地解释说，他刚才去清真寺祈祷或者与朋友会面了。

在诊所里，巴拉维的一些病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衣衫日渐随便，他的脸色变得晦暗无光。人们开始担心他，42 岁的哈娜·奥马尔当面问起了巴拉维。奥马尔已经是 4 个孩子的母亲，推着一辆小车在诊所的大厅里贩卖快餐。几个月前，奥马尔的血压突然降低，而在接下来的数周里，巴拉维一直盯着她，要她按时服药。

“你变瘦了！”一天早上，当巴拉维来到诊所后，她语带责备地对他说，“你病了吗？”

这名医生有气无力地笑了笑，说他是因为糖尿病才变瘦的。这是奥马尔最后一次见到巴拉维。后来她听说，巴拉维已经向诊所的经理递交了辞呈。

巴拉维正在逐渐退出往日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的巴拉维已经不复存在了。

德芙妮竭力想要了解丈夫身上发生的事情，但始终不得要领。在被约旦情报局关押了 3 天以后，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紧张不安、情绪低落、心烦意乱。在过去，他很少公开进行祈祷，但现在他无时无刻不在祷告，即使是要作出一微不足道的决定，他也要祈求真主的指引。

有一次，他坐在房间里，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古兰经》，当孩子们发出吵闹的声音后，他立即直奔街道尽头的清真寺，躲进僻静的祈祷室里。

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让妻子把窗帘拉开一点点。对于丈夫被监禁期间的情形，德芙妮只是略知一二。巴拉维曾经告诉她，他们不准他睡觉，并且逼迫他吐露那些知名博客写手的真实身份。“我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他撒谎说。巴拉维对妻子的解释与他对父亲的说法完全一样：约旦情报局没有折磨他，但是羞辱了他。至于怎么羞辱，他没有说。

此外，他还谈起了自己新任的负责人。这个情报官员的名字叫阿里，是一位王室成员。巴拉维告诉德芙妮，被约旦情报局释放后，他开始与这名官员进行友好的交谈，最初交谈时间很短，但后来越来越长。每当扎伊德提出一边喝咖啡一边小叙时，巴拉维总是无法拒绝。一段时间以后，扎伊德的话逐渐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们会在一个事先约好的地点碰头，而扎伊德经常开着一辆蓝灰色的路虎出现。如果正值晚餐时分，扎伊德就会选择在餐厅会面，并且主动替巴拉维付账。有时候他们的一餐会花费 75 美元甚至更多，其菜式之精美与巴拉维住处附近的土耳其烤肉有着天壤之别。有一次，扎伊德请这名医生与他一起执行任务。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他们在安曼巨大的西式西夫韦超级市场闲逛，这里到处都是进口食品，还有一个专门出售红酒和威士忌的房间。在排队结账后，扎伊德把一袋狗粮夹在腋下，然后把其余几袋食品递给巴拉维。他说，这是送给巴拉维和他家人的一份礼物。

扎伊德的态度十分复杂，尤其是在刚开始时，但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却始终如一：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为了你的利益，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他对巴拉维化名霍拉桑尼所撰写的一些文章进行了分析，并且极为温和地指出，这些恐怖分子利用《古兰经》为自杀式炸弹客和恐怖袭击正名的做法是错误的。

“本·拉登对伊斯兰的幻想是扭曲的。”他说。“《古兰经》禁止剥夺

无辜者的生命。”

扎伊德甚至暗示，比起本·拉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更加纯正地体现了伊斯兰的教义。这位国王不仅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还有一位经常前往世界各地呼吁妇女接受教育的迷人的王后。阿卜杜拉二世是侯赛因王族的后裔，其血缘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身上。

巴拉维没有出声，但点头表示赞同。也许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帮助约旦的王室。

至于巴拉维将扮演怎样的角色，现在扎伊德并不清楚，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这名医生能够利用他的联系人，协助约旦情报局追踪遭到通缉的恐怖分子，他的回报将不计其数，足够他改变自己的人生以及所有家人的生活。

会有多少钱？这取决于追踪的目标，负责为这次行动提供资金的中情局已经对本·拉登及其狡诈的副手、埃及医生艾曼·扎瓦赫里进行重金悬赏，其数额之巨大令人难以想象。

“究竟会有多少钱？”有一次当巴拉维在家时，德芙妮问道。过去，当他在卧室里向妻子谈起这次会面的细节时，他对约旦情报局的特工充满了鄙夷。但是现在，他再次感到十分矛盾，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

“几百万吧。”他最后答道。

3 月 18 日清晨，巴拉维收拾好了两个小包裹，告诉家人他准备作一次短途旅行。他说，他决定申请到美国学习医学，但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这场考试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他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在被捕之前，他一直想去美国学医，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读懂生僻的科技英语，他感到烦恼不已，因为这一点将决定他是否能够通过考试。在此之前，这项考试总是在安曼进行。巴拉维从学生时代起就经常往返土耳其，因此没有人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他拥抱了自己的孩子和妻子，然后和弟弟阿萨德一起离开家。阿萨德主动提出开车前往机场，为兄长送行。这次旅行，巴拉维没有告诉父亲，甚至只字未提，他无法鼓起勇气与父亲道别。

在安曼阿里亚皇后国际机场，巴拉维示意弟弟绕开伊斯坦布尔的入口。接着，他们来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柜台前排队等候，巴拉维将前往迪拜进行中转。他放下行李，告诉了阿萨德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巴基斯坦白沙瓦。

巴拉维挥手与弟弟告别，而后者的眼中充满了困惑和担忧。

“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父亲。”阿萨德·巴拉维终于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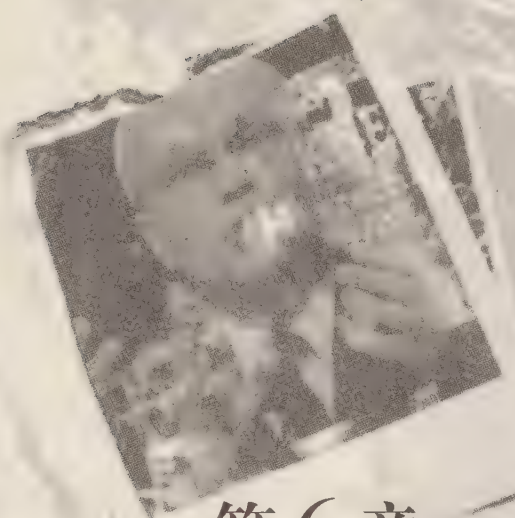
“不，不要让他知道，”巴拉维回答，“你能答应我吗？”

阿萨德点头应允。

“愿你一切平安。”他说。

“愿你也一切平安。”

巴拉维匆匆把机票和护照塞进口袋，转身走向登机口。



第6章

中情局的“秘密武器”

办案人员历来是反恐的核心人物，但“9·11”之后却被高精度情报分析师取而代之。这股新生代力量擅长整合信息、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可奇怪的是，这群人居然是清一色的女性!？而且，这样一群年轻、美丽又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女，缘何选择到世界最危险的前哨工作?!

Langley, Virginia—May–June, 2009

2009年5月~6月 弗吉尼亚州 兰利

塔利班掌握了核武器?!

2009年春，美国将间谍卫星和窃听网络扩展到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并且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施部署到了这个星球最落后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大小相当于波多黎各。此时，摄像机正在对这里的每一所房屋、谷仓和羊圈进行仔细搜索，而计算机也正在对电话内容、互联网传输、无线信号进行自动搜索，以找出任何可疑的字词。这些字词有可能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也有可能带领中情局抓获长期搜寻的敌人。

5月，中情局在进行电话拦截时发现了一个词语。很快，有人就这个词语写好了一份报告，送到主管的办公室，然后转往中情局的高层，最后来到利昂·帕内塔的办公桌上。3个月前，他刚刚出任中情局局长。

这个词语是“核设施”。

帕内塔反复阅读了这份报告。中情局在对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部落地区进行监视时，无意间听到塔利班的两名指挥官正在谈论马哈苏德。马哈苏德是普什图族人，个头矮小，但生性残暴，最近成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首领。这两名指挥官兴奋地谈起，马哈苏德刚刚得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新设施，这种设施可以确保马哈苏德击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并且提升他在本组织中的地位。其中一个人用普什图语提到了“itami”一词，意即“原子”或“核”。他说：“马哈苏德已经掌握了itami设施。”

在兰利，一阵震惊过后，人们开始表示怀疑。是翻译人员弄错了吗？

还是有人夸大其辞？或者只是一出阴谋诡计？对于这项情报，中情局一些经验老道的官员公开表示不屑一顾。马哈苏德不仅是一个半文盲，而且总是喜欢自吹自擂。他使用炸弹的经验仅限于在一名不幸的孩子身上捆绑几千克重的自制炸药。马哈苏德既缺乏获得核武器的来源，也没有人会愚蠢到把核弹卖给他。

即便如此，中情局还是在暗中加强了对马哈苏德派系所在地的监视。这里是边境地区，地势崎岖不平。几天来，监视活动毫无进展，直到一天晚上，中情局的计算机网络无意中截获了一条重大消息：马哈苏德将出席塔利班的“舒拉”，即立法会议成员即将召开秘密会议。窃听录音显示，该组织的顾问正在讨论他们最近面临的道德难题。

“伊斯兰法令是否允许，”这些顾问提出质疑，“使用马哈苏德的新‘设施’？”

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全部安全系统都集中到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小块土地上。塔利班曾经不由分说地屠杀数以千计的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而没有一点良心不安，但现在这种“设施”却让他们止步不前。这个恐怖组织似乎正在采取异乎寻常的举动，为他们即将开展的活动寻找宗教借口。在美国，对于这个新的威胁，外界一无所知，但奥巴马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做好了应对这一威胁的准备。能源部出动了辐射嗅探飞机；五角大楼蓄势待发；本土安全局负责美国的港口和边境安全，所有部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兰利，帕内塔每天都会向他的反恐队伍询问行动的细节，他黑色的眼睛在金丝镜框后不停地闪烁。“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他厉声问道：“难道他们从那些该死的核武器库中偷走了什么东西吗？”

帕内塔想到了很多灾难性的场面，而最糟糕的就是一枚核弹在美国的某座城市里爆炸。据中情局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恐怖分子有可能购买或者偷窃核弹及其零件的地方屈指可数，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巴基斯坦。但是，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像马哈苏德这样微不足道的无赖之徒竟然能够拥有一枚真正的原子弹。

最终，帕内塔及其高级助理得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这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获得的是一枚脏弹。他所说的核设施实际上是把常规炸药和致命剂量的放射性废弃物结合起来，比如用于治疗癌症肿瘤或者对食物进行辐照以杀菌的放射性钴元素，从而制造出脏弹。脏弹远没有原子弹那样恐怖，但其造价低廉、制作简单，可以在大面积地区传播放射性污染。如果在曼哈顿南部引爆一枚制造精良的脏弹，将会导致数十人丧生，并且引起经济恐慌。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数年中，这个城市的部分地区很可能无法居住。那么，塔利班得到并准备引爆的 itami 设置是一枚脏弹吗？

面对这一潜在的严重威胁，执政刚满 5 个月的奥巴马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很快，白宫就派遣高级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以确保该国能够协助美国搜寻马哈苏德及其神秘设施的所在位置。“美国的整个决策层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在讨论白宫的对策时，一名与会的高级官员说道，“这种情况需要全体出动。”

死神局长帕内塔

对帕内塔来说，这个春天过得尤为艰难。在 70 岁高龄时，他被奥巴马政府召回中情局。对于此前安逸的半退休生活，有时候帕内塔感到十分怀念。长期以来，他一直与拉姆·伊曼纽尔过从甚密。当伊曼纽尔成为奥巴马的新任幕僚长后，他这名前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就被提名担任中情局局长。但是，他的提名很快引起人们的争议。在此之前，帕内塔与这个间谍机构的唯一联系就是白宫的情况汇报会。当时，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他也参加了这些会议。对于他是否具备足够的经验，以执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即使是参议院中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也表示怀疑。奥巴马看到，这名候选人在国会大厦遭到了众多抨击。于是他询问伊曼纽尔，他是否值得为了这项提名付出如此巨大的政治代价。

“你确信这是正确的选择吗？”他问。

伊曼纽尔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帕内塔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他不仅熟悉华盛顿的情况，而且具备过人的政治技巧。尽管他态度强硬、语言粗俗，但他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再加上小镇市长的天生魅力，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帕内塔能够在维护本届政府利益的同时，设法在与其他情报机构、白宫、五角大楼和国会的较量中取得胜利。“事实会证明这一点。”伊曼纽尔向奥巴马总统保证。

但是，帕内塔的麻烦却接踵而至。因为曾经谴责水刑，他触怒了一些共和党人和中情局的高层。在来到兰利两个月后，又因为反对“政府公开布什时代法律备忘录从而为水刑正名”的决定，招致了民主党的忌恨。帕内塔在所谓的刑讯备忘录一事上的立场，虽然让他在中情局内赢得了一些新的朋友，但亦让他与政府部门中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之间产生了芥蒂。

对帕内塔来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新任政府延续并扩大中情局对巴基斯坦接近阿富汗边境地区恐怖分子大本营的导弹袭击，中情局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中捷报频传。在每天的情报汇报会上，帕内塔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打击所造成的影响。数年来，这是“基地”组织首领第一次在他们自己的庇护所内面临死亡的威胁。无人机不停地在他们的头顶盘旋，随时都有可能将其歼灭。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充斥着寂静的夜晚，他们躺在床上，心中却充满了惊恐。

帕内塔知道，这些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帕内塔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终生信奉天主教，定期参加弥撒，因此当他不得不决定他人的生死时，他觉得责任异常沉重，即使这些人是远在数千公里以外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他的前任迈克尔·海登曾经警告他说，这份工作常常需要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几乎每个星期帕内塔都会批准对地球另一端的一群陌生人执行死刑。中情局的新型武器极为先进，其精确程度甚至超出大多数人从报纸上得来的想象。“捕食者”发射的导弹能够穿过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的车窗，或者在夜间瞄准击中

狭窄的小巷中一个盘子大小的物体，而不会危及建筑物的另一侧。此外，无人机的操作员还可以改变导弹的运行轨道，避免与中途无意闯入其轨道的物体相撞。尽管中情局秘而不宣，但是据统计，自帕内塔上任以后，导弹袭击共导致 9 起意外死亡。这就是说，每击毙 40 名“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的人员，就会造成 1 次意外死亡。

帕内塔的朋友曾经取笑他说，他竟然在晚年成了中情局的一名职业杀手。“你的主教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当帕内塔谈起自己的工作时，一位好友打趣他说。但是对于这个玩笑，这位中情局局长却笑不出来。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并不轻松。”帕内塔辩解道。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在对抗更加邪恶的恐怖分子的过程中，随着帕内塔要作出的艰难抉择越来越多，他受到的良心上的谴责却变少了。“基地”组织及其塔利班同盟正准备大开杀戒，毫无悔恨之意。在全世界，只有中情局有能力和决心，深入他们的巢穴，阻止他们的恐怖行径。

迄今为止，中情局局长帕内塔上任已经 3 个月了。现在，他需要决定一个巴基斯坦人的生死。

中情局认为，此人正阴谋策划引爆一枚脏弹。在此之前，美国从未把马哈苏德视作是美国的重大威胁，而中情局也只是刚刚开始通过监视网络对他进行搜索，但最终他们一定会发现马哈苏德。到那个时候，帕内塔会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像邻家女孩一样的特工

最近，兰利招募了一名杰出的恐怖分子追捕专家。就像平时一样，她穿着人字拖来到了中情局。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汉森也喜欢穿着一双沙滩鞋。汉森的同事们经常听到她沙滩鞋的踢踏声在中情局的走廊里穿过。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但总是有一两绺倔强的卷发无论怎么烫也不肯服服帖帖。汉森在办公桌的下面放着两双精致的鞋子，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她突然受到上司的召唤，讨论“基地”组织的情况，她就

伊丽莎白·汉森，29 岁，中情局定点搜寻专家。2009 年被派往喀布尔，追踪“基地”高级首领的下落，并且协助中情局的无人机“捕食者”在巴基斯坦对塔利班和“基地”领导人展开追捕。（汉森家属提供）

会在顷刻之间让自己变得光彩照人。但在平时，汉森更喜欢穿得舒适一些，她总是穿着牛仔裤和人字拖，有时候还扎着两条辫子。汉森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遇到忙碌的时候，她经常通宵达旦地待在办公室里观看实时录像。

中情局的无人机“捕食者”悄悄掠过目标的上空，然后将视频传回兰利的总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6 月份一定会在极度繁忙中度过。

汉森来到办公桌旁，把文件推向一边，放下自己的焦糖玛奇朵咖啡，然后打开电脑的监视器，开始筛选当天早上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来的秘密电报。中情局的所有定点搜寻专家都接到命令，要他们紧急搜寻马哈苏德的下落，其中包括汉森。

汉森的工作是追踪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她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得到了众人的称赞。过去，汉森的名单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比马哈苏德更加重要的恐怖分子，而现在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早已命丧黄泉。

在经过汉森的身旁时，同事们会主动向她打招呼，而她也会微笑着予以回应。虽然时间尚早，但中情局的反恐中心已经人声喧哗，而且这种喧哗从来都不会停止。这里不分白天与夜晚，不分工作日与节假日。由于没有窗户可以采光，宽敞的大厅里总是灯火通明，而办公隔间和平

板电视监视器占据了反恐中心的大部分地方。有人告诉新来的雇员，通向外界的任何出入口都意味着要承担安全风险。为了保证安全，这座外观新颖的总部大楼建在一座山中。反恐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通过透明的玻璃天井来到第四层，这里摆放着一些间谍飞机的比例模型和雕塑。接着，他们会从四楼乘电梯来到地下掩体内，中情局最敏感的行动就是在这里指挥和部署的。

在这个地下世界里，汉森显得尤为突出，倒不只是因为她的鞋子。她还不到 30 岁，看起来就像一位朴素的中西部邻家美女，因此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很喜欢汉森。她富有幽默感，有时候是狡黠的讥讽，而有时候又是纯粹顽劣的淘气。她可以滔滔不绝地引用喜剧电影《宿醉》中的台词，或者惟妙惟肖地模仿卡通片《瘟四与大头蛋》中的情节，经常逗得同事们哈哈大笑。即使是在日常工作中，她也能把中情局最枯燥乏味的语言变成最诙谐幽默的双关语。她会问："好了，上个周末谁上榜（上班）了？"或者"你被泡（汇报）了吗？"如果她需要上司或者同事帮什么忙，她肯定会先说："我的要求很低。"汉森的好友都知道，她在家中的绰号是"蒙基"。蒙基是一种布袋猴玩具的名称，最初是在她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生产的，汉森从小就非常喜欢这种玩具。

尽管汉森平日里嘻嘻哈哈，但在执行重要任务时，她就会变得很严肃。在过去两年里，她一直是一名定点搜寻人员，她的任务是在华盛顿郊外几公里处的一个狭小的隔间里，利用一切手段，对中情局通缉名单上的恐怖分子进行追踪。

她有自己的目标清单，也有来自中情局监视系统的原始数据。就像艺术家镶拼马赛克一样，她要做的就是从窃听内容、电话拦截、监视录像、线人报告、甚至新闻报道上获得相关信息，然后将它们与自己的想象和推测结合在一起形成档案，让中情局的间谍、无人机操作员以及便衣办案人员得以利用这些信息，在实地抓获某个目标。

最近，汉森被提升为一队定点搜寻人员的组长，负责搜寻恐怖分子的首领。有时候，她会连续几个小时对某个恐怖分子进行监视，或者亲

自致电中情局局长，请求后者批准发射“地狱之火”导弹。在汉森的协助下，中情局先后追踪到了“基地”组织几名最高级别的头目，其中包括基尼，此人已在新年当天被中情局击毙。对于巴基斯坦的恐怖网络，汉森已经掌握了大量信息，因此在对其他恐怖分子进行追踪时，尤其是“基地”组织最密切的盟友，她成了中情局必不可少的专家。这些恐怖分子包括狡猾的普什图族军阀贾拉勒丁·哈卡尼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头领马哈苏德。其中哈卡尼是本·拉登长期以来的盟友，曾经在阿富汗东部城市霍斯特对美军发动过袭击。

“她的事业正在扶摇直上，”曾经与汉森在反恐中心进行密切合作的一位中情局同事说道，“在她的协助下，很多坏人都遭到沉重的打击。现在，恐怖分子想在部落地区隐藏踪迹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一些同事把汉森和另一名女性官员马修斯进行了比较。马修斯也曾经是一名定点搜寻人员，两人有过短期的合作，关系十分友好，但她们的处事风格却迥然不同。

马修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加入中情局的，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差别很大：冷战仍在继续，而女性工作人员十分罕见，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任务往往由男性负责，他们经常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一些肮脏的酒吧内与线人秘密会面。与此相反，汉森是“9·11”事件后中情局雇用的新生代力量。有些人把他们称作“Windows 一代”，他们往往十分年轻，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尤为自信。虽然无论在何时何地，办案人员和线人都必不可少，但是在“9·11”之后，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中情局的天之骄子了。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分散的信息联系起来，”汉森的另一名同事说道，“我们必须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翻阅大量不同来源的数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准确信息，阻止恐怖组织的阴谋，找到那些东躲西藏的首领。”

此外，这项工作还需要坚强的意志。汉森的朋友记得，有一次，她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一天，年仅 29 岁的汉森与一名陆军上校就一个

潜在的目标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这名军官根本不把年轻的汉森放在眼里，于是汉森上前一步，几乎就要碰到对方的鼻尖。“这个目标是对的，先生，”她说，“要么你们把他除掉，要么我们自己来。”

当年夏天，汉森准备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这是她加入中情局后第一次赴海外执勤。但是在离开总部前，她必须找到一名异常狡猾和危险的恐怖分子——马哈苏德。

谁把脏弹送给了塔利班？

6 月 22 日清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J. 琼斯来到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该国的军政界高官举行紧急会议。在新闻发布会上，双方称这次会议是就华盛顿的阿富汗战略进行例行磋商。实际上，他们讨论的焦点却是马哈苏德及其新“设施”。

巴基斯坦官员坚称，本国的核武器是安全的，但不排除塔利班制造脏弹的可能性。如果事情果真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对于马哈苏德可能采取的举动，巴基斯坦总统应该比美国更加担心。他们推测，假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枚脏弹有可能在世界上的某个大城市被引爆，那么爆炸更可能发生在卡拉奇或白沙瓦，而不是纽约或伦敦。

然而，对巴基斯坦官员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突然对马哈苏德产生了兴趣。

巴基斯坦官方一向认为，马哈苏德需要对 2007 年 12 月 27 日本国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遇刺事件负责。因为在此之后，马哈苏德开始宣布与巴基斯坦政府为敌。马哈苏德经常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巴基斯坦的警察局和军营，并且因为曾经砍下被俘征兵人员的头颅而臭名远扬。巴基斯坦军方准备扩大对塔利班要塞的军事袭击，还与他们在边境地区的村庄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此期间，中情局及其饱受争议的无人机却始终无所作为。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马哈苏德集团是巴基斯坦的地方问题。如果美

方攻击该军事组织，那他们就有可能进入阿富汗境内，对美军进行还击。

但是，美国面临的脏弹威胁改变了上述情况，奥巴马政府开始密议对马哈苏德进行追捕。而对美国导弹在其本土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官方第一次表示全力支持。

“一定要把他拿下！”巴基斯坦的一名安全官员对琼斯代表团说。

与此同时，在兰利，汉森及其同事展开的搜索也已经初见成效。他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喀布尔和伊斯兰堡的密报，提供有关塔利班指挥官活动的最新情况。

一些中情局官员开始推测塔利班神秘“设施”的来源。这很可能是“基地”组织实验项目的一部分，但却被“捕食者”对恐怖组织首领的打击所打断。“基地”组织一个名叫哈立德·哈比卜的炸弹制造者曾经受命制造脏弹。2008 年 10 月，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他在汽车中被一枚导弹击中，当场身亡。

随后，哈比卜的亲密盟友、“基地”组织指挥官基尼成了这个炸弹项目的继承人，但是他却在新年当天被“捕食者”发射的导弹击毙。那么，“基地”组织是否已经将其脏弹工厂转赠给了马哈苏德？

中情局长期担心“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的军事联盟相互勾结，而汉森及其团队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在巴基斯坦，由于世代积怨，很多极端组织经常挑起部落间的血腥斗争。但是近来，巴基斯坦军队开始从南部入侵，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而且还要时刻面临中情局导弹的死亡威胁，因此这些军事团体很可能已经开始相互勾结，从而变得更加危险。

汉森一边浏览秘密电报的内容，一边寻找马哈苏德及其手下的名字。6 月底，巴基斯坦有线人报告称，在马哈苏德的祖籍南瓦济里斯坦的马凯恩，11 名恐怖分子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恐怖袭击活动。

其中包括“基地”组织的特使利比和希拉杰丁·哈卡尼，而后者是一名极具组织才能的年轻指挥官，负责贾拉勒丁·哈卡尼的恐怖网络以及马哈苏德的有关事宜。这份报告称，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塔利

班领导人与巴基斯坦开展谈判并达成停火协议。贾拉勒丁·哈卡尼和“基地”组织领导人看到，巴基斯坦的军队正在向南瓦济里斯坦推进，因此担心他们的领土会成为巴基斯坦的下一个目标。

汉森草草地记下了几句话，然后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马哈苏德、“基地”组织、哈卡尼父子，他们也许正在一边喝茶，一边策划恐怖行动。在过去数年中，这些组织一直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现在他们的关系显然变得更加密切了。

定点清除行动

6 月 23 日，詹姆斯·L. 琼斯在伊斯兰堡的会议即将结束。就在此时，在对马哈苏德及其有可能隐藏的秘密武器进行搜索时，中情局取得了突破。有人在塔利班境内发现了马哈苏德集团的一名中级指挥官。

于是，中情局迅速制定了一项计划，如果能够引诱马哈苏德参加这个人的葬礼，美国就能够出动无人机将其击毙。这个指挥官名叫赫瓦兹·瓦里·马哈苏德，是马哈苏德的心腹副手。当然，在中情局的这项计划出台之时，他仍然活着，但是他的大限即将来临。

6 月 23 日，天色尚未破晓，一架“捕食者”无人机在一个名叫拉塔卡的小镇上空盘旋。拉塔卡位于塔利班的占领区内，距离瓦纳省省会的东北部仅 64 公里。两枚导弹穿过黎明前湿润的空气，向拉塔卡疾速飞奔，导弹的传感器已经锁定了村庄边缘一栋泥土砖建造的房屋。

此时，假如有人站在街道上，就会听到一声低沉的撞击，随着烟尘弥漫、碎石四溅，一栋房屋从里面炸了开来。左邻右舍在断壁残垣、烧焦的家具和床垫中找到了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其中包括 5 名塔利班人员及其首领赫瓦兹·瓦里·马哈苏德。

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袭击，但对中情局来说，更大的袭击还在后头。

就像普什图族的其他部落成员一样，马哈苏德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他一向认为，一个人的葬礼甚至比婚礼更加重要。到时候，

捕食者，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美军无法涉足的地方，中情局要依靠“捕食者”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这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够在空中悬停数小时进行监视，并且极为精确地对目标发射激光制导导弹。（照片为美国空军提供，由莱斯利·普拉特中校拍摄）

他的家属一定会露面，还会有大批哀悼者聚集在尸体旁边哭泣和诵经。随后，村里的长者和其他一些重要人士会排成长队，一路护送包裹着的尸体来到埋葬地点。

随着烟尘在拉塔卡的上空逐渐散去，中情局的无人机开始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窃听。马哈苏德手下的一些要人开始涌进这座村庄，以确认赫瓦兹·瓦里的尸体，并组织尽快下葬。在进行电话拦截时，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冒了出来，他就是卡里·侯赛因。卡里·侯赛因不仅是马哈苏德的高级副手，也是接班人。在马哈苏德一派中，卡里·侯赛因的个性最为突出，他对巴基斯坦世俗政府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卡里·侯赛因成立了不少自杀式炸弹训练营，用于训练年轻的男童，同时他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数起致命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

在来宾名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名字令人大感意外。此人是一位伊斯兰学者，名叫桑金·扎德兰，是哈卡尼组织的军事指挥官和哈卡尼的高级助手。中情局曾经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在对阿富汗发动袭击时，五角大楼先后两次对其进行追捕，但每一次他都侥幸逃脱。现在，他竟然

出现在马哈苏德派系的葬礼上，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担忧。显然，马哈苏德已经开始和哈卡尼相互勾结，而这对“基地”组织来说无疑十分有利。

普什图族的葬礼一般是在某人死后几个小时内举行，因此中情局立即出动无人机赶往拉塔卡附近的马凯恩小镇。据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为赫瓦兹·瓦里举行葬礼的地方。在霍斯特和兰利，中情局的有关人员从平面电视上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来到这里，哀悼者们很快聚集在一起，其中既有穿着无袖长衫的男人，也有穿着罩袍、蒙着面纱的妇女。他们看到，人们抬着赫瓦兹·瓦里的尸体穿过街道，一边诵经一边来到墓地。就在此时，主持仪式的毛拉忽然听到“machay”发出的低沉的声音。“machay”的意思是“蜜蜂”，在普什图语中指“无人机”。这个声音越来越近，于是他催促众人迅速离开。

当35岁的普什图族部落成员穆罕默德·萨伊德·科罕转身离开葬礼时，两枚炸弹呼啸着同时落下。

“人群顿时惊慌失措，到处都是浓烟和尘土，” 在从医院回家后，科罕告诉一名巴基斯坦记者，“受伤的人们哭着喊着，向其他人求援。一分钟后，他们发射了第三枚导弹，我顿时倒在了地上。”

一开始，巴基斯坦在新闻报道中称，卡里·侯赛因和哈卡尼的指挥官桑金·扎德兰在袭击中身亡，但中情局却没有听到马哈苏德的名字。

两天以后，人们才得知真相。卡里·侯赛因和桑金·扎德兰虽然负伤，但却大难不死。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幸灾乐祸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地的广播公司。

依然没有马哈苏德的消息，事实上即使他参加了这次葬礼，也很可能在导弹命中目标前就已经离开。

第7章
新恐怖大亨马哈苏德之死

马哈苏德是巴拉维一向敬仰的偶像。然而，混进塔利班之后他却发现马苏哈德既非革命领袖，也不是宗教先知，而只是个暴徒、是个喜欢残杀同伴的刽子手时，他开始迷茫了……

Amman, Jordan—July 2009

2009年7月 约旦 安曼

顺利潜入塔利班

3月19日，巴拉维带着两个破旧的手提箱，独自来到地势广阔的巴基斯坦西北部。中情局的受雇线人看到，在通过白沙瓦的海关后，巴拉维在公共汽车站登上一辆前往边境城市本努的长途汽车，准备前往地球上最艰苦、最偏僻的地方。随后，他便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

在安曼，扎伊德每天都会检查自己的邮箱，以寻找巴拉维发回的消息。这名约旦情报官员专门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电子邮件帐户，仅用于和巴拉维联系。对于自己刚刚招募的这名线人，扎伊德为其命名为“潘泽”，也就是二战期间一种极富传奇色彩的德国坦克的名称。扎伊德提醒巴拉维，尽量不要使用电子邮件，以免受到监视。但是几天过去了，巴拉维毫无音讯。这名线人生病了吗？他迷路了吗？扎伊德知道，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巴拉维已经遇难，因为任何来自约旦的亲西方旅客都会被塔利班视作潜在的间谍。巴拉维只会讲阿拉伯语和英语，因此很难从讲普什图语的塔利班境内脱险。而巴拉维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我担心自己会死在巴基斯坦，”在离开安曼前最后一次与扎伊德会面时，巴拉维脱口而出，“我会被他们杀死，到时候没有人会照料我的家人。”扎伊德虽然当时对巴拉维进行了安慰，但现在他的心中充满了担忧和负疚。他甚至准备接受这种可能，这项计划也许会功亏一篑。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3 月底的一天清晨，扎伊德坐在电脑前浏览每天的电子邮件，突然发现在他很少使用的一个帐户里，出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邮件。这封邮件的主题虽然是一系列密码，但是其发送人毫无疑问是巴拉维。

邮件的正文同样是用密码写的，只有寥寥数语。两人曾经事先商定，在首次进行联系时使用这些密码，以便确认对方的身份。这封邮件的大意是："我是巴拉维。我已经到了。"

在接下来的几封邮件中，巴拉维表示，他作为间谍的第一次任务进展得十分顺利。借助约旦情报局提供的现金，他已经在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瓦纳镇安顿了下来。就像很多大城市一样，瓦纳的公用电话厅内也设有计算机终端。巴拉维就是在这里与安曼联系的。除了扎伊德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些联系人，其中包括他以霍拉桑尼的名义撰写文章时在网上结识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

根据原定计划，巴拉维需要向瓦纳的塔利班特使求助，以便在部落地区的村庄内建立一座流动诊所。巴拉维将扮作一名笃信伊斯兰教的医生，并且准备通过救治塔利班的伤员和患者推行恐怖活动。如果该计划奏效，这个身份将会成为巴拉维绝佳的掩护。届时，他不仅可以在塔利班境内自由行动，而且可以搜集信息，然后将报告从他在瓦纳的住处发给扎伊德。

扎伊德在回信中对这名线人进行了鼓励。"你执行的任务至关重要。"他写道。扎伊德想要唤起这名医生的爱国热情，并对他为了祖国和国王所做的牺牲表示感激。"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扎伊德写道。

巴拉维还为妻子留了一条信息。在出发前，他曾经对德芙妮实言相告：他要去的地方不是他对家人所说的土耳其，而是巴基斯坦。"我想要到那里学医。"他告诉妻子。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但是德芙妮知道自己不能多问。现在，德芙妮和孩子与她的父母一起住在土耳其。当年春天，在老巴拉维的请求下，她外出寻找丈夫。几个星期后，她向老巴拉维和盘托出：巴拉维在巴基斯坦，是约旦情报局把他送到了那里。

听到这话，老人感到匪夷所思。"巴拉维怎么会在巴基斯坦？"他问，

“他恐怕连路都找不到。”后来，他开始不断催促德芙妮，让她回到约旦的家中。他认为，一个已婚妇女，丈夫又不在身边，这里才是她应该居住的地方。但是，巴拉维并不这样想。

“待在土耳其，我会去那里找你们。”巴拉维给妻子写信道。此外，他还答应寄钱过去，用于购买房屋和家具，并提议德芙妮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最终他们还会生活在一起，巴拉维写道。

扎伊德的激励似乎开始见效。从 4 月到 5 月初，巴拉维陆续发回电子邮件，向扎伊德报告最新情况，并且提到他曾经与塔利班的一些低级官员有过接触。

随后，5 月中旬，巴拉维突然发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他通知扎伊德说，他已经接受了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邀请，前往南瓦济里斯坦特区最大的反叛组织基地。塔利班非常需要巴拉维的医疗技术，因此该组织允许这名医生加入其中一个训练营地。

“到时候我会很忙，而且会受到严密监视，”他写信给扎伊德，“这段时间，你可能不会收到我的来信了。”

然而，在扎伊德看来，这件事情显得过于仓促，他认为巴拉维很可能中了别人的圈套，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扎伊德立即回信，但巴拉维毫无响应。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过去了，接着是整个 6 月，而现在已经是 7 月。两个月来，扎伊德没有收到这名线人的任何信息。

扎伊德与拉邦特讨论了巴拉维一案的进展。拉邦特是中情局安曼站的一名官员，专门负责巴拉维的案件。他们一致认为，巴拉维长时间没有音讯，显然是一个坏消息。也许巴拉维已经死了，也许他加入了塔利班，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

扎伊德知道，巴拉维毫无经验，是否可靠亦有待商榷，因此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赌注。中情局一共开展了数十场危险的赌注，其间存在很多意外的可能，但是他们目标只有一个，即打入“基地”组织内部。这个目标虽然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假以时日，再加上中情局取之不竭的资金，总有一场赌注会取得胜利。

三岔路前的挣扎：该何去何从？

录音机的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巴拉维坐在座位上，等待回答塔利班记者提出的问题。

“霍拉桑尼发在互联网论坛上的文章众所周知。我们的读者希望能够对他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

巴拉维打量了一下对方，这是一个会讲阿拉伯语的普什图人。他准备为在线塔利班杂志《霍拉桑先驱》的夏季特刊撰写一篇文章，这正是巴拉维想要听到的问题，“他究竟是什么人？”

巴拉维从基本情况开始讲起，但在有些方面却含糊其辞。“你们的兄弟我来自阿拉伯半岛，愿主安拉解放这个地方，”他说，“我刚过而立之年，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女儿。”

在此之前，巴拉维曾经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互联网上的另一个自我，但是现在他还是来到了巴基斯坦，这个时刻显得十分离奇。此时此刻，他俨然是一个知名人士，并且在采访中向整个世界揭示，他，至少是他的一部分，就是霍拉桑尼，正准备放弃写作，投身到恐怖活动之中。毫无疑问，巴拉维的做法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会受到中情局和约旦情报局情报人员，当然还有“基地”组织的严格审查。现在，这两方都在观望，估计着巴拉维将走向何方。

随后，谈话转向了霍拉桑尼在网上的专栏文章，巴拉维清楚地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在线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城市费卢杰被击败后的情景。当时，一些宣扬恐怖主义的网站遭到了黑客入侵，其中包括巴拉维曾经担任版主的某个网站。正是他们进行的网络攻击“导致这些论坛被关闭，他抗议道。接着，记者再次问起巴拉维本人的情况。“在踏上这块土地以后，你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你应该问，我没有发生哪些改变？”巴拉维说道，“在这里，我获得了新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事实的确如此。但中情局无法确定，巴拉维是

否能够在这个格格不入的新环境中，顺利度过最初的时期。巴拉维已经接到了邀请，加入该地区最强大的塔利班组织，而这个邀请来自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首领马哈苏德。马哈苏德个头不高、大腹便便，留着惹人注目的黑色胡须，语气中不乏残忍的幽默，是南亚最危险的通缉犯。

马哈苏德几乎目不识丁，只会说几句简单的阿拉伯语，所以很难欣赏这名约旦医生的写作天分。但是，马哈苏德一向信赖自己的直觉，在第一次会面后，他就认为这名年轻的医生值得信赖。在此之前，两人就已经知道彼此的姓名。当巴拉维在赫斯巴网站担任版主时，马哈苏德的一个阿拉伯支持者就结识了巴拉维，并且自愿为他担保。这名塔利班首领得知，巴拉维曾经被约旦情报总局抓获，并被迫为其从事间谍活动，因此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此外，作为一名医生，巴拉维对马哈苏德很有吸引力，因为后者饱受糖尿病和腿疾的困扰，而塔利班的伤员也缺医少药，急需医生治疗。当巴拉维拿出约旦情报局为他提供的旅行资金时，面对大把大把的美钞，马哈苏德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巴拉维深信不疑。在马哈苏德的营地中，巴拉维的看法经常受到马哈苏德亲属的驳斥，尤其是他的堂弟卡里·侯赛因。6 个月前，卡里曾经公然违抗马哈苏德的命令，将一名被俘的波兰地质学家斩首，并且录下了残忍的行刑过程。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这次事件让马哈苏德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现在，卡里满腹狐疑地监视着这名约旦医生的一举一动。

在马哈苏德的集团以外，其他组织也公开对巴拉维表示怀疑。哈卡尼和“基地”组织的一些指挥官认为，巴拉维肯定是一个间谍，并拒绝与他会面，甚至不愿意与他同时出现在一栋楼里。如果马哈苏德突然失踪，巴拉维很可能会遭受和那位波兰地质学家相同的命运。

不过，他也有可能首先丧命于美国人之手。来自导弹袭击的死亡威胁无处不在，就像这个部落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巴拉维感到心神不宁。中情局无人机的低声轰鸣几乎从未停止，这让巴拉维感到心烦意乱，甚至无法入眠。从 6 月初开始，北部和南部瓦济里斯坦一共发生了 8 次“捕

食者”袭击，其中两次都发生在马凯恩小镇，也就是巴拉维和马哈苏德的随从居住的地方。为了保证人身安全，他们每隔几天就会更换居住的地方。如果外出，他们也会两三个人结伴同行，并且尽可能不坐汽车。

巴拉维认为，睡在户外可能更加安全，有时候索性把草垫搬到院子里。他凝望着潮湿的夜空，这里充满了无法预见的危险。他感到十分困惑，那名记者的问题再次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你究竟是谁？

约旦情报局的赫赫战绩

巴拉维是自愿来到这里的。

“我可以到 FATA 去。”一天，他告诉扎伊德。所谓“FATA”，是指联邦管辖的部落地区，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山区，是艰险、动荡、落后和极端的代名词。那里是“基地”组织控制的地区。巴拉维说，他在那里有联系人。

扎伊德听从了他的建议。

这次谈话发生在 2 月，当时他们正在安曼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两人已经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因此谈话也变得轻松了不少。这名医生和扎伊德发现，他们甚至具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不喜欢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的前身是激进的逊尼派伊斯兰运动，在被王室招安后，它成了一个合法的政党。巴拉维曾经参加过几次兄弟会组织的曼沙夫晚宴。“曼沙夫”是一种用米饭和羊肉做的手抓饭，也是约旦人最喜欢的菜肴。在一些筹款宴会上，经常会出现这道菜。

“曼沙夫的那些人，”扎伊德不无嘲讽地说道，“他们一边享用着手抓饭，一边高谈阔论要开展‘圣战’，但却毫无作为。”

也许是感觉到巴拉维对约旦情报局产生了兴趣，扎伊德开始慢慢提起自己的世界。“这个间谍机构的活动范围很广，”扎伊德说，“虽然取得了很多巨大的成就，但是很少对外公开。”

随后，扎伊德向巴拉维解释，他是如何设置圈套，引诱伊拉克的恐

怖分子来到边境地区，然后将他们一举抓获的。巴拉维满脸敬佩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扎伊德继续说道，美国之所以对伊拉克的“基地”组织首领之一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发动致命的导弹袭击，是因为约旦为他们提供了情报。

除此以外，约旦情报局还捕获过更大的猎物。扎伊德告诉巴拉维，2008 年，一名约旦间谍刺杀了数十年来最重要也最神秘的恐怖分子之一——前真主党军事领导人伊玛德·穆格尼亚。此人绰号阿布·杜罕，意即“烟雾之父”，因为他总能够出人意料地摆脱追捕。

但最终，这名“烟雾之父”在大马士革被藏在汽车头枕里的一枚炸弹炸死。当时，人们纷纷推测，这次行动是真主党的某个反对派或者叙利亚特工所为。由于这次暗杀的计划和执行都十分周密，美国的反恐专家开始怀疑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所为，但以色列却极力否认。穆格尼亚曾经被很多机构通缉，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后者认为，这名出生在黎巴嫩的恐怖分子需要为 1983 年发生在贝鲁特海军兵营和当地美国大使馆的爆炸事件负责。仅是在大使馆的爆炸案中就有 60 人丧生，其中包括 8 名中情局官员。这是美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袭击。实际上，扎伊德说，这次行动出自约旦情报局之手。

此外，还有一件令巴拉维感到吃惊的事情，那就是刺杀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凶手究竟是谁。阿扎姆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教士。20 世纪 80 年代，他曾经在阿富汗率领当地人民举行反苏起义。

此外，阿扎姆还是本·拉登的顾问和导师，但是后来与本·拉登产生了冲突，因为他反对该恐怖组织为了推动恐怖活动而不惜牺牲穆斯林的生命。1989 年，阿扎姆死于白沙瓦的一枚遥控炸弹之下。在伊斯兰世界里，阿卜杜拉·阿扎姆之死与约翰·F. 肯尼迪的被刺事件不相上下。人们开始竞相揣测，并将其归咎于苏联、以色列、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甚至本·拉登。但是，扎伊德毫不隐讳地告诉巴拉维，阿扎姆的

死同样是约旦情报局的杰作。他甚至透露了刺客的姓名，他就是扎伊德的上司，绰号“红色魔头”的布尔贾克。

主动请缨

“如果你能够到那里刺杀这些恐怖分子当中的任何一个首领，就像我的上司一样，你也会成为约旦的人上之人。”扎伊德说。

巴拉维已经明白了扎伊德的意思。他想了想，决定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可以去 FATA。”巴拉维说道。

这个提议在约旦情报局和安曼的联合反恐中心引起了激烈的争执。显然，巴拉维不是间谍，他既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也不会讲普什图语。仅仅是在约旦情报局关押了几天，和扎伊德吃晚饭和喝咖啡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因此很难确定他是否可靠。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人认为不妨让巴拉维一试，因为这不会造成什么损失。

有关人员很快就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只要几千美元就可以编造一个合理的借口，把巴拉维送到巴基斯坦。幸运的是，他已经拥有能够迅速赢得塔利班信任的资本，其中包括他的医学学位和霍拉桑尼的身份。到时候，巴拉维可以见机行事，并且有可能为约旦情报局带来巨大的回报。约旦情报局不会为他配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或者任何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设施，以免被人察觉。诚然，巴拉维也很有可能遭到杀害，但即便如此，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很少会有人注意或者关心这一点。

问题是，巴拉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放弃稳定的工作，去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从他与扎伊德接触时的表现来看，答案似乎显而易见，那就是金钱。

扎伊德在报告中谈到了巴拉维对这项任务的态度：他似乎摇摆不定，一方面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对报酬的数额显得十分好奇。

由于有了中情局的鼎力支持，巴拉维此行所需的一切很快就万事俱备。巴拉维急需一张巴基斯坦的签证，没过多久，这名约旦医生就收到了赴巴基斯坦参加糖尿病会议的邀请函。随后，扎伊德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件帐户，并进行了安全测试。两人还事先约定了暗语，并要求医生牢记心头。

此外，巴拉维还需要一个代号，但这个代号不再是扎伊德定下的“潘泽”。在中情局，巴拉维将被称作“豺狼”。

此时，中情局需要作出一个关键的决定：美国是否需要将这项计划，即中情局在巴基斯坦领土安插卧底人员，告知自己的盟国巴基斯坦。兰利立即表示反对，因为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中不乏对贾拉勒丁·哈卡尼表示同情的特工。哈卡尼是一个普什图族军阀，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受到伊斯兰堡的支持，而现在反过来为阿富汗的叛军提供后盾。

因此，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很有可能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前出卖巴拉维，从而导致其枉送性命。

最后一件事就是机票。有人购买了一张不限期的往返机票，并且把这张机票和一个厚厚的信封亲手交给了扎伊德，信封的里面装满了美钞。

几个月后，对于这项仓促形成的计划，美国的一些情报官员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就连中情局的一些资深人士也认为，未经训练的巴拉维能够在无法无天的 FATA 地区活下来，更别说打入危险的恐怖组织网络。

在此之前，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即使有可能发生，也不会如此草率。当时，美国的新一届政府和中情局正急于寻找新的途径和特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对本·拉登的搜索力度。巴拉维恰巧在这时出现在了约旦情报局的门前，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和无可挑剔的身份——他不仅是一名医生，而且一个恐怖分子。此外，他似乎心甘情愿以身涉险。

“巴拉维主动请缨前往，”中情局一名最近退休的官员在私下谈到这名约旦人时说道，“而他也刚好符合当时的需求。”

比本·拉登更危险的人物

巴拉维彻夜难眠。白天酷热难当，当太阳落山后，气温仍然徘徊在38℃左右。更为糟糕的是，到了晚上，每当他躺在床上时，无人机发出的嗡嗡的轰鸣声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像一只永远也拍不到的蚊子。

当年仲夏，巴拉维住在马哈苏德手下在马凯恩用高墙围起的一座院子里。马凯恩是一个小镇，在灌木丛生的山岭四周，到处都是泥土砖盖起的房屋和商店。天黑以后，巴拉维把草垫搬到院子里，在岗哨的附近铺开，努力想要入睡。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名瘫痪的普什图族士兵，名叫艾哈迈德，由于疾病失去了双腿，但仍然坚守岗位，拒绝任何人替换。他坐在轮椅里，把步枪放到膝盖上，直到太阳升起。巴拉维能够听到他轻声的祈祷，有时候还有低声的啜泣。就像其他塔利班成员一样，他虔诚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是毫无意义地走向了极端。

马哈苏德同样如此。即使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比如集体进餐时，他的表现也会很夸张。他会亲手把最好的烤肉分给其他宾客，只给自己留下骨头和肥肉。这种举动让巴拉维感到如芒在背，因此每当要和马哈苏德一起进餐时，他经常找借口推掉。

此外，马哈苏德还喜欢为自己创造不可战胜的神话。从两年前成为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首领起，他就越来越喜欢吸引媒体的注意，热衷于举办新闻发布会，让摄像机对准自己这颗据说价值 500 万美金的人头。有时候，他还会长时间地通过电话接受采访，与记者们谈笑风生，而这些电话毫无安全性可言，其信号随时都有可能引来中情局的导弹。现在，马哈苏德的自我吹嘘变得越来越荒谬，他甚至以为，他手下一小撮目不识丁、装备落后的土匪就能击败伊斯兰堡和西方列强。

“我们祈祷真主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摧毁白宫、纽约和伦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吹嘘，“我们相信真主，很快，我们就会见证奇迹。”

在所有的事情上，马哈苏德都坚持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到

塔利班的军事战略，小到分配走私违禁物品得来的收益，因此有时候会与马哈苏德的其他家族成员产生激烈的冲突。此外，这名矮小的指挥官经常对巴基斯坦军队和情报机构进行挑衅，激怒哈卡尼部落和其他军事组织，并刺激伊斯兰堡对其进行追剿，而后者最终开始与他为敌。有一次，马哈苏德俘虏了 250 名巴基斯坦士兵和准军事队伍后，在开展交换囚犯的谈判之前，他砍掉了其中 3 名俘虏的头颅。

他的所作所为与巴拉维在博客中所设想的圣战相去甚远。马哈苏德既不是革命领袖，也不是宗教先知，他只不过是一个夜郎自大的暴徒，一个喜欢残杀其他穆斯林的刽子手。他所统治的这座城镇不仅肮脏落后，而且卑微可鄙。在这里，那些年龄和巴拉维的女儿不相上下的女孩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任何重要的权利，而新生儿的死亡率要比巴拉维的家乡约旦高出两倍还多。

尽管如此，马哈苏德还是成了巴拉维最好的朋友。虽然两人只能通过简单的阿拉伯语或普什图语进行交流，但是马哈苏德对这名约旦医生的诚意却深信不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给巴拉维策划了一次残酷的考验。

根据一名巴基斯坦塔利班官员的叙述，这个计划就是让巴拉维通过开放的无线电频道联络中情局，并请求后者对马哈苏德发动导弹袭击。不过，真正的目标只是一个诱饵，而不是塔利班首领本人。巴拉维得知，马哈苏德将乘坐一辆丰田掀背式轿车，前往一个名叫拉德哈的地区。当地部落成员将这种汽车称为“ghwagai”，在普什图语中的意思是“牛”。在汽车里面，假扮马哈苏德的是他最信任的一名司机。此外，所有关于汽车和路线的细节都与巴拉维得到的信息一模一样。

根据两名塔利班官员的回忆，这项计划如期进行，一枚导弹击中了这辆汽车，马哈苏德的司机当场毙命。虽然当地的新闻媒体没有进行报道，中情局也并未承认这次袭击，但这起事件已经在马哈苏德的手下中不胫而走。

马哈苏德后来声称，他的司机事先知道这项计划，并且愿意牺牲自

己的生命，以帮助马哈苏德证实巴拉维在中情局的价值。在外界看来，这无疑是白白葬送了一条性命，但是这名塔利班首领却有自己的打算。每当一枚导弹点亮巴基斯坦的天空，他就会说，这枚导弹就像一张征兵海报，让更多愤怒的青年和孩子加入他的阵营。

“对每一次无人机袭击，”他都会说，“我都会用三到四枚自杀式炸弹以牙还牙。”

猎杀马哈苏德

8 月 5 日，在夜幕的掩护下，马哈苏德和一小队心腹卫兵把营地搬往距离塔利班要塞马凯恩以东数公里的一个小镇赞加拉。在这个村庄的边界，有一座高墙围绕的大院，这是就马哈苏德岳父马利克 · 伊克拉马丁的住宅。他的女儿刚刚与马哈苏德结婚。35 岁的马哈苏德和前妻有 4 个女儿，但他竭力想要得到一个男性继承人。

然而，马哈苏德并不知道，有人正在监视他的行踪。此时，一大一小两架无人机正在他的头顶盘旋，并且一路追随他来到了赞加拉，看着他进入泥土砖搭建的农舍之中。一架无人机调整角度，想要对准马哈苏德所在的二楼。在距此 9600 公里的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一系列紧急信息被火速送往中情局高层：目标身份已经确认。现在，只要一击就可以命中马哈苏德。

就在此时，马哈苏德突然开始走动，他穿着宽松的白色克米兹来到了房屋的顶层。无人机的驾驶员和武器操作员只好放松手中的控制杆，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他们必须等待时机。

当天夜间，气候异常炎热，马哈苏德感到坐卧不宁。由于患有糖尿病，他经常会感到口渴，双腿也浮肿疼痛。午夜刚过，他打开一扇小门，在另一个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屋顶。陪同者身穿长袍，带着一些看起来像是医疗设施的东西。时值满月，明亮的月光洒满了屋顶，照耀着满脸虬髯的马哈苏德。房顶上铺着一张很小的床垫，马哈苏德走了过去，腹部朝

下趴在上面。陪同者跪在他的身边，好像准备为他进行静脉滴注。中情局的分析师迅速得出结论，此人一定是一名医生。这个人会不会是巴拉维？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捕食者”的操作人员再次启动了“地狱之火”导弹。

只要中情局局长一声令下，“捕食者”就会发射导弹。但问题是，马哈苏德现在躺在房顶，对帕内塔来说，这个变化不容小觑。在此之前，帕内塔已经授权对第二层的卧室进行打击，但现在他必须极为谨慎，以免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如果发动导弹袭击，整栋楼房会不会倒塌？帕内塔可以取消这次行动，也可以继续实施打击，但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否则就会错失良机。

此时，帕内塔不在中情局的办公室，而是在华盛顿的市中心参加白宫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华盛顿时间下午 4 点许，他悄悄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接通了一个紧急电话。帕内塔一边听，一边皱起眉头，显然十分担心。在随后的几分钟里，他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询问具体情况和可能作出的选择。帕内塔得知，马哈苏德的住宅里共有几十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

“房子会倒塌吗？”帕内塔问：“里面都有些什么人？附近有没有妇女和其他家庭成员？”

在电话的另一端，他的办公室主任杰里米·巴什和一名资深反恐顾问正在为他传递最新消息。他们告诉帕内塔，要从距离目标 7 千米的地方发动袭击十分困难，但是中情局可使用小型导弹，精确地命中目标，从而尽量减少伤亡人数，避免造成灾难性后果。

帕内塔批准了这次行动。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凌晨 1 点，约旦医生巴拉维的庇护者、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首领马哈苏德静静地平躺在屋顶，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注入他的血管。在他的脚旁，有人正在为他按摩肿胀的双腿。这个人看起来十分年轻，因此中情局推测，这个人不是一名医生，而是他的新娘。对于这一切，马哈苏德毫无觉察，他既没有听到远处无人机发出的低沉的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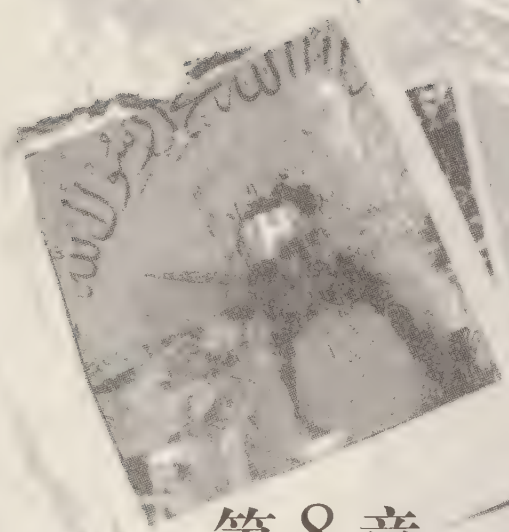
贝图拉·马哈苏德，是新的世界恐怖大亨。2009 年 8 月 5 日，当马哈苏德在其岳父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住宅的房顶上就医时，中情局的一枚导弹将其击毙。（由 SITE 情报组织提供）

鸣声，也没有听到导弹划破夜空时隐约的咝咝声。马哈苏德做了一个深呼吸，仰望着天上的星星。

刹那间，一枚导弹破空而来，击中了马哈苏德所在的地方，穿过他的胸口，将他一分为二。导弹上的烈性炸药引爆后，将他的新娘向后掀倒，在她跪着的砖块和灰墙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弹坑。低沉的爆炸声开始在附近的群山间回响，然后便是一片死寂。

两架无人机继续在上空盘旋了几分钟，拍下了这一场景。很快，一份报告就被转到白宫，交给了帕内塔。

“经确认，共有两人死亡，没有造成其他伤亡，楼房没有倒塌。”



第8章

反恐战争，任重而道远

恐怖组织的指挥官被击毙后，很快就有人取而代之，而新的领导人往往更加年轻、激进，也更加野心勃勃。中情局的精英们废寝忘食地反恐，却忽略了关键问题：为什么恐怖分子会“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

Langley, Virginia—August 2009

2009年8月 弗吉尼亚州 兰利

塔利班内斗升级，“基地”坐收渔利

8月11日，也就是中情局发动导弹袭击一个星期之后，一名塔利班发言人打电话给巴基斯坦的新闻记者，声称马哈苏德的死讯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谣传。这名塔利班领导人“仍然健在”，他说，而整个世界很快就会看到这一事实的证据。

在此之前，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已经检查了所有他能够看到的证据。无人机录下了对马哈苏德发动导弹袭击的场景，而帕内塔也在兰利办公室内的大屏幕上反复播放以确认。就像这些还不足以证明马哈苏德已经死亡一样，很快，无人机又传来了第二段录像。帕内塔看到，马哈苏德的同伙正准备埋葬他的尸体。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工作人员放大了录像，只见马哈苏德躺在一口原木制作的棺材里，脸色苍白，神态安详，枕边堆满了万寿菊。一名哀悼者伸出手来轻抚他的脸庞，摸了摸他眼睛四周和额头上十几处弹片造成的伤痕。

帕内塔没有时间停留在这些画面上。一周之内，他的手下需要赶出一份提案，由他亲手递交给白宫。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中情局尚未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帕内塔准备亲自向总统求助。作为中情局局长，他已经向白宫提交了众多秘密方案，但唯有这份提案将改变美国打击“基地”组织战争的进程。

中情局虽然成功击毙了马哈苏德，但仍有许多更为迫切的任务尚未

完成，其中包括马哈苏德的新“设施”。整个夏天，在中情局搜索这名塔利班领导人的同时，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士兵在武装直升机的支援下，对塔利班组织在山区的据点进行了扫荡，逐个摧毁了他们的堡垒和藏身之地。这场战役结束后，巴基斯坦军队缴获了大量轻型武器和炸药。如果用这些炸药制造自杀式炸弹，那么炸弹将足以堆满一所宗教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这枚脏弹的丝毫踪迹，辐射探测设备也毫无动静。几周以来，对于这个失踪的神秘设施，中情局的反恐主管都感到困惑不已。为了寻求庇护，塔利班的残余势力纷纷逃往附近的北瓦济里斯坦特区，转而投到该区最大的军事集团哈卡尼父子的麾下。

他们把这枚脏弹也带走了吗？或者，这只是一个诡计？对于这一点，中情局的秘密报告只字未提，电话拦截也一无所获。在华盛顿，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也对这起脏弹事件绝口不提。对外界来说，这一威胁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马哈苏德的残部迅速重新集结起来，踏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8 月 5 日的导弹袭击致使马哈苏德集团暂时形成了领导真空，各派系为争当接班人展开了血腥的巷战。最终，马哈苏德的堂弟，野心勃勃、鲁莽轻率但又极具号召力的哈基穆拉牢牢地控制了局面。尽管马哈苏德热衷于对巴基斯坦的士兵和警察发动袭击，但是哈基穆拉却更加仇视美国，并且愿意与“基地”组织和其他军事团体结成联盟，共同在阿富汗对美军发动攻击。现在，马哈苏德的士兵大都成了“基地”组织“影子军团”的成员。这是一支准军事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制服，其首领是一名利比亚指挥官，名叫利比。“影子军团”的任务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发动闪电袭击。他们成了“基地”组织的突击队，并且开始筹集资金、招兵买马，其足迹甚至远至沙特阿拉伯和克什米尔地区。

这正是帕内塔所面临的难题。中情局的导弹虽然大显神威，但这远远不够。即使某个指挥官被击毙，很快就会有人取而代之，而新的领导人往往更加年轻、更加激进，也更加野心勃勃。“基地”组织正在适应

哈基穆拉·马哈苏德（中），30岁，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2号首领，贝图拉的堂弟。在马哈苏德死后成为新首领，带领残部投靠“基地”，成为“基地”的影子军团。（由SITE情报组织提供）

这种新的情况，并且从该地区鱼龙混杂的军事团体中寻找更多忠诚的追随者，从而不断扩大其联系网络。与此同时，该恐怖组织高级首领本·拉登及其行动指挥官艾曼·扎瓦赫里正躲在安全的庇护所中进行战略调整。因此，只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才能把他们赶出巢穴。

帕内塔的反恐新战略

夏末秋初，帕内塔及其团队最终敲定了一份详细的方案，并提交给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在数月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开始对美国的阿富汗战略进行讨论，而此时仍未结束。帕内塔想要得到的东西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只有一条：中情局需要更多的无人机。帕内塔需要的不只是“捕食者”，还有新型的、更加强大的“死神”无人机，以及更加出色的操作人员和更加精良的硬件设施。帕内塔希望能够大幅增加对“基地”组织的压力，其中包括加强火力和开展地毯式侦察。因此，中情局

需要足够的人手和设备，对该部落地区的一举一动进行全天候监视，即使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军事团体也不能放过。这将是“中情局历史上最咄咄逼人的一次行动”，帕内塔后来说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并摧毁那些老谋深算的家伙，因为他们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自本·拉登以下的 20 名‘基地’组织的首领，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这些人所在的位置，”帕内塔说，“我们就是锋利无比的梭镖。”

帕内塔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到白宫，亲自向奥巴马总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总统阁下，”帕内塔说，“为了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我还需要这些东西。”他告诉总统，“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具有顽强的恢复能力，因此中情局计划加大对该地区的压力，不给恐怖分子留下任何躲藏和重组的机会。

奥巴马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帕内塔，然后转向他的几名助理。

“按照利昂的想法去做。”他说。

这场讨论到此结束。

新型无人机系统的部署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中情局的这项新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立即开始实施。搜寻“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是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需要进行相互协调，因此中情局的定点搜寻专家不仅要在兰利开展工作，而且应当深入前线进行追踪。

显然，这项新的战略也存在缺陷。“捕食者”固然威力强大，但对于隐匿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极为分散的敌人来说，空中力量和无人机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对付伊拉克叛军时，同样的技术可以帮助美军扭转乾坤，但眼下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当时，美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因此美国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能够自由前往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与无人机的配合十分默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们都能够根据新的情报迅速采取行动，并派遣地面小分队实施抓捕或者清剿。但是在巴基斯坦，这种做法完全行不通。

此外，这项计划还有一个问题。要想消灭“基地”组织的将领，中

情局必须首先找到他们的踪迹。然而，自本·拉登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恐怖袭击 9 年以来，他的下落，美国的情报人员依然不得而知。

一旦让公众了解这一点，情况就会变得更为糟糕。“9·11”事件发生后，一些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暗示，中情局已经大致掌握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然而，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愿望。有关报告显示，本·拉登最后一次露面是在 2002 年。在此之前，这名沙特阿拉伯的恐怖大亨刚刚从阿富汗边境重镇托拉博拉逃离，随后来到了巴基斯坦。从此以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中情局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线索，甚至没有一点蛛丝马迹。2009 年，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最终坦承，自美国开始对本·拉登进行追捕，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数年”，但仍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本·拉登的下落，”盖茨表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将其抓获。”

在此期间，中情局偶尔也会得到一些线索，并且再次燃起找到本·拉登的希望。其中一条线索涉及到“基地”组织的一名信使。据称，这名信使负责在恐怖组织的行动指挥官和本·拉登之间传递信息，但从不使用电话或者发送电子信息。中情局包括马修斯和汉森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定点搜寻人员都参与了这次搜索行动。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和几次侥幸的突破，2007 年，中情局终于推断出了这个人的名字。但是直至 2009 年，仍然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或者他是否还活着。

搜寻“基地”大人物屡遭惨败

本·拉登搜寻行动的失败是中情局的一大败笔。在纽约双子塔的浓烟尚未散去时，中情局就展开了攻势，塔利班仅有几百名士兵和一小撮高级首领得以逃脱，而其余数以千计恐怖分子不是一命呜呼，就是锒铛入狱。2001 年，美国推翻了塔利班的统治，将“基地”组织逐出阿富汗。然而，即使中情局取得了该情报机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搜寻本·拉

登行动的失败却始终像一道沉重的阴影笼罩着它。

塔利班之所以会一败涂地，离不开中情局的一小队官员。早在本·拉登派出劫机犯撞向纽约和华盛顿的大楼前，这队官员就一直在等待时机对其进行追捕。借助他们提供的信息，2001 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仅数小时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就把行动方案放在了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从而使白宫能够立即在阿富汗对“基地”组织进行打击，而不是坐等五角大楼开展常规军事行动。9 月 13 日，在与总统会面时，时任中情局反恐中心负责人的 J. 科弗·布莱克表示，中情局率领的突击队和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友军能够在数周之内，将“9·11”袭击的策划者一网打尽。

“等我们干掉他们以后，苍蝇就会钻进他们眼球。”布莱克此语一出，立刻不胫而走。

布什批准了他的方案，“碎石机行动”随即启动。3 个月后，即 2001 年 12 月，塔利班政府垮台，美国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追剿塔利班军队的残余势力。本·拉登带领几百名死忠逃往巴基斯坦边境的托拉博拉山区。

当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是否应该派遣美军捉拿本·拉登”进行争辩时，这名恐怖大亨却已收买了阿富汗的一个军阀，后得以脱身。随后，他悄悄穿过亲美阿富汗军队把守的边境，以寻求贾拉勒丁的庇护，并且躲进了库纳尔和霍斯特的山区。当时，本·拉登一度成为阿富汗军阀贾拉勒丁·哈卡尼的座上客，但最终还是消失在巴基斯坦的山区中。

“基地”组织的第 2 号首领艾曼·扎瓦赫里沿着另一条路线，骑马逃往巴基斯坦。在随后的几年中，扎瓦赫里偶尔还会露面。中情局虽然展开了大力追捕，但始终未能将其抓获或者击毙。本·拉登只是在录像上出现，他的胡须比以前长了一些，颜色也开始变为灰白，而他平时所穿的迷彩服也换成了阿拉伯头巾和长袍。官方声称，对本·拉登的搜索仍在继续，但实际上，中情局已经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进行追踪。

在中情局专门用于搜寻本·拉登下落的亚历克情报站，一些定点搜

寻专家逐渐转而加入了其他工作组，开始对“基地”组织的残兵败将和塔利班的军阀进行搜索。2005 年，亚历克站被彻底取缔。

谁将成为恐怖大亨终结者?

帕内塔新增加的“捕食者”要到年底才能到达阿富汗。与此同时，中情局向喀布尔站派遣了几十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些杰出的定点搜寻专家。汉森便是其中之一。

年方而立的首席定点搜寻专家汉森已经参与了十几起重大案件，而每一起案件的结果必然是向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发射“地狱之火”导弹。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表现异常出色。她曾经协助中情局锁定了一些异常危险的恐怖分子的位置，其中包括基尼和马哈苏德。现在，中情局开始重新搜寻这些重要的恐怖分子，并将汉森和其他一些定点搜寻专家派往阿富汗。

当年 8 月，汉森来到了喀布尔。这里灰尘漫天，酷热难当，到处都是一股刺鼻的气味。汉森感到母亲的劝告仿佛言犹在耳。她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在女儿加入中情局以后，她感到十分不快，而当汉森决定前往阿富汗这样危险的地方时，她更是吓坏了。连续几周，她一直想说服女儿打消这个念头。在得知这已经是女儿作出的最终决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感到十分苦恼。

“你难道不觉得，在去那里之前，你至少应该学学空手道?”在女儿离开的前一天，她问道。

“妈妈，”汉森回答，“当你发现自己需要空手道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已晚。”

这就是伊丽莎白，她的顽固虽然令人懊恼，但你却没有办法对她生气。汉森夫人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同意，但她坚持要女儿每天打电话回家，而她也会始终把手机带在身边，以防随时都会有坏消息传来。

事实上，在很久以前，汉森的母亲就预见到了这起悲剧。有一次一

家人一起吃晚饭时，年仅 4 岁的汉森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郑重其事地宣布，她想要“尝试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学会所有需要学会的本领”。说完，她拿起一个装满冰水的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猛地咬了下去，高脚杯顿时裂了开来。

“玻璃扎进她的嘴里，”汉森夫人回忆道，“但她却毫不胆怯。”

毕业以后，出于同样的原因，汉森加入了中情局。因为在她看来，紧张刺激的工作要远比赚钱更加重要。凭借私立学校的教育和经济学学位，她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更多的钱。就像其他女孩一样，她也喜欢孩子，喜欢漂亮衣服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但只要有机会，她绝不会担心弄脏自己的双手。在中情局的训练学院，从攀岩到蹦极，从发射枪榴弹到在泥塘中跋涉，她都乐此不疲。汉森自称是一个书呆子，只要有时间，她就阅读物理学的教科书，但她的朋友们却认为，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对于汉森的母亲来说，喜剧演员这个职业也许会让她感到更加轻松。但是，就像汉森夫人所说的那样，女儿在幽默上的品味“往往缺乏淑女风范”。

汉森喜欢冒险，所以自告奋勇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对于这次机会，她感到十分兴奋，汉森的朋友说。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虽然相对安全，但有时候即使是军队中也会出现自杀式炸弹，而持枪歹徒也会闯入五星级宾馆，因此在那里生活同样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汉森所在的中情局工作站位于美国大使馆内，所以十分安全，但出于工作需要，有时候她也必须走出这道装甲门外，与线人会面。作为一名定点搜寻专家，她将率领一支队伍，搜寻和清剿“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的高级头目，其中包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

汉森的母亲很少追问女儿的工作细节，只是大体知道一些情况。她很难理解，对于这样一份需要将其他人（即使这些人是一群恐怖分子）置于死地的工作，女儿要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有时候，她会向女儿问起这个问题。

汉森在政治上有些偏左，“她痛恨战争。”汉森夫人说道。但是，对

于她所在的中情局，汉森却从不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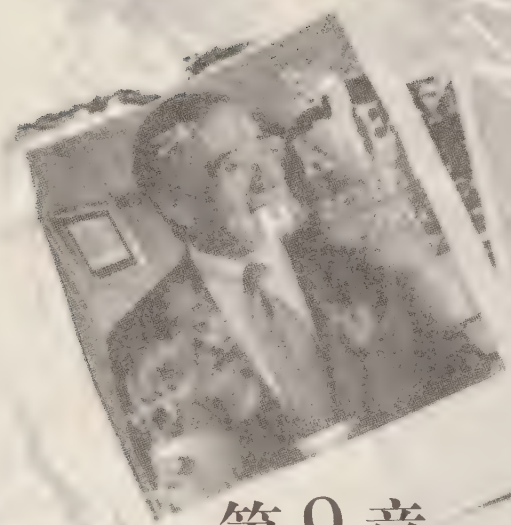
“无论你是否赞同战争都没有区别，”汉森夫人记得女儿说过，“你不能从战场上逃跑，你必须照顾那些正在为你而战的人们。”

借用女儿的话说，“因为你只能这样做”。汉森夫人回忆道，这是汉森经常说的一句话。

汉森很快就适应了这份新的工作。她住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而且只有一间公用浴室。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所以她只能工作。汉森每周工作 7 天，每天 14 个小时。午饭和晚饭只能在办公室里吃，只有下午才能到健身房锻炼一会儿。有时候，在兰利尚未破晓之前，她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而当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开始办公，并且向她询问最新进展时，她经常需要继续工作一整天。

现在，汉森追踪的目标近在咫尺，如果乘坐直升飞机，向东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库纳尔和霍斯特以及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山谷。马哈苏德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塔利班残部仍在那里。对哈卡尼父子以及效忠于“基地”组织的准军事队伍“影子军团”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此时，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某座村庄里，马斯里正在阴谋策划下一步行动，也许他正在与艾曼·扎瓦赫里甚至本·拉登进行商议。

如果说有人能够找到他们，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汉森。



第9章

恐怖组织遗祸谁之过?

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似乎总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年为了抗苏,美国极力培养了本·拉登,结果酿成“基地”之祸;如今马修斯到霍斯特不到24小时就遭到“哈卡尼组织”的火箭弹袭击。令人意外的是,该组织的崛起居然也是得益于美国的扶持!

Khost, Afghanistan— September 19, 2009

2009年9月19日 阿富汗 霍斯特

最血腥的见面礼

凌晨4点58分，离日出还有两个小时，马修斯突然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声音听起来很近，但因为天色仍然一片漆黑，所以她很难分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声音她还是第一次听到，房间里摆放的相框被震得乱晃。马修斯本能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抓起防弹背心和头盔，迅速离开房间，向附近的掩体奔去。

原来是火箭弹袭击。

在外面，还有一些人也正跌跌撞撞地沿着同一条路奔跑，其中几个人满脸沮丧地与马修斯打了个招呼。昏暗的天空仍有星星在闪烁，当天夜间，正是为期30天的斋月即将结束之时，但却始终看不见丝毫新月的踪影。在镇上的某个地方，宣礼吏正在召唤穆斯林参加黎明前的祷告。当基地的喇叭中传来“哔哔”的紧急信号时，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悦耳的男中音时高时低、由近至远。

虽然天色尚未破晓，但马修斯感到气温已经开始升高，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机场黄色的灯光穿过灰蒙蒙的雾气，在栅栏外干旱的土地上投下一道微弱的光线。从山谷下仰望，马修斯看到，萨勒诺军事基地中一簇簇幽暗的灯光就像天上的星辰。

这里的景象着实令人震撼，四周也静谧得出奇。有时候，哈卡尼手下的士兵会向萨勒诺基地发射迫击炮，但往往难以击中任何物体。人们

匆匆挤进水泥掩体，对马修斯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不过她可以趁机打听一下小道消息。迄今为止，作为霍斯特基地的主管，马修斯上任还不到 24 小时，因此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她看来都很新奇。一周以前，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幢漂亮的办公楼里工作。尽管有些奇怪，但现在马修斯不得不承认，她喜欢阿富汗这个地方。

“那里让人感到十分兴奋。”在离开美国前，她对中情局的一位好友说。她将要离开 3 个孩子，在阿富汗工作一年。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她不能再参加棒球比赛，不能在睡前亲吻孩子们的额头，不能参加他们在学校的活动和朗诵会，也不能与家人共进晚餐和一起度过圣诞节。然而，这是马修斯自己作出的选择，她决定充分利用这里的每一次机会，尽可能地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即使需要在三更半夜躲避炸弹，她也甘之如饴。

幸运的是，这次袭击的时间很短，爆炸声响过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响动。一架直升飞机在基地上空盘旋，机组成员打开探照灯，发现地上散落着一些残肢，于是他们得出了结论：因为月亮没有出来，所以有人趁着漆黑的夜晚潜入基地，想要把一个自制炸弹装置埋在公路上的斜坡附近。几个小时后，清晨的车队就会从这里经过，然后他们将被炸得粉身碎骨。但是炸弹却提前爆炸了，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是埋炸弹的人。数月前，就在同一个地方还发生过另一起类似事件，两名嫌疑人当场死亡，其中一人是一名小学教师。

即便如此，马修斯仍然相信，这些袭击不足以造成太大危险。她甚至告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霍斯特非常安全，因为她一直住在铁丝网内。虽然当地的恐怖组织经常会往墙内投掷炸弹，但那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她对我说：‘我绝对不会让自己身处险境，因为我还有孩子’，”马修斯在中情局的一名同事回忆道，“我想她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在马修斯赴海外执勤的几个星期前，她刚刚与这名同事见过面。

马修斯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使是在战区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她第一次看到自己在阿富汗的临时住所是在一架黑鹰直升机上。直升机从喀布尔起飞，30 分钟后就到了那里。霍斯特市和中情局的基地位于一座高原之上，四周环绕着深褐色的崇山峻岭，这些地势让她联想起美国的西南部地区。“我一直在想，说不定我还能看到那个万宝路牛仔呢。”马修斯在发回弗吉尼亚州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诙谐地写道。

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有一种朴素的美。如果天气晴朗，从霍斯特基地向北望去，就可以看到冰雪覆盖的白岭，那里是“基地”组织臭名昭著的要塞托拉博拉的所在地，2001 年，本·拉登就是从那逃之夭夭的。从此向东 32 公里绵延的丘陵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无形的分界线。比起阿富汗其他地区，这里草木葱茏，既有灌溉的土地，也有稀疏的树木，与旱季时该国大部分区域一望无际的土褐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霍斯特市人口约 16 万，其中大多数是普什图族人。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军队曾经对这里实施过长达 4 年的军事围困，但令人惊讶的是，霍斯特几乎毫发无损。在这座贫穷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肮脏不堪、用泥土砖建成的房屋和商店，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迷宫。这里唯一一处引人注目的公共建筑物是哈卡尼族族长贾拉勒丁·哈卡尼建造的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外观精美，圆顶是青绿色的。霍斯特机场和美国的军事基地就像一座孤岛一样坐落在这座城市的最东端。基地的四周围绕着艾斯科防爆墙和六角形的铁丝网，防爆墙是用沙袋垒成的，美国在阿富汗几乎所有的军事设施周围都建有这样的防爆墙。这里还残存着苏联占领时期的一些破败的遗迹，其中包括苏军建造的一座两层高的控制塔，现在被用作了望台。此外，还有十几架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式飞机在跑道周围一字排开。这里大部分新的建筑都是预制的军用房屋，譬如用货物集装箱临时改造成的营房等等。所有人工制造的东西，包括楼房、街道、汽车和制服无一例外都是柔和的浅棕色和深褐色，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沙尘，让这里仿佛与大自然融成一体，显得异常沉闷和晦暗。

在铁丝网内，人们的生活相对安全，也十分便利。餐厅的食物出人

霍斯特市，位于阿富汗东部边境地区，其地标性建筑是一座青绿色圆顶的清真寺，清真寺是由该部落首领、本·拉登的朋友贾拉勒丁·哈卡尼建造的，而霍斯特基地也长期由他控制。(乔比·沃里克提供)

塔利班垮台后，第一批来到霍斯特的美国人是中情局的特种部队和准军事人员。他们建立了“查普曼前线作战基地”,即众所周知的霍斯特基地。这座基地位于镇外的一座机场上，是中情局在阿富汗东部和边境地区的塔利班要塞搜集情报的重要前哨站。(查尔斯·麦卡姆斯提供)

意料地可口，每逢周五还会供应龙虾和螃蟹腿。在娱乐室里，人们可以通过卫星接收器观看棒球和足球比赛的实况直播，甚至还有好莱坞的最新电影。下班以后，中情局的官员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休息室，带上几瓶红酒和冰镇啤酒一起享用。基地的健身房里配备了很多新潮的锻炼设施，比如椭圆形健身器和奥林匹克杠铃架。

马修斯喜欢跑步。来到这里以后，她很快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黎明时分，她就会穿上跑鞋，沿着机场跑一圈。除了马修斯以外，机场上还有来自中情局和军方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他们自称“霍斯特跑步俱乐部”。锻炼结束以后，马修斯会返回自己拖车一样的房间，在私人浴室中冲个澡。这间浴室是马修斯极力讨价还价才得到的，因为在霍斯特，只有那些高级官员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求。

从她的房间到中情局的办公室仅有几步之遥，而在过去，她要在环城公路上穿梭两个小时才能回到家。然而，对于即将面临的新角色，马修斯必须经过极为艰难的调整。无可否认，她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叛军的情况颇为熟稔，而且曾经负责过不少行动，但现在她需要在一个子弹横飞的地方进行指挥，而她所作出艰难的决定将对她身边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马修斯的职业生涯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就像从前一样，马修斯需要对她在兰利的上级负责，但现在她不得不与自己的合作伙伴进行争执，因为他们的想法与她在中情局的同事完全不同。他们是战士，这些人里既有五角大楼和北约组织的高级官员，也有霍斯特当地和附近的战地指挥官，还有在基地以外开展行动的特种部队成员。这些突击队员就像天之骄子一样，是军队中的出类拔萃者，他们都对自己的本领极为自负。他们很快就与中情局内的特种部队成员和霍斯特基地的安全小分队队员打成了一片，其中包括中情局特别行动队中的几名准军事官员，以及黑水公司的一些前绿色贝雷帽特种兵和海豹突击队成员。但是，对于中情局这个部门，他们向来不屑一顾，甚至讥笑那些初来乍到的中情局官员只不过是“黄口孺子”或者呆头呆脑的

“小丑”。一名军官说，这不仅是因为中情局的人员缺乏军事技能，而且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一窍不通，甚至从不离开基地到外面冒险。

同样，中情局的官员也不喜欢他们。中情局的办案人员和分析师经常在私下抱怨，说这些拿刀动枪的家伙就像一群“大老粗”和“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狂妄的自尊心就像他们身上的二头肌一样过度膨胀。尽管双方的看法都存在偏见，但是如果有男性对马修斯的工作能力表示怀疑，她就会变得尤为敏感，因为她一辈子都在与这种观念抗争。

雄心勃勃的女主管

1989 年 1 月 3 日，当马修斯来到中情局时，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里仍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就在同一天，另外 3 名女性也加入了中情局。其中一人后来回忆道，她们 4 个人很快决定，一定要团结一心，因为在这个男人的“汪洋大海”中，她们是仅有的几名女性。

凑巧的是，这 4 个人有很多共同点：她们都是白人女性，年纪在二十五六岁，身高和体型相近，都长着棕色的头发，穿 4 号的衣服。在兰利的走廊上，如果她们几个走在一起，就会引起众人的瞩目。她们 4 人一起在餐厅吃午饭，一起度假，甚至帮助对方策划婚礼。马修斯认为自己是她们的老大，因为她要比另外 3 人年长几个星期。此外，在这几个人中，谁也没有她那样志向远大。在任职培训期间，当有人问起她们未来的打算时，马修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成为中情局局长！”

马修斯从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并且坚信顽强的意志和勤奋的工作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而这也成了她毕生的信念。马修斯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在 3 个孩子中排行第二，父亲是一个冲床技工，母亲是一名护士。当其他女孩忙着和男孩嬉闹和参加派对时，她一头扎进了书堆。马修斯从小就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并相信最终天意将决定所有人的命运。无论是在孩提时代还是青年时期，她的社交活动都是在一小群基督教基要主义会众中开展的。这个教派信奉爱国

主义，主张对《圣经》进行严格的字面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马修斯的宗教观念也在不断发展，但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信徒。

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俄亥俄州西部的塞达维尔大学就读，这是一个小型的浸礼会教派大学，宣扬神创论的科学观念。马修斯选择了播音专业，并遇到了一个同样喜欢越野跑的同乡。这个人叫加里·安德森，笃信宗教，是一名化学系的学生，也是马修斯后来的丈夫。随后，两人一起加入了附近的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在该校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马修斯成了一名律师助理。没过多久，在中情局一位亲属的鼓励下，她决定申请中情局的职位。

当时，作为一名女性，马修斯很难成为中情局的办案人员，因为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被视作中情局的精英群体，她和另外 3 人只能接受那些对女性开放的职位。马修斯成了一名图像分析人员，负责对疑似利比亚化学武器工厂的照片进行筛查。由于才思敏捷，马修斯后来开始负责撰写报告，也就是把那些来自前线的原始情报转化成简明扼要的文章。

据马修斯的一位女性同事回忆，即使是在这个岗位上，马修斯仍然感觉到她不得不与男性展开竞争，目的仅仅是让他们接受自己。

“我们必须加班加点、不辞劳苦，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比男性同事发展得更快一些。”这位朋友说道。就像马修斯一样，最终她也成了一名秘密特工，其真实身份被列为政府机密。

有一段时间，由于丈夫加里·安德森要到瑞士的一家公司工作，马修斯和他一起来到日内瓦。但后来，两人在华盛顿郊区安顿了下来，这里能够让马修斯继续在中情局发展。由于他们分别在两个城市工作，一个在华盛顿郊区，另一个在里士满，所以他们选在两地的中间，也就是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买了一栋房子，而两人每天来回的路程超过 161 公里。结婚以后，马修斯并没有改随夫姓。随着孩子的陆续出生，夫妇两人雇了一位保姆照顾孩子，这样马修斯就可以尽快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马修斯的朋友说，她非常疼爱自己的 3 个孩子，但她的心思也

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如果让她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她会觉得就像是插上鱼鳍生活在大海里一样难受。

“在这一点上她有很强的女权主义思想，但她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却很传统，”马修斯在中情局的朋友说道，“她总是把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开，而她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分析师，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1996 年，从瑞士返回国内后，马修斯带着更加远大的志向重新加入了中情局。随后，她从分析部调到了行动指挥部，也就是中情局内负责执行秘密海外行动的部门。根据新的工作需要，马修斯来到中情局的新兵训练营，即人称“农场”的地方，进行了为期数周的严格的体能训练。马修斯最终放弃了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正式成为一名秘密特工。就像后来名噪一时的同事瓦莱丽·普莱姆一样，她的真实身份也属于政府机密。

大放异彩：抓获第一个“基地”头目

在加入行动指挥部反恐处的一个分队后，马修斯开始大放异彩。这个分队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作“亚历克站”，其工作人员具有不同的背景，他们的任务是对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个恐怖组织开展调查。这个恐怖组织名为“Al-Qaeda”，即“基地”组织。1996 年，在马修斯刚刚返回中情局时，这个分队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毫无生气。当时，恐怖组织属于二级威胁，与资金雄厚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相比，“基地”组织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1998 年，“基地”组织同时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动炸弹袭击，导致 220 余人遇难。这两次袭击不仅改变了上述局面，也让本·拉登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要犯之一。因而，亚历克站及其分析人员突然变得举足轻重。

“基地”组织让分队的工作人员感到困扰不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说服华盛顿，让他们相信本·拉登已经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在马修斯的上级、直言不讳的迈克尔·朔伊尔的领导下，他们最终赢得了中情局高层的支持，其中包括局长乔治·特尼特和反恐中心负责人科

弗·布莱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就已经制定了一项应急方案，利用阿富汗友军和中情局的无人驾驶飞机“捕食者”刺杀本·拉登，并将他的恐怖主义盟友逐出阿富汗。然而，1999年，克林顿政府将暗杀本·拉登的任务推给了新一届内阁。对于特尼特要求采取行动的紧急申请，刚刚当选的布什不以为然，直至2001年9月4日才对有关“基地”组织的问题进行郑重讨论。7天以后，经过训练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班机，分别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

当天清晨，兰利一切如常。上午8点46分，当第一架飞机撞中世贸中心北楼时，中情局的大部分雇员刚刚来到办公室。17分钟后，当第二架飞机撞向南楼时，人们顿时感到目瞪口呆，仿佛有人在说：这是“基地”组织干的。

中情局反恐中心负责人科弗·布莱克担心，中情局总部很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的下一个袭击目标，于是下令所有人员离开大楼。他和亚历克站的工作人员仍然坚守岗位，有些人甚至连续几天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人。

“我们已经处于交战状态。这场战争与此前的任何战争都截然不同，”布莱克对反恐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仿佛是在命令将士出征一样，“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在这场战争中，不是所有人都会生还。”

马修斯的好友说，这几个星期的经历让她发生了彻底的转变。“9·11”事件发生前，她经常和亚历克站的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认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某种阴谋，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揭露这个阴谋。恐怖袭击发生后，马修斯索性睡在办公室的一把椅子上，连续几天都没有回家。当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由于过度操劳，再加上精神压力过大，孩子最终早产。尽管如此，马修斯仍然坚持工作，并且再三告诫自己的朋友，在她看来，“基地”组织很快就会发动下一次袭击，而只有中情局才有阻止他们的资源和物力。马修斯的一位朋友说，她对“基地”组织仿佛“着了魔一般”。

在成为中情局第一批定点搜寻人员之后，马修斯接受了行动指挥部反恐处的一项新任务，并很快接到了一个重大案件：率领一支队伍，对

“基地”组织的后勤总管、一个化名为“阿布·祖巴耶达赫”的巴基斯坦人进行搜捕。这个恐怖分子的真名叫宰因·阿比丁·穆罕默德·侯赛因,在“9·11”事件发生前他负责霍斯特附近的营地。在过去数年中,他协助训练并派遣了几十名“基地”组织成员充当在阿富汗的激进分子。马修斯认为,祖巴耶达赫知道“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第二轮袭击的详细计划,并说服中情局高层让她从刚刚到位的情报人员中组建一支队伍,在全球范围内对阿布·祖巴耶达赫展开追捕。

马修斯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开始办公,很快这里就人满为患,到处都摆放着计算机。数周以后,即 2002 年 3 月,马修斯的团队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们在巴基斯坦城市费萨拉巴德的一座安全屋内发现了祖巴耶达赫的踪迹。3 月 28 日,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展开联合行动,对这座安全屋发起突袭,试图活捉这名恐怖分子。但在交火中,祖巴耶达赫受了严重的伤。他是中情局抓获的第一个“基地”组织行动人员。

被捕几天以后,祖巴耶达赫向美国审讯人员提供了一则重大情报,揭露了“9·11”袭击主要策划者的姓名——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随后,当祖巴耶达赫不再与审讯人员合作时,布什政府授权“加强审讯技巧”,其中包括动用水刑,以迫使他吐露实情。马修斯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她专程赶往泰国,指挥中情局的审讯人员对这名囚犯进行盘问。数年后,这起案件饱受争议。人权组织、国会委员会,甚至包括布什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中情局对待这名恐怖分子的所有细节都提出了质疑,而祖巴耶达赫也成了中情局秘密监狱和刑讯手段的代名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甚至将“水刑”称作“折磨”。虽然后来有证据显示,祖巴耶达赫不是“基地”组织的真正首领,而只是一个后勤管家,对于该恐怖组织的战略和计划所知确实有限。但当时在行动部的反恐处,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中情局能够拿下“基地”组织的第一个重要人物,马修斯功不可没,而这个人将指引中情局找到“9·11”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

数年以后,马修斯跻身中情局的管理层,指挥反恐中心的一个团队。此外,她还与中情局其他一些性格坚毅的女性官员结成了联盟。在这些

人中，有人比她更早一步成为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其中有一个红发女郎脾气格外暴躁，并且在中情局很多备受争议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从“加强审讯技巧”到一个名为“引渡逃奴”的秘密项目。在这项行动中，中情局特工负责在海外绑架恐怖分子嫌疑人，并将其押往第三国进行审讯，在有些情况下使用了某些不人道的刑讯手段。她和马修斯一样，都对老派硬汉汤米·理·琼斯十分痴迷，两人经常引用《老无所依》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无法阻止将要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决定的”。

随着马修斯职务的不断提高，有些人开始指责她态度粗暴、顽固不化和缺乏耐心。然而，如果有人暗示，作为一名女性，她不能胜任某项任务，无论这项任务是什么，她都会怒不可遏。在兰利，一些男同事很快戏称她为“露丝”，这是“ruthless”的简称，即“冷酷无情”。

无论是在兰利还是后来在霍斯特，马修斯发现，在这个曾经由男人主宰的世界里，为了赢得他人的尊重，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开展永无止境的抗争。

“如果你想对男人指手划脚，”在马修斯赴霍斯特执行任务前，中情局的一名阿富汗专家曾经告诫马修斯说，“他们的反应一般是：‘小姐，你根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鲜血铸成的霍斯特基地

诚然，现在的霍斯特与几年前完全不同了。在分析师和定点搜寻人员来到这里之前，霍斯特曾经是美国秘密作战部队的天下。由于环境危险，来到这里的只有中情局特别行动队的准军事官员，这些人大都是前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和海豹突击队成员，或者其他军事机构的精英分子。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队是美国常规军以外，第一支可以开展秘密行动的力量，其中包括破坏活动、游击战和刺杀行动。2001 年，正是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队和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率先对阿

富汗的“基地”组织发动袭击，并将塔利班赶下台。当年冬天，十几名特别行动队员在霍斯特市东部建立营地，清剿了残余的塔利班抵抗势力，并在当地安顿了下来。

2001 年的最后几天，当马修斯及其在兰利的反恐团队满腔怒火地看着本·拉登逃往巴基斯坦时，霍斯特的特别行动队来到巴基斯坦的雅各布阿巴德市的一座机场，并驾驶直升飞机翻过山岭的另一侧，想要控制这座机场。然而，他们刚刚着陆，就遭遇了一场灾难。

凌晨 2 点左右，霍斯特寒风刺骨，突击队员携带轻型武器和装备还有一小箱现金，在当地一名反塔利班指挥官的援助下来到了这里。这名指挥官没有食言，但是等候这些突击队员的除了他的手下以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敌对部落的士兵。这两队不同阵营的裹着包头巾的枪手互相怒目而视，将美国人夹在了当中。冲突眼看一触即发。

在黑暗之中，突击队员看到几名阿富汗人拿出了手榴弹。中情局的一名官员后来回忆道，当时双方准备决一死战，以确定由谁负责接待美国人，并且获得他们的大笔现金和先进武器。

“其中一派事先知道我们要来，随后被另一派发现，”当时在场的一名美国官员回忆说，“由于时值凌晨，人们还都没有来得及吃早餐，所以他们纷纷掏出了手榴弹。”

这时，中情局的一名官员站了出来，对阿富汗人的盛情和英勇大加赞扬。“‘山姆大叔’的口袋里有的是钱。”这名官员向他们保证。这群人的脸上遍布皱纹、满面胡须，身上挎着子弹带，看起来异常凶悍。这番景象让在场的美国人不禁想起了《星球大战》中发生在酒吧里的场景。在美国人的保证下，双方的士兵陆续散开，一场危机暂时化险为夷。疲惫不堪的突击队员们在黑暗中穿过城镇，把一所废弃的学校作为临时哨站，有些人甚至倒头睡下。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学校的大楼就建在在大道旁，根本无法阻挡自杀式炸弹和火箭弹袭击。狙击手可以隐匿在附近的房屋和树木后。那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且小镇肮脏危险，由来自 7 个不同帮派

的武装团体控制，而这些帮派往往六亲不认、反复无常。令人提心吊胆的是，学校附近随时都会响起枪声，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有人发动了袭击，还是阿富汗人在举行婚礼。

2002 年 1 月 4 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在与附近村里的长者会面后，一名阿富汗枪手突然开火。中情局的一名准军事人员应声倒下，一枚子弹穿过防弹衣射入了他的胸膛。此外，受伤的还有 31 岁的绿色贝雷帽特种兵内森·查普曼中士。他是一名通讯专家，曾经参加过“沙漠风暴”行动，后来加入了中情局在霍斯特的分队。子弹射入了查普曼的一条大腿，不过他的伤势看起来没有那名中情局官员那样严重。

几分钟后，两人被送上直升飞机，返回霍斯特。最终，中情局官员胸口的伤势逐渐稳定了下来，而与此同时，查普曼却在大量失血，人们这才发现他被射中了股动脉。当直升机在霍斯特着陆时，这名年轻的中士已经气绝身亡。他是第一个在阿富汗战场上遇难的美国士兵。

随后，中情局很快将总部迁往镇外的机场上。那座机场虽然已经废弃多年，但是空地很宽阔，足以用来休息和工作。此外，那里还有一座完好无损的了望塔，机枪手可以在塔顶对外进行扫射。在苏联占领时期，这座机场遭受了重创，因此显得千疮百孔、凹凸不平，只有飞机跑道尚且差强人意。这群美国人筑好艾斯科防爆墙后，开始挥锹向里面填土，而这里也成了中情局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外的第一座基地。

有人提议，可以将这座基地命名为“查普曼前线作战基地”，用以纪念几天前牺牲的那名特种部队士兵。随后，“查普曼前线作战基地”就成了这里的正式名称，不过中情局的人们更喜欢将其简称为“霍斯特”。

曾经心腹竟成今日大敌？

现在，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该地区最大的军事组织。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当地军阀贾拉勒丁·哈卡尼曾经率军抗击，并且长期受雇于中情局，而现在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豢养了数以

千计的士兵。20 世纪 90 年代，塔利班崛起后，哈卡尼虽然在表面上与塔利班结盟，但私底下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因为他最感兴趣的不是宗教思想或者攻城掠池，而是如何维持他的走私帝国，保护他的手下从事非法活动。

此外，哈卡尼还对一些朋友忠心耿耿，其中包括他过去的战友本·拉登。上个世纪 80 年代，两人曾经在霍斯特的崇山峻岭中共同抗击苏军，从而声名鹊起。事实证明，霍斯特易守难攻，苏联人久攻不下。本·拉登是一个建筑业富商的儿子，他利用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和人脉帮助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游击队员在山中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和洞中堡垒。同样，哈卡尼的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曾作为一名指挥官亲自率领手下士卒以弱胜强，击败了苏军的突击队和武装直升机进攻。苏联对哈卡尼及其盟友在山间的据点进行了轰炸，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占领并扩建了霍斯特的机场。

2001 年底，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队和阿富汗的亲美军队逐渐接近了本·拉登的巢穴，于是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找到昔日的战友、身材高大、满面虬髯的贾拉勒丁·哈卡尼寻求庇护。随后，本·拉登一直藏匿在霍斯特郊外的一处避难所里，并最终顺利潜入巴基斯坦，与自己的旧部会合。

但是，哈卡尼却按兵不动。他早就预见到塔利班会一败涂地，因此时刻准备倒戈相向，而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与哈卡尼打交道的巴基斯坦官员力促美国与他达成和解，甚至在新任阿富汗政府中为哈卡尼保留一个象征性的职位。

但在华盛顿，国防部根本无意与其讨价还价。在他们看来，正是哈卡尼放走了本·拉登，因此他有可能知道后者现在的下落。熟知当时情况的一名高级官员称，美国与哈卡尼的特使分别在伊斯兰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了两轮秘密谈判，但美方的立场非常强硬，而且毫不动摇，要求哈卡尼无条件投降，并且穿上橘黄色的连衫裤，和其他囚犯一起被押往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新建的监狱。如果关押一段时间后，哈卡尼肯

向军方审讯人员吐露关于本·拉登的所有他知道的情况，美国才会允许他返回家乡。

“毫无疑问，哈卡尼不会接受上述条件。”中情局的那名官员说。

“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可以与哈卡尼合作，”这名官员表示，“但当时，没有人高瞻远瞩，去考虑5年以后的情形。那些决策者们只会想：‘让这些棕色的无名小辈见鬼去吧。’”

哈卡尼拒绝了美国人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贾拉勒丁·哈卡尼曾经与苏联人打了10年的游击战。现在他已经51岁，如果需要与美国人开战，他同样毫不畏惧。当时，哈卡尼之子西拉杰丁率领的哈卡尼组织已经成了美军在阿富汗地区的心腹大患，三更半夜向霍斯特基地的高墙内投掷火箭弹，将马修斯及其同事惊醒的正是哈卡尼手下的士兵。

本·拉登逃脱以后，中情局的一些准军事官员留了下来，他们住在狭小的围场内，开始与阿富汗士兵并肩作战。特别行动队在霍斯特的基地不断扩大，并接受了新的任务，其中大多数是对五角大楼进行战术支援。因此，追捕本·拉登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无人机和巴基斯坦人身上。从此以后，中情局首次开始从兰利派遣文职人员、定点搜寻专家和分析师到霍斯特，以搜集数据和破译情报，而这些人员不得不与那些荷枪实弹的突击队员朝夕相处，有时候甚至还要指挥他们开展活动。

于是，兰利决定对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进行交叉训练。特别行动队的队员需要学习搜集情报的基础技巧，而阿富汗的文职人员则要进行为期3周的“海外训练”，以学习在战区生存的基本技能，其中包括枪械射击、战地营救以及驾车穿越路障和躲避伏击等。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即使是接受训练的人员也认为这些项目还远远不够。

“这只是一些初级的基本训练，”中情局的一名职业教官表示，“他们只能略知一二，很难做到熟练和精通。”

10年前，同样的训练却长达21周，其中包括对炸弹和炸药性能的详细讲解、团队建设、导航甚至跳伞的专门训练。但是后来，中情局取缔了这个长期项目，因为对一个需要迅速在实地开展行动的情报机构来

说，这个项目代价高昂、耗时过久。有人认为，在信息时代，间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计算机网络、人造卫星和无人机，因此长期项目中开设的一些课程，比如跳伞训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9·11’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会问：‘有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学会这些艰难的技能?’答案是‘没有必要’，”中情局的一名退休官员说，他负责对这些人员进行海外训练，“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任务转包给其他人。”这些特殊的技能属于战士和准军事精英。虽然霍斯特仍然需要这些“大老粗”，但他们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主宰了。

反恐体系的秘密

马哈苏德死后，在霍斯特指挥中心，马修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项任务上。在她看来，这项任务始终是所有工作的当务之急，即搜捕并剿杀本·拉登及其副手艾曼·扎瓦赫里和他们的高级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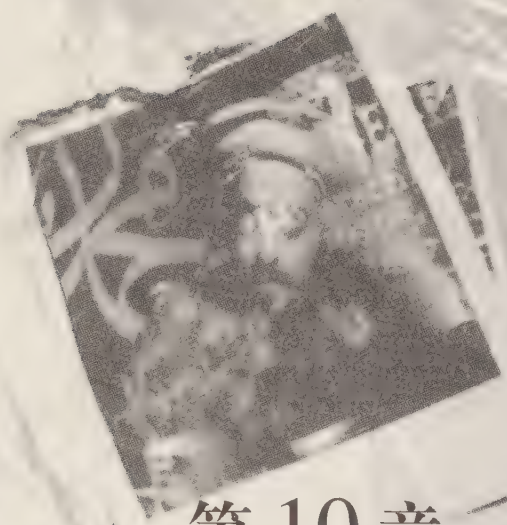
马修斯很快认识到，在这次追捕行动中，霍斯特基地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刚刚成立的“反恐追捕小组”。在中情局的资助下，这支队伍由阿富汗的突击队员组成，并且经过了特别行动队的训练。在阿富汗东部，共有 3000 名这样的士兵，他们大都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人。他们可以穿着当地的服装，悄悄越过边境，刺杀和俘虏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者搜集有关信息。接着，他们会将这些情报转给霍斯特的美国特工，再由后者将其与有关电话和互联网聊天记录汇集在一起，存入中情局浩如烟海的数据库中。随后，诸如汉森那样的定点搜寻专家就会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和分类，一旦发现有关某个恐怖分子的可靠线索，他们就会立即将其转化成具体的地理坐标，然后发给中情局日渐壮大的“捕食者”操作队伍。

经过 8 年的实践，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体系运转都很顺利。最近，中情局的高层发现，这项行动有望取得进展。一年多来，中情局发动了多次导弹袭击。从截获的电话内容可以判断，“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

首领已经陷入一片混乱，而该恐怖组织的很多指挥官也已经丧失了斗志。本·拉登藏匿于深山之中，几乎与消失无异。扎瓦赫里虽然仍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日常行动的指挥权却落入了几名副官的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名叫马斯里的埃及人，在基尼死后，马斯里填补了他的空缺。中情局截获的信息显示，马斯里其人在“基地”组织里非常不受欢迎，他不仅专横跋扈，而且喜欢操纵他人。在对“基地”组织一些指挥官的谈话进行监听时，对于这个以“基地”组织代理领导人自居的恐怖分子，很多人都怨声载道。

然而，最好的消息并非来自巴基斯坦，而是安曼。约旦情报机构刚刚招募了一名重要线人，并在中情局的协助下，将其安插到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在失踪了几个月后，这名约旦线人再次露面，并且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不仅设法打入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内部，而且还成功地渗透到“基地”组织之中。在兰利召开的高级会议上，中情局的一些高层官员开始窃窃私语，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个“王牌线人”。

此时，这个“王牌线人”正在巴基斯坦的山区开展行动，也许距离马修斯狭小的办公室仅有80公里之遥。马修斯一边匆匆浏览每日的电报，一边满怀期望地等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第 10 章
最出色的双面间谍

利用秘密线人瓦解恐怖组织是中情局的惯用招数，并且屡试不爽。巴拉维打入“基地”内部后，中情局上下顿时陷入疯狂——8 年来，美国从没如此接近“基地”。在欲望与绝对安全的潜意识交织之下，那一丝丝的不和谐被忽略了……

Langley, Virginia—September–October, 2009

2009年9月~10月 弗吉尼亚州 兰利

一份令人匪夷所思的礼物

“参见附件。”

8月底的一个早晨，中情局总部收到了巴拉维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附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计算机编码。这是巴拉维作为间谍第一次获得的重大成果，也让他成了中情局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名线人。中情局的数据鉴定专家事先得到了警告，因此显得格外谨慎。就像在做寿司一样，他们把这些编码切分称几段，接着再分成字节，打算将其重新组合到一起。

经过几天的严密检查，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中情局的第一印象完全吻合：这份文件是真实的。这无异于一个奇迹。

在马哈苏德死后的近一个月里，巴拉维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既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任何来电，就连中情局从塔利班截获的通讯内容也无法解释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了夏末，他突然再次出现，发了一条短信给扎伊德。他回来了，而且还带着一份礼物。巴拉维写道：“一份值得扎伊德等待的礼物。”

巴拉维所说的礼物是一小段视频。这段视频只有几秒钟，分辨率也很低，显然是用掌上相机拍摄的，这种相机只要花几百美元就可以在普通的电子设备商店里买到。在视频中，一小群身着普什图族服装的男子正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交谈。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名年轻男子，开始只能

看清他的大概轮廓，直到他侧过脸来，人们才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正是巴拉维。坐在巴拉维旁边的是一个身材瘦削、留着黑色胡须的长者，年龄约有四十几岁。在大部分时间里，谈话的都是这名男子。中情局的反恐专家立即认出，他就是拉赫曼，也是“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最亲密的伙伴。中情局虽然知道他还活着，但在过去的 8 年中，任何美国官员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拉赫曼来自利比亚，是一名学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担任本·拉登的高级副官。2001 年底，托拉博拉失守后，与本·拉登一起逃往巴基斯坦。

后来有人推测，拉赫曼很可能在伊朗避难。直到 2006 年，他再次作为“基地”组织最高战略思想家和宗教顾问出现在世人面前。“基地”组织的伊拉克首领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曾经对什叶派穆斯林发起过惨无人道的袭击，从而改变了伊拉克人对“基地”组织的看法。拉赫曼试图对其进行约束，但毫无效果。此后的数年便再也没有人见到过拉赫曼。但现在，当他在这段视频中高谈阔论时，中情局的一名线人就坐在他的身旁！

阿提亚·阿布德·拉赫曼，年约 36~40 岁，利比亚人，本·拉登的副官，“基地”组织爆炸专家和宗教顾问。（SITE 情报组织提供）

这段视频让中情局感到目瞪口呆，并引发了一连串的疑问。然而，有一点却无可辩驳：约旦医生巴拉维和“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指挥官正同处一室。他设法拍下了两人会面的镜头，并将其作为证据送到了中情局手中。自从对“基地”组织宣战后，已经过去了整整 8 年，美国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接近自己的敌人。

质疑与希冀并存

每周 3 次，帕内塔都会在七楼的办公室里召集中情局的高级反恐官员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他的副手史蒂芬·卡佩斯、国家秘密行动和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助理和信息通报员。这些人挤在帕内塔红木办公桌的四周，桌子上方悬挂着一面破旧的美国国旗。过去，这面国旗曾经在世贸中心的顶层迎风飘扬。他们一边用瓷杯喝咖啡，一边讨论巴基斯坦最近发生的事件。9 月初的一个下午，这群人再次聚在一起，商讨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这条信息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间谍，间谍的代号是“豺狼”。

有人播放了一段视频，并对其作出了详细讲解。当时，技术人员仍在对其进行检查。这段视频显示，一个据称是中情局线人的男子正在与“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顾问交谈。中情局的高级官员顿时开始连珠炮般发问：这名间谍来自何方？他是怎样接近“基地”组织的？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这无疑是一条天大的好消息。

关于巴拉维，有两个地方让帕内塔感到疑窦丛生。其一是这名线人能够如此迅速地打入“基地”组织内部。帕内塔心想：在这个地区，一名间谍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此人接近目标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另一个奇怪之处就是，中情局对于视频中的这个人知之甚少。

“在中情局，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与他建立个人联系。”对于这一点，帕内塔不能不表示惊讶。然而，对于上述两点，人们也许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名线人是约旦情报局招募的，在美国官员接触到他之前，他

已经来到了巴基斯坦。至于他的行动何以如此迅速，原因很简单：巴拉维是一名医生，而这正是“基地”组织急需的人才。

毫无疑问，巴拉维很有天分，但是他究竟有多高的天分，仍有待中情局去发现，不过这件事情必须越快越好。

“你让我们抬起了头，”一天早上，扎伊德在定期写给巴拉维的信中说，“你让我们在美国人面前抬起了头。”

对于巴拉维的出色表现，扎伊德的同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而扎伊德也希望能够将这些赞誉传达给巴拉维。这名间谍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意外，但是，最感到意外的还是扎伊德。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还能够提供些什么？

扎伊德的激励似乎十分有效。巴拉维再次露面在几周以后，北方刮来的一阵干旱的秋风带走了夏日的最后一丝暑气。在每一封来信中，巴拉维都会透露一些引人入胜的消息。他向扎伊德讲起了他所遇到恐怖分子、这些人的谈话，以及当地军事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然而，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当中情局发动导弹袭击后，他就会对现场满目疮痍的情景以及从炸毁的汽车和房屋中拖出的尸体残骸进行栩栩如生的描述。巴拉维在信中写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领导人感到惶惶不安、异常愤怒，因为在天空轰鸣的无人机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巴拉维很少提到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因为他不熟悉这个地区，也不会讲普什图语，但是有了他的报告，中情局的“捕食者”就可以缩小搜索的范围。据中情局的一些官员统计，根据巴拉维提供的消息，共有 5 名塔利班士兵被击毙。每次导弹袭击过后，这名线人就会给扎伊德发送电子邮件，对伤亡情况和现场的骚乱进行汇报，并且不断鼓励后者。“你们正在接近这里。”巴拉维写道。

对于巴拉维发回的信息，中情局在安曼和兰利的分析师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根据袭击地点上空“捕食者”拍摄的录像对轰炸造成的伤亡进行了评估。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报告与巴拉维的叙述如出

一辙。显然，这名约旦人亲自来到了出事地点，很可能是为了进行医疗救援，所以他的描述才会分毫不差。

根据约定，巴拉维只能与扎伊德一人进行单线联系，而约旦情报局也委派后者专门负责此案。但是，中情局的官员后来发现，他们也可以向巴拉维提问，而且很快就会得到响应。虽然巴拉维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训练，但是他似乎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双面间谍。

在冷战期间，中情局曾经成功地招募了一些双面间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苏联军事情报机构一个名叫奥列格·潘科夫斯基的上校，他的代号为“间谍英雄”。1962 年，潘科夫斯基暗中警告肯尼迪政府，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的古巴有苏联人建设的导弹发射基地。正是他提供的情报最终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后来，潘科夫斯基被苏联的另一名双面间谍出卖，并于 1963 年被处以死刑。

近年来，中情局开始利用秘密线人瓦解恐怖组织，而其中大部分人都来自友邦的间谍机构。在这些秘密特工的协助下，中情局成功摧毁了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在伊拉克的秘密巢穴，以及另一个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印度尼西亚恐怖组织“伊斯兰团”。伊斯兰团的首领是里杜安·伊萨姆丁，化名哈姆巴里。后来，一名线人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2003 年，在中情局和泰国警方开展的一次联合行动中，哈姆巴里在曼谷附近被捕。最终，伊斯兰团被捣毁，而哈姆巴里也被暗中解往中情局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秘密监狱。

巴拉维会不会成为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狼烟下的兄弟情

对于这个问题，另一位专门负责此案的情报官员表示怀疑。中情局特工拉邦特从一开始就十分警惕。虽然拉邦特和扎伊德相识只有 9 个月，但两人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拉邦特甚至把后者视作自己的弟弟，因此极力想要保护好他。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情报官员，年纪相仿，但拉邦

特比扎伊德高出一头，并且多次赴阿富汗执行任务，所以看起来更加坚强和冷酷。他们曾经一起前往东南亚和东欧开展联合调查，互通有无，相互配合。这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也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工作中，拉邦特总是暗中担心，他的朋友有可能遭到绑架、暗杀，甚至遭到约旦情报局的虐待，因为这个情报机构不仅敌人众多、神秘莫测，而且内部关系错综复杂。

达伦·拉邦特，34 岁，绰号“斯巴达人”，中情局驻安曼站情报官员。（拉邦特家属提供）

“他需要我，”拉邦特向安曼的一位同事解释说，“我必须在那里保护本。”一开始，拉邦特从南亚调往中东，想让自己冷静一下。作为中情局的一名准军事官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位前陆军突击队员曾经多次在环境险恶的阿富汗东部执行秘密任务。在交火时，拉邦特总是喜欢戴着一副硬邦邦的关节保护手套。但是，2009 年初，当中情局提出要他到相对平静的约旦任职时，拉邦特决定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他已经 34 岁，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

此外，拉邦特也想缓和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有一次，一枚火箭手榴弹从他的身旁擦肩而过。当时，拉邦特已经来到了这个塔利班控制的国家的腹地。这座名叫阿萨达巴德的小镇位于阿富汗边境。一名叛军突然举起火箭筒瞄准了他。手榴弹在距离拉邦特咫尺之遥的地方呼啸而过，

他甚至能够听到手榴弹飞过时发出的呼呼风声，闻到火箭推进剂的味道。几个小时后，拉邦特通过 Skype 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只是为了听一听她的声音。在与妻子通话时，他的身体仍在颤抖。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她的女儿蕾娜出生的当天。为了赶在妻子分娩之前返回家中，他连夜乘飞机从阿富汗飞回华盛顿。但是，当拉邦特抵达杜勒斯机场时，才得知妻子瑞秋已经进了产房。他跳进父亲等候在机场外的汽车，一口气开出 100 公里，来到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医院。汽车猛地停在医院门口，拉邦特纵身跃下，一路飞奔来到产房。护士为这个通身是汗、风尘仆仆的准父亲披上一件罩袍，带着他来到分娩室内。就在这时，拉邦特的第一个孩子刚好呱呱坠地。

一年以后，拉邦特离开了阿富汗，也许他永远不会再来这里了。他的新岗位是中情局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反恐中心，即约旦的首都安曼，这里的工作十分繁忙，但相对平静，他们的家属也可以搬来一同居住。几年来，这是拉邦特第一次晚上能够睡在自己的家中，而瑞秋也不用总是担心丈夫在伏击中受伤，或者遭到路边炸弹的袭击。

但是在安曼，拉邦特同样时刻不能放松。2009 年 3 月，也就是拉邦特来到这里的 3 个月后，他逐渐弄清了自己的职责。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现在他要追捕更大的猎物——国际恐怖分子，而不再是过去隐藏在阿富汗山区的塔利班无名小卒。很快，拉邦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经常忙到深夜。有时候，他还要飞往其他国家，与那里的叛徒、骗子和线人秘密会面。

拉邦特和扎伊德配合得十分默契。扎伊德对阿拉伯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数年来，他一直在整个中东地区对恐怖组织进行调查。拉邦特不仅是一名资深作战专家，而且具有从事秘密工作需要的所有技能，无论是监视窃听还是强行入室，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

在陆军突击队，拉邦特过去的电台呼号是“斯巴达人”。这个呼号显然再合适不过，在别人眼中，他就像一位真正的动作明星。拉邦特的亲友经常戏称他为“美国上尉”，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

且毫不掩饰自己保卫祖国的热情。在中情局，拉邦特的朋友经常开玩笑说，他仿佛天生就具有某种“蜘蛛感应”——就像蜘蛛侠一样，他总是能够提前预知即将到来的危险，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拉邦特的外表给人的印象同样如此。他身高 1.83 米，体重 90 千克，看起来肩膀宽阔、肌肉发达、相貌英俊、身体强壮。拉邦特就像一名运动健将，据说他能够仰卧举起 180 千克的重量，还参加过马拉松赛跑。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强烈的自信，仿佛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棒球运动员、武术冠军、陆军突击队员和联邦调查局学员。他总是乐于为他人负责，因为他喜欢充当兄长和保护者的角色。

“他就像一条保护羊群的牧羊犬，”拉邦特在军队的一位好友说过，“而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为了找到现在这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拉邦特经历了数年的波折。

“斯巴达人”拉邦特

由于天生膂力过人，拉邦特曾经接到过克里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在小联赛中担任投手，但他婉言谢绝了，并且向家人解释说，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只会让他远离他的人生目标。拉邦特对军队十分向往，却放弃了加入军官学校的机会。相反，他决定考验自己的本领，申请加入一支陆军特种部队——第 75 突击团。这项申请要经过严格的体能测试，但拉邦特很快就通过了所有测试，成为一名正式的突击队员。而且没过多久，他还成为该团护旗队的一员，受到了众人的尊重。

后来，军队为他介绍了一个相貌姣好的舞蹈系学生，名叫瑞秋。1999 年 3 月，一年一度的“突击队舞会”就要开始了，而拉邦特一直都没有找到舞伴。直到舞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他和瑞秋一个共同的朋友终于说服瑞秋帮助拉邦特摆脱困境。

“他长得帅吗？”

“他看起来就像丹尼尔·戴·刘易斯，”这位朋友说道，“只不过没有他那样的长发。”丹尼尔·戴·刘易斯是一名电影演员，当时由于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扮演了豪克而声名大噪。当天晚上，这名高个子的年轻突击队员一身戎装来到了瑞秋的门口，看起来英俊极了。

“我立刻觉得，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瑞秋说的这个“他”正是她未来的丈夫，“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变得完全不同。”次年，两人喜结连理。2001 年，拉邦特从军队退役，成为芝加哥北部郊区利伯蒂维尔警察局的一名特种警察。他上的是夜班，对于这份追捕不良少年的工作，拉邦特感到十分不满，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永远改变了他的人生。

9 月 11 日清晨，拉邦特下班后返回家中。他打开电视，突然听到新闻主持人插播了一条重大消息：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双子座大楼。拉邦特顿时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打电话给住在郊区不远处的母亲。

“看看电视新闻。”他说。

那天早上，就像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一开始卡米尔·拉邦特也以为这次撞机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儿子却告诉她，这是一桩邪恶的阴谋。

“这不是意外，而是蓄意制造的。”他说。

随后，拉邦特驱车赶往父母家。当他停车的时候，第二架飞机撞向了南楼。当第一座大楼倒塌时，他和母亲也许还不相信，但当第二座大楼轰然倒塌时，卡米尔看到自己的儿子突然失声痛哭。

几周以后，拉邦特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课程，并且希望加入这场已经开始的反恐战争，在其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更有意义的位置。拉邦特考虑过返回部队，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不是他最终想要做的事情。最后，他决定加入联邦执法局，保护美国的联邦法院，因为这个机构的职责是追捕那些亡命天涯的不法之徒。作为一名前陆军突击队员，他很快就加入了令人向往的特别行动队。但是不久以后，拉邦特发现这也不是他想要的工作。在这里，他的任务不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展开搜捕，而更多的是与毒贩打交道。

随后，拉邦特同时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联邦调查局首先回电，于是他来到了该局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培训学院。作为一名学员，由于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射击技巧，他多次受到表彰。从这里毕业以后，拉邦特被派往纽约办事处的一个重要岗位，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活动，其中包括纽约市的黑手党家族。但是，拉邦特仍然感到，他所渴望的工作远不止于此。

2006 年，中情局找到了拉邦特。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已经开展了 5 年之久。他们发现，拉邦特具有出色的综合素质，而这正是他们急需的人才。作为一名特种部队士兵，他具备极强的战斗能力；与此同时，他还足智多谋、善于应变，十分适合担任中情局办案人员。在中情局，同时接受这两种训练的人屈指可数。随后，所有候选人在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培训学院接受了训练。那里曾经是国防部的专用地，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农场”。最终，拉邦特的成绩在所有候选人中名列前茅。几个月后，他踏上了前往伊拉克的征程，然后是阿富汗。

拉邦特终于感到，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工作。在需要执行危险的任务时，他总是第一个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而且从不抱怨。对于这名年轻的前陆军突击队员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他的同事和上级都感到钦佩不已。虽然与一些年龄较大的作战人员相比，拉邦特缺乏足够的经验，但是在交火时，他总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直觉。对于拉邦特“绝对的自信和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一名曾经与他在阿富汗并肩作战的军官表示，他也感到十分震撼。

“他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的，绝不矫揉造作、尔虞我诈或者夸夸其谈，”这名军官回忆说，“达伦相信，他注定会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保护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们。”

某一年夏天，当拉邦特和另外一名队员在库纳尔省执行监视任务时，他的这种性格表露无遗。当时，两人正在河边行走，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人声。拉邦特立即意识到，一支塔利班的巡逻队正在向他们靠近。他们立即停住脚步，紧紧靠在河堤旁。就在这时，一支军队出现在他们的

视线之中，然后在距离他们几码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拉邦特看到，他们对面站着十几个人，接着是二十几个，并且越来越多。最后，这里一共集结了 100 多名塔利班士兵，这些人都带着突击步枪和火箭手榴弹，显然是准备对某个地方发动袭击。他们在这里停了下来，距离拉邦特他们仅有咫尺之遥，拉邦特甚至能够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如果其中一名塔利班士兵再向前走几步，就会立刻发现他们。拉邦特的同事刚刚来到这座中情局基地，以前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有些慌张了。于是，拉邦特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一边低声为他打气。

“别担心，我们会没事的。”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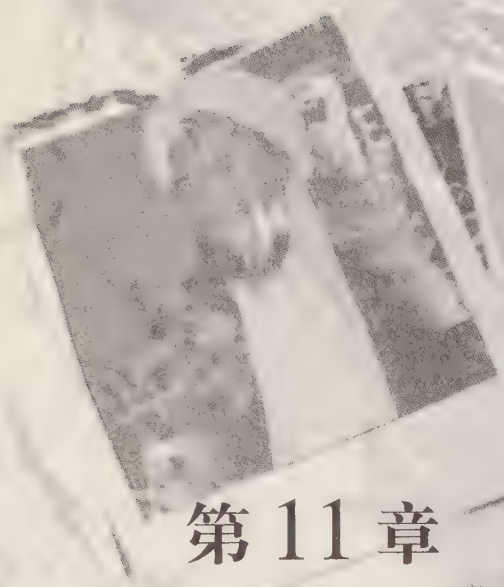
塔利班叛军最终走开了。两人迅速把他们的坐标通知了最近的北约组织调度中心，然后匆忙返回基地。

“基地”再袭已不可避免

一开始，拉邦特对这场打击“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抱着乐观的态度。但几个月过去了，现在的他开始对自己最初的看法感到怀疑。来到约旦以后，拉邦特认为，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胜利，而越来越多的年轻穆斯林愿意充当他们对西方国家下一轮袭击的炮灰。拉邦特知道，“基地”组织的下一轮袭击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他必须保护那些他最关心的人们的安全。

在这份名单上，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她们已经和拉邦特一起来到了这个中东国家，而在这里的美国官员经常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暗杀对象。此外，还有扎伊德。几乎所有人都对巴拉维一案过于热衷，因此拉邦特担心，扎伊德会被冲昏头脑。从现在看来，这名双面间谍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个人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当年秋末，拉邦特直言不讳地向一位军人出身的朋友表示。的确，大多数情报人员都对巴拉维一案过于狂热，但是事情很快就会急转直下。



第11章
一个危险的决定

人一旦利欲熏心，就难免利令智昏，犯些低级错误也就不难理解。巴拉维种种不寻常的举动局外人看得清清楚楚，怎奈中情局就是不上心。想到夙愿即将实现，即使是最老牌的情报机构，也早就把小心谨慎抛到了脑后。

Langley, Virginia—November 2009

2009年11月 弗吉尼亚州 兰利

“豺狼”再度传来好消息

作为一名间谍，巴拉维所取得的突破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令人兴奋不已却又大感意外。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第二次传来的消息。这条消息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的联系人扎伊德的，内容非常简单。这一次，巴拉维医生接收了一名新的患者——艾曼·扎瓦赫里。这名约旦间谍已经与“基地”组织中仅次于本·拉登的2号人物建立了直接联系。

巴拉维在来信中说，对于这次事件，他就像其他人一样感到意外。一天，有人向他提到了扎瓦赫里的病情，随后这个蓄着胡须、戴着眼镜的恐怖组织领导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扎瓦赫里本人也是一名医生，由于患有糖尿病，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症状，因此需要听一听巴拉维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他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药物。对于一个悬赏2500万美金的通缉犯来说，扎瓦赫里很难出外求医。

巴拉维欣然应允。几分钟后，屋子里只剩下他和扎瓦赫里。巴拉维开始检查扎瓦赫里身体的各项指标，而这个人正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之一。

在电子邮件中，巴拉维对扎瓦赫里的身体状况和治疗情况进行了大致描述。数年前，中情局曾经从这名恐怖分子的老家埃及的一些情报人员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巴拉维所提供的情况与这些信息完全一致。巴拉维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计划，几个星期后，他还会再次与这名患者见面。

对于这个消息，无论是喀布尔、安曼还是兰利都感到极为震惊。2006 年，中情局最后一次听到扎瓦赫里的消息。当时，有情报称扎瓦赫里正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一栋房屋里进餐。于是中情局对其实施了轰炸，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则假情报。自 2002 年以来，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或者官方线人收到过有关扎瓦赫里的消息。

现在，所有具有高级涉密权限的人员都希望了解这名深入虎穴的“王牌线人”。

其中包括白宫。

帕内塔向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通报了巴拉维一案的最新进展。在这次会议上，这位中情局局长亲自进行讲解，与会者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J. 琼斯、国家安全局局长丹尼斯·C. 布莱尔以及帕内塔的故交、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随后，帕内塔将单独与总统会面，再次进行汇报。

“有消息显示，巴拉维有可能已经接近了扎瓦赫里，”帕内塔宣布，并刻意降低了自己的嗓门。“下一步就是与这名线人会面，”帕内塔说，“并对其进行训练，以执行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个人，为他配备适当的技术设施，我们就有机会抓获扎瓦赫里。”帕内塔说。

对于这条突如其来的消息，人们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他们感到兴奋不已。“做到这一点需要多长时间？”国家安全局的官员问道。

“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激动，”当时在座的一名安全官员回忆道，“很久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抓获‘基地’组织的 2 号人物。”他说。

扎瓦赫里：“基地”站着的老大

即使巴拉维说出本·拉登的下落，人们的激动之情也不过如此。数年来，本·拉登一直东躲西藏，因而他“‘基地’组织的缔造者”的身份已经形同傀儡，而真正掌控该组织的是扎瓦赫里及其故友马斯里。这

两个埃及人为“基地”组织确定战略、筹集资金和策划行动。如果该恐怖组织再次对美国发动一次类似“9·11”事件的袭击，那么这次袭击一定是出自扎瓦赫里之手。

这名58岁的医生曾经在埃及监狱中饱受生理和心理的创伤，他就像一位“基地”组织版的疯狂科学家，永远在试图通过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大屠杀。他会利用化学制剂，利用生物病毒，如果能够得到原子弹的话，他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扎瓦赫里堪称“基地”组织最杰出的逃生大师，每一次他都能与死亡擦肩而过。每一次他都能从天罗地网中逃之夭夭。在“9·11”事件发生前，他曾悄悄潜入美国，利用化名为恐怖活动筹集资金，然后再次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扬长而去。2001年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中情局先后3次想要刺杀扎瓦赫里，但每一次他都安然逃过。在兰利，一些反恐专家已经与他较量多年，他们也不能不对此人的逃生本领感到佩服。但是对于这名恐怖分子所代表的一切，他们感到极为憎恶。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情局就开始对扎瓦赫里进行监视，而当时本·拉登的名字还鲜为人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情局亲眼目睹，他从一个埃及革命者变成一个国际恐怖大亨。“基地”组织很多野心勃勃的计划都和扎瓦赫里脱不了干系，最近他们甚至开始谋求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扎瓦赫里曾经发布教令，要求“基地”组织首先攻打“远敌”——美国，然后再摧毁“近敌”——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

据中情局的有关档案记载，扎瓦赫里早年的生活与巴拉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喜欢医学，并热衷于伊斯兰极端思想。此外，他们都来自中产家庭，而他们生活的地方对宗教的态度也十分宽容。扎瓦赫里出生于开罗郊区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知名的药理学教授，外祖父是开罗大学校长。从少年时起，扎瓦赫里就喜欢读书，并很快开始阅读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库特布是一名埃及知识分子和作家，也是现代恐怖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在埃及当局处死库特布以后，扎瓦赫里受到了震动，并和一些观点相似的朋友建立了一个以“杰哈德”命名的恐怖组织。随后，他继续自己的学业，并获得了医

学学位。扎瓦赫里希望，有一天他的“杰哈德”能够推翻埃及的世俗政权。

作为一名医生，扎瓦赫里自愿来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救治那里与苏军作战的伊斯兰游击队伤员。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本·拉登。当时，本·拉登来到阿富汗，是为了和那些鱼龙混杂的反叛组织一起抗击苏联。不久以后，扎瓦赫里返回埃及，并率领其秘密组织，伙同其他反政府力量，策划了一系列刺杀埃及领导人的阴谋活动。1981 年 10 月 6 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检阅台上进行阅兵时不幸遭到暗杀，他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温和、也是亲西方的领导人之一。扎瓦赫里被怀疑涉嫌刺杀总统，因而被关进了监狱。

这些经历让扎瓦赫里下定决心，要通过开展大规模恐怖活动，破坏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及经济基础。在加入“基地”组织之前，扎瓦赫里在 1997 年发动了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袭击。在埃及著名的卢克索废墟，一批持枪歹徒有计划地杀害了 62 人，其中包括一些日本游客、一名 5 岁的英国儿童和 4 名埃及导游。

在此之前，一般的埃及人都一直认为，“杰哈德”是下层民众反抗腐败独裁统治者的运动，但现在他们大开杀戒的荒唐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因此埃及人对扎瓦赫里及其“杰哈德”组织的支持顿时烟消云散。这次事件之后，扎瓦赫里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杰哈德”已经不可能继续在埃及开展行动，他们必须将战场转移到以色列及其最大的盟国——美国。1998 年，“杰哈德”正式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合并，后者不仅规模更大，而且资金雄厚。

才刚刚扩充完实力，这个新的恐怖组织就立刻开始发动袭击，以制造轰动效应。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1998 年，这两座大使馆同时爆炸，导致数百人遇难。

3 年以后，扎瓦赫里开始在“基地”组织位于阿富汗的新营地协助策划发动“9·11”恐怖袭击，但他的首要任务是策划此后数月甚至数年的一系列后续袭击。他亲自指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建立实验室，开展野心勃勃的生物武器项目，并派出信徒寻访那些同情“基地”组织的

科学家。

美国的情报官员认为，如果时间允许，扎瓦赫里有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的炭疽病毒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倒塌数周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开展了军事行动，将“基地”组织及其塔利班盟友逐出该国，因此扎瓦赫里不得不放弃生物武器实验室，仓皇逃走。随后，美军找到了这座实验室，并发现了扎瓦赫里对其手下的详细指示——要求他们制造一种能够产生炭疽病毒的极为致命的细菌。

2002 年，就像本·拉登一样，扎瓦赫里逃往巴基斯坦。随后，中情局悬赏 2 500 万美元对其进行通缉。然而，与本·拉登不同的是，尽管扎瓦赫里深居简出，但他仍继续指挥发动了不计其数的恐怖行动。2003 年，“基地”组织阴谋策划使用化学武器对纽约市的地铁系统发动袭击，但后来扎瓦赫里取消了这次行动，当中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由于扎瓦赫里喜欢亲自指挥开展恐怖行动，因此中情局的官员认为，总有一天他会露出马脚。但是，每当中情局的定点搜寻专家发现扎瓦赫里的蛛丝马迹时，他总是能够顺利逃脱。

中情局对扎瓦赫里的最后一次打击发生在 2006 年 1 月。中情局的线人得知，一些“基地”组织领导人将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巴焦尔省举行集会。两年前，扎瓦赫里曾经在同一个地点出现过。因此，中情局的官员满怀希望地派遣了一架“捕食者”，在距离镇外几公里的一座宅院上空待命。最终，中情局的导弹摧毁了这栋建筑，共有 18 人死亡，其中包括“基地”组织的几名成员，但没发现扎瓦赫里的踪影。巴基斯坦的情报官员后来声称，这个“基地”组织的 2 号人物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决定派遣助手参加会议。

几天以后，扎瓦赫里出现在一段新的视频中，并对白宫大加嘲讽。

“布什，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此后，中情局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 2009 年 11 月的一天清晨，一位鲜为人知的约旦医生突然浮出水面，带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饱受疾病折磨的扎瓦赫里已经托付他为自己治病。

本·拉登(左)与其副手艾曼·扎瓦赫里(右)。本·拉登深居简出之后，对“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大为削减，权力大部分落到扎瓦赫里手中。(SITE 情报组织提供)

几天以后，一项计划迅速成形：中情局必须与巴拉维见面。

CIA 必须亲自操控“豺狼”

当兰利的中情局官员为提交总统的秘密报告《每日简报》准备此案的摘要时，他们沮丧地发现，有关巴拉维的资料极为有限。

约旦方面似乎相信这个医生，但美国人从未见过巴拉维。在一些伊斯兰网站上，他曾经义愤填膺地对西方国家进行口诛笔伐，但在约旦情报局接受了 3 天相对较为温和的审讯后，他立刻转变了态度。从巴拉维过去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对物质财富显示出极度渴望。但是现在，为了换取美金，他似乎乐于冒着生命危险，出卖自己的伊斯兰教友。

在巴拉维一案中，虽然所有的地方都不合情理，但是拉赫曼的录像和扎瓦赫里的医疗信息显然是真的。自“基地”组织发展成为全球的威胁后，迄今已经十几年之久了，但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类似的情况。

兰利和安曼举行了多次电话会议，提出了与巴拉维会面的一系列选择，但在经过认真权衡后，不得不全部放弃。有人提出，这名约旦医生可以飞回中东，进行详细汇报。这项提议听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因为约旦情报局和中情局负责巴拉维一案的官员都在安曼。但是，中情局最终排除了这一方案，因为担心如果巴拉维离开巴基斯坦的时间过长，会引起塔利班首领的怀疑。

此外，还有人提出，中情局的特工可以在巴基斯坦的某个城市与巴拉维秘密接头，比如伊斯兰堡或者卡拉奇。但是，这项方案也很快被排除。自巴拉维抵达巴基斯坦之后，美国人一直有意将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蒙在鼓里，但巴基斯坦的各大城市遍布他们的特工，如果有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那里出现，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中情局认为，更加稳妥的办法是与巴拉维在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会面，同时确保后者能够开车从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到达该地区。这个地方必须绝对安全，而且要处于中情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从而避免塔利班的间谍有所觉察。

在阿富汗边境，至少有 6 座基地处于中情局的控制之下，但只有一座位于柏油公路附近，并且直通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城市米兰沙赫。此外，这里与巴拉维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距离也最近。考虑到地理上的因素，中情局把他们与这名约旦间谍首次会面的地点定在了大名鼎鼎的霍斯特基地。

至于这项方案的有关细节以及巴拉维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会面地点，现在仍然不得而知。但是，从这名线人在电子邮件中提到艾曼·扎瓦赫里的那一天起，找到巴拉维并榨干他身上所有情报就已经成了中情局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政府高层急于获得有关信息，以找到保卫国家安全的答案，”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托马斯·皮克林说道，“而一些政府官员急于求成，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事情发生后，这名职业外交官曾经和其他人一起，对巴拉维一案开展了秘密的独立调查。

“可以，但是……”巴拉维的回答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由于不清楚巴拉维会作何反应，一开始，约旦情报官员扎伊德只是试探性地提到了与他会面的想法。“你的报告很有价值，”11 月底，扎伊德写信给巴拉维，“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对于再次与扎伊德见面的提议，巴拉维似乎立即表示应允，但却提出了很多条件。扎伊德怀疑，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可以，但是除了你以外，我不想与其他任何人见面。”有一次，巴拉维这样写道。

“可以，但是要越过边境太危险了。”他的语气似乎发生了改变。最后，巴拉维写道：“好，我们应该见面，但是我想你应该来我这里。”

经过几天的邮件来往，巴拉维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坚决。“最理想的会面地点是米兰沙赫。”他说。这座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小镇就在阿富汗山区的对面。他了解这个地方，可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与自己的约旦负责人见面。那里到处都是咖啡厅、集市、商店和清真寺，里面总是人满为患，如果选在那里见面，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两个约旦人。随后，巴拉维可以独自返回。

对于巴拉维选择的地点，扎伊德委婉地提出了异议。“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风险太大，”他写道，“但霍斯特基地壁垒森严，而且有美国的特种部队突击队员和武装直升机把守。如果在那里见面，将会更加安全。”

“承担所有风险的人是我。”巴拉维表示反对。他相信，美军基地中的阿富汗间谍一定会出卖自己，到时候就会有人用最恐怖的方式将他干掉。巴拉维曾经亲眼目睹塔利班是如何对待被他们怀疑是奸细的线人的。他反复恳求扎伊德同意他选择的地点。

“到米兰沙赫来。”他写道。

当扎伊德向中情局的好友拉邦[illegible]谈起这些电子邮件时，后者顿时感到十分奇怪。在安曼和兰利的上级一再要求拉邦特汇报巴拉维一案的最新进展，但他的回答总是令人失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人谈起了巴拉维和他的电子邮件。巴拉维一案已经成了扎伊德和拉邦特遇到过

的最重大的案件，但是与其他人的兴奋相比，这两人始终心存疑虑。巴拉维提供的视频证据固然令人感到震惊，但同样令人大惑不解。

这名约旦医生胆小如鼠，几周前他还哀求约旦情报局放他回家，但是现在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难道巴拉维精通骗术？或者就像过去的许多线人一样，他只是想榨取中情局更多钱财？也许巴拉维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但经过一番详细商讨后，有一点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而事情也发展得太快。

后来，拉邦特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拉邦特写道，“中情局对这名约旦间谍所知甚少，因此不能完全相信此人。他看起来十分诚恳，但这一点不足以成为中情局信任他的理由。”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绝不能操之过急。”他写道。

在安曼，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站长曾经是一名资深特工，并且在巴基斯坦待过一段时间。对于卧底间谍反复无常的性质，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现在，这位安曼站站长在接受了拉邦特对巴拉维一案基本事实的描述后，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正因为中情局对巴拉维及其意图所知甚少，所以才急需与他会面。这名站长表示，“无可否认，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冒险，那就是现在。”

“要继续推进此案。”他说。

约旦情报局发出警告

12 月初，扎伊德开始为这次会面做准备。他认为，这次会面的时间一定很短。阿富汗东部的冬天冷得出奇，所以扎伊德打电话给哥哥哈桑，借来他的加厚冲锋衣。这件衣服加装了厚实的保温层，上面还印着“北面”的标志。最后，扎伊德还买了一把口径为 0.44 的马格南手枪——“沙漠之鹰”。每逢出差时，他总喜欢随身携带这把手枪。

出人意料的是，在距离预定的出发时间只有几天时，扎伊德突然接

到命令，要他参加约旦情报局的一个高层会议。他来到会议室，发现自己的上级和其他几名高级官员已经在那里等待。这些人全都穿着黑色西服，打着领带，脸色就像秃鹰一样阴沉和冷酷。

“我们会派遣其他人到阿富汗与巴拉维接头，”其中一名官员说道，“对一名王室成员来说，这项任务过于危险。”

扎伊德顿时感到怒不可遏。“但这是我的案子。”他抗议道。

会议结束后，他几乎走遍了约旦情报局总部的所有大楼，四处恳求撤销这个决定。他先是据理力争，然后口出怨言。当这两种方法都不见效时，他开始进行要挟。

“我必须到阿富汗去，否则我就会自己安排。”扎伊德说。接着，他眨了眨眼睛，掷出手中最后一张王牌。

“我必须到阿富汗去，”他重复了一遍，“即使是和美国人一起去，我也可以接受。”

在此之前，扎伊德已经提前为自己的威胁做好了铺垫。很快，中情局安曼站就打电话到约旦情报局的总部，正式要求扎伊德赴霍斯特执行任务。“巴拉维只认识这名约旦上尉一个人，”美国人解释道，“如果他不在场，线人就有可能临阵退缩。”

“我们需要阿里。”这位中情局官员说。

约旦情报局别无选择。

按照计划，扎伊德和拉邦特将于 12 月 6 日前往阿富汗。但是在此前一天，扎伊德就已经开始与家人道别，很多人都泪如雨下。当扎伊德的嫂子听说这次任务时，感到十分恐惧，忍不住哭了起来。

每逢这种时刻，妻子们总是忧心忡忡，拉邦特的妻子瑞秋也是如此。她开始担心，丈夫可能无法在圣诞节之前赶回家中，而他们原本计划要一起到意大利度假的。更为重要的是，她还从拉邦特零零星星的谈话中得知了这次任务的大致内容。她甚至知道，对于即将在阿富汗见面的这名线人，丈夫感到满腹疑虑。

“他也许会带有自杀式炸弹！”瑞秋忍不住说道。

如果是在往常，拉邦特就会讲个笑话，以缓解妻子的紧张情绪，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

“你说的对，这有可能。”他一脸严肃地回答。接着，拉邦特握着妻子的手，想要向她解释自己对于这起案件的矛盾心情。“这件事值得冒险，”他说，“如果成功，我也许会离开安曼，甚至永远不再干这一行。”

“这起案件，”他说，“如果我们成功了，我就可以激流勇退。我会说，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反之，如果我没有去，而事情却出了什么岔子……”说到这里，拉邦特停了一下。瑞秋知道，他在想扎伊德。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他终于说道。

凌晨 5 点，在飞机起飞前，这两对夫妇在拉邦特家中再次互相道别，然后在阳台上最后一次一起喝咖啡。如果是在平时，两位妻子会在机场满眼泪水，这经常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是这一次，她们决定一改往常。虽然两人都对丈夫的阿富汗之行感到极为忧虑，但是她们准备隐藏自己的情感。

她们知道，扎伊德和拉邦特都对古代的勇士文化十分痴迷。在古希腊，为了勉励自己的儿子英勇作战，斯巴达勇士的母亲经常会说：“带着你的盾牌回来，不然就战死沙场。”现在，菲达和瑞秋也要对自己即将出征的丈夫说出同样的话。

但是，当他们拿起行李准备动身时，菲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把拉邦特拉到一边，黑色的双眸中充满了哀怨。

“照顾好阿里。”她说。

此前一天，约旦情报局再次试图劝阻扎伊德不要到阿富汗与巴拉维会面，但是这名约旦情报上尉和他在中情局的搭档拉邦特已经为此行做好了最后准备。

当天夜间，约旦情报总局的一名高级官员打电话给中情局安曼站的一位朋友，私下里谈起了巴拉维一案。

“有两件事情我们非常担心。”这名约旦官员说。

“第一件事情与我们过去的经验有关。”他说，约旦情报局与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打过多年的交道，所以了解他们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些人会最终屈服。最低级的就是那些市井恶棍和投机分子，他们参加恐怖活动只是为了捞取个人利益，这些人有可能倒戈投降，甚至变成有用的线人。但是，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追随者绝不会真正倒戈。他们有可能说谎或者欺骗，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绝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从各种迹象来看，巴拉维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这番言论的确发人深省，尤其是约旦情报局的这名高级官员曾经审讯过数十名极端分子。于是，这名中情局官员聚精会神地继续听了下去。

“第二件事情关系到巴拉维最近几周的表现。你难道不觉得奇怪？”他问，“这名约旦线人为什么一定要在米兰沙赫而不是戒备森严的霍斯特见面，而后者更能保障他的安全？”

“他有可能会把你们引入埋伏圈。”这名约旦官员警告说。

最后他总结道，约旦情报局没有发现任何不利于巴拉维的证据，因此也没有理由怀疑这名线人的确有可能已经打入了“基地”组织的最高层。他只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并且担心扎伊德也许不是这起案件的最佳人选。随着时间的推移，扎伊德已经与巴拉维走得太近，因而丧失了作出客观判断的能力。

这名约旦官员终于卸下了心中的包袱，而他在中情局的朋友也对他提出的看法表示感谢，并互致晚安。随后，这名中情局官员开始反复思考他的警告，尤其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扎伊德也许不是负责这起案件的最佳人选。

众所周知，在约旦情报局，不同的派系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据说就连和蔼可亲的扎伊德也在这个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中结下了不少敌人。这些人担心，国王的堂弟会利用自己的王室背景和中情局的关系获得自己想要的职位。

他们的警告不无道理。这名中情局官员推断，这些约旦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扎伊德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上司。于是，他只是在心中记下了

两人之间的谈话，没有向安曼的其他任何人提到这件事。

次日清晨，当天空仍是一片深蓝色时，扎伊德和拉邦特在阿里亚皇后国际机场登上飞机，离开安曼前往阿富汗。

第12章

是“纸老虎”还是“铁打蝴蝶”？

马修斯之所以是中情局出色的女高官，在于她注重细节与情商够高。为何这次她的表现却大失水准——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懵然不知，处事方式不被同事待见？这是性格使然，还是男性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真的无法成为“铁打蝴蝶”？

Kbost, Afghanistan—December 2009

2009年12月 阿富汗 霍斯特

我的地盘我做主

圣诞节当天，太阳刚刚落山，马修斯就迫不及待地坐在电脑前，打开了夹在屏幕上方的网络摄像头。今天马修斯过得十分艰难，但她还不知道，接下来一件更加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就在此时，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阿姆斯特丹起飞后，正在接近底特律。飞机上，一名年轻的尼日利亚乘客在衣服内侧藏着 80 克军用炸药，准备在空中炸毁飞机，企图让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站及其反恐人员通宵达旦地陷入忙碌之中。然而，在弗吉尼亚州，冰雪覆盖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仍然处在一片静谧之中，马修斯决定通过 Skype 软件，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圣诞礼物。

马修斯点击“家”，然后等待连线。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视频窗口。马修斯看到，家中一棵漂亮的圣诞树正闪烁着光彩。

“嗨，妈妈。”三个孩子同时向马修斯问好，声音听起来十分悦耳。

每当马修斯到海外执勤时，他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聊天，因此她的丈夫已经提前装好了视频设备，好让孩子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母亲。此外，夫妇两人还计划让马修斯的父母也通过视频和他们一起度过圣诞节。他们想方设法，希望能把这个圣诞节过得就像以前一样。

马修斯听他们讲完家中最近发生的事情，接着大家准备拆开礼物。先是孩子们，然后是马修斯。几个星期前，孩子们就已经把给她的礼物寄往阿富汗。一阵惊喜和热闹过去后，马修斯最小的孩子，一个 6 岁的

男孩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妈妈，你能让我看看你的枪吗？”

听到这里，大家不禁笑了起来。马修斯答应了他的请求，从小屋里拿出一把步枪，然后解开了上面的皮套。孩子们立即开始七嘴八舌地提问，因为在他们的小伙伴里，不是所有人的妈妈都配有突击步枪。

就在这时，一名副官轻轻敲门，通知马修斯餐厅正准备开饭，于是他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作为霍斯特基地的主管，她必须出席这次晚宴。马修斯和孩子们飞吻道别，然后重新投入自己在阿富汗的工作。她抓起厚厚的外套和防弹衣，迅速套上后便匆匆朝餐厅奔去。

霍斯特天空阴沉沉的，天气格外寒冷。两个星期以来，整座基地仿佛始终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在 12 月以前，作为基地的主管，马修斯觉得霍斯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里的生活甚至有些平淡无奇。她已经适应了基地的工作和这个最初对她来说十分艰难的新岗位。马修斯开始认为，如果继续像这样忙碌下去，一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

随后，巴拉维将不期而至。

当年秋初，马修斯就已经对这名约旦线人有所耳闻。但是直到最近，她和霍斯特基地才与此人建立联系。巴拉维是安曼方面招募的线人，因此这起案件要由兰利和中情局的伊斯兰堡站负责。但现在，中情局决定在霍斯特基地与巴拉维见面，并且由马修斯负责接待。

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一名想要得到升迁的新任基地主管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天赐良机。然而，经过数周的漫长等待后，在这次会面的细节问题上，马修斯不得不与她的手下、兰利和这名线人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而她最初的热情也已经丧失殆尽。很多局外人，包括中情局在兰利、安曼和喀布尔的一些主管，都希望参与巴拉维的这次行动，但是谁都难以控制局面。与此同时，没有人知道巴拉维什么时候会在霍斯特出现，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

但是，马修斯至少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控制权的问题。对于自己份内的职责，马修斯向来当仁不让。诚然，在巴拉维一案上，很

多人都对她的权威发出了挑战，但这件事是在她主管的基地上发生的，这一切就应由她说了算。

马修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巴拉维即将在霍斯特出现的，只有 20 多个人，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来自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白宫。在有关这名“王牌线人”的第二次情况汇报会上，中情局告诉奥巴马总统，他们计划在阿富汗与巴拉维会面。奥巴马得知，这名线人将接受一支小分队的严格检查，然后携带有关装备，将中情局引向美国的宿敌、“基地”组织的 2 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届时，美国总统将翘首以待霍斯特基地传来惊人消息。

完美无缺的会面计划

一个寒冷的下午，作为巴拉维案的负责人，马修斯坐在电脑前，开始制定她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方案。在这项方案中，她必须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巴拉维带往阿富汗，赢得他的信任，对他进行训练，然后将他送回“基地”组织的巢穴。在过去的 20 年中，她所制定的任何一项方案都无法与这一次的相提并论。数周以后，中情局的调查人员认真研究了马修斯的计划，惊讶地发现这项方案几乎完美无缺。

时机的选择尤为关键。马修斯预计，中情局大约要在 9 个小时内完成这项计划，这个时间要略长于华盛顿每天的工作时间。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将这名线人带出巴基斯坦。巴拉维认识通向边境城市古拉姆汗的路，但在穿越边境和遍布塔利班士兵的山区时，他不得不依靠中情局的帮助。马修斯认为，动用直升飞机行不通，而派遣特别行动队或者其他美国人前往接应又过于危险。这些办法只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一旦被塔利班发现，他们很可能遭到绑架或者屠杀。因此，马修斯决定派遣一名值得信赖的阿富汗人前往边境地区迎接巴拉维。

此外，巴拉维还需要编造一套说法，对他离开“基地”组织长达几个小时作出合理的解释。中情局想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巴拉维需要到

米兰沙赫为自己的病人扎瓦赫里购买药物。中情局可以提前为巴拉维准备好他所需要的一切，其中包括一些药品和软膏，以缓解这位老年糖尿病患者糟糕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皮肤病。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在确保不暴露巴拉维身份的情况下让他进出霍斯特基地。马修斯知道，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正门。在负责外围安全的阿富汗士兵中，很可能存在塔利班的间谍。此外，基地门口经常聚集着一些想要找工作和看病的当地平民。在霍斯特，如果想与重要的线人会面，中情局一般会迅速带领线人通过门口，而不需要进行身份审查，以免被其他人看到。对于巴拉维这样至关重要的线人，马修斯必须格外谨慎。

最后就是见面的具体安排而马修斯已经设想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兰利想要知道，巴拉维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或者他只不过是一个骗子，因此马修斯将召集所有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对这名间谍进行盘问，并研究他的肢体语言。除了扎瓦赫里以外，巴拉维还有可能了解其他一些恐怖分子的情况，因此马修斯将动用霍斯特最出色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专家，充分利用对这名“基地”组织双面间谍进行审讯的唯一一次机会。最重要的是，如果这名约旦人真的能够把他们引向扎瓦赫里的巢穴，那么中情局就必须对他进行特殊的训练，或许还需要为他配备一些工具。技术人员会教巴拉维如何发送秘密联络信号，从而通知中情局何时在何地可以对扎瓦赫里发动袭击。中情局有各种各样的先进设施，其中包括一种能够秘密接收和发送数码照片的手机，而照片中隐藏着经过加密的地理坐标。因此，照片中的信息一旦被破译，中情局就能够追踪到巴拉维的具体位置。

此外，马修斯认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一次，中情局对巴拉维提出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他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因此他们必须让巴拉维感到心情愉悦，并且对他进行激励。马修斯认真地听完了约旦情报官员扎伊德的叙述，并且得知这名线人情绪多变、心理脆弱。在巴拉维生活的文化中，双方进行生意往来时都要彬彬有礼。

“巴拉维已经在巴基斯坦当了长达 10 个月的危险卧底，因此他需要得到人们的尊重。”扎伊德解释道。马修斯承诺，她一定会做到这一点。届时，他们将按照阿拉伯人的礼节与巴拉维会面，其中包括相互介绍和握手寒暄，然后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并且为他提供食物。此外，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马修斯还特地吩咐基地的大厨，为他准备了一大块撒有巧克力糖霜的生日蛋糕。

“我们必须让他感到宾至如归。”她一再叮嘱自己的下属。

马修斯仔细检查了她所制定的方案。包括安全小分队和巴拉维本人在内，届时将有 16 人参与这次会面，不过也许会更多。这种规格虽然有些反常，但巴拉维是一名极有价值的间谍，他将提供的情报远非那些在咖啡厅里或者街头巷尾听到的风言风语可比。根据巴拉维的情报，中情局有可能让“基地”组织对“9·11”事件和其他上百次小规模的恐怖袭击血债血偿，甚至摧毁整个“基地”组织。

一切就绪后，马修斯向兰利汇报了她的方案，并请求总统提出建议。中情局对一些安全细节作出了修改，并且宣布将派遣另外两名官员前往霍斯特参与这次行动，其中包括喀布尔站的副站长和汉森。在关键问题上，中情局高层对马修斯的方案都表示赞同。此外，马修斯还接到命令，要她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巴拉维的安全，绝不能够暴露他的身份，并且像对待一位值得信赖的贵宾那样对待巴拉维。

集体会见线人？

但是，这名约旦人真的值得他们信赖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尚未爆发前，中情局会为每一名双面间谍和外国特工指派一位专家，以确定他们是否有意欺骗。在过去，中情局的反情报部负责对双面间谍进行审查，并排除这些人存在的威胁。但是，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中情局不仅没有时间对其进行审查，而且由于线人数量激增，他们也不可能指定专人监视每一名间谍。如果遇到不可靠或者难于驾驭的人员，中情局就

会将其解雇，或者利用其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没有任何人对巴拉维开展过反情报审查。这名线人是盟国的情报机构招募的，而早在美国官员有机会对他作出判断之前，他就已经被派往巴基斯坦。

数周后，一些了解此案的反情报官员曾经向中情局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早就发现巴拉维的表现十分可疑。就像安曼的约旦情报局特工一样，他们觉得巴基斯坦发生的一切似乎过于突然和轻而易举。

但是，任何人都没有将这些情况通知马修斯。12 月底，她所制定的缜密计划得到了中情局的批准，而所有的细节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定要确保巴拉维的安全。

拉邦特看了看站在会议室外的人群，不由得摇起了头。他们正准备进行实地演练，模拟与巴拉维会面的场景，但是后者却始终没有露面。拉邦特感到，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不太对劲。

“这些人就像一盘散沙，”他经常这样嘲讽那些毫无意义的官僚集会，“这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两周前，这名前陆军突击队员就来到了霍斯特。现在，他正和扎伊德以及其他 13 名官员站在一条石子路上，对他们迎接巴拉维的行动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这个难以捉摸的约旦人会不会露面。这群穿着牛仔裤和军装的官员参差不齐地在大楼前一字排开，由马修斯为他们分配任务。这栋灰色水泥建筑物位于中情局基地内小型防御堡垒的另一端，外侧搭起了一个用铁柱支撑着的巨大金属遮阳篷。距离堡垒几码开外的地方是一座岗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霍斯特市。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拉邦特一直待在这座基地里，所以很快就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拉邦特尊重马修斯，也很喜欢马修斯。但是，在圣诞节期间的一个深夜，他通过 Skype 向一位好友解释说，马修斯专横武断的领导方式让他感到十分不快。

“他们经常在巴拉维案上互相争执，”这位朋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拉邦特是中情局派来的办案人员，所以这起案件应该由他负责，他不喜欢马修斯的处理方式。”

拉邦特最担心的就是参加会面的人太多了。按照他的想法，这 14 名情报人员和 1 名司机里应当再去掉 12 个人。拉邦特和扎伊德曾经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负责过不计其数的卧底特工，在需要与线人会面时，他们会尽量减少参加的人数。一个人负责驾车前往接头地点，另一个人坐在汽车后座上，负责检查这名线人身上是否携带有窃听器或者武器。在霍斯特，来自安曼的官员禁止离开基地，否则极有可能遭到绑架。尽管如此，拉邦特还是认为，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与巴拉维见面的人数应该越少越好。即使是对那些值得信赖的线人，除了他的直接负责人以外，中情局既不会让他了解具体的行动，也不会告诉他其他特工的姓名，或者让他看到他们的长相。这种做法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线人一旦被对方活捉，并以严刑拷打和死亡相威胁时，这名线人知道得越少，他有可能吐露的情况就越少。

除了后勤供应以外，拉邦特对事情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扎伊德和那位曾经与他在 Skype 上通话朋友。没有人知道拉邦特的这种想法是出于犹疑，还是出于无聊，又或者是出于他有口皆碑的“蜘蛛感应”。

“他和阿里都感到十分怀疑，”拉邦特的朋友说道，“他们清楚这个人有可能是个骗子，也许他不只是为了钱而已。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足以证明这个人已经倒戈，但是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够坐在扎瓦赫里的旁边，准备参与刺杀这名恐怖分子的行动？”

此外，那些荷枪实弹、负责保卫这些中情局官员安全的一些人同样感到疑虑重重。在实施方案时，安全分队队长罗伯森和马修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罗伯森虽然刚到霍斯特不久，但是在过去的 10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巴格达保护美国高级官员的安全。在那里，每天都会发生数百起袭击事件，因此罗伯森的直觉异常敏锐。

在进行演练的当天，一些人看到，罗伯森和马修斯离开人群，压低声音在激烈地争执。最后，罗伯森走到保安人员帕里西的身旁耸了

耸肩。无论他们争执的内容是什么，在其他人看来，他们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

随后，曾是绿色贝雷帽特种兵的帕里西向黑水公司的同事抱怨起这次行动的安全措施。12 月 21 日，两周前刚刚来到霍斯特执行任务的海豹突击队前队员怀斯也向朋友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暗示他正处在一次重大行动中，对中情局一些高级文职官员的做法持有异议。“有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说：‘某某，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怀斯写道。

经过几天的冲突，拉邦特最终决定向约旦的中情局主管反映这个问题。他坐在电脑前，写信给安曼站的站长，并且将这封电子邮件同时发给安曼站的其他一些官员，警告他们巴拉维一案有可能已经脱离了正轨。

据一名读过这封邮件的官员回忆，拉邦特写道：“这里存在 3 个问题，它们分别是：参与人员过多，我们操之过急，我们把太多控制权让给了巴拉维，这些导致整个局势被巴拉维主导了。”

这封电子邮件在安曼引起了轩然大波。安曼站站长认真地阅读了邮件的内容，但他最终认为自己不便插手。“这起案件至关重要，必须继续进行。”他告诉自己的同事。

至于中情局在兰利的负责人是否在巴拉维抵达之前看过这封邮件，没有人知道。马修斯也没有看到这封邮件，但对于拉邦特的担忧，她显然已经心中有数。

后来，当与巴拉维会面的最终细节全部敲定后，霍斯特的安全分队队长罗伯森向一名同事提出了一条忠告。当时，他的这名同事正满怀期待地准备与巴拉维会面。

罗伯森提醒他说：“不要参与进来。”

冥冥中的告别

圣诞节很快过去了，扎伊德和拉邦特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在抵

达霍斯特后，两人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简短的会面，但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在霍斯特基地度过了 3 个星期，而巴拉维根本就没有出现。

拉邦特想改变这次会面的具体安排，但未能如愿。在霍斯特，一切都处于马修斯的控制之下，无论是喀布尔还是兰利的官员都只听从她的意见。马修斯同意，当巴拉维进入基地内部的庇护所后，其他人员将退到 15 米以外，然后由专人对巴拉维进行搜查。但在这次会面的地点和人数上，马修斯毫不让步。拉邦特开始怀疑，是否有必要对巴拉维进行如此规格的礼遇。巴拉维始终坚持在巴基斯坦会面，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可能。现在，这次会面极有可能化作泡影，而整个行动也将以失败告终。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拉邦特和扎伊德已经开始思念自己的家人。一周以前，拉邦特的家人已经到托斯卡纳度假，度假地点是他亲自在网上选中的。但现在，他只能和陌生人挤在一间气味难闻的房间里，睡在一张狭窄的小床上。与此同时，在扎伊德看来，这几个星期的生活形同幽禁，为此他几乎疯掉。中情局担心，阿富汗士兵中有可能存在同情塔利班组织的人员，因此这名约旦王室成员极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袭击对象，所以只允许他在一小片区域内活动。

有一次，扎伊德差一点就烧毁院子里的一间洗手间，中情局的官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扎伊德有洁癖，这很多人都知道。他为了给马桶杀菌，把一种化学清洁剂洒在上面，但当他点燃一根火柴后，一团火球险些烧焦了他的眉毛。

在圣诞节期间，基地上的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搞个庆祝活动。中情局的休息室里供应有吐司，此外，由于阿富汗的美军基地严格禁酒，所以这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买到啤酒的地方。人们纷纷打开家里寄来的圣诞爱心包裹，与同事分享里面的饼干和蛋糕。前海豹突击队员骄傲地向人们炫耀，他年幼的儿子伊森刚刚制作了一份彩色的圣诞节愿望清单，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自己。

3 天之后，人们已经吃光了所有的节日大餐，而他们在圣诞期间与巴拉维会面的希望也随之落空。拉邦特借来扎伊德的手机告诉妻子，阿

富汗的工作已经结束，只要能够订到机票，他随时可以动身去意大利。

然而，事实证明，拉邦特的说话过于轻率。几个小时后，扎伊德收到了一封众人期盼已久的电子邮件。巴拉维终于同意到霍斯特见面，并将于次日抵达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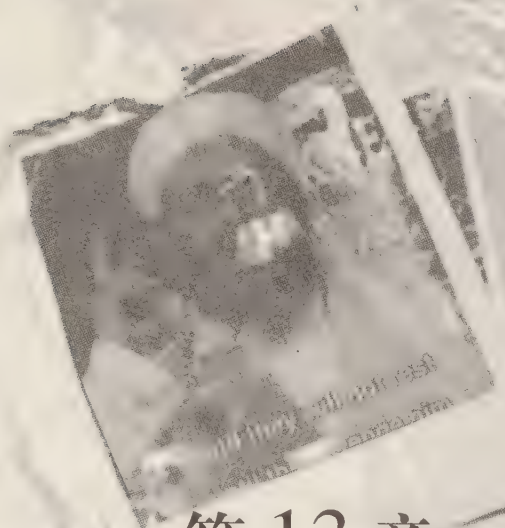
拉邦特决定不再给家人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他们感到失望。此外，即使巴拉维在明天到来，他的行程也只会耽搁一天，而他仍然可以在新年前夜赶到意大利。

同样，在见过巴拉维以后，汉森就可以返回喀布尔。于是，她打电话给住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母亲，告诉了她这一消息。

如果是在平时，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在与她通话时，汉森总会表现得十分乐观。汉森告诉母亲，她即将执行一次重要的任务，除此以外，她什么也没有多说。

当天晚上，巴拉维也许已经上路，但是汉森却一改往日轻松愉快的语气。在结束与母亲的通话前，她只说了一句话，她母亲清楚地记得，汉森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为我祈祷吧，”汉森说，“但愿一切顺利。”



第13章
“基地”布下死亡圈套

“基地”是世界头号恐怖组织，其首领绝非有勇无谋；更何况长期与美国为敌，对对手的了解更非一般。送上门的“中情局线人”巴拉维怎能逃得过其“法眼”？更何况此人还曾一心报复美国。高度配合的诱饵，再加上精心布下的圈套，复仇心切的中情局怎能不上钩？

Datta Khel, North Waziristan—December 2009

2009年12月　北瓦济里斯坦特区　达塔凯尔村

赶制炸弹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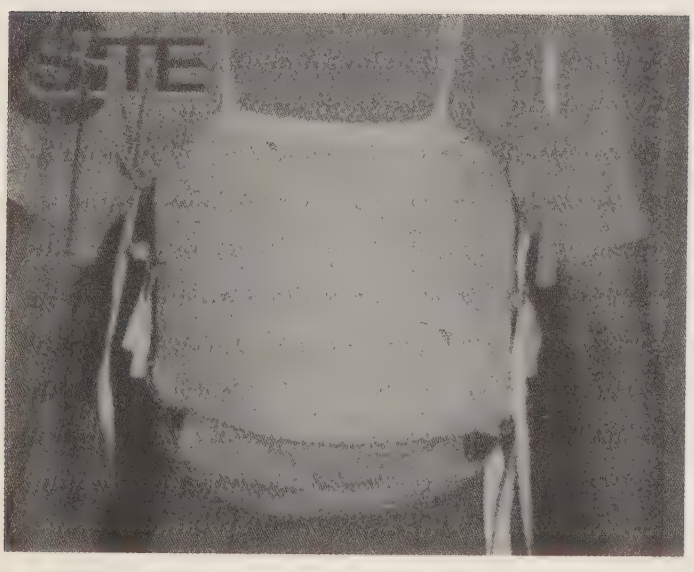
在北瓦济里斯坦特区达塔凯尔村附近的一所房屋里住着一名“基地”组织的裁缝。这名裁缝是普什图族人，以制作自杀式炸弹背心为生。12月中旬的一个早上，他坐在一架旧式的缝纫机旁，准备完成一笔订单。这一次，他要做的炸弹背心与过去完全不同。

这个裁缝制作的自杀式炸弹背心不仅设计精巧、样式简单，而且性能可靠、价格低廉，尤其是后者对恐怖组织来说十分重要，也正是他们使制作自杀式炸弹背心发展成一项产业。

这名裁缝首先拿起一件从当地集市军需用品店里买来的结实耐用的棉背心，然后在背心上缝上粗厚的带子，以便可以紧紧地绑在身上。接着，他又在这件背心上缀了几个布口袋，并且在口袋里装满白色的过氧化丙酮粉。这种炸药可以用常见的原材料在家中手工制作而成，因此是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最常见的炸药。随后，这名裁缝将数百枚钉子或金属碎片粘在厚厚的贴纸或布料上，使之成为这件背心的弹片层。最后，他在过氧化丙酮粉中塞入一根起爆雷管，并将其通过电线连接到一个小型的9伏特电池和一个廉价的雷管开关上。雷管开关被单独缝进背心上的一个口袋里，然后再装上一根拉链。这是为了防止那些情绪过于激动的年轻殉教者过早引爆身上的炸弹。拉开拉链需要一两秒钟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会让身穿炸弹背心的穆斯林继续接近目标，从而发挥最大的杀伤力。

由于背心被紧紧地绑在身上，而炸药被分别缝制在口袋中，因此一旦引爆，炸弹的能量就会向外扩散，冲向炸弹客正前方的任何人。此外，其中部分冲击波向上迸射，在炸弹客胫骨和下颌之间最虚弱的地方撕开一个口子。在爆炸的一瞬间，炸弹客的头部会被整整齐齐地掀掉。因此，虽然他们的躯干会被炸得支离破碎，但头颅往往完好无损地被抛到几码开外的地方。21 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发生暴动期间，以色列的公交车和餐厅遭到了大量自杀式炸弹袭击，但警方总能够轻易地区分受害者和袭击者，就是因为后者头部就像被人从尸体上切掉了一样。

当天，“基地”组织刚刚招募的一群年轻的穆斯林正满脸惊奇地看着这名裁缝制作背心，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来很有可能成为自杀式炸弹客。随后，这名裁缝起身去拿炸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他使用的不是过氧化丙酮粉，而是威力更加强大的军用炸药 C4。其中一人拿出手机，拍下了这段画面。只见他先把炸药棒捏扁，分别装进 13 个布口袋里，然后把它们一字排开缝在背心的外侧。接着，他取出一把油漆刷，在一桶工业粘合剂中蘸了蘸，然后把这些粘合剂粘在一大块结实的棉布上。随后，这名裁缝不紧不慢地把一些铁钉、金属片和弹球大小的钢珠一个一个、一排一排地粘在上面。最后，他又在上面粘了一些亮晶晶、关节骨形状的东西。如果当时有美国人在场，他们一定会立即认出，这些是孩子们用来玩抓子游戏时用的东西。



“基地”组织为巴拉维特别定制了一件自杀式炸弹背心。里面除了装有军用级别的 C4 炸药以外，还有 6 千克钢珠和其他金属片作为弹片。这种爆炸装置虽然被紧紧捆绑在炸弹客的腰部，但是只要有人轻轻触到，就会立即察觉。（SITE 情报组织提供）

旁观者们开始猜测，这件特制的背心究竟是为谁制作的。很多人的猜测都集中在一个名叫“阿布·莱拉”的外国人身上。在阿拉伯语中，人们有时候会用长子的姓名来指代其父，而“阿布”的意思就是“某某之父”。但是莱拉的父亲——巴拉维并不确定，这件背心就是为自己制作的。从约旦来到巴基斯坦时，巴拉维把自己设想成一名伊斯兰游击队员、一名勇士，在与安拉的敌人开展的正义之战中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穿上一件自杀式炸弹背心。现在，达塔凯尔裁缝店里的这件背心正在安装金属片，距离完工还有一些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拉维想方设法让这件背心穿到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身上。

特殊价值惹来“基地”关注

然而，事实与巴拉维的预料恰恰相反。

马哈苏德之死让巴拉维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其他塔利班领导人、甚至马哈苏德的亲信对巴拉维充满敌视的时候，这名个头矮小的恐怖分子反而成了巴拉维最主要的庇护者。然而，马哈苏德死后，关于“巴拉维是间谍”这种猜疑开始愈演愈烈，也许正是这名约旦人把中情局的导弹引向了塔利班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马哈苏德本人。

幸运的是，对于这些袭击，很多人都存在嫌疑。在过去的 15 个月中，“捕食者”对“基地”组织发动了无情的攻击。人们纷纷开始猜测，是什么原因让中情局的导弹能够如此精确地命中目标。很多人认为这与一种“隐形墨水”有关，这种墨水可以喷洒在汽车表面。也有人认为，中情局利用了一种神秘的芯片，它们可以藏在香烟里，甚至伪装成普通的石块。这种芯片被一些巴基斯坦人称作“ghamay”，即阿拉伯语的“铃声”，因为它们就像发动导弹袭击的信号。很多部落成员因为被怀疑在塔利班指挥官住所的附近安置了这些设施而遭到处死。

然而，马哈苏德死后，为了争夺塔利班首领的职位，其追随者开始

互相残杀，因此查找内奸的活动被暂时搁置起来。在这些人中，马哈苏德的堂弟哈基穆拉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很多人认为他有望成为马哈苏德的接班人。但在一次交火中，哈基穆拉险些丧命，因此急需一名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巴拉维的医术不仅将哈基穆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且也挽救了他自己的身家性命。

哈基穆拉还不到 30 岁，个子较高，相貌英俊。如果说马哈苏德就像马克思，只不过个头矮小了一些，那么哈基穆拉就像切·格瓦拉，只是外表略显邋遢。马哈苏德和哈基穆拉不仅同样鲁莽冲动，而且都对约旦医生巴拉维颇有好感。作为塔利班新任首领，对于堂兄的死，哈基穆拉感到十分悲痛，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按照普什图族的部落传统进行血腥报复。巴拉维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可以向中情局通风报信。哈基穆拉心想：是否能够利用他为马哈苏德报仇雪恨？

哈基穆拉决定对巴拉维进行军事训练。为了对刚刚招募来的新成员进行训练，马哈苏德一派曾经建立了几座训练营。很快，巴拉维就来到了北瓦济里斯坦特区伊索里村一座灰尘漫天的营地中。除了巴拉维以外，这里还有几十名愿意为塔利班而战的年轻穆斯林。

巴拉维每天清晨 5 点半起床，进行体操、瞄准和设置障碍的训练。到了下午，他们就会学习如何制作炸弹，其中包括自杀式炸弹背心和路边炸弹。吃过晚饭后，他们会一起到清真寺进行祈祷，然后开始讨论神学问题和研究战术。在这座训练营中，十几和二十几岁的普什图族年轻人居多，在听说这名比他们年长一些的约旦医生就是著名的作家霍拉桑尼时，他们感到十分敬佩。但是，在进行繁重的军事训练时，巴拉维的弱点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令人尴尬的是，训练结束时，他仍然没有掌握使用 AK-47 突击步枪的基本要领。由于后座力过大，枪管会猛地向上一抬，因此巴拉维射出的子弹经常远远地偏离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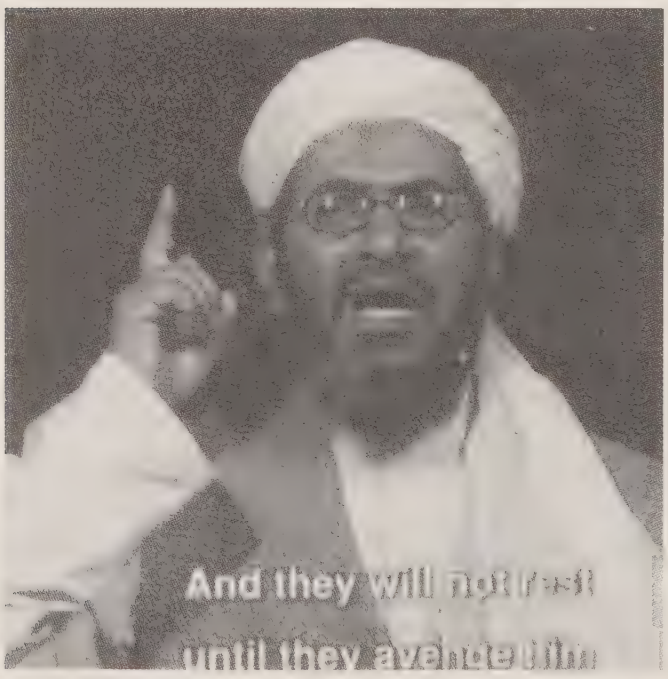
塔利班最常使用的暗杀方式之一就是摩托车伏击。在进行相关训练时，巴拉维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极为糟糕的事。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驾驶过摩托车，但现在他既要紧紧地握住车把，又要一只手抓住手枪，很

快摩托车就在一条土路上失去了控制，并且撞向另一辆摩托车，最后两辆车都倒在地上。巴拉维感到，自己的右下肢一阵剧烈的疼痛。当摩托车在地上滑行时，他的脸颊和胳膊也被鹅卵石擦伤了。他没有站起来，而是暗中估计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左腓骨骨折，但是这次事件对巴拉维造成的影响显然不止于此。作为一名恐怖分子，如果没有作战能力，那他还有什么用？

然而，巴拉维并不知道，几个月来，一直有人在监视和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些人看到了巴拉维身上的潜力。

马哈苏德被刺几个月后，“基地”组织终于准备下手。

“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行动首领、一个名叫阿卜杜拉·萨伊德·利比的中级指挥官邀请巴拉维见面。没过多久，这个利比亚人就在自己的院子里为约旦医生腾出了一个房间，让巴拉维搬进来暂住一段时间。随后，巴拉维逐渐结识了北瓦济里斯坦特区里“基地”组织的一些首领，甚至还与该组织的宗教顾问和外交官拉赫曼一起喝过茶。最后，有人将他介绍给“基地”组织的总战术指挥官。在兰利，这个人被称作“马斯里”，在该恐怖组织内排名第三。实际上，由于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很少露面，因此现在马斯里成了真正操纵“基地”组织的首领。



马斯里，53岁，埃及人，“基地”组织财政大臣，逐渐接管了该恐怖组织的日常行动。巴拉维案主要策划人。（图片中内容为：在对他进行还击之前，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马斯里透过一副镜框狭窄的眼镜斜视着巴拉维。这名狡猾的恐怖分子已经 53 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看起来仿佛饱经风霜，乱蓬蓬的胡须也已经开始变得灰白。在他的前额上，头巾的正下方有一道大拇指形状的瘀伤，显然是长年累月叩头祈祷留下的印记。

这名部落酋长绝不会与其他人拉家常。马斯里原名穆斯塔法·艾哈迈德·阿布·耶齐德，在故乡开罗时就是一名年轻的激进分子，由于涉嫌阴谋刺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曾经和艾曼·扎瓦赫里一起被关进监狱接受拷打。后来，马斯里加入了扎瓦赫里在埃及建立的恐怖组织“杰哈德”，而后者最终与“基地”组织合并。在马斯里的一生中，他曾经多次遭到暗杀。2006 年，中情局得知扎瓦赫里在巴基斯坦北部参加会议，于是用导弹袭击并击中了那里的房屋。事实上，扎瓦赫里并没有前往赴会，但马斯里却险些在那次袭击中丧命。

从 20 多年前起，这名恐怖分子就开始遭到通缉，因此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格外谨慎，但对其他人的生死却漠然置之。根据线人的报告和截获的通讯内容，中情局对马斯里进行了秘密分析，认为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愤世嫉俗者。马斯里不仅生性狡诈，而且喜欢控制和操纵他人，因此很多手下都厌恶他。他的身旁总是站着一群手持机关枪的卫兵保护他的安全，但他却经常鞭策其追随者应该作出自我牺牲。马斯里经常对他们警告说：“如果你们畏缩不前，安拉就会用痛苦的折磨来惩罚你们。”

马斯里一边看着巴拉维，一边思索着他可能带来的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地”组织已经失去了十几名高级首领和数百名士兵。也许现在他有机会进行报复，而且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一个默默无闻的约旦医生。即使这个人死了，也不会有任何人怀念。

投敌所好：“基地”巧设圈套

在谈话间，他们制定了一项初步计划，而这项计划涉及到巴拉维的

案件负责人扎伊德。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袭击目标，扎伊德堪称完美。除了中情局以外，约旦情报局对“基地”组织造成的伤害超出其他任何一个部门，而扎伊德恰恰是约旦情报局的情报人员。此外，扎伊德不仅与中情局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还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堂弟。阿卜杜拉二世曾经与以色列媾和，因此在“基地”组织的眼中无异于头号叛徒。如果能够干掉扎伊德，这些恐怖主义者就能给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次刻骨铭心的打击。更妙的是，如果能够活捉扎伊德，“基地”组织就可以当着全世界对他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进行羞辱。届时，“基地”组织的法官会对扎伊德进行审判、定罪、判刑和处死，并且拍下这个骇人听闻过程，放到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现在，马斯里已经有了设置圈套的诱饵，这个诱饵就是巴拉维。剩下的事情就是让巴拉维说服扎伊德前往巴基斯坦。在这一点上，“基地”组织十分清楚该怎么做。长期以来，马斯里和其他一些恐怖分子一直受到受西方情报机构的追捕，所以他们对中情局在西方媒体上发表的声明格外关注。此外，“基地”组织中的部分成员曾经在美国的一些监狱中受审，其中包括关塔那摩湾。因此他们深知，哪些内容能够引起美国人浓厚的兴趣。

在这个过程中，巴拉维不可或缺。于是，“基地”组织开始行动，将巴拉维改造成一名间谍。这项计划将分步进行。首先，这名线人需要制造一个噱头来引起中情局的注意。他提供的情报必须准确无误，经得起推敲，但也不能过于耸人听闻，否则会引起对方怀疑。此外，这项情报必须十分复杂，因为美国人向来都对高科技过于执迷。

拍摄录像是马斯里的主意，这个主意既阴险又狡猾。“基地”组织的宣传人员已经建立起一个简陋的摄制室，里面有摄像机，也有混音软件。这出戏的演员包括拉赫曼、几名恐怖分子首领和巴拉维，所不同的是他们要扮演的人是自己。

8 月底，一切就绪。当摄像机开始运转时，拉赫曼和巴拉维坐在一起，装作正在交谈的样子。其中一部分镜头被遮挡起来，因此这段录像看起

来就像一个外行无意间拍摄下来的一样。接着，摄制人员从中抽取一小段数字视频，让巴拉维将其附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发给扎伊德。

最后，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

在这项计划的第一阶段，巴拉维将在数周内陆续提供一系列微不足道的情报，以引起中情局分析师的兴趣。从表面上看，巴拉维正在协助中情局搜寻他们想要的目标，并且时不时地提供一些建议和证据，似乎他已经接近了这些目标，但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不出所料，拉赫曼的录像在中情局引起了轩然大波。接着，等最初的狂热逐渐消失后，“基地”组织拿出了他们最终的诱饵。马斯里知道，美国人急于获得有关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的信息。尤其是后者，他虽然深居简出，但是让他假借身体原因召见巴拉维无疑是一个合理的借口。“基地”组织虚构了巴拉维对这名恐怖分子进行治疗的细节，并且提供了很多在中情局分析师看来确凿无疑的信息，比如扎瓦赫里最近落下的伤疤以及补牙治疗。

中情局迫不及待地吞下了他们放下的每一个诱饵。至于中情局和约旦情报局是否完全相信巴拉维的说法，他们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已经吸引了这两个机构的注意。在 11 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扎伊德对自己成功招募的这名间谍大加赞赏。随后，巴拉维向“基地”组织的首领出示了这封邮件的内容。“你让我们在美国人面前抬起了头！”扎伊德激动地写道。

作为这些行动一部分，巴拉维感到异常兴奋。美国的间谍机构利用其技术、资金和计谋捕获了很多恐怖分子，现在却落入了“基地”组织的圈套。比起西方国家的任何诡计，这项计划都毫不逊色。

“感谢真主，这个诱饵正中他们的下怀，”巴拉维说，“现在他们已经得意忘形了。”

对于巴拉维提供的情报，扎伊德的确很感兴趣，但他不至于有勇无谋。当后者一次又一次拒绝跳入“基地”组织的圈套时，巴拉维感到异常失望。

最初，他们计划约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见面，这里曾经是普什图族的古都，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巴拉维一再表示，他只与扎伊德一人见面，届时“基地”组织的士兵就会持枪冲入会面地点，绑架，或者用巴拉维的话来说，“逮捕”这名约旦情报局的官员。毫无疑问，中情局的人员一定会在附近监视，并且有可能出面干预，因此他们必须准备另一个方案。在逃离此地时，如果“基地”组织的人员遭到围困，他们会在最后一刻处死手中的人质。

扎伊德一开始并不反对在白沙瓦会面，因为中情局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那里有不少他们的特工。但是，中情局在伊斯兰堡的官员却极力反对。这个地方存在很多风险，而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极有可能得知双方的这次会面，从而暴露巴拉维的身份。

在白沙瓦被排除以后，北瓦济里斯坦特区的中心城市米兰沙赫成了“基地”组织的第二选择。该恐怖组织的盟友哈卡尼组织控制着这一地区，而哈基穆拉率领的塔利班联盟也正在这里的郊区开展活动。早在中情局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扎伊德就已经消失在迷宫一般的砖房、小巷和集市之中了。

当扎伊德拒绝了在米兰沙赫会面的提议时，巴拉维仍在不断恳求。他向扎伊德提出了变通的方案，并且试图将一切归咎于后者。“承担所有风险的人是我。”巴拉维反复表示。

在这一点上，巴拉维表现得十分执拗，但是中情局的官员却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这名间谍缺乏相关的经验。巴拉维一定十分恐惧，但显然不了解中情局的底线。如果有可能的话，美国人绝不会把这样重要的一次会面放在米兰沙赫，因为这座城市不在中情局的绝对控制之下。

“只有一个会面地点可以接受，”扎伊德写道，“那就是美国在霍斯特的基地。”这座基地位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与米兰沙赫隔山相望。巴拉维可以迅速赶到这里，并且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返回巴基斯坦。此外，霍斯特不仅绝对安全，而且不必担心被塔利班的间谍发现。

巴拉维对中情局的这座基地毫无兴趣。从他的角度来看，前往霍斯

特无异于自投罗网。“基地”组织根本没有机会进行伏击或者绑架扎伊德，更不用说对霍斯特发动袭击。即使巴拉维侥幸携带武器进入基地，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开枪之前，他就很可能已经被缴械或者击毙。

“不行。”巴拉维在回信中写道。

但是，如果巴拉维有机会进入中情局的基地，他就有可能对约旦情报局甚至中情局予以重击。巴拉维明白这一点，而“基地”组织的首领无疑也想到了这一点。与他们此前讨论的所有计划不同的是，这种做法只能是有去无回，而且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想要巴拉维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他就必须经过阿富汗和美国卫兵的一道道安检，随后还会有人对他进行搜身，并且利用排爆犬和金属探测器进行检查。

文弱医生走上人弹绝路

从巴拉维坚决拒绝前往霍斯特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不希望执行自杀袭击的任务。12 月初，扎伊德来到这座中情局的基地后，巴拉维一再央求他到巴基斯坦见面。当巴拉维得知米兰沙赫肯定行不通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地点，即古拉姆汗。古拉姆汗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公路上的一个检查站，同时通向米兰沙赫和霍斯特。

直到 12 月 17 日，对于会面地点，双方仍然争执不下。同一天，中情局对达塔凯尔地区发动了数月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导弹袭击，距离制作自杀式炸弹背心的店铺仅有咫尺之遥。这次袭击对“基地”组织造成了重创。至少有 10 枚炸弹击中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人员的部分聚集地点，导致 16 人丧生，其中包括阿卜杜拉·萨伊德·利比，也就是曾经与巴拉维住在一起的“基地”组织行动首领。

在“基地”组织内部，要求对这次袭击作出回应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一边怒目切齿地诅咒着美国人，一边惊恐不安地望着头顶的无人机，并且不约而同把目光放在了巴拉维身上。他们的机会就在眼前，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值得一试。

眼看 12 月即将过去，巴拉维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一天晚上，他坐了下来，竭力想要写一些东西，仿佛笔下的文字能驱除他心中的疑虑。写着写着，巴拉维忽然发现，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无异于一个莫大的讽刺。

“过去我一直想要知道，那些殉教者在殉教之前是怎么想的，”巴拉维写道，“而今天却轮到我来实现其他人的愿望。”

他列出了自己恐惧的事情，并且承认他对自杀袭击的价值充满了疑虑。问题在于，巴拉维写道，一个人“在一生中只能做一次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极有可能功亏一篑，徒然浪费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能选择到前线浴血奋战？”他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才智，开展一场更大的行动，以打击敌人？”

巴拉维想要说服自己，“目的”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即使他在按下引爆开关之前就被击毙，真主也会知道他所作出的牺牲。然而，最艰难的问题还是，他是否能够经受住这种痛苦。当一阵痉挛过后，他将永远消失，在最后一刻，他会作何感想？

“你是否害怕自己会在最后一刻变得胆怯起来，”他反问自己，“以至于无法按下开关？”

12 月 28 日，巴拉维来到公用电话厅，向他的同胞扎伊德发送了一封措辞简短的电子邮件。“你赢了。”他写道。

“按照你的要求，今天下午我会到米兰沙赫与你们的司机碰头，”巴拉维继续写道，“霍斯特见。”

巴拉维和“基地”组织的两名人员来到一片空地，拍摄了一段视频。这名约旦医生举起一把 AK-47，对准自己的左腿。一声枪响过后，子弹在远处扬起了一片尘土。在拍照前，巴拉维特意把拐杖放到一边，但是当他开始行走时，由于左腿负伤，所以还是显得步履蹒跚。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巴拉维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了那件自杀式炸弹背心。他绑紧了带子，13.6 千克重的炸药和金属片立刻扎进了他瘦削的肩膀里。随后，他穿上一件克米兹长衫，戴上了一条灰色的披巾。这

种披巾既可以当作斗篷御寒，又可以当作祈祷时的拜垫。巴拉维来到了室外，看到他的朋友正拿着摄像机在一辆白色的掀背式轿车旁边等候。巴拉维看起来十分憔悴，这 9 个月来他明显苍老了许多，右侧面颊上仍然留着摩托车训练时的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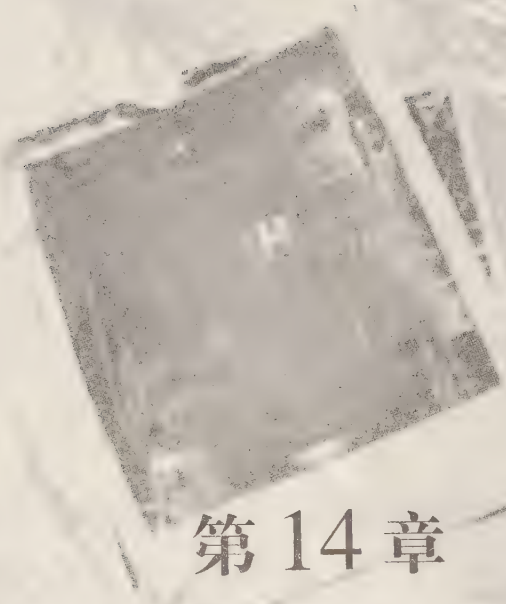
当摄像机开始运转时，巴拉维坐在汽车的驾驶座上。他已经决定用英语传达自己的殉教信息，如果这段视频能够传到互联网上，就会有更多人听懂他的话。为了显示自己强硬的态度，巴拉维就像好莱坞电影上一个正在发出最后通牒的黑帮硬汉。

“我们一定会抓住你们，中情局的人们。这是真主的旨意，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他说，“不要以为你们按下按钮、杀死穆斯林的游击队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会让你们出其不意的。”

巴拉维举起左手，露出长衫下一个像手表一样的东西。“看吧，这就是为你们准备的。这不是手表，而是雷管。”他说。很快，这些强硬的台词就用光了。巴拉维似乎充满了愤怒和仇恨，每当说完一句话后，他就会把头转向一侧。接着，他双目通红地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誓言。

“这就是我的目标，将你们和你们的约旦同伙置于死地。我会上天堂的，”他说，“而你们，只能下地狱！”

在说最后一句话时，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仿佛正在竭力忍住眼中的泪水。随后，巴拉维把目光转向一边，画面顿时变得一片漆黑。



第 14 章
不甘心的人体炸弹

巴拉维曾极力主张用一切方式报复美国，包括人体炸弹，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人弹。面对死亡，他生出了深深的恐惧：自己能否经受住痛苦？家人以后要怎么办？这种自杀袭击又是否有价值？

Khost, Afghanistan—December 30, 2009

2009年12月30日　阿富汗　霍斯特

危险正在迫近

12月30日，帕里西起得很早。他很快就注意到，今天的天气格外寒冷，虽然已经是黎明时分，黑水公司营房室外的温度只有零下5℃，而室内也一点儿都不暖和。另外一件吸引他注意力的东西就是食物。帕里西在特种部队时的呼号是“胡狼”，因为他不仅胃口大得出奇，而且经常从同伴的盘中抢夺食物。帕里西非常喜欢霍斯特的餐厅，因为那里的食物比他去过的几十家阿富汗餐厅都要好。清晨6点刚过，薄饼刚刚出炉，熏肉和黑咖啡的香气仿佛能够穿墙过院，一把抓住这名前特种兵的神经。

帕里西在冷冰冰的房间里穿衣服，然后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中情局的“王牌线人”终于要来霍斯特了。过去，帕里西曾经与几十名线人打过交道，但只有巴拉维一案让他既感到兴奋，又愤怒。几个星期以前，霍斯特基地的高级官员就开始对这次行动进行周密部署，现在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帕里西非常怀疑他们制定的安全方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过去在弗吉尼亚州的上级、霍斯特的中情局安全分队队长罗伯森。在这一点上，罗伯森与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都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接近这名卧底间谍的人员太多，而这名间谍根本就不能相信。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帕里西曾经在军队服役近27年，其中在阿富汗特种部队待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帕里西

戴恩·帕里西，46 岁，绰号“胡狼”，黑水公司高级保安。曾是“绿色贝雷帽”成员。在巴拉维一案中他受雇中情局提供保安服务，为自己赚取退休金。（明迪提供）

经常与其他人在战术问题上进行争执，有时候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最后当上级长作出决定后，每个人都会各司其职。从表面上看，现在的局面似乎与过去没有什么两样，但事实上却完全相反。至于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帕里西一时还没有弄清。

帕里西迅速穿好衣服，然后拿起一件厚实的外套和他的武器。虽然这个房间比一顶军用帐篷大不了多少，但至少有一块用于隔离的木板，使得这里既可以保护个人隐私，也足以放下一张小床、衣服、武器装备以及他用来打发时间的书籍和杂志。屋外的走廊通向一间小小的休息室，休息室里放着一张真皮沙发。在那里，他们可以打牌、看书或者上网浏览新闻和查看电子邮件。从这个地方的气味来判断，一定有人在这里养过狗。在霍斯特基地的四周，经常游荡着一些流浪狗，有时候人们会收养它们作为宠物。在黑水公司的保安当中，资历最浅的是前海豹突击队员怀斯。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一只耷拉着耳朵的杂种狗，并且为它取名“查理”。这只狗经常睡在这些保安的住处，当他们坐在沙发上时，查理就会爬上来舔他们的胡子。帕里西毫不介意，因为他也喜欢狗，尤其想念他那条黑白相间的波士顿猎犬“笨笨”。但是，狗只会让他更加想家。按照原定计划，他 2 月份就可以返回家中，把阿富汗和所有的军事任务永远抛诸脑后。

拿命换钱的雇佣兵

帕里西自成人以后就一直待在军队。小时候，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他住处的附近就是威廉姆特退伍军人墓地。他经常在墓地旁边的树林里扮演士兵，从那时起他就想成为一名军人。高中毕业后，帕里西参加了陆军，后来又成为一名伞兵，并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服过役。随后，帕里西虽然离开了军队一段时间，但后来还是回到了这里。这一次，他准备加入陆军的精英特种部队。经过激烈的选拔和严格的训练后，他的体重减轻了整整 13 千克。1995 年，32 岁的帕里西终于成了“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一员。

此后不久，有一次，当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基地附近的一间商场里闲逛时，帕里西看到了化妆品专柜边一个漂亮的棕发女郎，于是他走过去和她搭讪。刚刚看到面前这位身材瘦削、穿着棒球衫和白袜子、戴着一副难看的大眼镜的男子时，这个女郎吓了一跳，她的朋友差一点儿就打电话报警了。但是几分钟后，两人开始有说有笑，并准备一起去喝咖啡。随后，这个后来的帕里西夫人用口红在餐巾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8 个月后，两人喜结连理。

由于帕里西要到海外服役，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经常两地分居。帕里西曾经到过波斯尼亚、卢旺达、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9·11”恐怖袭击发生时，帕里西正在家中休假。夫妇两人本能地感到，这件事情会变得更糟。

“我要去工作了，亲爱的。”他说。

帕里西先后来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每隔几周，他就会回家一次，与妻子明迪和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和桑缇娜团聚。在家中，帕里西很少提到自己在海外的工作，只是偶尔会抱怨一下当地的沙尘暴和恶劣天气。在私下场合，有时候帕里西也会忍不住批评，美国根本不可能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移植到一个腐败落后的国家，在那里有 2/3 的成人都是文盲。

有一次，帕里西递给明迪美国国防部办公室寄来的一封信，说：“读

读看。”她这才知道丈夫荣获了一枚青铜勋章。在信中，军方叙述了帕里西的英勇表现。2002 年，他曾经为“基地”组织的车队设下陷阱。在这次行动中，共有 16 名叛军被杀，其中包括该恐怖组织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另外一些人受伤。

在同伴当中，帕里西向来以冷静执着而闻名，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曾经在夜深人静时深入塔利班的巢穴，身着阿富汗服装执行卧底任务，渗透到遍布叛乱分子的村庄之中。有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一名美国士兵。

“在有些行动中，不会有人回来找你，”帕里西的一位战友回忆道，“但如果你的搭档是帕里西，那么他无论生死都会对你进行掩护。他从来不会过分激动，而且他永远会站在你的身后。”

回到营地后，帕里西经常会拿起一本书、一个烟斗或者一杯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地呆着。他从不喝酒，也不大声说话。如果帕里西因什么事感到担心或者烦恼，他就会踱来踱去，或者让自己忙个不停。

2008 年秋，帕里西刚满 45 岁，在他的身体状况处于顶峰时，却接到了国防部的退伍通知，命令他在 30 天内离职。帕里西已经服役 26 年，本应成为一名军士长，但他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却收到了自己的离职通知。

帕里西曾经梦想，等到退役以后，他可以和明迪在西俄勒冈州的群山间共度晚年。但是，陆军中的军士长俯拾皆是，以他的级别，退休金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在退役以后，帕里西开始寻找工作。很快，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帕里西开始囊中羞涩，而就业的前景也不太乐观。最终，他决定与黑水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工作合同。这份工作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在国内担任教官，其二是到海外担任保安，而海外的工作地点主要是阿富汗。在那里，黑水公司受雇保护中情局的军事设备和人员安全，保安的日薪为 700 美元，这些钱足够让帕里西养家糊口和存钱养老。等到 2 月底，也就是帕里西来到霍斯特近 4 个月以后，他将再次踏上回家的旅途，并且决定再也不会到阿富汗来了。

显然，霍斯特的住宿条件要比他在战区时的情况好得多。在过去，他所在的军事基地条件恶劣，无论是美国人还是阿富汗人都要枕戈待旦。他们经常挤在一顶臭烘烘的集体帐篷里睡觉，在黎明时悄悄溜到外面的露天粪坑方便。但是现在，帕里西不再是绿色贝雷帽的特种兵，甚至也不再是一名士兵，而是黑水公司一位佣金可观的保安。但是，媒体披露的几则丑闻却让这家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其中包括杀害伊拉克平民。实际上，帕里西真正的老板不是黑水公司，而是中情局的官员。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比他年轻，而且从未深入过阿富汗的战区。在过去，如果帕里西对他们的决定感到不满，他一定会直言不讳，但是对于自己眼前的处境，帕里西十分清楚。他需要养活家人，因此即使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他也要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用完早餐后，距离巴拉维到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像平时一样，帕里西信步来到汽车调度室。过去在部队，他曾经是一名汽车修理工。此外，在阿富汗服役期间，他还学会了如何改装汽车，以防御路边炸弹。帕里西放弃了很多空闲时间，就是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当天早上，他再次来到这里，独自在严寒中改装中情局的阿富汗特工到郊外接头时驾驶的那辆旧车。

帕里西喜欢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因为他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随后，帕里西打电话到家中，但是他的声音明显与往日不同，听起来有些心烦意乱。明迪了解丈夫的这种口气，于是立即担心起来。

“戴恩，你那里安全吗？”她问。但是在丈夫开口以前，她就知道了他的回答。

“很安全，亲爱的。”他总是这样说道。

领路司机是阿富汗人？

巴拉维一边拄着拐杖，一边审视着面前的一排汽车和出租车，寻找

自己的车辆。12 月 30 日下午，巴拉维来到了古拉姆汗，这是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特区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唯一的一处边检站。巴拉维比预定的时间晚了 24 个小时，还会有人等他吗？

在巴基斯坦界内有几座泥土砖建筑，边检站就在那里。几名手持步枪和老式冲锋枪的哨兵紧张地把枪口指向阿富汗。前往阿富汗的旅客必须在这里排队等候，然后来到一公里以外的边界线。汽车沿着分界线慢慢地前行，巴拉维摇下车窗，看到一些卫兵穿着厚实的外套，正在搜查过往的车辆、检查人们的证件，搜寻毒品或者武器。看到这些，巴拉维不由得有些胆怯。

巴拉维有伤在身，他的左腿仍然隐隐作痛。他身上背着 13 千克重的金属片，胸口还绑着炸药，从米兰沙赫到这里一路都崎岖不平，这个下午他过得十分艰难。巴拉维拿着一本约旦护照，但是上面的巴基斯坦签证早在 7 个月前就过期了。他一边在边界处排队等候接受检查，一边看着这支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

就在此时，巴拉维抬头看到，在一些前往阿富汗的出租车中有人正向他招手。这个人个子很高，身材健壮，从他所穿的服装来看应该是一个阿富汗人。巴拉维走近这个人，听到他用带有普什图族口音的英语向自己打招呼。

接着，这名阿富汗人打开一辆白色轿车的车门，让巴拉维上了车，然后发动汽车，加入到缓缓西行的车队当中。来到边检站时，这名司机亮出了自己的证件，随后立即被挥手放行。几分钟后，汽车经过一个陡峭的斜坡和一处边界标志，终于进入了阿富汗境内。

这名阿富汗人对着手机讲了一些什么，然后开上一条盘山公路，这条公路通向一处干旱的山谷，大部分霍斯特人都住在这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向前开去，为了避开暴雨和炸弹留下的大坑，司机不得不经常转向或者刹车减速。

这名阿富汗司机独自坐在汽车的前面，而巴拉维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在霍斯特，这名司机名字叫做阿格哈凡，是中情局最欣赏的人员之一，

因为他不仅勤勤恳恳，而且十分可靠。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长着一双褐色的眼睛，脸上的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他毕业于阿富汗本土的特种部队学院，现在已经成了中情局阿富汗卫队队长，负责保护这座基地的安全。由于中情局对他十分信任，所以才会派他前往迎接巴拉维。如果换作美国人，也许会立即对巴拉维进行搜身，然后在车中开始盘问。但是美国官员显然不能像这个来自霍斯特以外、会讲普什图语的阿格哈凡那样轻而易举地进出巴基斯坦。

离开陡峭的盘山公路以后，汽车一个急转向一座村庄驶去，然后放缓了速度，开始沿着街道行驶，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最后，阿格哈凡把汽车停在一堵土墙后的一辆红色斯巴鲁掀背式轿车旁，这辆轿车的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男子。阿格哈凡走下车，和那名男子交谈了几句，然后阿格哈凡回到白色的轿车旁，打开巴拉维身旁的后车门。

“下车，我们要换车，”他说，“这是预防措施。”

两人很快再次上路，由于田地两旁的公路十分平整，所以汽车行驶的速度要快得多。现在已经是下午 4 点 15 分了，比巴拉维预定到达霍斯特基地的时间晚了整整 26 个小时。

一开始，是塔利班耽误了巴拉维的时间。中情局原本希望巴拉维能够在 12 月 29 号星期二抵达巴基斯坦的米兰沙赫，然后雇一辆汽车把他带到边检站，届时阿格哈凡会在那里等候。但是由于塔利班高级头目阿卜杜拉·萨伊德·利比想从这次行动中获益，因此延误了巴拉维离开的时间。该恐怖组织的摄制人员为他拍摄了几段视频，当巴拉维到达米兰沙赫时，边检站已经关闭。

为了记录下自己最后的想法，巴拉维感到精疲力竭。在 12 月剩下的这几天里，他至少撰写了 2 篇文章，拍摄了 3 段冗长的录像和一些较短的视频。在一次录像中，巴拉维坐在门外，身旁站着两个戴着面具的枪手，开始谈论殉教的价值。还有一次录像是普通的访谈形式，巴拉维对一位不露面的“主持人”的提问进行了回答。在第三次录像时，巴拉维坐在塔利班新领导人哈基穆拉的身旁，因此显得有些紧张。这两人公

开声明，他们要为这名塔利班首领的堂兄马哈苏德复仇。

在最后一段录像中，两个人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哈基穆拉说的是普什图语，而巴拉维讲的是阿拉伯语和英语。他们盘腿坐在一张拜垫上，很少目视对方。拜垫的周围放着一些枪支和许多 C4 炸药棒。随后，这名塔利班首领开始对着摄像机对巴拉维进行称赞，说他“自愿执行一次殉教任务”。

“他的良知不允许他为异教徒从事间谍活动，监视他的穆斯林兄弟。”哈基穆拉说。他承认，中情局的无人机袭击让他们感到了“悲哀和痛苦”，并且表示塔利班最终将找到一种方式，通过恐怖分子“渗透到美国的基地之中，对他们予以沉重的打击，让他们在 100 年后也不会忘记。

巴拉维（右）和他在巴基斯坦的庇护者哈基穆拉坐在一起。“他的良知不允许他为异教徒从事间谍活动，监视他的穆斯林兄弟。”哈基穆拉在提到巴拉维时说道。（SITE 情报组织提供）

巴拉维穿着一身军装，当他拿着手中的纸条宣读上面的内容时，看起来瘦小而苍白。“我们一起策划了这次袭击，”他说，“好让美国人明白，即使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不能换取我们对真主的信仰和虔诚，而这些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真主的信仰和虔诚。巴拉维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就像所有的阿富汗司机一样，阿格哈凡一边紧盯着高速公路，一边本能地注视着路边

在执行任务前，巴拉维在“殉教录像”中展示用来引爆身上自杀式炸弹的雷管。针对中情局及其发动的“捕食者”袭击，巴拉维说：“不要以为你们按下按钮、杀死穆斯林的游击队员，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SITE情报组织提供）

有没有刚刚被翻开的泥土，以避免遭到路边炸弹的袭击。阿格哈凡也许只是为了赚钱养家，但他同样是美国人的奴仆。两天前，巴拉维曾经宣称这些人都是叛教者，根本不应该活在世上，“甚至包括美国人的厨师、司机……还有那些在花园和洗车场为他工作的人们”。

“这些人比美国人更该死，”他在一段录像中说，“他们只不过是被人雇佣的走狗。”

自愿执行殉教任务？

巴拉维看到，在数公里开外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大型机场。现在，阿格哈凡正直奔位于该机场的霍斯特基地。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车上没有手机信号。但当汽车迅速接近郊区时，巴拉维向这名阿富汗司机打了个手势，要回了自己的手机。他拨通自己在一张纸片上写下的号码，电话那头立即传来了熟悉的阿拉伯语。

“你好，”扎伊德说，“愿你一切平安。”

巴拉维为自己耽误了时间而道歉，并且一再表示他担心被阿富汗卫

兵推来搡去。“你会像朋友一样对待我，对吗？”巴拉维问道。

扎伊德让他放心。

汽车呼啸而来，车轮卷起了漫天的尘土。在接近大门时，阿格哈凡放慢了速度，驶过一堵高墙，这堵墙的尽头越来越窄，检查站旁的车道只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最后几码的路上设置了路障和锋利铁丝网，将要接受检查的汽车引向了口径 0.50 机关枪的射程之内。巴拉维压低身子，厚重的炸弹背心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既然扎伊德已经作出了承诺，就不会有人对他进行搜查。阿格哈凡将左转驶入主要入口，在绕过最后一道艾斯科防爆墙时几乎没有加速，然后直奔霍斯特机场的空地而去。

接着，汽车再次左转，开始沿着一条跑道前行。他们开过了一辆油罐车、一辆深褐色的装甲车和一架外观奇特的绿色直升机。这架直升懒洋洋地停在停机坪上，主螺旋桨的桨片垂了下来，就像一只正在合翅休息的史前巨鸟。

巴拉维坐回自己的座位上。这些天来，他一直在想此时此刻的情形。在日记中，巴拉维想象有很多“djinn”，阿拉伯语里的“魔鬼”，是他们将自己从边缘拉了回来，而此时他们的疑虑仿佛仍然在他的耳边回响。

“你准备以死推行‘圣战’，让你的妻子嫁给别人，让你的孩子变成孤儿吗？”

“你要把可爱的妻子留给谁？谁来替你照顾多病的母亲？”

“你怎么能够放弃这么好的工作？”

前面的围墙上出现了一个缺口，阿格哈凡开着那辆“斯巴鲁”穿过第二座大门敞开的检查站，然后左转穿过第三座检查站。现在，巴拉维已经来到一座加固的院子里，四周围绕着 3 米高的艾斯科防爆墙，墙头还设置了锋利的铁丝网。从大门望去，院子的另一头有 5 座带有金属屋顶的新建筑和几座小型建筑，其中倒数第二栋大楼上架设有宽大的遮阳篷。在这栋楼的前面，巴拉维看到，一群人一字排开正站在那里等候。而他的身后，通往院内的大门也已经紧闭。

这栋大楼的前面有一片碎石铺成的空地，阿格哈凡把汽车停在空地

当中，与遮阳篷之间约有几辆汽车的距离。由于坐在驾驶座的后面，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了这群人的面孔。这支队伍至少有 12 人，其中还包括几个女人。巴拉维立即认出了扎伊德，后者戴着一顶迷彩帽，身旁站着一个体型高大、穿着牛仔裤、头戴棒球帽的男子。这两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后，但是巴拉维能够看到，扎伊德正在朝自己微笑。

车门打开后，巴拉维目光茫然地看着这群人，突然发现一个大块头脸对脸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个人留着短短的胡须，蓝色的眼睛目光锐利。他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伸向巴拉维，另一只手紧握着枪口朝下的突击步枪。巴拉维顿时呆住了。随后，他开始慢慢后退，向座位的另一侧挪了过去。

巴拉维打开右侧的车门，首先迈出那条受伤的腿，然后再伸出另一条腿，站在了碎石地面上。巴拉维强忍着伤口的疼痛，用金属拐杖撑起自己的身体。他好像听到扎伊德对他说了一句什么，但是巴拉维没有抬头去看。他心里想着：我的言论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刀光血影？

巴拉维开始缓缓地蹒跚前行，一边用右手摸索着雷管。

“就在此时，那些魔鬼提出了最可怕的问题，”他曾经写道，“谁会照顾你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亲？”

有人拔出枪来，开始愤怒地向他大喊。

“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说过，‘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受人称颂，’从那一天起，他就受到了真主的保佑，远离撒旦，”巴拉维写道，“在执行‘殉教’行动的那一天，真主的敌人不会抓到你。”

巴拉维开始用阿拉伯语低声祈祷：“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人们的喊声越来越大，让他伸出手来，但是巴拉维却继续前行，他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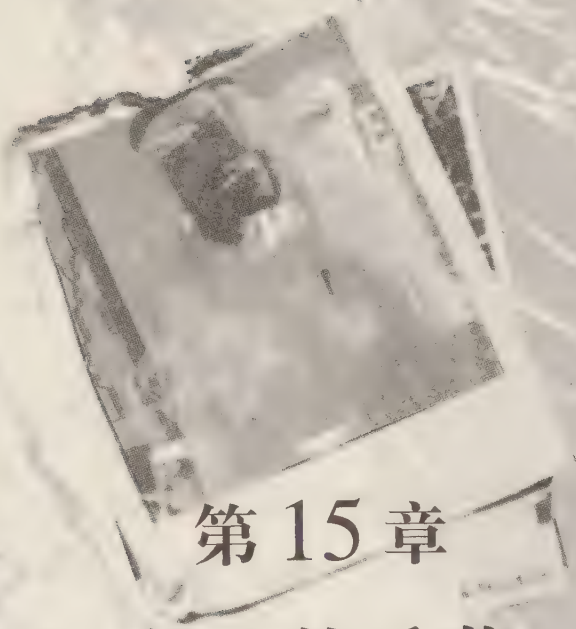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巴拉维被他们拦住了去路。他抬起头来，发现自己两侧的保安已经举起了步枪。刚才为他打开车门的那名男子已经绕了过来，现在正在左侧向他喊话。另外两名荷枪实弹的人员挡在巴拉维的面前，让他进退不

得。其中一个金发年轻人蹲了下来，好像随时都准备向他扑来。

巴拉维稍稍转身，手指紧紧地压在雷管上。从车顶望去，人们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扎伊德正朝他走来，但是他旁边的高个男子却拽住他的肩膀，把他拉了回去。

巴拉维闭上眼睛，手指轻轻地抽搐了一下。



第15章
线人的反噬

几十年来，中情局有不少线人说谎、背叛、窃财、或临阵脱逃。但从未有人像巴拉维这样，设下圈套、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杀害上线。老牌情报机构反遭线人暗算，令人错愕之余不禁要问：在恐怖主义世界里，有什么是可信的？

Khost, Afghanistan—December 30, 2009

2009年12月30日　阿富汗　霍斯特

线人的反噬

眨眼间，巴拉维就消失在一团耀眼的火光之中。雷管中的C4炸药被引爆了，其迸发出的威力足以炸断钢筋。爆炸中心的温度迅速蹿升至4000多度，随后分子会以每秒4.6千米的速度向外散发热浪。

一阵热浪把汽车掀离地面，把人们弹到了混凝土墙上，震破了他们的耳膜，震碎了他们的肺部。距离炸弹最近的3名保安人员立即被掀了出去，帕里西被冲到了几米以外的地方。随着院子里的一声巨响，成千上万枚钢珠穿透了玻璃、金属和人们的身体。

碎片纷纷炸开，对人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汽车司机和5名官员当场身亡，其中包括3名保安、拉邦特和扎伊德。站在红色斯巴鲁轿车远处的11名人员也先后在弹片中倒下。有些弹片飞过了汽车，有的钻进了车底下，有的甚至穿透了汽车。一些弹片还穿透了院子的铁门，射出60多米。

所有人都被弹片击中，只是受伤程度不同。马修斯的伤势非常严重，但站在她身旁的一名男子几乎得以幸免。汉森似乎没有受伤，只见她踉跄地站起身来，朝着两栋大楼之间跑去，但很快就倒在地上。

这次爆炸撼动了基地远处800米以外的建筑物，回声开始在巴拉维刚刚经过的山谷间飘荡，然后便是一片死寂，只有落在地上的残骸还不时发出一阵响动。在炸弹被引爆的同时，巴拉维的头颅被抛向空中，弹

射到一座建筑物的一边，然后落在了一片碎石空地上。这是他的尸体中唯一能够分辨的部分。

在这次爆炸的目击者中，有一个是中情局的中级官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命令，要他去查看巴拉维腿上的伤势和其他疾病。一股热浪袭来，他顿时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周围到处都是尸体和残骸。

虽然这名官员也受了伤，但他还是艰难地从尸体之间爬起来，检查人们的伤势和脉搏，并且大声呼救。他吃力地来到马修斯身边，发现后者正在不停地呻吟，似乎意识到自己脖子和腿上的伤口。一旁的汉森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鲜血正从胸膛上的一个伤口向外汩汩流淌。

片刻间，更多人赶来救援。在听到院子里的爆炸声后，特种部队的军官立即抬着医疗担架，拿起步枪，飞快地从大楼中冲了出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接受过战地急救的训练，在他们看来，这里的状况极为可怕。由于受害者过于分散，而且身上全都是残骸，几分钟后，营救人员才全部找到他们。包括司机阿格哈凡在内，已经有 6 人死亡。此外，还有多名受害者由于头部受伤，已经危在旦夕。特种部队的人员为他们包扎好伤口，绑好止血绷带以后，中情局的医生对伤势较重者进行了再次检查。

“如果不能马上进行手术，还有 5 个人会很快死亡，”这名医生表示，“其中包括马修斯和汉森。”

机场的上空忽然传来了直升飞机隆隆的轰鸣声。这是阿富汗军队的一架俄制 MI-17，爆炸发生时恰巧在霍斯特，因此立即被投入使用。在霍斯特市以北数公里外有一座世界级的战地医院，被霍斯特基地的人员称作“萨勒诺营”。要想迅速到达那里，只能依靠直升飞机。在许多个夜晚，中情局的官员们经常看到，“黑鹰”直升机把在阿富汗东部冲突中受伤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从霍斯特市运到这里，但是今天晚上，直升机运送的却是霍斯特基地的伤员。

升空以后，MI-17 能够在 5 分钟内抵达萨勒诺营。在把担架抬进直

升机时，中情局的那名医生心想，这个速度要比他预料的快得多。

但是仍然不够快。

当时，军医乔希·阿利上尉正准备离开萨勒诺营战地医院，忽然听说镇上的中情局霍斯特基地遭到了袭击。

“霍斯特基地被追击炮击中，”一名军医一边冲进大厅，一边大声喊道，“伤亡人数还不清楚。”

阿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医生，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听到这里，他立即换上手术服，开始洗手。随后，这次袭击的细节陆续传了过来。有人传言，追击炮击中了中情局基地的健身房，而那里离阿利的家很近，他几乎每天都会去萨勒诺的健身房。就像霍斯特一样，萨勒诺基地也经常成为火箭弹袭击的对象。

几分钟后，在得知霍斯特刚刚发生了自杀性爆炸袭击后，萨勒诺的医生立即腾出了6张急救床位。每个站点都有一队技术人员在等待，倾听着直升飞机由远及近的轰鸣声。

黄昏时分，第一批伤亡者抵达了这里。停机坪距离医院仅有咫尺之遥，一名医生迅速开始进行伤员鉴别，根据他们的伤势用数字编码进行等级分类。

“这是2级。”

“这是3级。”

在战地医院的术语中，3级是指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的伤员，而2级是指有可能活下来、也有可能死去的伤员。

回天乏术：汉森与马修斯殉难

两名病人被迅速移至手术室的准备区域，阿利开始询问其中一名伤势严重但意识清醒的男子，这时另外一名医生把他叫了出去，处理一件更加紧急的事情。

“她的胸部受伤了。”这名医生喊道。

阿利立即跑了过去。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只见她身穿红色针织背心，脖子上还戴着一条项链。阿利推测，她可能在25岁左右，也许更年轻一些，但是她已经没有了脉搏。在过去，阿利经常会遇到伤势严重的美国士兵和阿富汗民众。他已经做过数百小时这样的手术，阿利把这种手术称之为“肉丸手术”：从被地雷炸开的腿中取出嵌进骨头里的碎片。但他还是第一次为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看起来似乎毫发无损的女士做手术。

阿利在汉森胸口找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口，于是马上决定做手术，检查胸腔内是否还有其他伤口。他迅速切开骨头和肌肉，然后找到了心脏的主动脉，但是这条血管已经变得又平又扁。绝望之中，他让助手把一根管子插入汉森胸腔上的洞口中，然后开始挤压她的心脏。管子立刻充满了鲜红的血液，这显然是大面积内出血的迹象。

阿利已经无能为力。一个只有弹球大小的弹片划破了距离她心脏最近的静脉和动脉。她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

“谁知道她的名字？”阿利喊道，但是没有人回答。

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理清思绪前，另一个病人就被推了进来。这名妇女的年龄要大一些，只见她穿着一条军装裤，身上弹痕累累。就像汉森一样，在被直升机从霍斯特运往萨勒诺期间，马修斯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但阿利仍然想要挽救她的生命。

他迅速查看了她的伤势。弹片削去了她脖子上的一大块皮肉，一条腿上缠着止血绷带，腿上的皮肤和肌肉已经被完全撕开，露出里面的骨头。另一块弹片刺穿了她的腹部，伤口已经开始肿胀，这很可能是内出血的症状。阿利用超声波探测器对准她的胸部，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心跳。

回天乏术。

阿利几近疯狂地连续奋战了几小时，他与另外一名外科医生一起，把撕裂的血管和血肉模糊的四肢缝合在一起。他竭尽全力救治了一名年轻的官员，后者的头部被一枚弹片击中，情况非常危险。当他们的伤势稳定下来以后，有人把他们抬上直升机，然后送往喀布尔附近的美国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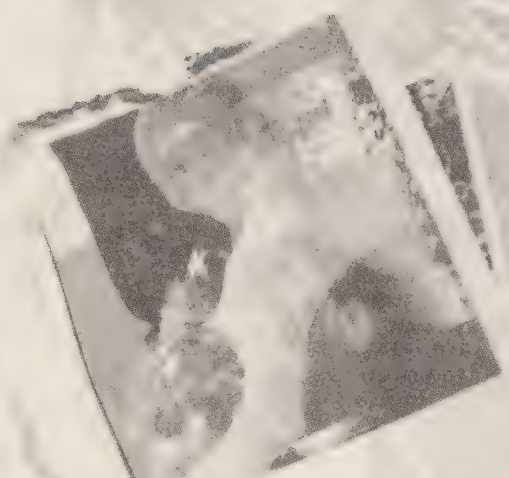
格拉姆空军基地，由其他军医继续对这些伤员进行治疗。

在处理完最后一名伤员后，天色已经很晚了。由于手术室温度高达29℃，再加上精神高度集中，阿利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了。他走出手术室，独自在寒风中坐了下来。还有一些尸体正陆续被抬进萨勒诺的停尸房，其中包括在爆炸中丧生的中情局官员。阿利得知，在这些残骸中，有一些碎片属于巴拉维，人们将其收集起来，以便进行 DNA 检测。

阿利拿起一支棒冰，使劲儿咬了一口，以缓解喉咙的焦渴。在到达萨勒诺战地医院时仍然活着的伤员，最终有 90% 都生还。阿利知道，那天晚上在霍斯特，每一个能够人为控制的因素都得到了最佳发挥，其中包括急救人员的处理、直升机的配合，还有一流的手术团队。虽然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做错，但他们做的显然还不够。

阿利再次想起他未能挽救的两名妇女。他仍旧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援救人员还是记者？每天都会有一批新的伤员被送进他的手术室，他已经习惯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

停机坪上的直升机越来越多。阿利站起身来，开始继续工作。



第16章
罹难者家属

亲友遇难应该是件悲痛的事情吧？至少平常人这样认为。得知巴拉维与七名中情局高官同归于尽后，老巴拉维不断接到的确是亲友们打来的祝贺电话，而不是悼念和安慰！痛失爱儿的老人陷入了更深的痛苦：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Langley, Virginia—December 30, 2009

2009年12月30日 弗吉尼亚州 兰利

噩耗震惊美国高层

爆炸发生时，华盛顿还是清晨，中情局前任局长海登恰巧在兰利走访自己的故乡。有人邀请他就政策问题到匹兹堡发表演讲，因此他希望能够事先进行一些研究。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中情局的总部通常十分安静，但现在这里却异常忙碌。

圣诞节前夜，一个名叫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特拉布的尼日利亚年轻人想要炸毁底特律的一架民航飞机，他险些就成功了。就像最近几个月发生的恐怖袭击一样，这起案件同样毫无道理。这样一个头脑聪明、家境富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惜葬送自己的身家性命，用藏在内衣里的炸弹炸死200名陌生人？

海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想要顺道探望一下自己在中情局的朋友。当时，现任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和海登的旧部史蒂芬·卡佩斯都正在度假，所以他只好折回大厅，向迈克·苏里克问好。海登曾经提拔苏里克负责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处。就在此时，海登看到，两名官员面色铁青地走出了苏里克的办公室。

“真是太糟了，”其中一个人说，“死了7名官员。”

这个人刚刚把这条噩耗通知了大楼里的高级官员。

事情的细节尚不清楚，但是在行政管理层，人们感到大为震惊。海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信步走进了自己过去的办公室，看到帕内

塔的办公室主任杰里米·巴什拨通了正在加利福尼亚州休假的上司的电话，并且向后者汇报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凌晨 5 点，帕内塔安全分队的一名成员敲开他的卧室门，送来了第一份报告，并且告诉局长说，他的一名助理有急事，需要立即通过安全线路与他通话。

“我得到了一条可怕的消息，”这名女助理说道，“我们在霍斯特有 7 名官员遇难。”

听到这里，帕内塔顿时醒了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大声咆哮道。

当帕内塔听到“约旦线人”和“自杀炸弹”时，他已经大致清楚了这场灾难的情况。

双面间谍。

姗姗来迟的会面。

抓获艾曼·扎瓦赫里的机会。

一切都是一出阴谋。

帕内塔想要了解更多详情，但当时兰利所知甚少。他挂断电话坐了下来，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

1993 年，帕内塔是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幕僚长。当俄克拉荷马城阿尔弗雷德·P. 默拉联邦大楼遭到袭击的消息传来时，他正站在总统的身旁。袭击是美国的右翼极端势力所为，导致 168 人丧生，但当时罹难者中没有帕内塔的手下。

“这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他心想。

帕内塔打通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如果有什么坏消息，一定是从巴什那里传来的。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斯·布莱尔和国防部长罗伯特·M. 盖茨。随后，他拨通了副总统乔·拜登的电话。

最后，帕内塔致电美国总统。

当时，奥巴马正在夏威夷度假，但是帕内塔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在霍斯特我们有 7 名官员罹难。”帕内塔说道。

“我们以为这个人会把我们引向扎瓦赫里，但他是一名双面间谍，并且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他告诉总统说。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帕内塔简单陈述了他已知的情况。一开始，奥巴马一言不发地听着，随后他多次打断帕内塔，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随后，两人谈起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通知他们的家人和所在的部队。“白宫也会参与其中，”奥巴马自言自语地说，“要让他们的家人知道，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随时通知我事情的进展，利昂，”奥巴马总统最后说道，“如果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兰利，巴什请海登暂时留下，海登答应了。遇难者的名字陆续传过来，其中一个让海登感到心痛欲绝。

汉森。

他仍然记得汉森在高层会议上就“基地”组织进行情况汇报时那张年轻的面孔。他还记得，当中情局正在巴基斯坦追捕该组织的一些高级头目时，汉森经常在深夜从反恐中心打电话过来。她天资聪颖、自信十足，无论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就像一张为中情局招募新人的活生生的招贴海报。在海登仍然是中情局局长时，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干劲总是让海登感到无比自豪。

海登与巴什和苏里克在局长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他们谈起了事情的经过、所有当事者，推测究竟是哪里出了岔子。最后，在向另外两人道别后，海登独自离开了这里。他经过警卫站和大厅，只见大理石地板上中情局的著名标志赫然入目。随后，海登走过了中情局遇难官员的纪念碑，花岗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代表着一名在行动中罹难的特工，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姓名永远都不为人知。

外面阴沉沉的，天气格外寒冷。海登来到停车场，匆匆打开车门，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想起了汉森和其他很多人，此时他们的家人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刺骨的寒风中，海登独自坐在那里，忍不住哭了起来。

最艰难的任务：通知罹难者家属

早在这起灾难发生之前，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已经制定了一项应急方案，以便明确事情发生后该如何作出回应。第一步就是立即封锁整个霍斯特基地，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但是在切断通讯之前，已经有人打电话到美国本土，其中包括特种部队的一名官员。他亲眼目睹了爆炸的场景，于是立即打电话给中情局的一位朋友。

“你们的基地被炸了。”他说。

中情局立即实施消息封锁，以防这起袭击事件泄露出去。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开始通知死难者的家属。数小时后，互联网上已经开始疯传，中情局的一座秘密基地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但是兰利官方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中情局总部和安曼站立即成立了专门的队伍，以执行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寻找罹难人员的家属，并亲自向他们通知这一噩耗。

12 月 30 日，中情局没有任何人员在托斯卡纳附近，因此由安曼站负责电话通知瑞秋·拉邦特。安曼站的站长知道，拉邦特一家正在意大利度假，并且等待着拉邦特的归来。但事实上，他的妻子已经感到，阿富汗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扎伊德的妻子菲达开始不停地给她发短信。菲达已经在电视上看到，阿富汗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为此她感到忧心忡忡。扎伊德没有按时给她打电话，因此菲达开始担心丈夫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拉邦特给瑞秋打电话了吗？

瑞秋推测，这也许只是通讯线路的问题。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她拨通了中情局安曼站执勤人员的号码。对方的声音虽然有些紧张，但他的话却让瑞秋感到一丝安慰。瑞秋得知，霍斯特方面没有任何消息，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几个小时后，当孩子蕾娜睡着以后，一阵恐惧就像刀扎一般突然袭上瑞秋的心头。就在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房东告诉她说，政府部门的人正在联络她的家人。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是安曼站站长打来的。

“你现在是坐着吗？拉邦特的父亲也在旁边吗？”站长问道。

“要说什么你就说吧，我想亲耳听你说。”瑞秋固执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拉邦特在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中遇难了。”他说。

瑞秋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电话听筒仍然紧紧地贴在耳边。拉邦特的父母围在她的身边，一叠声地问道：“出了什么事？”

“拉邦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位站长说道，“他是一个英雄。”顿了一顿，他又说：“瑞秋，你还在吗？”

瑞秋感到一阵迷茫，好像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

“还是你来告诉戴夫吧。”瑞秋轻声说道，然后把听筒递了过去。她恍恍惚惚地听到，拉邦特的父亲戴夫充满绝望和痛苦地冲着电话咆哮。

“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声吼道，“你在说什么？”

瑞秋抬起头来，看了看自己的婆婆。只见卡米尔一脸恐惧和惶惑，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瑞秋握着她的手，柔声告诉她，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几个小分队有的登上飞机，有的驾驶汽车，分头前往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州的几座小镇。汉森的两名好友冒着暴风雪，来到她的母亲在芝加哥郊外的住处。另外一支队伍找到了布朗的妻子珍妮特，本来再有几周她的丈夫就可以结束霍斯特的任务返回家了，但现在他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另外几人找到了罗伯森的妻子莫莉，她已经有7个月的身孕，罗伯森曾经为她腹中的女孩取名为“派珀”。第四支队伍在一个滑雪胜地找到了马修斯的丈夫和孩子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宾馆里，比尔和洛伊斯·马修斯向加里·安德森讲述了他的妻子遇难的过程。

黑水公司派遣人员来到弗吉尼亚州的海滩和华盛顿的杜邦，找到了

保安人员帕里西和怀斯的妻子。怀斯的妻子戴娜刚刚让孩子伊森坐上卡车，突然看到有客人来访。于是，她让 6 岁的伊森先回房间，然后把他们请进了客厅。当这些人离开以后，戴娜竭力想要冷静下来，把这一噩耗告诉自己的儿子。

伊森是戴娜和前夫的孩子，但是怀斯对他视如己出、呵护备至。有一次，怀斯在伊拉克待了很长时间，当他从战场返回时，第一时间先来到了学校，这一天成了伊森最快乐的时刻。

现在，怀斯再也不会出现在家中。戴娜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把儿子搂进怀里，和他一起坐在堆满毛绒玩具的小床上。最后，她终于鼓起了勇气。

“爸爸不在了。”戴娜柔声说道。

帕里西的妻子明迪和女儿桑缇娜刚刚结束与家人的团聚。令人宽慰的是，当天晚上，在西雅图机场着陆后，她们收到了帕里西的一封电子邮件。

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经过了数次转机和延误后，她们到达家中时已经精疲力竭。两人把行李放在一边，然后直接上床睡觉了。1 月 1 日凌晨两点，明迪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她透过楼上的窗户看到，门口站着 3 个男人，其中一个是警察。

“帕里西还好吗？”她对楼下的人喊道。

“不，女士，他的情况不好。”

明迪将他们请进客厅，但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你们一定是弄错了，昨天晚上我还收到了他的信息。”她说。

听到这里，黑水公司的保安吓了一跳，其中一人立即打电话到公司进行核实。

对方的回答毫不含糊。帕里西已经身亡。

直到两天以后，明迪才终于哭出来。那天早上，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叠衣服，一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

随后，她开始收拾行李前往特拉华州，丈夫遗体将从阿富汗运往多

佛尔。她从衣柜里取出丈夫的军装和靴子，把它们单独放在一个袋子里。帕里西一定希望和它们埋在一起。

新年当天，来到机场，一路上都紧紧地搂着帕里西的军装。当她来到安检站时，一名工作人员请她把袋子放在金属探测器的下面。一开始，她怎么也不肯和丈夫的军装分开。最终，当她把手中的袋子放下来时，她不禁失声痛哭。

当天晚上，约旦方面才得知这次炸弹袭击的消息。噩耗先传到约旦情报局，随后有人立即向王室汇报。一名王室官员打电话给扎伊德的妻子和兄弟，告诉他们到安曼的家中聚集。当所有人到齐后，门前出现了一队政府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首相阿里·本·侯赛因、约旦情报局的局长和约旦武装部队司令。晚上 9 点 30 分，他们面带戚容地列队来到这里。有人打开了门。几分钟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王室成员，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扎伊德的哥哥哈桑说道。

陌生人打来报“喜”电话

没有人通知巴拉维的父亲老巴拉维。但是，新年前一天的早上，老巴拉维和德芙妮·巴拉维的父母在伊斯坦布尔家中分别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一个讲阿拉伯语的男子，但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

从这个人的语气判断，老巴拉维感到，他仿佛准备宣布一条好消息。“巴拉维在阿富汗的一次殉教行动中杀死了 7 名中情局官员。”他说。

“不要伤心，”这个人说道，“这是安拉的旨意，他一定上了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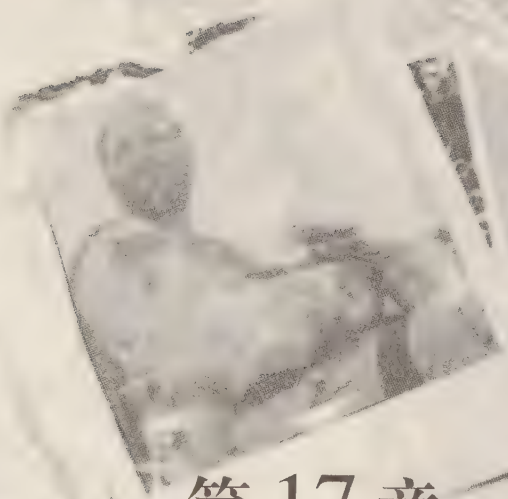
当时，老巴拉维的家人正围绕在他身旁，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许他根本就无法相信。

几个小时后，这条消息在整个小区内不胫而走。人们这才得知，原来阿拉伯的半岛电视台报道的自杀式炸弹袭击竟然是住在他们隔壁的医生发动的。亲戚朋友们陆续打来电话，有些人深表哀悼，但其中一些人的悼词听起来更象是祝贺。

老巴拉维沉默不语，然后找借口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拿出一本日记，想要整理一下脑海中纷乱如麻的思绪。

“2009 年初，他被约旦情报局逮捕并关押了 3 天，”这位老人写道，“然后予以释放。从那一天起，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正是这一变化，”他写道，“让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第17章
坚不可摧

线人的反噬没能让美国反省自身的行为，反而掀起了白宫与中情局的滔天怒火。捕食者对“基地”所在地发起了密集而大规模的报复性大击，阿富汗地区哀鸿片野……

Langley, Virginia—January 2010

2010年1月 弗吉尼亚州 兰利

小人得志，语无伦次

马斯里以一敌众，很快就开始夸夸其谈。

“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极少发表公开声明的“基地”组织3号人物对外宣布了这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他对“基地”组织的明星刺客巴拉维大加赞扬，称赞后者是“大名鼎鼎的传道士……移民和真正的勇士”，正是巴拉维打入了“基地”组织不共戴天的仇人——中情局的基地。

然而，这个老谋深算的恐怖分子并没有立即承认对此事负责，因为他知道这种做法只会危及自身。但是马斯里暗示，他了解这个阴谋的具体细节，并声称这次行动体现了“巨大的耐心、周密的策划和安排”。

“他引爆了身上设计精巧、威力巨大的炸弹装置，但是那些异教徒却看不到。”马斯里说。随后在提到这名死去的炸弹客时，他宣布正式赦免自己对巴拉维的怀疑。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对巴拉维心存疑虑。

“你胜利了，以克尔白神殿的名义发誓，阿布·莱拉，这是真主的旨意，”他说，“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虔诚。”

与塔利班领导人哈基穆拉的反应相比，马斯里的表现相对克制。在巴拉维临行前，哈基穆拉为这名约旦医生拍摄了一段录像，因此掌握着这次自杀行动的证据。在袭击发生后的数天里，塔利班的几个敌对派别纷纷宣布对此次事件负责。其中一派吹嘘，一名心怀不满的阿富汗士兵引爆了炸弹。

哈基穆拉对此感到怒不可遏，于是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向一些西方记者发送电子邮件。

“我们宣布对中情局驻阿富汗基地的袭击事件负责，”哈基穆拉在邮件中写道，这次炸弹袭击是“为了对马哈苏德和‘基地’组织阿卜杜拉之死进行报复”，其中阿卜杜拉指的是阿卜杜拉·萨伊德·利比。

这名 30 岁的塔利班首领甚至暗示，马哈苏德一派将开展更加大胆的行动。这次自杀式炸弹袭击是该组织在其势力范围以外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所以让哈基穆拉名声大震。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思想狭隘的地方头领，而是像他死去的堂兄一样，开始扬言要对西方发动袭击。哈基穆拉将马哈苏德之死归咎于“美国这个罪恶昭彰的国家”，因此他的行动将从美国开始。

“我们的勇士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恐怖国家，”哈基穆拉在一段录像中公然发出警告，“我们将对狂热的美国发起最沉重的攻击。”

临死之前，巴拉维已经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了眼前的情景。他的牺牲，巴拉维在最后一段录像中说，将是“对美国及其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无人机队伍发起的第一次报复行动”。

这就是说，霍斯特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恼羞成怒，大开杀戒

1 月 4 日上午 8 点 30 分，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局长办公室集合，准备召开每周一的例会。这是近 10 年来气氛最严肃的一次会议。在帕内塔的提议下，人们一起默哀致敬。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纷纷低下了头，有些人开始祈祷，另一些人甚至在低声啜泣。

此时，一向滔滔不绝的帕内塔心情十分压抑，由于缺少睡眠，他的双眼明显浮肿。会议结束后，他将离开兰利，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尔空军基地，迎接载有遇难者遗体的军用飞机。届时，他将在严寒中站在停机坪上，亲眼看着覆盖着国旗的棺材被一副接一副地从飞机上抬下来。

他将在空荡荡的飞机库中与死难者的家属互相拥抱，以示哀悼。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帕内塔将不得不参加许多这样的活动。

在此之前，帕内塔并不清楚巴拉维什么时候能够抵达霍斯特，但他知道这次行动已经展开了，并且迫不及待地等着最后的结果。现在，他记住了每一名死伤者的姓名和面孔。帕内塔还记得，在前往中情局的各个基地视察时，他曾经遇见过其中一些人员。对于自己能够率领一群这么精明能干的特工，他一向感到十分自豪。但是，在与一些好友私下交谈时，对于自己未能及早发现巴拉维的叛变，帕内塔感到异常痛苦。他重新阅读了这名线人的档案，仔细查看了现场的照片。一辆红色的斯巴鲁被炸掉了车窗，车身已经千疮百孔。帕内塔竭力想要冷静下来，但却无法压抑内心深处的挫败感。他们怎么会让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溜进来？他一再反问自己。“利昂感到十分愧疚，”一名在袭击发生后见过帕内塔的好友回忆道，“所有知道这次会面的人都感到十分愧疚。”

但是，当天早上，当帕内塔站在中情局各部门负责人的面前时，他的声音却变得异常坚定。片刻默哀过后，他告诉大家，接下来他们将会极为忙碌。很快就会对此事开展全面调查，但现在中情局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地区。7 名官员同时罹难，这是中情局 25 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但他们绝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事实上，他们需要做的恰恰相反，帕内塔说。

“在战时，每个人都要承担风险。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情同手足，”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痛失亲人的悲哀，共同完成我们未竟的任务。”

人们一言不发地听着，帕内塔继续说了下去。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沉重的打击，而他们也妄图对我们予以还击，”帕内塔说道，“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攻势。”

事实上，一轮新的攻势已经开始。

新年前夜，自杀式炸弹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中情局的一架“捕食者”对北瓦济里斯坦特区米尔阿里镇塔利班的一所安全屋发动了第一次

还击。在这次袭击中，共有 4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哈吉·奥马尔·科罕的塔利班指挥官。此人与马哈苏德一派来往密切，曾经参加过反抗苏联的内战。

不到 24 小时，中情局对米尔阿里镇数公里外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第二次袭击，3 名塔利班军事人员当场毙命。1 月 3 日，在对附近地区发动的第三次袭击中，另外两名塔利班军事人员丧生。

此时，中情局只不过刚刚开始热身。

1 月 6 日，也就是帕内塔召开高级职员会议后的第三天，数架无人机来到了达塔凯尔一个训练营地的上空，这里距离为巴拉维制作炸弹背心的裁缝店仅有咫尺之遥。第一轮袭击命中了训练营地总部一座泥土砖建造的堡垒。当叛军蜂拥而至，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尸体时，无人机发动了第二轮袭击。等到烟尘散去后，至少有 11 人丧生。巴基斯坦当局确认，其中两名阿拉伯男子是“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

1 月 8 日，在对塔利班一所安全屋发动的袭击中，有 5 人当场死亡。这是 9 天以来的第五次袭击。次日，中情局对米兰沙赫附近一座村庄中的训练营发动袭击，导致 4 人丧生。其中包括“基地”组织一名约旦籍行动人员，也是马斯里的贴身保镖。如果马斯里当时也在那里，他一定设法逃离了现场。

随后，无人机继续对该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截至 1 月 19 日，也就是炸弹袭击发生后不到 3 周内，中情局一共对南北瓦济里斯坦特区发动了 11 次导弹袭击，共有 62 人在袭击中丧生。从 2004 年第一架“捕食者”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袭击后，这是无人机首次执行如此密集的大规模打击行动。

白宫批准了这一连串的打击行动。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官后来表示，在霍斯特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之前，所有这些塔利班目标都已经处于中情局的监视之下。前一年秋天，奥巴马总统曾经批准增加中情局无人机的数量，而直到新年，这些新型无人机才逐步就位。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刚刚获得批准，暂停执行一条在发动无人机袭击时的不成文规定。

在霍斯特爆炸案发生前，中情局之所以没有实施密集攻击，是为了避免引起巴基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应。但是现在，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中情局局长都不想继续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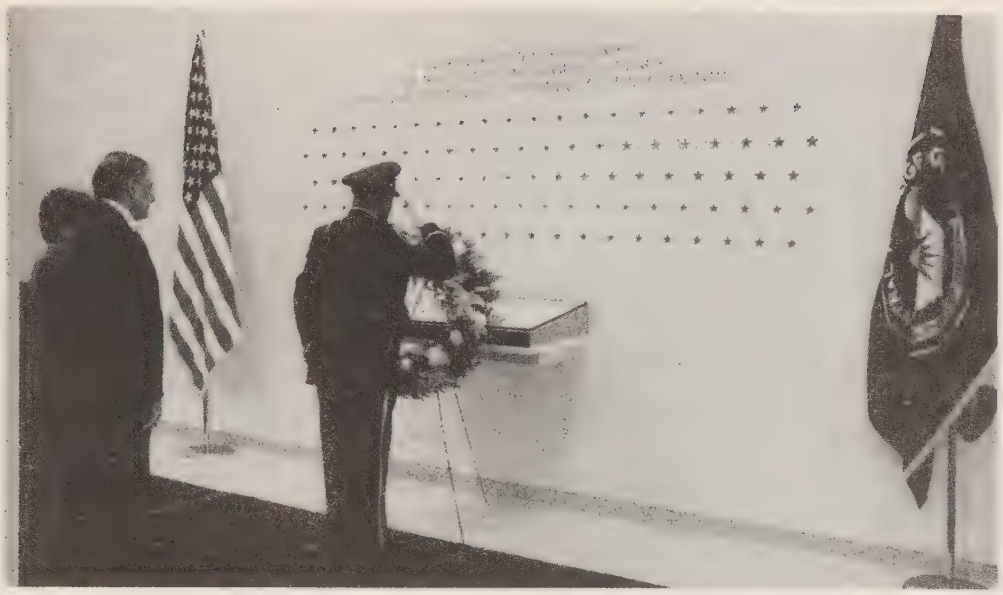
“霍斯特事件发生后，政治敏感性将不再成为取消某项行动的理由，从而打开了束缚着中情局的枷锁。”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安全官员说。白宫曾经就美国应当如何对这起炸弹袭击作出回应进行了讨论，这名官员是与会者之一。

1 月 14 日的无人机袭击在兰利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沙克托伊人烟稀少，位于南北瓦济里斯坦特区之间临近边境的地区。该地一所伊斯兰学校现在是塔利班组织的军事基地。无人机开始在这座学校的上空盘旋。就在这时，有线人报告称，营地里的一名身材较高，长着一部乱蓬蓬胡须的指挥官，是一名高级首领。中情局截获的通话内容确认，此人正是塔利班领导人哈基穆拉。黎明前，无人机发射了两枚导弹，将整栋大楼和附近一所房屋夷为平地。在 10 具尸体中有几名乌兹别克士兵，而他们都是哈基穆拉的私人保镖。

巴基斯坦媒体竞相报道了这条新闻：导弹袭击之前，曾经策划巴拉维自杀袭击行动的哈基穆拉也在现场，而现在据说已经葬身于瓦砾之中。此外，一个英语新闻网站也在主页上将这条消息作为头条，“哈基穆拉有可能已经身亡。”新闻的标题写道。

25 场葬礼和悼念会

在过去的几天里，帕内塔几乎没有放下过自己的手机，忙着对中情局的无人机队伍下达命令和听取汇报。但是在公开场合，他的任务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率领整个部门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帕内塔及其助理史蒂芬·卡佩斯一共参加了 25 场葬礼和悼念仪式，第一次是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尔，最后一次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正式葬礼上。帕内塔首先来到约旦，对约旦情报局的官员进行抚慰。随后，他又在安曼站见到



2010 年 6 月，中情局局长利昂·帕内塔（敬礼者）主持仪式，为每一名罹难者在中情局的纪念墙上挂起一颗星星。仪式中，他发誓要对炸死霍斯特 7 名中情局官员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发起还击。（图片中：谨此纪念为国捐躯的中情局人员。图片由中情局公共事务处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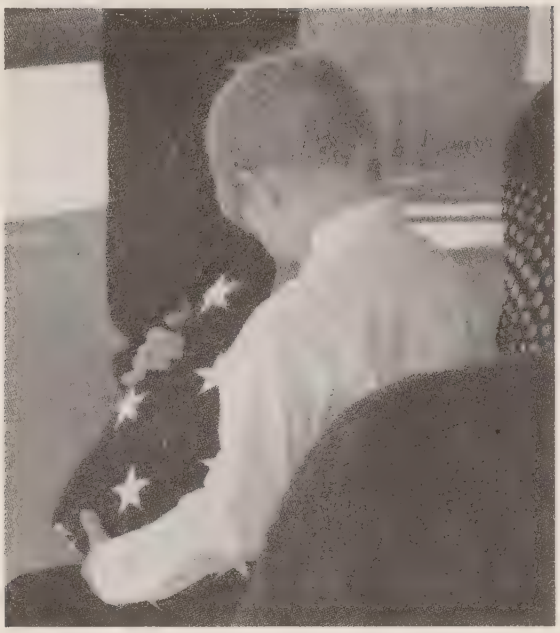
了拉邦特的同事，并且向他们承诺，他会亲自确保罹难者的遗孀和孩子得到应有的照顾。

在多佛尔，帕内塔才终于认清，这次灾难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他和海军陆战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詹姆斯·E. 霍斯·卡特怀特一起飞往特拉华州的军事基地，迎接遇难者的遗体。帕内塔希望能够在丧房内私下对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但由于遇难者的配偶、父母和孩子人数众多，所以只能转移到基地内的一座小教堂里。当帕内塔来到这里，他发现教堂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们，有些人只能三五成群地站在墙边，还有的孩子正在父母的膝头玩耍。

“仅是这里的人数就足以令人震撼。”帕内塔的一名助理后来说道。

帕内塔一边穿过人群，一边与周围的人们握手拥抱。随后，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你们应当了解两件事情，”他说，“我们会以一种适当的、庄严的方式对你们所爱的人致以敬意，而现在我们就从多佛尔开始。其次，我们会继续战斗，因为这正是他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



伊森·怀斯抱着用来覆盖父亲怀斯棺材的一面国旗。（卡特里娜·克雷提供）

与此同时，在约旦，中情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高官来到安曼，参加扎伊德的王室葬礼。24 名士兵佩戴着传统的红白相间的头巾，抬着他的遗体缓缓地从红地毯上走过。在一支风笛队伍的后面是官方的送葬队伍，其中包括扎伊德的堂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王后拉尼娅和他们的长子王储侯赛因。

在美国，遇难者的家属在俄勒冈州的海岸、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波士顿的郊区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一些海豹突击队员聚集在弗吉尼亚海滩上的一座海军教堂里，对阵亡的战友怀斯致以敬意。小布朗的两个孩子，12 岁的保罗和 11 岁的玛格达莱纳在父亲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博尔顿的一座天主教堂内，用萨克斯和单簧管表演了二重奏，以寄托他们的哀思。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批缉毒侦探和摩托车骑警对罗伯特表示哀悼。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一座教堂里，拉邦特在中情局的同事回忆起了这位绰号“斯巴达人”的前陆军突击队员的英勇生平。有人把拉邦特比作古代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当强大的波斯军队命令他缴械投降时，他却下令“冲啊，抓住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马修斯的家属对她进行了悼念。当马修斯 12 岁的长女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教堂里唱起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歌剧《悲惨世界》中的歌曲时，人们顿时鸦雀无声。“有些人会倒下，

有些人会活着，”她唱道，“你是否会站起来，抓住你的时机？”

明迪按照丈夫帕里西的遗愿，在波特兰市威廉姆特退伍军人公墓埋葬了他。这里曾经是帕里西儿时玩游戏的地方，从那时起他就想要成为一名军人。明迪一路带往多佛尔空军基地的绿色贝雷帽军装和伞兵靴终于和帕里西一起入土为安。在下葬之前，明迪要求与丈夫的遗体单独待上一会儿。她默默地在心中祈祷，然后走到棺材前，打开了棺盖。只见帕里西的脸上裹着纱布，手上戴着一双洁白的手套。

明迪想要知道丈夫究竟忍受了哪些痛苦，于是她鼓足勇气揭开了纱布，并在帕里西肿胀的面颊上印下一吻。然后，她开始轻轻抚丈夫摸支离破碎的尸体，她发现丈夫的手套里面空空如也。接着，她抚摸着帕里西的军装，感到衣服下面的骨头已经断裂开来。

明迪最后一次吻别了丈夫，然后合上了棺盖。

反恐信念坚不可摧

2 月 5 日，遇难者的家属和他们在中情局的同事在兰利举行最后一次悼念活动。当五角大楼、国会和白宫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陆续到来时，一场大雪不期而至。在中情局前厅讲台前的折叠椅上，坐着一大批遇难者的父母、配偶和孩子，大厅里回荡着一阵舒缓的弦乐。奥巴马总统站在讲台上，帕内塔和卡佩斯分别站在他的两旁。

总统首先发言，并且让孩子们坐在最前排的椅子上。

“我知道，这是一件令人难过和困惑的事情，但是请你们始终记住这一点：看着你们的父母离开家中并不容易，”奥巴马说，“但是他们前往另一个国家，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为了保卫我们的安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虽然是在暗中执行任务，但是今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看到他们留下的遗产，”奥巴马继续说道，“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些极端分子将不再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威胁，因为他们消灭了

这些人。那些袭击将不会再发生，因为他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帕内塔对中情局遇难者的家属作出了承诺。

“我们正在前线奋战，”他说，“我们将对敌人发起还击。”

在此之前，中情局的密电已经传来了在巴基斯坦北部取得的战果，但是“基地”组织却阴魂不散，在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发出了新的威胁。中情局证实，哈基穆拉侥幸逃脱了无人机的袭击，并且再次愤怒地扬言要杀死美国人。本·拉登也在一段新的录像中重新露面，对圣诞节当天底特律航班上发生的爆炸未遂案表示赞扬，并且誓言要让美国人“永无宁日”。马斯里虽然少了一名贴身保镖，但并没有放弃开展恐怖活动。此时，他正隐藏在巴基斯坦的山区，一边听着头顶上空无人机的轰鸣声，一边策划着下一步举动。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的决心坚不可摧，”帕内塔继续说，“我们的毅力绝不会减少。”

演讲结束后，一名中情局的官员唱起了挽歌。随后，人群从总部的大楼中鱼贯而出。暮色苍茫中，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第18章
阵亡战士纪念日

评估与操控线人和双面间谍是最基本的间谍规则，老牌情报机构中情局为何把这些安身立命的本领给弄丢了，以至于酿成了霍斯特血案？陷于困境的它，又能否重新振作起来，再现“世界间谍老大”之风采？

Arlington, Virginia—May 21, 2010

2010年5月21日　弗吉尼亚州　阿灵顿

找到幕后元凶了

近5个月过去了，汉森一直没有下葬，但最后她还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其间，帕内塔经历了重重困难。一开始，五角大楼坚决拒绝将中情局的一名文职人员埋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军事公墓，但帕内塔老于世故，他知道如何应对这套官僚政治。于是，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故交罗伯特·盖茨，后者不仅是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而且也是前任中情局局长。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汉森虽然是平民身份，但是最终可以按照其家人的希望将其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霍斯特事件的最后一场葬礼被定在5月21日，就像往常一样，帕内塔也将如期参加。

当天早上，这位中情局局长却感到心烦意乱。两天前，帕内塔和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L. 琼斯一起到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官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就费萨尔·沙赫扎德一案互相交换信息。这名年轻的巴基斯坦籍美国人是一名失业的金融分析师，由于5月1日试图用汽车炸弹炸毁纽约时代广场而遭到指控。沙赫扎德告诉警察，在2009年前往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期间，他曾经为此次爆炸行动接受过训练。随后，警方得到了一段录像，而录像显示，这名嫌疑人正在拥抱他的巴基斯坦主子——塔利班的领导人哈基穆拉。

这次汽车炸弹袭击以失败而告终，但美国情报人员惊讶地发现，其幕后主使正是马哈苏德。一年前，哈基穆拉只不过是巴基斯坦西北部山

区一个半文盲部落首领籍籍无名的助手。但是，在哈基穆拉的堂兄马哈苏德被中情局的导弹炸死以后，他一跃成为塔利班的领导人。这一次，哈基穆拉险些在美国一座大型城市的中心得逞。他曾经在录像中公然发出警告，要让他手下的恐怖分子“渗透到美国这个恐怖国家”，难道这就是哈基穆拉所说的威胁？除了费萨尔·沙赫扎德以外，有多少炸弹客正准备渗入美国，或者说已经潜入了美国？

但是，当帕内塔登上轿车准备前去参加汉森的葬礼时，他的心头还萦绕着一件更加重大的事。当天早上，帕内塔的助理接到电话，有关人员称，他们有可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每天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例行搜索时，来自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中情局的定点搜寻专家认为，他们很可能已经找到了美国长期以来正在追捕的一名“基地”组织首领。

此人就是“基地”组织的第 3 号指挥官马斯里，正是他一手策划了巴拉维对霍斯特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由于坐了一夜的飞机，帕内塔感到精疲力竭，但是当他听到助理传来的消息时，立即打起了精神。他开始连珠炮般地询问这名反恐负责人。我们都知道哪些情况？我们是如何找到他的？你对这件事情有多大把握？

兰利方面的回答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帕内塔在车里思索着其中的可能性。如果此人真的是马斯里，他将成为中情局追踪到的最重要的恐怖组织人物之一，其地位在“基地”组织中仅次于本·拉登和艾曼·扎瓦赫里。事实上，由于另外两名恐怖分子长期深居简出，他的影响力甚至比他们更大。

当黑色轿车载着帕内塔开进阿灵顿国家公墓准备参加汉森的葬礼时，中情局的无人机正在米兰沙赫郊外的一所房屋上空盘旋，等待上级的命令。

但这个人真的是马斯里吗？帕内塔打电话到白宫，向总统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通报了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

“现在还不能开展行动。”帕内塔说。

追寻血案起因

霍斯特的尘埃尚未落定，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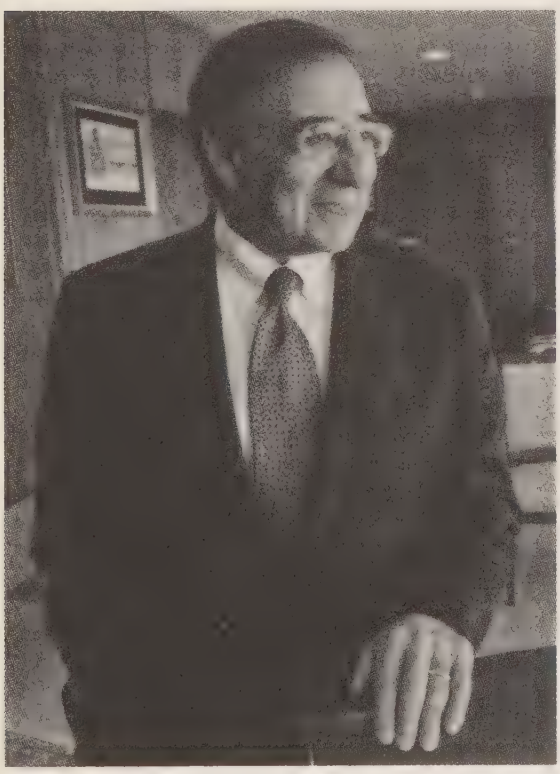
爆炸发生数小时后，霍斯特的幸存者们向上级汇报了已知的事实。基地的特种部队也单独准备了一份报告，对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总结。中情局的这名双面间谍，实际上是一名三面间谍，带着绑在身上的威力巨大的炸弹，设法进入了这座基地，并且来到了距离 16 名情报人员仅有 3 米多的地方引爆了炸弹。虽然一些经验丰富的战地医生和外科医师迅速展开了营救，但最终仍有 10 人遇难，其中包括三面间谍巴拉维本人和经过中情局训练的一名阿富汗司机。

要想完全理清这起事件的头绪，中情局还需要更长时间。帕内塔手下的一些高级官员决定把重点放在主要问题上，并且开始追溯事情发生的过程，从霍斯特到喀布尔，再从安曼到兰利。帕内塔也向白宫的顾问通报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其中包括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L. 琼斯。随后，他和史蒂芬·卡佩斯分别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闭门听证会上进行详细陈述。对于霍斯特一案，立法议员们深感同情，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圣诞节当天发生在底特律的一起灾难上，因此国会最终没有对霍斯特一案开展正式调查。

在白宫的支持下，帕内塔决定分别开展两起调查。首先，他在中情局反恐和反情报资深官员中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随后，华盛顿情报界的两位知名人士，托马斯·皮克林和查尔斯·E. 艾伦对霍斯特一案开展独立调查。其中，皮克林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伦是中情局前负责人，在小布什执政期间曾经担任本土安全局情报负责人。这两支队伍将对成千上万份秘密电报、备忘录和电子邮件进行调查，并且对这次事件中的幸存者及其在霍斯特、喀布尔、伊斯兰堡、安曼和兰利的同事和上级进行讯问。

将近一年后，调查报告终于完成。其间，数十名前情报人员和反恐

专家根据仅有的事实作出了判断。在一些专栏文章、新闻报道和专题博客中，评论员把重点放在了两处失误上，认为这些失误不仅导致了霍斯特灾难的发生，而且反映出该情报机构更加深层的缺陷。中情局的部分退休官员将其归咎于霍斯特基地的负责人马修斯及其在兰利的主管。马修斯毫无战区的工作经验，后者却批准了她的晋升，并且将她送到了前线的岗位。此外，还有一些评论者认为，霍斯特之所以会产生致命的判断错误，是因为中情局越来越倾向于趋吉避难。即使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评论员指出，中情局的很多官员也都住在安全屋里，因为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伤害。他们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和外国盟友来开展寻找和摧毁恐怖威胁的危险工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基本的间谍规则，其中包括评估与操控线人和双面间谍的工作程序，早已被人们抛诸脑后。



2010 年春夏，在帕内塔的指挥下，中情局对哈基穆拉·马哈苏德和“基地”组织的 3 号人物马斯里发动了一系列导弹袭击。帕内塔承认，中情局之所以会遭受 25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伤亡，其原因在于“体系”问题。（《华盛顿邮报》的比尔·奥利里提供）

这些对中情局内部问题的批评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清，新年前夜在霍斯特基地发生的事件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错误。

中情局承认，霍斯特一案中存在诸多失误之处，并且认为马修斯及其在霍斯特的团队，在喀布尔和兰利其他高级官员的支持下，在与巴拉

维会面时，由于急于得到这名线人的配合，而没有严格执行标准的安全程序。此外，调查人员认为，虽然有人对巴拉维设置的陷阱提出了警告，但他们的信息没有传给霍斯特，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只是在私人信件和短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没有向决策者通报，因此这些重要的观点没有成为中情局有关巴拉维信息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很多关键的事实尚未弄清之前，华盛顿的高层人员已经产生了过高的期望。

调查人员认为，正因为如此，马修斯及其在兰利的高级主管才会认为巴拉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约旦间谍，而那些了解他的人们，如扎伊德和拉邦特发出的警告才会淹没在中情局官员亲眼目睹的“证据”之中，其中包括巴拉维从“基地”组织的巢穴内发出的电子邮件和录像。

“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再加上急于抓获“基地”组织首领的愿望，让他们相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这名线人的健康和安全，但当时后者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枚人体炸弹。”这起案件的独立调查员之一托马斯·皮克林说道。

中情局的调查人员提议对内部进行重大改革，对于部分提议，帕内塔及其助理迅速将其付诸实践。尽管调查人员认为，缺乏经验并非霍斯特一案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中情局还是提高了对海外负责人在训练和经验上的标准。

此外，中情局还加强了海外基地的安全程序，并组建了“红色分队”，其任务是像敌人那样对中情局的防御系统进行侦察，以及对双面间谍开展反情报调查。

调查人员发现，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处失误导致了霍斯特的灾难。然而，就像“9·11”恐怖袭击之前的情况那样，对于很多在事后看来显而易见的警告和问题，中情局的各级负责人却视而不见。

“9·11”事件发生后，两党委员会试图弄清，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政府部门未能阻止“基地”组织利用民航客机袭击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阴谋。“9·11”调查委员会指出了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的数

十处战术错误，但最终认为这些部门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能力预知那些无法想象的事情。

“最严重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想象力。”调查委员会在 2004 年的报告中表示。

虽然霍斯特的炸弹袭击在规模上无法与“9·11”事件相提并论，但是两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原因相同。在 2009 年 12 月 30 日之前，中情局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一名线人之所以要与其负责人会面，仅仅是为了与他们同归于尽。在中情局过去 62 年的历史里，无数个双面间谍和线人曾经说谎蒙骗、背信弃义、盗窃钱财甚至逃之夭夭，但是没有哪一个会选择将自己炸成碎片。

巴拉维利用自己亲手炮制的证据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即使有人能够提前预见到这一点，也只能减少伤亡的人数。对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导致霍斯特风云突变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使是那些最有影响力和先见之明的评论家也无法加以控制。

一个是巴拉维的想法。此人穿行于惊涛骇浪之中，却对自己的命运和理想毫无控制权。

另一个是情报人员急切的心情。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尽管他们看到的只是幻像，但是却不顾一切地希望这些都是事实。

“基地”老三被击毙

当年 1 月，当帕内塔来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主持马修斯和拉邦特的葬礼时，大理石的墓碑上全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但现在，这座公墓却显得五彩斑斓，火红的郁金香、粉色的山茱萸和苍翠欲滴的青草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之中。300 多人静静地穿过一排排墓碑，与汉森的父母和兄长一起站在坟墓边，其中包括汉森在中情局的一大批朋友。还有两人因为在霍斯特的爆炸中腿部负伤，所以拄着拐杖。

人们聚集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看到汉森的骨灰装在一个镌刻有中

情局标志的红木盒子里，正准备下葬。一名仪仗队员折起一面国旗，交给汉森的母亲。“她捍卫了这面国旗，现在国旗将永远守护在她的身旁。”一位牧师说道。

当人们致悼词时，帕内塔的办公室主任杰里米·巴什站在人群的后面，一边看着自己已经调成静音的手机。漫长的等待即将结束，现在帕内塔必须作出决定，但这将是他面临的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在巴基斯坦城镇米兰沙赫的附近，几个小时前，中情局的两架无人机开始对一栋砖房进行监视，观察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反恐专家认为，马斯里就在房中，但并不敢肯定。当年初春，中情局的定点搜寻专家发现了这名恐怖分子，但当无人机就位时，马斯里却消失不见了。这一次，中情局追随一条线索来到了距离米兰沙赫西北数公里的一处楼群里。经过几天的严密监视，反恐人员终于将目标缩小到其中的一栋房屋。

中情局知道，这座院子里还住有非武装人员，因为他们曾经看到至少有两名妇女和几名儿童进入此地。这次行动的风险异常巨大，但是回报也同样可观：“基地”组织的 3 号人物马斯里。

如果这个人真是他的话。

当葬礼结束时，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帕内塔向汉森的家人表示慰问，然后登上黑色的轿车一路向北，离开华盛顿朝巴尔的摩驶去。此前，帕内塔已经与美国政府的电子窃听机构和国家安全局商定，在那里继续对马斯里进行追踪。

就在帕内塔即将来到国家安全局的大楼前时，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中情局的反恐负责人向他汇报了最新情况，然而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好消息。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此人，但是行动有可能产生附带伤害。”这名负责人说。他们相信，无人机正在监视的这座院子里住有妇女和儿童。

帕内塔的心猛地一沉。没有哪一次决定比这一次更加艰难。他再次打电话到伊曼纽尔的办公室，对此白宫同样感到十分紧张。

“这件事情由你决定。”伊曼纽尔告诉帕内塔。

这位中情局局长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在脑海中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随后，他拿起电话，打给自己的反恐主管。

“我需要知道，对于这个目标你究竟有多大把握，”他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们是否找对了目标，”这名主管答道，“80%，也许是 90%。”

这当然不是帕内塔希望听到的数字，但这可能是中情局能够抓住的一次最佳时机。

“我看不出来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他最后说道，“开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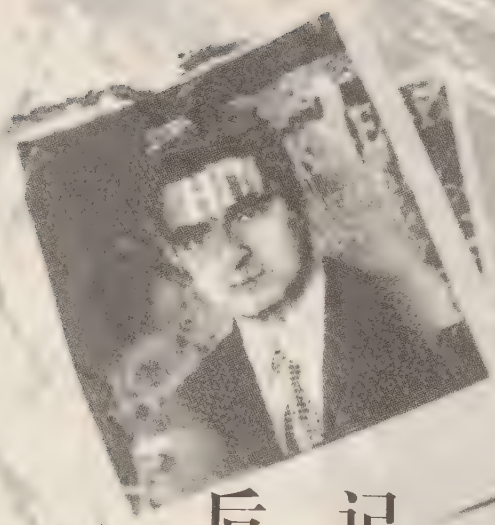
帕内塔挂断了电话，想把注意力集中到会议上来。当天下午，他接到报告说，导弹命中并完全摧毁了那栋房屋。让帕内塔感到痛苦的是，这次袭击的死者中包括两名妇女和一个孩子。至于马斯里的命运如何，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没有消息。一天过去了，接着是第二天，第三天。

随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当天，中情局的监视系统截获了一段通话，通话内容显示，“基地”组织的高层即将出现重大变化。该恐怖组织失去了一名领导人，并且即将在他们常用的一个网站上发表正式声明。5 月 21 日，“基地”组织的行动指挥官马斯里在米兰沙赫附近的一栋安全屋内被中情局的一枚导弹击中，现已身亡。

帕内塔立即拿起电话，打给白宫的好友伊曼纽尔。

“拉姆，”他说，“我们已经解决了 3 号人物。”

然而，至于 1 号人物本·拉登和 2 号人物扎瓦赫里的下落，中情局仍然不得而知。



后记

本·拉登之死

巴拉维案过后一年多，本·拉登就死在了海豹突击队员的枪下，“9·11”大仇终报。然而，在“基地”成员的咬牙切齿中，新一轮恐怖报复又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一场恐与反恐的战争，终点到底在哪里？

Abbottabad, Pakistan—May 2010

2010年5月 巴基斯坦 阿伯塔巴德

信使牵出本·拉登

由于急于对“9·11”事件进行报复，中情局在巴拉维一案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是，同样的心态却让中情局在2011年5月1日赢得了一场胜利。在马斯里被击毙近一年后，本·拉登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

中情局发现，本·拉登的藏身之处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尘沙漫天的边境地区，而是在巴基斯坦一个名叫阿伯塔巴德小镇上。这里是一个山谷，绿草如茵，气候宜人，距离阿富汗边境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不仅建有很多购物中心，还有一座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本·拉登的追随者为他盖起了一座宫殿般的庭院，并且在四周筑起了高达3.6米的围墙，墙头布满了锋利的铁丝网。这里既没有中情局无人机的骚扰，也没有来自左邻右舍的窥探。

2005年，本·拉登带着5名妻子中的3名和18个孩子当中的至少两个来到了这里。这所住宅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但有一座带有顶篷的花园和一个高达2米高的阳台。这名恐怖大亨既可以在晨间到花园中散步，也可以独自在露台上沐浴阳光。他的卧室在第三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甘蓝菜园、正在啃食青草的牧牛和远处崎岖的山峰。卧室内的卫星电视还可以收看阿拉伯语的电视剧和新闻节目。2011年3月，也就是本·拉登来到这里的第6个年头，他悄无声息地度过了54岁生日。这名“基地”组织首领的头发日渐灰白，腰部也越来越臃肿，一度

包举宇内的勃勃野心现在却被禁锢在一个仅有足球场大的庭院中。然而，本·拉登不知道的是，就连这座小小的庇护所也即将烟消云散。

在过去的近 10 年中，在距离此处几千公里以外的一个郊区，中情局的数十名情报人员一直在搜集和研究有关数据。当他们把一小片一小片的数据拼起来以后，他们就有可能解开当代最令人困惑的一个巨大的谜题。自“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这是中情局第一次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追捕本·拉登。

他们循线索进行追踪，足迹踏遍了 3 个大洲。在巴基斯坦，安全队部抓获了“基地”组织的两名中层行动人员，而后者对该恐怖组织的内部结构有所了解。随后，在中情局位于东欧的一座秘密监狱中，一名恐怖分子吐露了一个不完整的人名。接着，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马修斯及其反恐小组的同事对所有相关数据展开了搜索，以找到其中的模式和联系。2007 年的一天早上，中情局的高级反恐顾问向时任局长的海登汇报，他们有可能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中情局已经得知“基地”组织一名心腹信使的姓名，而此人是本·拉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者。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到此人，然后等着他把中情局带到本·拉登的门口。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一名情报人员向海登表示。

海登知道，寻找本·拉登信使的任务有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与乔治·W. 布什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例会时，海登详细阐述了他们的最新发现。诚然，中情局还有其他的线索，但其中的有些线索与其说是情报消息，不如说是捕风捉影，海登心想。这条线索虽然大有希望，海登警告说，但还不足以称之为一次突破。

“很少能够听到有人说‘我找到了’，”海登说，“这项行动就像在大海里捞针。”

事实上，令人痛苦的是，寻找这名信使的行动进展得异常缓慢。“9·11”袭击发生后，此人曾经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当时，调查人员得知，本·拉登更喜欢通过私人信使传递信息，而不是依赖电子邮件或者电话等电子设备，因为后者极有可能被人追踪。随后，中情局抓获的几名阿

富汗恐怖主义者提到，本·拉登尤其喜欢一个年轻的普什图族信使。这名信使是一个商人，在“基地”组织内的教名是阿布·艾哈迈德·科威迪。数年后，中情局取得了一系列幸运的突破，并于 2004 年和 2005 年逮捕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的两名行动人员。直到此时，中情局才得知这名信使的真实姓名——艾哈迈德，但仍然不知道此人身在何方。

2007 年，在海登的率领下，中情局对这名神秘的信使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国家安全局利用其庞大的计算机网络和全球窃听系统，开始从电话和互联网上搜寻这个名字。在中情局的反恐中心，汉森带领的定点搜索团队对这名信使进行了分析，然后开始从审讯记录中查找所有与此人有关的线索。2009 年底，这项行动仍在继续，但在霍斯特，马修斯和汉森的注意力却转向了另一个有可能将他们引向本·拉登的人物，即约旦间谍巴拉维。

汉森下葬数周以后，中情局终于抓住了机会。2010 年夏初，国家安全局在对一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嫌疑人开展例行的电话监听时，电话中突然出现了谢赫·阿布·艾哈迈德的名字。几天以后，中情局跟随阿布·艾哈迈德来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并且认出了他的汽车和牌照。当年 8 月，中情局特工跟踪这名信使来到他的一个住处。这栋住宅位于阿伯塔巴德，这里不仅大得令人生疑，而且戒备森严，四周的高墙上还布设了锋利的铁丝网。与镇上其他的居民房屋相比，这里显得十分奇怪。室内不仅没有电话和互联网，而且房屋的主人经常焚烧垃圾，而不是将其倒至户外。这座院子里的主楼有三层高，似乎至少住着 3 户人家。令人奇怪的是，其中一个长着胡须的高个男子从来没有走出过门外。

从当月初开始，中情局竭尽全力想要辨别这名男子的身份。

从秋季到冬季，在帕内塔及其高级助理的指挥下，中情局利用卫星、复杂的监听设施和当地特工对这栋房屋进行了严密监视。中情局的摄像机多次捕捉到这名神秘的男子在院内走动的画面，尽管此人所有的特征都符合本·拉登的外形，但人们始终没有看清他的面孔。

2011 年 3 月，就在本·拉登的 54 岁生日即将到来时，帕内塔将首

次向白宫的国家安全团队通报此事。帕内塔承认，中情局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阿伯塔巴德院子中的这名男子就是“基地”组织的首领。根据帕内塔的判断，这个人是本·拉登可能性约在60%到80%之间。

但是在他看来，这已经足够了。

“如果把所有的情况加在一起，”帕内塔向白宫官员们表示，“这是我们自托拉博拉以来得到的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有责任开展行动。”

他继续说道：“这也许是我们有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情报。”

雪耻“9·11”：击毙本·拉登

这是一个潮湿而温暖的夜晚，月亮像银盘一样挂在天边。

阿富汗时间2011年5月2日子夜刚过，两架美制改良型MH-60直升机悄悄越过边境，准备前往阿伯塔巴德。直升机掠过树顶，紧贴着山脊，向前飞行了大约193公里，以免被巴基斯坦的雷达发现。只有十几个美国人知道这次行动，此时其中大部分人正坐在白宫局势研究室的会议桌旁，紧张地观看着大型电视监视屏上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帕内塔出现在另一个屏幕上，负责从波托马克河对岸兰利的指挥中心进行现场解说。

奥巴马总统穿着正式的礼服衬衫和一件休闲外套，身体略微前倾，双手放在膝盖上。当帕内塔再次叙述这次行动的大致内容和潜在的风险时，奥巴马对着屏幕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有说。他当然了解其中的情况。3天前，也是在这个房间，国家安全团队向他提到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其中大部分都令人不快。有人告诉奥巴马，如果美国要对这座庭院发动袭击，那么出动“捕食者”或者隐形轰炸机发射导弹会更加安全。但是，轰炸行动极有可能危及妇女和儿童，触怒巴基斯坦民众，而届时美国将无从得知是否命中了目标。如果向阿伯塔巴德派出美国士兵，这种做法更加危险。这些士兵有可能被“基地”组织俘虏或杀害，与当地的平民交火，或者被毫不知情的巴基斯坦军用飞机击落。即使他们成功突围来

到这座院落，也有可能发现，他们抓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和本·拉登外貌相似的中年男子。

当天夜间，奥巴马一夜未眠，在自己的房间里权衡了所有利弊，最终决定冒险一试。他将派遣经过严格训练的海豹突击队员执行这次任务。这些突击队员来自弗吉尼亚的海滩基地，而那里也曾经是黑水公司保安怀斯的营地。

局势研究室里鸦雀无声，总统及其安全顾问目不转睛地盯着监视器屏幕上的两架“黑鹰”直升机。直升机载着24名突击队员和机组人员飞翔，按照预定时间凌晨1点刚过就抵达了阿伯塔巴德。但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按照原定计划，直升机应该在主楼上方悬停，以便突击队员沿着绳索爬上屋顶。但是，一架飞机突然发生故障，随即坠入宅院的外层，在着陆时，这架直升机的尾翼螺旋桨因撞到墙壁而彻底失灵。

突击队员只好从两架直升机上攀墙而过跳入内院，立即遭到了自动步枪的射击。当时，本·拉登的一个保安正在床上睡觉，听到外面的动静后，他立刻在黑暗中朝着墙上的一群黑衣人举枪扫射。

但是，配有夜视设备的美国士兵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击毙了这名枪手和一名被卷进交火中的妇女。突击队员冲进主楼，击毙了另外两名男子。后来，美国官方宣布，其中一人是本·拉登已经成年的儿子。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海豹突击队员仍然没有找到本·拉登的下落。于是，他们兵分两路，逐个对主楼上每一层的每一个房间进行搜索。从这一刻起，每一分钟就像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局势研究室里的监视屏顿时变得一团漆黑。

“这支队伍进入院子以后，在20到25分钟的时间里，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帕内塔回忆道，“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直到几天以后，人们才了解到发生在第3层楼里血腥搏斗的全部细节。

为了避免触发诡雷，突击队员的行动极为缓慢，其中一名队员在前面带路，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楼梯上的一系列障碍，然后

来到了最后3个房间的门口。在踢开房门以后，两名突击队员率先冲进了屋子，突然看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人向他们扑过来。一名队员扣动扳机，击中了对方的一条腿，这个人应声倒地。他们这才看清，对方是一名女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突击队员看到，这名妇女的身后站着一个高个男子。此人留着灰色的胡须，身穿宽松的巴基斯坦睡裤和克米兹长衫。他既没有畏缩，手中也没有武器，而是桀骜不驯地站在那里。海豹突击队员需要迅速作出反应：这个人既然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思，那他的身上是不是带有炸弹？

一声枪响过后，子弹击中了这名男子的胸部，第二枪从他额头一侧靠近眉毛的地方穿过，穿过了前方的颅骨。

在双方搏斗期间，白宫和兰利的听众并不知道，一声声沉闷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最后，终于有一名男子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

“已经看到杰罗尼莫。”这个人用事先商定的暗语说道，意思是已经确定本·拉登的身份。

几分钟后，海豹突击队员带着一大批从这所宅院中搜寻到的计算机设备和本·拉登鲜血淋漓的尸体，平安地登上了直升机。此前，第3架飞机已经被派往该地，以取代坠毁的那架“黑鹰”。

整个行动持续了40分钟。不久以后，当直升机进入阿富汗境内，离开巴基斯坦截击导弹的射程时，白宫局势研究室里不由爆发出一阵掌声。

“我们抓住他了。”奥巴马说道。次日清晨，数百万美国人打开电视，得知了本·拉登的死讯。此时，帕内塔正在兰利的办公室内编写一则简短的信息，以便在当天发给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对他们完成了近10年来始终未能完成的目标表示祝贺。

“今天，我们清除了当今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帕内塔一开始就写道。

接着，帕内塔笔锋一转，提到了那些未能在生前亲眼看到这一战果的中情局官员。“在这个欢欣鼓舞的时刻，”他继续写道，“霍斯特的英雄们将与我们同在。”

帕内塔知道，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基地”组织还会出现另外一个 1 号人物。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对美国发动还击，也许是更大规模的袭击。

但绝不会发生在今天。

这是 5 月的一个清晨，就像一年前在阿灵顿一样，阳光显得格外灿烂。帕内塔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将会感到更加安全。帕内塔曾经在 8 名美国和约旦情报人员的墓碑前暗中许下誓言，而现在他已经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这个誓言，”帕内塔说，“现在已经兑现。”

“9·11”以来全球特大恐怖袭击事件簿

2002年

印尼巴厘岛连环爆炸 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著名旅游胜地巴厘岛接连发生3起恐怖爆炸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前来旅游的外国游客，此外还有300多人受伤。该事件成为印尼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行动。

俄罗斯莫斯科剧院遭恐怖袭击，近千人被劫持 10月23日，50多名车臣武装分子身绑炸药，抱必死决心，要挟俄罗斯当局停止车臣战争，否则将与剧院近900名人质同归于尽。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攻坚行动，使用类似“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化学毒气，造成所有车臣武装分子及至少100名人质死亡。

2003年

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发生恐怖爆炸 8月19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针对联合国办事处的恐怖炸弹袭击，造成2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德梅洛殉职。

伊拉克圣城阿里清真寺大爆炸 8月29日，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圣城纳杰夫的阿里清真寺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造成12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萨达姆下台后伊拉克境内发生的最严重袭击事件。

2004 年

伊拉克巴格达和卡尔巴拉穆斯林清真寺发生系列爆炸　3 月 2 日，伊拉克巴格达和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发生系列爆炸，造成 271 人死亡，约 500 人受伤。

西班牙马德里“3·11”火车连环爆炸　3 月 11 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的一个火车站发生 3 列火车连环爆炸，造成 200 人死亡，1 800 多人受伤。马德里列车爆炸案是“9·11”事件后针对西方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首府大爆炸致总统身亡　5 月 9 日，正当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 59 周年之际，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的一个体育场馆发生爆炸，造成车臣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俄罗斯驻车臣联合部队司令瓦列里·巴拉诺夫死亡。爆炸至少造成 32 人死亡，46 人受伤。

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　9 月 1 日，一伙头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突然闯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刚参加完新学期开学典礼的 1 200 多名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并在体育馆中及周围安放了爆炸物。该事件导致 326 名人质死亡，是俄罗斯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2005 年

英国伦敦发生多起自杀式爆炸　7 月 7 日，伦敦发生多起地铁和公共汽车自杀式爆炸，警方确认死亡人数为 56 名，700 多人受伤。爆炸在伦敦获得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不足一日后发生，同时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也正在苏格兰举行。这是英国本土自 1988 年洛克比空难以来，单次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埃及在国庆日发生连环爆炸　7 月 23 日凌晨，正逢埃及国庆日，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却发生 7 次连环爆炸，造成至少 90 人死亡，200 人受伤，是埃及将近 20 年来发生的最惨重的攻击事件。

伊拉克巴格达发生近 10 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9 月 14 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近 10 起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138 人丧生、近 200 人受伤。这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最为惨重的袭击事件之一。

2006 年

印度孟买铁路发生连环爆炸　7 月 11 日，印度经济首都孟买铁路接连发生 7 起爆炸，造成至少 200 人死亡，另有 625 人受伤，爆炸实施者有蓄意破坏印巴关系之嫌。

2007 年

伊拉克各地又遇炸弹袭击　4 月 18 日，伊拉克各地发生多起爆炸袭击事件，共造成 230 多人死亡，其中仅巴格达系列炸弹爆炸袭击就造成近 190 人死亡。爆炸针对的目标是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队。

巴基斯坦发生针对前总理贝·布托的爆炸袭击　10 月 19 日，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针对前总理、人民党主席贝·布托的爆炸袭击，造成 140 多人死亡，250 多人受伤，贝·布托幸免于难。贝·布托回国准备领导巴基斯坦人民党参加次年 1 月的议会选举，其 15 万支持者走上街头欢迎，但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欢迎人群却遭遇炸弹袭击，是巴基斯坦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炸弹袭击事件之一。

2008 年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万豪酒店发生爆炸　9 月 20 日晚，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万豪酒店发生爆炸，事件造成 53 人死亡，266 人受伤。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于酒店前爆炸，警方称本次恐怖袭击经周密准备。爆炸发生后，巴基斯坦全国宣布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扎尔达里就任总统后首次在巴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当晚，发生了此次爆炸，表明巴安全形势令人担忧。

印度孟买发生连环恐怖袭击　11月26日晚间，印度孟买泰姬大酒店等多处发生至少16起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至少有195人死亡，其中包括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卡卡尔，此外有313人受伤。袭击主要针对英美人士，游客遭就地枪决。

2009年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上百人死亡，中国使馆受损　10月25日，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遭到连环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袭击元凶没有确定，但根据美军发言人的说法，幕后黑手最有可能来自“基地”组织和前政权的追随者。袭击的目的在于重新挑起教派冲突，破坏次年1月中旬伊拉克议会选举前的安全局势，打击马利基领导下的伊拉克政府的信誉。

2010年

伊拉克一日内发生数十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5月10日，伊拉克全国多地发生数十起恐怖袭击，造成至少11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除首都巴格达针对多个检查站军警的枪击之外，其他大部分属于连环汽车炸弹袭击或自杀式炸弹袭击。同一天发生这么多的袭击，显然是武装分子有组织的行为。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认为，袭击具有典型的“基地”组织特征，是对4月份伊拉克安全部队打死该组织两个头目的报复。

2011年

北欧挪威于特岛惨案　7月22日下午，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此后不久，一名枪手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两次袭击事件造成至少91人死亡，多人受伤。凶手安德斯·贝

林·布雷维克是一名极右翼分子。挪威官方将该案定性为国内恐怖袭击事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挪威境内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

2012年

伊拉克多地再次遭恐怖袭击，已致上百人死亡 7月23日，伊拉克全国13个城市发生爆炸与枪击等连环暴力袭击事件，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十多个城市发生暴力袭击事件，看起来是恐怖分子协同发动的，每次爆炸都相隔几个小时，袭击目标主要是安全部队与政府机关。该日成为去年12月美军撤出伊拉克后最为血腥的一天。在袭击发生之前，“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头目曾警告称该组织即将卷土重来。

致　谢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众人的合作，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完成这本著作。其中一些是我的同事，他们曾经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地区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还有一些是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他们也像我一样重视本书的价值。此外，一些罹难者的亲属对我十分信任，并且与我分享了他们封存的回忆，而这些回忆通常令人伤心欲绝。其中一些人甚至不吝牺牲个人时间，多次与我见面，向我讲述了他们了解的事情。但是，在他们当中，由于受到保密规定或协议的约束，有些人的姓名不能在此公开。对于他们，我的心中充满了不尽的感激。

在过去的14年中，我有幸为一家世界一流的新闻机构工作，这家机构不仅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对他们的专业发展表示支持。在此，我要对《华盛顿邮报》及其编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批准我为了创作本书而休假，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进行鼓励和支持。我尤其要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E. 格雷厄姆和出版商凯瑟琳·韦茅斯致以谢意，是他们激励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此外，还有执行编辑马库斯·布劳克利、总编辑丽兹·斯佩德和国内编辑凯文·梅里达。我尤其要对我的上级、国家安全版的编辑卡梅隆·巴尔和副编辑约翰逊·乌克曼表示感激，感谢他们友善、耐心和建议。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华盛顿邮报》很多现在和过去的同事都曾经为我提供过帮助，在此我尤其要感激戴维·霍夫曼、彼得·芬恩、R. 杰弗里·史密斯、艾伦·中岛、戴维·伊格内休斯、格雷·米

勒、凯伦·德杨、史蒂夫·科尔、鲍勃·伍德沃德、杰夫·斯泰恩、沃尔特·平克斯、罗伯特·米勒、迈克尔·杜·希尔、拉吉夫·钱德拉斯卡兰、凯琳·布鲁利亚德、乔希·帕特洛、达纳·普利斯特、格伦·凯斯勒、玛丽·贝斯·谢里丹、约翰·庞弗里特和戴维·芬克尔。还有几名同事阅读了本书的部分或全部手稿，并且提出了有益的反馈意见，其中包括卡梅隆·巴尔、戴维·洛威尔、杰夫·里恩和一位来自秘密世界的朋友，正是他的专业意见和友善帮助让本书免于四处修补。此外，还有很多人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协助和专业观点，其中包括SITE情报组织的丽塔·卡茨、英特尔中心的本·文兹克、贾雷特·布拉赫曼以及来自美国、约旦和巴基斯坦情报和国防部门的众多人士。著名作家、有线电视新闻网制片人苏珊尼·凯利和我一样痴迷于这个故事，并且无私地为本书提供了很多观点和灵感，在此我要对她致以深深的谢意。

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国外，我有幸得到了助理和同行的帮助，他们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在约旦，拉尼娅·卡德里帮我解决了很多困难，她不仅是一位机智的记者和翻译，而且偶尔还会充当我的旅馆老板。此外，土耳其的迈哈穆特·卡亚、阿富汗的哈兹拉特·巴哈尔、巴基斯坦的哈卡·纳瓦兹·科罕以及许多出于安全原因不能透露姓名的记者，都曾经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新闻出版学的一名研究者茉莉·塔特不仅无与伦比，她的友谊和帮助也让我获益匪浅。我出色的代理人盖尔·罗斯及其同事霍华德·尹不仅十分友善，而且富于幽默感，正是他们从我拙劣的写作计划中看到了潜力，并且将我这个初涉文坛的新手带入了出版界。

双日出版社及其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计划充满了热情和执著，是他们几个月来的不懈努力让这项计划结出硕果。在此，我要对主编威廉·J.托马斯、副主编史蒂芬妮·鲍恩以及许许多多为本书提供照片、插图、修改、法律和营销建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一名作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一位杰出的编辑。双日出版社的克里斯·波保罗不仅是我真挚的搭档，而且与我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她的看法和热情使本书增色不少，而她的才智和耐心让我在长时间的写作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冷静。

我将永远对我的家人和朋友心存感激，正是他们的信心和支持让我笔耕不辍。在这些朋友中，我尤其要感谢保罗·希基塔诺，是他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父母尤金和芭芭拉·沃里克、妹妹吉娜·费希尔、岳母特丽莎·乔丹给予了我不懈的鼓励，当我在国外旅行期间，是他们帮助我照顾家人。在我常年的写作生涯中，我的妻子玛丽安自愿承担了繁重的家务，是我最宝贵的搭档和后勤助手。她不仅在本书的创作初期为我提供了灵感和建议，而且对我的手稿进行了多次结构上的修改。我的孩子们，维多利亚和安德鲁总是宽宏大量，虽然我经常错过他们的假期、朗诵会和体育比赛，并且总是心不在焉，但是他们却始终对我表示理解和支持。对于他们，我有太多事情需要进行弥补。

中资海派出品

为精英阅读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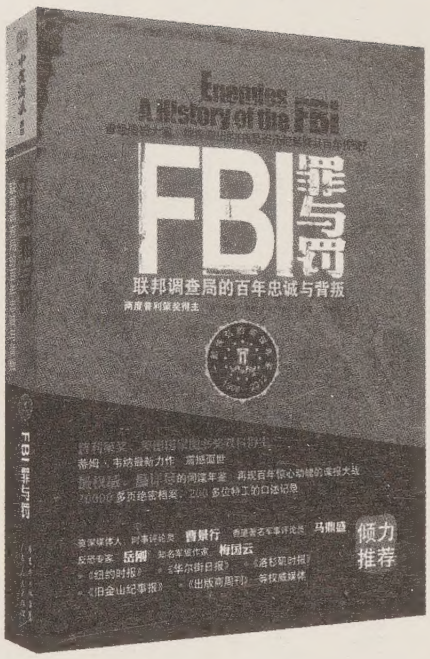
首度揭开 FBI 秘密行动的惊天内幕
展现间谍、情报与权力的极致艺术

★ 同属美国最高情报机构，CIA 和 FBI 为何如此水火不容？他们之间到底有过怎样的深仇大恨？

★ FBI 是怎样打入苏共高层的？苏联解体是否为 FBI 一手策划？FBI 与克格勃到底进行过怎样的生死交锋？

★ 伊朗人质事件是否为 FBI 一手操控？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为何会接受伊朗导弹换人质的要求？穆斯林的怒火是怎样被 FBI 点燃的？

★ 卡扎菲真的策划了洛克比空难吗？狂人之死到底与 FBI 有何干系？岌岌可危的巴沙尔政权是否会重蹈卡扎菲覆辙？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
[美] 蒂姆·韦纳 (Tim weiner) ◎著
王祖宁 ◎译

中资海派
定　价：49.80元

作为 FBI 的创立者，胡佛将情报、间谍与权力的艺术发挥到极致。纵然 FBI 践踏了民主、危害了自由，但它仍然毫无忌惮地以秘密情报作为利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张牙舞爪。

《纽约时报》首席记者蒂姆·韦纳经过缜密调查，参阅长达 70 000 多页的最新解密文件，并汇集胡佛的绝密档案以及 200 多位长期与胡佛共事的特工人员的口述记录，以最客观真实的角度描述了胡佛跌宕起伏的一生。曾经覆雨翻云的 FBI 光环为何渐渐淡去，未来 FBI 将在美国的世界布局中扮演何种角色，胡佛时代会否再现，本书将会为你一一揭开谜底。

百年的忠诚与背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

短信查询正版图书及中奖办法

A．电话查询

1．揭开防伪标签获取密码，用手机或座机拨打 4006608315；
2．听到语音提示后，输入标识物上的 20 位密码；
3．语言提示：您所购买的产品是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出品的正版图书。

B．手机短信查询方法(移动收费0.2元/次，联通收费0.3元/次)

1．揭开防伪标签，露出标签下20位密码，输入标识物上的20位密码，确认发送；
2．发送至958879(8)08，得到版权信息。

C．互联网查询方法

1．揭开防伪标签，露出标签下20位密码；
2．登录www.Nb315.com；
3．进入“查询服务”“防伪标查询”；
4．输入20位密码，得到版权信息。

中奖者请将20位密码以及中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收件人地址和邮编E-mail至szmiss@126.com，或传真至0755-25970309。

一等奖：168.00元人民币(现金)；
二等奖：图书一册；
三等奖：本公司图书6折优惠邮购资格。
再次谢谢您惠顾本公司产品。本活动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读者服务信箱

感谢的话

谢谢您购买本书！顺便提醒您如何使用ihappy书系：

- 全书先看一遍，对全书的内容留下概念 。
- 再看第二遍，用寻宝的方式，选择您关心的章节仔细地阅读，将“法宝”谨记于心。
- 将书中的方法与您现有的工作、生活作比较，再融合您的经验，理出您最适用的方法。
- 新方法的导入使用要有决心，事先做好计划及准备。
- 经常查阅本书，并与您的生活、工作相结合，自然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优惠订购							
	订阅人		部门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邮编		
	订购书目						
	付款方式	邮局汇款	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银湖路中国脑库A栋四楼　　邮编：518029				
		银行电汇或转账	户　名：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行深圳科苑支行 账　号：81 5781 4257 1000 1 交行太平洋卡户名：桂林　　卡号：6014 2836 3110 4770 8				
	附注	1. 请将订阅单连同汇款单影印件传真或邮寄，以凭办理。 2. 订阅单请用正楷填写清楚，以便以最快方式送达。 3. 咨询热线：0755-25970306转158、168　传　真：0755-25970309 E-mail: szmiss@126.com					

→利用本订购单订购一律享受9折特价优惠。
→团购30本以上8.5折优惠。

乔比·沃里克（Joby Warrick）

- 普利策奖得主
- 美国国家事务最佳新闻解说奖得主
- 《华盛顿邮报》首席记者兼特别调查队成员

乔比·沃里克钻研国家安全事务已有16年，曾因报道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而荣获普利策奖，后又因报道国际核扩散威胁的消息而荣获美国国家事务最佳新闻解说奖。

《三重间谍》是其对“中情局霍斯特血案”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在查看了大量官方文件和全部的现场录像，走访了众多罹难特工的家属及生还涉事人员的基础上创作的纪实性军事小说。《三重间谍》甫一出版，立刻成为超级畅销书，引起众多政府官员的重视，称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反恐历程的跌宕起伏与险象环生”。

出 版 人：曾　莹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肖风华　梁　茵
特约编辑：梁桂芳
版式设计：张　英
封面设计：张　英

披露反恐行动的大量细节与内幕
再现反恐战争的残酷与步步惊心

- 白衣天使为何在夜晚变身嗜血狂人？高智商高学历的社会精英又缘何甘当人体炸弹？极端行为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 老谋深算的情报高官为何会被线人算计？她为何会允许线人不经任何安检就进入秘密基地？
- 本·拉登、哈卡尼组织、塔利班线人，美国在中东扶持的势力为何总会反噬？他们之间有过怎样不为人知的暗中交易？
- 美国反恐战争打得轰轰烈烈，恐怖分子却为何越来越多？屡屡爆出的悲剧又折射出反恐战争面临着怎样的困局？

反恐急先锋，到底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还是制造者？

马鼎盛　著名香港军事评论员　凤凰卫视主播

乔比·沃里克的纪实小说《三重间谍》真实地反映了反恐战争的复杂、特殊和血腥。

马晓霖　资深国际问题专家　中央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三重间谍》真实地展示了美国、中东、中亚三地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宏大图景，详细地描绘了当今和平世界、世俗政权和普罗大众最可怕、最难防范的致命杀手——极端主义者。

岳　刚　著名军事评论员　反恐专家　前总参谋部上校

阿富汗悲剧性的一爆，中情局败笔代价不菲，其白头海雕局徽代表的机警、灵敏和冷酷风格不见，致命失措值得深思。

媒体支持：腾讯读书 搜狐读书 网易阅读 凤凰网读书 北发图书网 当当网 360buy 京东商城 读书

中资海派商务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资海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投稿：szmiss@126.com　销售：0755-25970306

上架建议 | 社科军事

ISBN 978-7-218-08432-9

9 787218 084329 >

定价：38.00 元